
武俠世界
第36年
8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馬行空先生撰著的俠情哀艷故事「鬧揚州」。年輕俠士唐樂行揚州一遊，因看不慣揚州一霸楚聞達的霸道，出手救了還不起高利貸的岑充，與楚聞達結下了仇怨……不料因英雄救美，又得罪了「福勝門」的少主顧瑞生，其有仇必報，因而發生了錯綜複雜的恩恩怨怨……江湖上的報復，從來是令人聞之驚心，馬行空先生細膩地描述了故事的起因，結局，情節的波瀾起伏令人驚心動魄，江湖上的勾心鬥角使人喟歎，欲知故事詳情，請細閱本文。

*　　*　　*

本期刊載的「龍騰虎鳳戰三王」乃湖海爭雄錄故事之二，欲知小白龍岳震宇、黑虎帮少主雷猛、其妹漩姑如何聯手決戰三王，請閱本故事。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八索九筒」，屆時請留意。

另有封從虎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龍殺令」貢獻給你，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8期

（總號181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鬧揚州

仗義行俠 惹上禍端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由於商賈雲集，揚州自古繁華，但見烟柳畫橋，翠幕風簾，日間熙來攘往，夜間樓頭笙歌；市列珠璣，戶盈羅綺。富商巨賈，競逐豪奢。

唐樂行來到揚州，便給那一片繁華景象吸引住了，而禁不住在心裏讚嘆一聲，好一個天下第一大商埠，果眞名不虛傳，教人眼界大開。

沿着長街一直往前走，但見車水馬龍，行人如潮，兩旁店鋪林立，酒樓店招琳瑯滿目，教人目不暇給，好一個花花世界。

唐樂行邊走邊游目瀏覽，不知不覺走到一座店大樓高的酒樓前，猛地省起，為着早點趕到揚州城，在路上並沒有打尖吃晌。肚子頓時一陣咕咕作響，不自禁停下腳步，抬頭往門樓上看一眼，那面金漆牌匾上寫「第一樓」三個大字，吞口唾沫，邁步往店內走去。

一個店夥馬上含笑向走入店內的唐樂行趨迎，哈腰道：「公子爺，樓上有雅座。」

唐樂行搖搖頭，「隨便找副座頭便成，區區只要塡飽肚子。」

店夥似的陪着笑道：「原來公子爺似未吃晌午，小的沒有問清楚，小的不是，請公子爺到那面座頭坐。」帶引唐樂行到座堂裏頭第四行第七副座頭落座，重新將枱面抹一遍，在唐樂行面前擺放好杯筷，殷勤問道：「請問公子爺吃些什麼？」

唐樂行隨便要了些飯菜，還要了兩斤酒。那個店夥馬上到廚下去，並泡了一壺茶回來。「公子爺，飯菜很快便送上，請先喝口茶解解渴。」殷勤替他斟了一杯茶，然後才退下去，招呼別的客人。

唐樂行喝了口茶，心裏道：「果然是大地方。咱走過多少地方，那有這裏的夥計這麼殷勤招呼，侍候週到，花多些銀子也樂意啊。」

游目四顧，發覺雖是午後，居然似有七八成客人上座。大都是喝酒閒談，這時候，生意仍這麼好，倒教他開了眼界。

他不敢說走遍大江南北，可也到過不少地方，從未見過那一個地方的食肆於午後仍有那麼多食客，生意這般興旺。

剛喝完兩杯茶，先前那個夥計已把飯菜捧來，「公子爺先喝酒還是先吃飯？」夥計陪着笑問。

唐樂行快餓扁了肚子，忙道：「先吃飯，酒慢上。」

夥計應了一聲，退下去。

唐樂行連盡兩大碗飯，那個夥計恰好將酒送上，唐樂行已飽了七八分，正想喝酒，當下自斟自飲乜來。

一壺酒快喝完的時候，唐樂行忽然聽到樓上傳來一陣喝罵聲，不由放眼往樓梯口那面望去，一個人像滾瓜葫蘆般突然從樓上沿着樓梯滾跌下來，上面跟着衝下幾個如狼似虎的漢子，惡狠狠地向那個滾落地上的人拳打腳踢，一個臉形瘦削的錦衣人隨後一步步自樓上走下來，站在樓級上吆喝：「打！給我狠狠地打！他奶奶的，欠債不還錢，還敢說我家公子欺人太甚。這是那門子的道理！當初借給你的是白花花的銀子，如今你却一個子兒也不還，還說三道四，今日若不顯點顏色給你瞧瞧，還以為我家公子好欺啊！」

那個模樣落泊潦倒的人給那幾個惡漢一陣拳腳交加之下，雖則滿地亂滾，居然連哼也沒有哼一聲。

在店堂內喝酒的食客乍見有人從樓上滾跌下來，給幾個跟着衝下來的惡漢圍毆，禁不住起了一陣哄動，有人似乎看不過眼，站起身欲上前去理會，當看到那個臉形尖削的錦衣人走下來，本來哄動的場面立時靜下來，欲管閒事的亦頓時退縮，本來站起身的亦紛紛坐回下去。那些食客大都顯露出一副憤忿不平，敢怒不敢言的神色。

唐樂行看在眼內，再笨的人也看出，那些食客之所以憤忿不平，但又不敢管閒事，會因為對那伙惡漢及尖削臉形錦衣人的懼怕，想來，那伙惡漢及那個錦衣人口裏的公子——必然大有來頭，是以震懾住那些食客不敢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這時候，那幾個惡漢已將那人毆至不能動彈，他仍然咬緊牙關，不哼一聲。

好一副硬骨頭。

不少食客看着，都禁不住在心裏暗讚那人「夠種」，但又替他擔心，雖對那伙惡漢的所為看不過眼，怯於那伙人的來頭，唯有竊竊私議。

「嘿……好硬的骨頭啊，居然不吭一聲，你奶奶的，給我打，非要他吭聲不可！」尖削臉錦衣人獰惡地喝叫。

那幾個惡漢拳腳交加，揍得更起勁！

那個漢子仍不吭一聲。

若是給那幾個惡漢如此痛毆下去，那人遲早會給打死。唐樂行忽然抓起酒壺，骨嘟嘟喝了一大口，然後重重地放回枱面上，發出「彭」一下響聲，霍然挺身而起，疾聲道：「停手！太過份了！殺人不過頭點地，你等太過份了！他不過欠了你家公子銀子，縱使一時間還不了，也不用如此兇狠地毆打他！你等那裏是要他還錢，是要他的



命！」氣往上衝之下，管他娘的那伙人是何來頭，縱是皇帝老子，他都要打抱不平。

所有的人都被唐樂行那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驚詫不已，莫不將目光射在他身上。

那幾個惡漢給唐樂行那一聲吆喝震得停止了毆打地上那人。

尖削臉漢子尖刀般的目光直射在唐樂行的臉上，倏地雙眉一壓，眼瞳暴縮，寒聲道：「那裏來的混賬王八蛋！不知天高地厚，膽敢强出頭，管閒事，可是不知死活！」

唐樂行怒喝一聲：「狗嘴裏不長象牙！看區區將你的狗牙打落！」手一揚，一點物事飛射向尖削臉漢子的嘴巴。

尖削臉漢子驚覺欲閃避時，已來不及，只聽「卡」一下疾響，那點物事射在他的嘴巴上，頓時鮮血迸濺，痛得他張口呼叫，兩顆帶血的門牙隨即脫落地上，張開的嘴巴滿是血。

隨着脫落地上的兩顆血齒，是一塊小小的骨頭。

唐樂行就是用那塊小小的骨頭，擊落尖削臉漢子兩顆門牙的。

唐樂行露了一手，將那幾個惡漢震呆住了。

那些食客都看得心裏一陣痛快，禁不住發出歡呼喝采聲。

尖削臉漢子痛得直吸氣，咽下一口血沫，嘶吼道：「動手呀，快動手殺了那王八蛋！」

那幾個惡漢互相覷看一眼，發一聲喊，拔出身上的傢伙，氣勢洶洶地撲向唐樂行。

唐樂行站着，夷然不懼，倒是那些食客都禁不住替他捏把冷汗。

他們都深知那伙人兇惡如虎狼，仗着主人的威勢橫行霸道。却不知道唐樂行本領如何，都擔心他逃不過那伙人的毒手。

眼看着那伙惡漢如餓虎惡狼般行到唐樂行的跟前，將陷入他們的撲殺之中，驀地從樓梯上傳來一聲吆喝：「都給我停手！」

那幾個惡漢如聞聖旨，一個個利住勢子，轉身垂下雙手，朝出現在樓梯上站在尖削臉漢子之上的一個身穿英雄氅，裏穿錦緞繡花衣袍的年輕公子躬身，那模樣畢恭畢敬，跟剛才的兇神惡煞判若兩人。

唐樂行抬眼打量着那錦袍年輕人，知道正主兒來了。

那些食客一眼便認出那個臉色青白，長了一雙狠眼，曲鼻樑，唇薄犬齒尖錦袍年輕人是誰，都禁不住臉色驚變，大都怯懼地低下頭，不敢多看一眼。

「你這傢伙好膽量，膽敢伸手管本公子的事，還出手打傷了本公子的手下，有種啊！可敢報上名來？」那錦袍年輕人語聲尖銳，刺人耳鼓。

唐樂行不變聲色，報上自己的姓名：「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區區唐樂行是也！」

那錦袍年輕人目光閃了閃，「唐樂行？好，好啊，你這傢伙大概初來此地，不知本公子大名，因而不知死活，貿然出頭管本公子的事！」

唐樂行昂然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輩份所應爲之事，義無反顧。」

店堂內，不少食客忍不住發出喝采聲。

錦袍年輕人兩眼凌厲向店堂內的食客掃了一眼，那些食客紛紛低下頭，不敢與錦袍年輕人的目光接觸。

錦袍年輕人得意地嘿嘿笑了幾聲，兩道目光落向唐樂行的身上，「好！好一句義無反顧。本公子不跟你計較，給你一個行俠仗義的機會，意下如何？」

對於錦袍年輕人居然沒有難爲唐樂行，店堂內的食客全都感到詫異，因爲，據他們所知，錦袍年輕人在揚州城，是個絕對惹不得的人物，誰惹上他，不死也脫兩層皮。

唐樂行道：「救人需救徹，無論如何，這回事區區管定了！」

錦袍年輕人乾笑一聲，「衝着你那句豪言壯語，本公子成全你！你這傢伙若能替他還了欠下本公子的那筆錢債，本公子既往不究！」

唐樂行道：「那位兄台欠下閣下多少銀子？」

錦袍年輕人道：「不多不少，整五百兩銀子！」

倒在地上一直沒有任何動靜，奄奄一息的那個人忽然嘶叫出聲：「咱……不過借了……八十兩銀子……怎麼要咱……還五百兩……」

自從錦袍年輕人出現後便一直沒有作聲的尖削臉漢子往地上那個人狠狠吐了口血沫。「他奶奶的，借的時候雖是八十兩，半年前借的啊！你奶奶的，可曾還過一個子兒？息加息，利滾利，如今要你還五百兩銀子，便宜了你！你奶奶的不知好歹，還說長道短！」

借八十兩銀子，還五百兩，不少食客都咋舌不已。

「怎麼樣？」錦袍年輕人看到唐樂行不作聲，猜度他身上沒那麼多銀子，禁不住嘴角泛起一抹輕蔑的冷笑。「剛才好不慷慨激昂啊。嘿……說到錢麼，頓時沒了那股豪氣？」

一衆食客都不由拿眼瞧着唐樂行。

唐樂行咬咬嘴唇，陡地伸手入懷，拿出十片金葉子，一疊銀票，啪一聲放在枱面上，朗聲道：「這

裏有十片金葉子，共重十兩，可兌二百兩銀子，銀票總數二百九十七兩……」

錦袍年輕人嘖嘖連聲，打斷唐樂行的話。「五百兩銀子，少一錢也不成！」

店堂內響起一陣低沉的不滿哄叫聲。

錦袍年輕人雙眼大瞪，朝店堂內的食客喝道：「有種的站起來，讓本公子瞧瞧！」

一衆食客都低着頭，不敢作聲。

唐樂行忽然又從懷中拿出一錠銀子，「這錠銀子足有四兩多重，區區一錢銀子也不會多給你！」說話間二指往那錠銀子上一剪，有如剪刀剪紙般，「剪」下一塊約重一兩的銀塊來，看得那些食客俱不由發出驚嘆聲。那個錦袍年輕人及其手下惡漢，莫不臉色驚變。

那簡直神乎其技，如非親眼目睹，叫人難以置信。

錦袍年輕人最先從驚震中回過神來，吸口氣，對一個惡漢道：「牛七，去將那傢伙代還的銀子拿來！」

一個大塊頭漢子應一聲，大步走到唐樂行那張枱子前，伸手去拿枱面放着的金葉子和銀票，給唐樂行一手按住，向錦袍年輕人道：「閣下不將借據拿來，便想拿區區的銀子，天下間那有這樣的道理！」

錦袍年輕人哼了一聲，對尖削臉漢子道：「包亮，將借據交給他。」

尖削臉漢子狠狠地盯了唐樂行一眼，急步走下樓梯，走到唐樂行跟前，從懷中拿出一張單據，扔落枱面上，唐樂行拿起來，抖開單據，仔細看了一遍，才將按着銀票和金葉子的左手拿開，那個大塊頭牛七馬上拿起來，交給尖削臉漢子包亮。

包亮逐一看過那疊共有八張的銀票，然後拈了拈那十塊金葉子的份量，轉過身對錦袍年輕人道：「公子，似乎差一點點。」

唐樂行沉聲道：「睜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每片金葉子上都有萬通錢莊的印記，鑄有一兩兩個字。那錠銀子大可叫這裏的掌櫃拿把秤子來秤秤它，若少一錢，區區賠十兩銀子！」

錦袍年輕人向包亮歪歪嘴，「算了吧，別跟這種人斤斤計較，咱們走。」走下樓梯，當先走出店外。

幾個惡漢跟包亮隨後揚長而去。

那些食客看着錦袍年輕人及其手下離去後，才敢大聲議論，替那個人抱不平。

其中有熱心人向唐樂行提出忠告：「好漢，小心行藏啊。你剛才得罪的人乃是揚州一霸楚聞達，他不會就此罷休的。」

唐樂行並沒有將那個食客的忠告放在心上，走前去瞧那人的傷勢。

那人在唐樂行走到來之前，居然能夠掙扎着爬起來，向唐樂行叩頭致謝：「兄台仗義救援之恩，咱沒齒難忘。」

唐樂行忙一步搶前去，蹲下身將他扶住。「舉手之勞，何足掛齒。兄台受傷不輕，區區身上帶有療傷之藥，待區區拿出來讓兄台服下。」從身上拿出一個小玉瓶，傾出兩顆藥丸，放在那人手上，正要招呼店裏的夥計端杯茶來，一個夥計已拿了一杯茶走來。

唐樂行伸手接過茶杯，待那人將藥丸放入嘴巴，馬上將茶遞給他，那人接過，用茶服下藥丸。

唐樂行扶起那人。「兄台，待區區扶你到椅子上坐着歇歇，待藥力散發後，傷痛便會減輕。」

那人感激得嗡動嘴唇，說不出話來。

扶那人在一張椅子坐下後，唐樂行將借據交還。「岑兄，請收回這張借據。」

由於借據上寫着那人的姓名岑充，唐樂行看過借據，所以知道他的姓名。

那人——岑充揮手道：「兄台替咱還了欠債，這張債據便歸兄台所有，請兄台收着，咱會盡快想辦法贖回債據。」

唐樂行沒有說什麼，放下那張借據，快步往店外走去，沒有理會岑充的呼叫，走到櫃枱前，放下那塊用二指「剪」下來的銀塊，出門而去。

岑充呼叫着掙扎起身，跟蹌追出店外，唐樂行已不知所踪。

店內的食客對於唐樂行的俠行讚頌不已。

* * *

城西那一帶秦樓楚館所在的地方，經已燈火明亮，管弦絲竹之聲飄揚夜空，來尋歡的人，經已門庭若市。

醉紅樓內，倚翠院中，楚聞達正在倚翠偎紅，好不快活。

在座相陪的包亮亦左擁右抱，似乎已忘記了日間在第一樓給唐樂行擊脫兩枚門牙的痛楚，咧開那缺了兩枚門牙的嘴巴，一副樂不可支的樣子，雙手在那兩個粉頭的身上摸摸捏捏。

楚聞達擁着四個粉頭，一頭枕在一個粉頭的酥胸上，雙腳擱在另一個的大腿上，一個粉頭以口哺酒給他喝，第四個則在他身上搥搥捏捏。他的雙手可沒有閒着，盡往四個粉頭的身上摸，好不快活。

站在敞廳外的幾個漢子看着，只有猛咽唾沫的份兒。

突然一個漢子匆匆走入倚翠院，來到敞廳前站住，垂手向樂不可支的楚聞達道：「回公子，小的……」

楚聞達聞聲抬起頭，一眼看到那個漢子，馬上坐起身，疾聲道：「何先，辦妥了？」

那個漢子——何先道：「回公子，小的們一直找不到機會向姓唐的下手。姓唐的離開第一樓後，便住進距第一樓不到十丈遠的四海客棧……」

楚聞達瞪眼道：「姓唐的住進了客棧後，難道沒有離開客棧一步？」

何先道：「回公子，那倒不是……」

「既然不是，你們又不是飯桶，怎會找不到機會向姓唐的下手？」楚聞達每次皆打斷何先的說話。

何先道：「回公子，姓唐的在客棧食堂內吃過晚飯，才離開客棧，一逕往這面走來，公子也知道，這一帶自入夜後，便熱鬧得很，小的們始終找不到下手的機會，看着他走入醉紅樓……」

「什麼？那斷來了醉紅樓？」楚聞達幾乎跳起身來，那模樣像一頭要噬人的惡獸般，嚇得那四個粉頭莫不變色驚呼出聲。

何先畏縮地道：「公子，千眞萬確，姓唐的此刻就在怡紅廳內，召了這裏最擅琴的鳳仙，聽琴喝酒。」

楚聞達嘿嘿連聲冷笑，扭頭對已經站在他身後的包亮道：「有何主意？」

包亮眼珠一轉，陰冷笑道：「公子，姓唐的似乎是個知音人，公子可有興緻聽鳳仙彈琴助興？」

楚聞達先是皺皺眉，臉露迷惑之色，隨即會意地點頭：「好主意，給你一說，本公子忽然雅興大發！」一頓，轉回頭對守在廳外的一個漢子道：「包興，快去對蔡嬤嬤說，要鳳仙立刻來，本公子要聽她彈琴助興。」

那個漢子答應一聲，往外走去。

楚聞達正要扭頭跟包亮說話，包亮已趨前去，附在他耳邊，低聲說了一會話。

楚聞達聽着，不住點頭，待包亮說完，馬上對何先道：「所有的人都在這裏？」

何先道：「回公子，都守在醉紅樓外。」

楚聞達揮揮手道：「立刻喚他們進來！」

何先答應一聲，轉身快步往外走。

楚聞達跟着轉對包亮道：「那斷眞的會上鈎？」

包亮胸有成竹地道：「公子，包亮敢以頭上人頭打賭。」

楚聞達嘿嘿笑了兩冷，咬着牙道：「那斷既然不知死活，本公子要他死！」

＊　＊　＊

唐樂行果眞來了醉紅樓。此刻，就坐在飄香廳內，邊喝酒，邊叫鳳仙在彈奏一曲「梅花三弄」。

那鳳仙姑娘不愧是醉紅樓出了名精通音律琴理的歌伎，彈奏起那一曲「梅花三弄」，琴聲叮咚有致，只聽得唐樂行如痴如醉，連酒也忘了喝。

鳳仙長得不算美，但也不難看，可是，在青樓賣笑，首重姿容，像楚聞達那種粗俗貪色之徒，當然對鳳仙這種姑娘不屑一顧。

一曲既終，唐樂行過了一會，才自陶醉中回過神來，擊掌讚嘆道：「好琴技，姑娘一曲梅花三弄，彈奏得出神入化，教區區聽得神馳意飛，渾然忘我……」

話未說完，只見鴇母蔡嬤嬤匆匆走進來，他不由皺皺眉頭，瞧着蔡嬤嬤。

蔡嬤嬤走到桌前，假笑着對唐樂行施了一禮，說道：「唐公子，對不起，有一位貴客點名要聽鳳仙彈琴，請公子多多包涵……」

唐樂行皺皺眉頭，臉有不悅之色。「嬤嬤，鳳仙姑娘才彈奏了兩曲，區區意猶未盡。」

蔡嬤嬤陪笑道：「唐公子，請你行個方便，別讓老身爲難，老身另叫兩個善解人意的姑娘來陪您。」

唐樂行倏地雙眉一展，笑道：「嬤嬤，既有知音人要聽鳳仙姑娘彈奏琴曲，區區怎好掃別人的雅興，嬤嬤只管請鳳仙姑娘過場子。」

蔡嬤嬤頓時鬆口氣，笑道：「謝唐公子貴手高抬，唐公子慢飲，老身這就帶鳳仙過場子，暫且告退。」隨即跟鳳仙離開飄香廳。

唐樂行待鴇母跟鳳仙走後，再喝了兩杯酒，不等鴇母再着別的姑娘來相陪，便自離去。

楚聞達跟包亮一心等着好戲上演，沒有心情再跟那幾個粉頭嬉戲，翹首往外張望，一眼看到包興走到敞廳前，便急不及待喝問：「那斷可是來了？」

包興走到廳前站住，粗聲道：「回公子，姓唐的……並不像包爺……所猜，他半點也不留難……鴇母正跟鳳仙前來。」

楚聞達跟包亮聽包興那樣說，大感失望，楚聞達霍地扭頭瞪了包

亮一眼，氣呼呼地道：「哼！你不是說擔保那斷會來理論的麼？放狗屁！你說啊，如今該怎樣？」

包亮眨眨眼，馬上有了主意，「公子，姓唐的不上當，咱們可以去找他！」

楚聞達正要說話，鴇母蔡嬤嬤跟鳳仙已扭着腰走入院子，蔡嬤嬤人未到，聲已到：「楚公子今晚雅興大發啊，老身聽聞貴屬說公子要召鳳仙前來奏琴助興，不敢怠慢，馬上要鳳仙轉場子，並央求那位公子爺放人。」說着話，蔡嬤嬤跟鳳仙已走到廳前。

楚聞達沒好氣地喝道：「蔡嬤嬤，本公子如今已沒有興緻聽鳳仙奏琴，快滾！將她帶回那斷那裏！」

蔡嬤嬤本以爲可以向楚聞達邀功領賞，那想到換來的是喝罵，可說自討沒趣，一時間呆在那裏。

包亮見蔡嬤嬤跟鳳仙呆站着，瞪眼喝道：「公子要妳倆滾，還不快滾！可是要攆妳倆出去？」

蔡嬤嬤不愧是吃這行飯的人物，不但臉皮厚，還能夠逆來順受，馬上陪笑臉道：「是，是，楚公子，老身馬上帶鳳仙離去。」一手拉着鳳仙，轉身急急往院外走。

鳳仙一直沒有吭聲，心裏却委屈得很，眼淚往肚裏流。

對人歡笑，背人垂淚，賣笑生涯本如此。

看着蔡嬤嬤走出院外，楚聞達才轉對包亮道：「包亮，將你剛才所說的主意，說得清楚明白一點。」

包亮走近一步，說道：「公子，姓唐的不上當，咱們可以派人找上門去。蔡嬤嬤給公子趕走，必定會將鳳仙帶返飄香廳，咱們來個借題發揮，大興問罪之師，指姓唐的強要鳳仙回去陪他，姓唐的必會跟咱們的人理論，咱們的人便乘其不備，向他下手……」附在楚聞達的耳邊，說了一會話。

楚聞達兩眼兇光射，「嗯，依計而行吧。」

包亮馬上走出敞廳，將守在廳外及隱藏着的人手召集在一起，將他的計謀說出來，分派妥當後，便走出院子，往飄香廳走去。

他們還不知道，唐樂行經已離開了醉紅樓，結果，他們當然撲個空。

＊　＊　＊

唐樂行離開醉紅樓後，沒有興趣再到別的地方去遊逛，逕自返回客棧。

走出那條彩雲巷，唐樂行正要轉入長街，突然聽到左面的一條橫巷內傳出一下慘叫，禁不住扭頭往那條橫巷張望一眼，橫巷內却人影寂寂，黑沉沉的什麼也看不到，猶豫了一下，正欲移步往前走，一聲悶窒的慘叫又從橫巷內傳出來，這一次唐樂行不再猶豫，身形一縱，向橫巷內掠去。

掠入橫巷，毫無發現，唐樂行不由刹住身形，兩眼往巷內四下掃視，驀地，一下兵器交擊聲響起，這一次他聽得很清楚——兵器交擊聲從巷裏頭一座房屋的後面傳出來，他馬上腳下一躍，往巷裏頭掠去，掠到一戶人家前，身形往上拔起，掠上屋簷上，沿着兩面掠過瓦脊，一眼瞥到下面的後院內，正有四個人在打鬥，附近的地上，分別倒着兩個人。

唐樂行身形一伏，蹲在瓦面上，往下瞧着，但見下面打鬥的四人中，其中一人給三人圍攻，有如困獸一樣，雖則左衝右突，都無法突破三人的圍攻，猶自苦苦撐持。

但唐樂行却看出，作困獸鬥之人支撐不了多久，不出十個回合，必會給擊倒。

武林道上，以多欺少，素來爲俠義中人之所不齒。以唐樂行的俠義性情，那裏按捺得住，不掠下去拔刀相助才怪。可是，眼下的情形他還未弄清楚，因而不想貿然插手管這樁事。

他猜測頗準，被圍攻的人勉强支撐了十一招，便給圍攻的三人之中的一人一刀斬翻在地，發出一聲慘叫，正欲掙扎跳起來抗擊，那三人怎會讓那人有喘息抗擊的機會，另外兩人叱喝一聲，揮刀斬向翻跌地上那人。

那人負傷在地上翻滾躲避，險險避過斬下來的兩把利刀。先前一刀將他劈翻的人悶聲不響，陡地脫手將手上的長刀擲向那人。

蹲在瓦面的唐樂行毫不猶豫，叱喝一聲，隨手揭起三塊瓦片，抖手往下飛撒，與此同時，身形如夜貓子般撲下去。

他之所以毫不猶豫出手解救那人，巧因他看出給劈翻落地的人絕無可能躲避得那把擲射向他的利刀，他再不出手相救，那人必死無疑。

他撒射下去的三塊瓦片，一塊擊中那把擲射向那人的利刀，另外兩塊瓦片則將兩個人逼退跌開。而他亦掠行下去，一掌擊向擲出利刀的那個人，那人驚呼一聲，倉猝間疾擊一掌擋架，兩掌相擊，發出啪一聲響，那人給震得向後翻跌。

那三個人都給唐樂行先聲奪人的一擊震懾得呆住，但很快便回過神來，兩個給瓦片逼退開去的人各自叱喝一聲，揮刀撲斬。

唐樂行喝一聲：「鼠輩，只會以多欺少！」拔刀出招，迎擊那兩個「鼠輩」。

那刹間只見刀光在夜空中掣閃

如銀蛇飛舞，只聽「鏗鏗」兩聲激響，星火迸濺中，那兩個「鼠輩」各自悶哼一聲，歪跌蹌退開去。

「颼」一聲，兩點强光就在那瞬間激射向唐樂行。

唐樂行馬上警覺，揮刀封擋，耳朵聽到給他震翻落地的那人疾喝一聲：「扯乎！」瞥見那三個人先後拔掠起來，掠出院牆外，身形一下子掠沒於牆外。

錚錚兩聲，唐樂行悉數將射來的暗器擊落，本欲縱身掠起追截三個人，心念一轉——救人要緊，當下轉身向負傷倒在地上的那人走去。

那人不等唐樂行走近，經已掙扎起身，向唐樂行抱拳道：「閣下救助之恩，在下心中感激。」

唐樂行忙道：「閣下毋須言謝，區區適逢其會，豈能見死不救。」黑暗中，看清楚那人身上有兩處刀傷，一在左臂、一在右腰側，血漬殷然，長相端正，三十不到年紀，不似是奸惡之人。

那人一臉感激，忍痛道：「若非閣下出手相救，在下已作刀下之鬼，閣下再生之恩德，在下定當圖報，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唐樂行道：「區區唐樂行，舉手之勞，望閣下毋須耿耿於懷，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那人忙抱拳道：「在下林卓然。」

「林兄受傷不輕，且待區區先替你料理一下傷口……」

林卓然咬咬牙，「皮肉之傷，怎好勞煩唐兄……」一句話未說完，忍不住「雪」地吸一口氣。

唐樂行忙道：「俗語有云，救人須救徹，林兄請別客氣。」扶林卓然坐下，先從身上拿出一個玉瓶，倒出兩顆藥丸讓他服下，然後替他將身上的傷口包紮好。

林卓然連聲致謝。

唐樂行站起身，舒口氣，對林卓然道：「林兄，待區區去瞧瞧那兩人是生是死……」

林卓然臉上頓現悲憤之色，「唐兄，他倆已身亡了。」

唐樂行往那兩具分別躺在院牆地上及後門前地上的屍體溜了一眼。「林兄，那兩人……是什麼人？」

林卓然悲痛地道：「他兩人是在下好友，一名蔣庭蔭，一名趙祖光。」語聲抖顫，幾乎語不成聲。

「那三個跑了的人又是什麼人？」人皆有好奇之心，唐樂行當然也不例外，他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不想糊裏糊塗——救了人也不知爲了什麼，值不值得。

林卓然咬牙切齒道：「那三個傢伙在下根本不認識，不知是何許人，更不知那三個傢伙因何襲殺在下及兩個好友。」

一頓，握拳道：「不管他們是何許人，在下拚了這條命，也要找那三個傢伙討還。」

唐樂行雖則好打抱不平，但卻不想貿然插手管這件事，「林兄，報仇之事雖則要緊，但你的傷也緊要啊。古語有云，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先養好傷，再報仇也不遲。」

林卓然抱拳道：「唐兄所言甚是，在下領教。」

一頓，又接道：「夜深了，唐兄應回。」

唐樂行瞥一眼院子內那兩具屍體，「林兄受傷不輕，行動不便，且待區區先將貴友屍體抬回屋內放置好。再說，林兄恐怕不宜留在此地，提防那三個人去而復返。」

林卓然向唐樂行抱拳謝道：「謝唐兄關顧提點，在下自當小心提防，在下雖則受了傷，還有氣力……」

唐樂行不等林卓然說完，逕自去將兩具屍體抱入屋內，放置在床上，向隨着走入屋內的林卓然抱拳道：「林兄請小心，區區告辭。」自後院越牆離去。

他匆匆告辭而去，是不想聽到林卓然向他說致謝的話。

自後院越牆離開那座房屋，唐樂行並沒有立刻返回客棧，在附近逗留了約半個時辰，發現沒有什麼動靜，才返回客棧歇息。

* * *

在城南一座大宅內，一個書房裏面，雖則已是深更半夜，似有三個人在燭光下說話，其中一人赫然是林卓然。

「卓然，難爲你了。」坐在書案後的一個中年人看着站在書案前的林卓然，流露出不忍之色，「傷得可重？別站着，坐下來。」

林卓然恭敬地道：「師父，爲了能夠替大師兄報仇，打倒顧亭熙，弟子受點皮肉之苦，算不了什麼！」

「卓然，還站着幹嗎？坐啊。」那個中年人原來是林卓然的師父。似乎很關心徒弟的傷勢。

林卓然在左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師父，弟子恐怕蔣師爺那條苦肉計……徒勞無功。」

站在右面那人——年約四十上下——雙眼倏睜，疾聲道：「卓然，據你三位師弟回報，姓唐的不可能看出破綻啊？」

林卓然接口道：「蔣師爺，卓然並沒有說姓唐的有絲毫思疑，相反，姓唐的信以爲眞，不但替我包紮傷口，還擔心我的安危，恐怕三個師弟去而復返，他離去後，還匿在附近呆了約半個時辰，大概看不到三個師弟有去而復返的跡象，才悄然離去。」

「卓然，聽你所言，姓唐的對你們上演的好戲信以爲眞，爲何又說可能徒勞無功？」中年人聳起兩道眉毛，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態。

林卓然道：「回師父，姓唐的雖則對弟子的遭遇大表同情，不值三個師弟的所爲。可是，他却沒有興趣拔刀相助，打抱不平，助弟子追尋兇手。」

一頓，轉對蔣師爺道：「蔣師爺，看來那姓唐的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是個好管閒事，見義勇爲，喜歡打抱不平的人。」

中年人聽徒弟那樣說，頓時顯露出失望之色，張眼看着蔣師爺，「獻策，姓唐的不上當，咱們豈不是白費一番工夫，枉自犧牲兩條人命，卓然那兩刀也白捱了？」

蔣師爺原來名叫獻策，倒是名實相符。「卓然，可否將姓唐的言行細說一遍。」

林卓然點點頭，將唐樂行出手相救，以及其後替他料理傷口，離去前的一言一行，一一說出來。「蔣師爺，姓唐的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助我報仇的話，只着我小心提防三個師弟會去而復返，對我不利。」

中年人一臉失望之色，「獻策，看來你的苦肉計行不通！」一頓，語帶責備道：「獻策，若非你力言在第一樓所見，姓唐的如何見義勇爲，打抱不平，救了那個岑充，我不會聽從你之言，要卓然跟三個師弟上演那齣好戲，誘姓唐的上當，讓他去對付顧亭熙那老賊！如今却落得個賠了夫人又折兵！」

蔣獻策見東家(中年人)語氣不滿，忙道：「宋爺，獻策敢說絕不會看錯人。姓唐的這一次沒有上當，拔刀相助卓然報仇，依獻策所見，姓唐的大概不清楚卓然的底細，加上不大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所以才不貿然拔刀相助卓然報仇。看不出姓唐的還是個謹慎的人。」

被稱爲宋爺的中年人不耐煩地打斷蔣獻策的話，「姓唐的不上當，不要再說他了，咱們另想辦法對付顧亭熙那老賊！」

蔣獻策咽咽口水，猶豫了一下，才硬着頭皮說道：「宋爺……依獻策看來，沒有什麼……辦法比……姓唐的去對付顧亭熙更好的辦法，那不但事半功倍，同時亦不會連累上咱們的身上，實乃一擧兩得……」

姓宋中年人沒好氣地道：「咱也知道你的主意妙，否則也不會依計而行，要卓然捱刀子，可是，姓唐的不上當，沒有興趣管這檔子閒事，咱們總不成拉牛上樹啊！」

蔣獻策此刻似乎已胸有成竹，沒有理會姓宋中年人的難看臉色，開口道：「宋爺，不瞞宋爺你，當初獻策便猜到姓唐的沒有那麼輕易貿然拔刀相助卓然『報仇』，早已想好了下一步的計策！」

姓宋中年人翻翻眼，口氣緩和下來：「既已想到下一步該怎辦，還不說出來聽聽？」

蔣獻策說一聲「是」，然後才說出他的計策。「宋爺，一次不成，咱們來個一而再，再而三，務必令到姓唐的伸手管這樁閒事不可。咱們只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接下去的話，他將聲音壓低，末了，不自覺將語聲提高：「只要咱們每次上演的好戲逼眞，獻策敢擔保，姓唐的一定會上當，見義勇爲，替卓然報仇！」

姓宋的中年人聽完後，眼珠子轉動了兩下，點頭道：「嗯，一不作，二不休。總不能讓卓然白捱兩刀，丁雄與王勇白白丟掉了兩條命。獻策，就依你的計策去做。務必令到姓唐的出手對付顧亭熙那老賊。咱們絕不能做賠本的買賣！」

林卓然有點猶豫，「師父，那豈不是又要……犧牲一兩條人命？」

蔣獻策笑笑道：「在所難免，只要姓唐的的幹掉顧亭熙，犧牲幾條人命也值得啊！」

「對！」手往書案上用力一拍，「成大事者，絕不能斤斤計較！只問值不值得！」接站起來，掃了蔣、林兩人一眼，「卓然，依獻策之計而行，時候不早了，你受了傷，回房去睡吧。」

林卓然忙站起來，垂手應一聲：「是，師父，您也該歇息了。」

蔣獻策馬上識趣地道：「宋爺，獻策告辭。」朝姓宋中年人拱手一揖，走出書房，返回寢室。

林卓然跟着亦別過師父，返回房間，剛回到房間，還未坐下，門外響起拍門聲。「二師兄，二師兄。」

林卓然忙應道：「四師弟麼？進來吧。」

隨着推開來的房門，一下子走進三個人——並不是一個，領頭走入房內的年輕人邊走邊道：「二師兄，身上的傷重嗎？很痛嗎？」

林卓然一眼便認出，走在前面的是三師弟，隨後的是四師弟跟五師弟，喜道：「是你三個，這麼晚還不睡，找愚兄幹嗎？」

走在前面的三師弟余龍光道：「二師兄，咱們是來瞧瞧你的傷勢如何，傷了二師兄後，我們心裏都很不安，若不來瞧一下師兄你，我們都無法安心睡覺。」

四師弟劉百昌接口道：「二師

兄，你不會怪小弟在你身上斬了一刀吧？」

林卓然不等走在最後的五師弟郭錦德說話，馬上說道：「三位師弟不用心裏不安，不過是皮肉之傷，傷得不太重。三位師弟乃是奉命而行，又不是故意傷害愚兄，愚兄怎會怪三位師弟。」

三師弟余龍光打量林卓然左臂上及右腰處包紮起來的傷口。「二師兄，眞的傷得不重？」

林卓然笑着拍拍三師弟的肩頭，「若傷重，愚兄還能夠回來嗎？」

四師弟劉百昌道：「二師兄，咱們那樣做，値得嗎？」

林卓然道：「當然値得！爲了替大師兄報仇，打倒顧老賊，愚兄挨兩刀不算什麼。」

「四師兄，師父要咱們那樣做，情非得已，咱們若不能夠在百日之內幹掉顧老賊，從今後，咱們便要退出揚州城，到別處去立足，你想想，到了期限，咱們揚武門便要敲鑼打鼓，手拿揚武門永不踏足揚州一步的橫幅，沿着城中大街遊行一匝，然後才離開揚州，奇耻大辱，不但師父忍受不了，咱們也無法忍受啊！本門在揚州創立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師父說，揚州乃本門根本之地，離開了揚州，到那裏去立足？怎對得起祖師爺？只有幹掉顧老賊，打垮福勝門，本門才能夠繼續在揚州立足。」五師弟劉錦德捏着拳頭，神態激昂。

「四師弟，可是認爲師父要咱們那樣做，不……」

劉百昌忙道：「二師兄，小弟如今明白了！五師弟說得對，爲了本門，那樣做確實値得。」

「三位師弟，師父要咱們做弟子的幹什麼，做弟子的都要聽從照辦。好了，該回房去睡覺了。」

余、劉、郭三人互相覷看了一眼，齊應一聲：「是，二師兄。」跟着又齊聲道：「二師兄受了傷，也該早點上床睡啊。」話落，三人退出房外。

林卓然看到三個師弟帶點淘氣的樣子，不由莞爾，上前關上房門的刹那，四師弟劉百昌突然轉身道：「二師兄，對不起。」聽了劉百昌那句沒頭沒腦的話，林卓然有點摸不着頭腦，隨即恍然明白過來——劉百昌是爲了在他手臂上斬了一刀而耿耿於懷，向他致歉。

看着四師弟劉百昌的背影，林卓然露齒笑起來。

* * *

對於夜來遭遇到的那回事，唐樂行一直放在心上，翌日起床後，實在放心不下，匆匆吃過早點，趕去那條橫巷找尋林卓然。

他擔心林卓然在他離開後，遭到毒手——給跑掉了的那三個人返回去幹掉。

由於他昨晚對那座房屋記認在心，因此，他很快便找到那座房屋，來到門前，他擧手拍門。

可是裏面却沒有人應門，心裏一急——擔心林卓然眞的遇害，右掌往門上按着，暗中運勁，耳聽「崩」一聲暴斷聲，他知道已將於門的木栓震斷，於是順勢一推，兩扇門給推開來，他馬上走入門內，隨即將兩扇門關上，往屋內走去。

走遍了整座房屋，不但找不到林卓然，亦找不了昨晚給人殺死而他親手抱入屋內的兩具屍體，就連後院的地上，亦不見一點血漬。

屋內雖則空無一人，唐樂行反而放下心來。

唐樂行見兩條屍體既然都不在屋內，他猜測只有一個可能，林卓然於昨晚夤夜離開這裏，躲到別處去，並且將兩條屍體帶走，反之，不管死活，他都會在屋內。

換句說話，林卓然極可能已安全地躲到一個不知在那裏的地方去。

既然找不到林卓然，猜他大概已躲到別處的地方去，唐樂行總算了却一件心事，離開那座房屋後，他決定到城裏各處逛逛，領略一下揚州城的繁華景象。

走出那條橫巷，正要轉入長街的時候，幾乎給一伙奔跑而來的人撞倒，幸好他身手敏捷，反應亦快，急忙往後縱退一步，險險避過，定定神，只見十多個漢子像一窩蜂般往長街的那一頭跑去，彷彿跑慢了便撿不到便宜似的。

那些人跑得那樣急，到底爲了什麼？唐樂行頓起好奇之心，一個箭步縱前去，一手抓住一個跑在最後的一個年輕人問道：「如此匆忙，請問所爲何事？」

那個年輕人冷不防給人一把抓住，急怒交加，大叫道：「放開我！你媽媽的抓着我幹嗎呀！」奮力欲掙脫唐樂行抓住他的手。那裏掙得脫，急怒之，揮拳砸向唐樂行。

唐樂行焉會給那年輕人砸中，左手一攫，抓住他砸來的拳頭，暗中運勁，那年輕人的拳頭頓時像骨折筋斷般，劇痛難當，痛得他慘叫一聲：「我的媽呀……」雙脚一軟，幾乎跌倒。

唐樂行沉聲道：「何事如此奔跑匆匆？」

那年輕人痛得額上冒汗，知道碰上了硬把式，忍痛道：「好漢，請快放手，咱們……爲的是一睹……楚家小姐的……姿容。」

「原來如此。」唐樂行放開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馬上忍痛拔脚便往前跑，心裏大叫倒霉，當然也將唐樂行的祖宗十八代在心裏罵遍。

看着那年輕人往前飛奔的身影，唐樂行口裏喃喃道：「看那些人爭先恐後往前奔去，活像有銀子撿那樣，那個楚家小姐莫非貌如天仙？引得那些人趕着去爭睹其容貌。嘿，橫豎打算到處逛逛，何不跟隨那些人去湊湊熱鬧，見識見識。」心念既生，當下快步跟隨着那些人跑去的方向追下去。

那個給他抓住的年輕人已跑得沒了影踪，幸好一路上都聽到路人在談論楚家小姐，從而知道楚家小姐的行踪去向，唐樂行得以一路追下去，不至追錯方向。

楚家小姐原來去了東湖遊玩。

唐樂行一口氣追到東湖，但見湖岸邊，柳堤上，聚集了百數十人，全都往湖面上看着，還未走到柳堤上，已聽到堤上的人羣發出驚艷的讚嘆聲，聽在耳中，唐樂行禁不住在心裏嘀咕：「莫非那楚家小姐長得眞如天仙化人不成？倒要瞧個清楚明白。」

連跑帶縱，唐樂行跑上柳堤上，堤上的人羣突然像給刺了的馬蜂窩，哄一聲「炸」開來，發出一片驚呼大叫聲，跟着響起一聲女子受驚的尖叫聲，同時亦響起叱喝：「大膽狂徒，膽敢驚擾我家小姐，可惡！」

「他奶奶的，何人惡作劇，煞風景，往湖裏擲石頭，嚇得楚小姐花容失色。」人羣中有人高聲喝罵。

唐樂行聽着，不想費工夫往人羣擠前去，脚下一縱，掠上一棵柳樹上，放眼往湖望去。

湖中，一條小舟正自左搖右晃，舟中兩個女子隨着小舟搖晃着身子，口裏發出驚呼聲，彷彿隨時會舟覆人翻，情形確實叫看着的人替那兩個女子擔心。

不用說，那兩個女子當中，有一個是楚家小姐了，否則怎會如此哄動，引來這麼人觀看。

唐樂行在心裏嘀咕一聲：「倒要仔細看清楚她是否美艷不可方物，引得那些人像爭採蜜般，圍觀如堵！」驀地左面的堤岸上響起幾聲呷笑：「本公子今日教你們瞧瞧鳳凰落水後，是個何許模樣，哈……那一定像落湯鷄一樣難看死了。」跟着自那面扔出幾塊石頭，向湖中的小舟飛砸。

堤上頓時響起一片責罵聲，但却給兇惡的呼喝聲壓下去。「那一個吃了豹子膽，敢說我家公子的不是！」

「有種的站出來，看看他的嘴巴有多硬，不知死活！」

唐樂行就在那時從柳樹上彈身而起，飛身掠向湖中小舟。

他不能袖手不加理會。

原來，那扔出的幾塊石頭有兩塊在舟邊水中擊起大朵水花，另外有三塊砸落小舟上，幾乎砸中那兩個女子，嚇得那兩個女子驚呼惶叫，狼狽閃避，弄得那本來便搖晃不定，加上激濺起的湖水，震盪得加劇搖晃的小舟搖盪得更加劇烈，那兩個女子終於站不住，身子一個歪側，跌落水中。

兩個女子都張口發出驚駭的叫聲。

堤岸上的人羣亦發出一陣驚叫聲，噗通噗通之聲接連響起，有不少人奮不顧身撲落湖中，來個英雄救美。

那些人的反應當然不及唐樂行快，他是在看出舟中的兩個女子快要傾跌落水中的刹那，自柳樹上飛掠向小舟救人，加上他身法迅快，險險來得及在那兩個女子跌落水中的刹那，掠射至小舟上，那刹間他的動作迅疾如電光石火，脚下在小舟上一點，雙手疾抓住兩個女子的一條手臂。口裏喝一聲：「起！」抓着那兩個女子躍騰起來，呼呼一陣掠風聲中，三個人有如一頭大鳥般，向湖岸上掠去。

堤岸上的人先是看得目瞪口呆，繼之驚嘆唐樂行的絕妙身手，爆發出一陣歡呼喝采聲。

跳落水中的人看到兩個女子被救，都替兩個女子高興，但也心中懊惱——爲何沒有那人的身手，豈不是可以捷足先登，一親香澤。

唐樂行抓着兩個女子掠落在堤岸上，脚才沾地，那兩個女子呻吟一聲，身子一軟，嚇得他不由得雙手改抓爲抱，將那兩個女子攔腰抱住。

這一來，唐樂行眞箇左擁右抱，軟玉溫香抱滿懷。

跟那兩個女子如此親近，唐樂行焉會看不清楚兩女的容貌，左邊那個年約二八年華，容貌秀麗，一身丫環裝扮，看得出是個丫環使女，當他目光落在右手扶抱着的那個女子臉上時，頓時目光發直，不由自主給吸引住，心裏不由讚嘆一聲：「好一個天姿國色的大美人！」

在唐樂行右手臂彎內的女子二十不到年紀，長得花容月貌，麗質天生，眉目如畫，好一個絕色佳人，怪不得那麼多人爭相奔逐，爲求一睹其絕代姿容，確實名不虛傳。

也難怪唐樂行情不自禁，爲那女子的絕世姿容所迷——失態。

那女子該是楚家小姐了。大概因爲驚嚇過度吧，兩個女子似乎暈了過去，很快便給蜂擁而來的人羣驚動，回過神來的唐樂行看到兩個女子暈了過去，一時間教

他不知如何是好——雙手皆抱着人，根本無法動手救醒兩女。

圍攏過來的人羣中有人嘆道：「如此美人，若能一親香澤，死也甘心。」

「好艷福啊，不但抱着楚家小姐，連她的丫環也抱着，羨煞死人！」

聽到那些話，唐樂行大爲尷尬，事實上，他一心一意只在救人，絕無其他，但眼下的情形却叫他大感爲難——放下兩女不是，不放又不是，幸好右手臂彎內的女子忽然眼皮顫動，甦醒了。

唐樂行急忙輕輕搖動一下那個女子的身體，口裏說道：「唏！姑娘醒了麼？快醒醒啊！」

那女子櫻口微張，呼出一口氣，兩眼緩緩張開來，圍觀的人情不自禁嚷道：「醒了，楚家小姐醒了！」

楚家小姐張開眼，目光有點惘然，緩緩轉動了一匝，停在唐樂行的臉上，唐樂行跟她的美目接觸，沒來由地心頭「突突」直跳，忙移開目光，口裏說道：「姑娘，沒事吧？妳已在岸上。」

楚家小姐長長的眼睫毛眨動一下，忽然間臉上泛紅，身子微微掙動，似欲脫開唐樂行的扶抱。唐樂行馬上意會，放開扶抱着楚家小姐的右手，「姑娘，站穩啊。」

楚家小姐斂衽一禮，謝道：「幸得尊駕出手相救……小妹衷心感激。」

唐樂行忙搖手道：「舉手之勞，姑娘毋須言謝。」一頓，醒起左手還抱着一女，忙急急道：「這位姑娘大概驚嚇過度，一時間醒不過來，請姑娘接過抱住她，待區區救醒她。」將左手少女往楚家小姐面前一送。

楚小姐忙伸手接過那少女，將她抱住，口裏輕輕喚道：「露兒，醒醒，醒醒啊！」

唐樂行正欲開口說話，圍觀的人羣忽然騷動起來，並有人發出呼痛聲，亦有人跌倒下去。隨着一陣吆喝聲，人羣有如潮水湧般，左右分開來，一伙如狼似虎的人從中走前來，當先的兩個朝走避不及的人拳打脚踢，給打倒踢跌的人都敢怒不敢言，顯然懾於那伙人的氣焰。

唐樂行看在眼內，不由氣往上衝，心知找痲煩的人來了，他倒不怕，暫且按捺着，靜觀其變。

楚家小姐看到那伙人闖來，禁不住柳眉倒豎，緊抿着嘴唇，哼了一聲，怒視着那伙人。

那伙人一共七八人，當中那個身形高挑，橫眉鼠眼，塌鼻樑、朝天鼻，那副尊容實在不敢恭維，衣飾華麗，看上去有如猪穿新衣，給人一種糟蹋了一身華衣的感覺，觀其貌，年紀不過三十。

那人的樣貌雖然不敢恭維，但却趾高氣揚，一副不可一世的嚣張相，圍觀的人中，不少人對其怒目而視，亦有膽小怕事的人慌忙溜走。

那伙人走到唐樂行與楚家小姐跟前，馬上散開來，將他兩人，還有抱在楚家小姐懷中的婢女包圍起來。

那個身形高挑，衣飾華麗的人以輕藐的眼光上下打量了唐樂行一眼，微哼了一聲，隨即目光一轉，瞧着楚家小姐，嘻皮笑臉道：「唷！楚姑娘，剛才沒有嚇着妳吧？看到妳那花容失色的樣子，小生多心痛啊。小生好不後悔跟妳開了個玩笑，請楚姑娘妳別見怪，小生這廂給妳賠禮道歉。」說完，向楚家小姐打躬作揖。

楚家小姐美目怒睜，氣罵道：「無賴，我不想跟你說話！看到你，便想作嘔！」

那傢伙却不以爲忤，仍舊嘻皮笑臉，「楚姑娘，小生自知面目可憎，但小生可是眞心誠意向妳賠禮道歉。若楚姑娘仍不肯原諒小生，妳打小生吧，只要能夠令妳解恨消怒，小生甘願給妳責打。」邊說，邊向楚家小姐逼近，「楚姑娘，妳打啊！踢呀！怎麼不動手呀。」

楚家小姐看着那傢伙不懷好意地直往她身上挨過來，慌忙後退，忘了懷中抱着婢女露兒，幾乎跌倒，口裏罵道：「顧瑞生，你這個無賴之徒。本姑娘才不會跟你這種下流可惡之徒一般見識。你這種人，還不配本姑娘對你生氣！」

「妳罵小生，亦即在乎小生。俗語有云：打者愛也。罵也一樣。妳打小生吧，打啊！」那傢伙原來叫顧瑞生，突然一手抓住楚小姐一隻手，往他自己身上打去，那神態好不下流可鄙。

楚家小姐給顧瑞生抓住一隻手，氣急驚怒得嬌靨漲紅，嬌叱道：「無賴，放手！打你，汚了本姑娘的手！」用力掙扎，那裏能夠掙脫得了顧瑞生的抓握。

顧瑞生抓住楚小姐的手，並沒有眞的往自己身上打下去，色迷迷地看楚小姐那隻玉手，口裏嘖嘖連聲，讚嘆道：「好一隻玉手，柔若無骨，膚白如雪，小生何幸，得親肌膚。若能與楚小姐你眞箇銷魂，小生死亦甘心！」並不將站在一旁的唐樂行跟圍觀的人看在眼內。

圍觀的人雖則對顧瑞生的所爲看不過眼，但都敢怒不敢言，沒有人吭一聲。

楚小姐嬌靨由紅轉白，氣憤急怒得嬌軀抖顫，美目中淚光閃閃，一面極力掙扎，一面怒罵道：「顧瑞生你不是人！快放開我，光天化

日之下，你……這樣……本姑娘絕不會放過你……」

顧瑞生忽然在楚家小姐那隻玉手親了一下，一臉陶醉地道：「好香啊，未曾眞箇，已教小生銷魂……」豈料一句話未說完，陡地張口大叫一聲，整個人斜向外飛跌出去。

這一下變化之快，在場的人大都弄不清楚是怎樣發生的，只有三數人——楚家小姐、顧瑞生、唐樂行最清楚。

圍觀的人可不理會是何人將顧瑞生弄得飛跌出去的，看到他跌得灰頭土臉，莫不人心大快，歡呼出聲。

楚家小姐一下子脫出顧瑞生的抓握，馬上往唐樂行身旁躲去，口裏說道：「謝謝尊駕出手解救。」

「不要讓那厮跑了，快將他截住！」飛跌出五六尺外的顧瑞生好不狼狽，顧不了爬起身，忍痛向隨從喝叫。

那六個惡漢立刻身形閃動，飛快地將唐樂行和楚小姐主婢圍堵起來。

唐樂行毫無懼色，沉聲道：「姓顧的，太過份了！當衆調戲楚姑娘，下流可惡，別人怕你，區區可不怕！」

出手解救楚小姐的人，原來是唐樂行。

唐樂行實在看不過眼顧瑞生的所爲，忍不住出手一掌切在顧瑞生的手腕上，同時飛起一脚，將他踢倒。

顧瑞生驚覺的時候，已經無法閃避，更別說出手招架！

因唐樂行的出手實在太快了。

這時候，楚家小姐抱着的婢女露兒醒過來了，楚小姐喜道：「露兒，你醒了。」

露兒張開眼看到小姐抱着自己，慌忙站直身子，「小姐，婢子該死，要小姐抱着。」

「好傢伙，膽敢出手動本公子！嘿……英雄救美啊，妄想博得美人青睞哪，做你的大頭夢，你這斷動本公子一掌，踢本公子一脚，本公子要你斷一手一脚。」顧瑞生跳起身來，指着唐樂行厲聲說。「還站着幹嗎？動手啊！」

那六個隨從惡漢立刻吆喝一聲，各自拔出兵器，如虎狼般撲擊唐樂行。

楚家小姐主婢嚇得花容失色，互相摟抱，瑟縮作一團。

唐樂行雙目暴睜，疾喝一聲：「是可忍，孰不可忍！」身形倏地一閃，繞着楚家主婢轉了一匝，刀光掣閃中，只聽鏗鏗鏘鏘一陣兵器交擊聲中，那六個惡漢斬向唐樂行的兵器東斜西歪，其中有兩個漢子的兵器還脫手飛起來，全都往後躍退開去。

圍觀的人羣看到唐樂行一招便擊退顧瑞生的六個隨從，禁不住齊聲喝采。

楚小姐主婢只覺眼前一花，還未看清楚唐樂行是否應付得了六個惡漢的撲擊，便聽到圍觀的人羣發出喝采聲，定神一看，唐樂行彷彿沒有動過，仍然站在剛才的地方，但却橫刀而立，六個惡漢全給擊退，頓時鬆口氣，發出一聲歡呼，對唐樂行的身手好生嘆服。

露兒忍不住低聲對小姐說：「小姐……他很了不起啊！」

顧瑞生看到六個隨從給唐樂行一招擊敗，臉色頓變，心裏吃驚，但不想在美人——楚家小姐跟前失了威風，不得不硬着頭皮上前，對那個隨從喝罵：「飯桶！吃素的麼？那厮也對付不了，丢了本公子的臉！還不給本公子滾開去，站着丢人現眼麼？」

那六個惡漢灰溜溜地慌忙走到顧瑞生的身後，人羣中爆發一陣嘲笑聲。

「好傢伙，想不到有兩下子啊，報上名來，本公子從不與無名之輩交手。」顧瑞生一副惡狠狠的樣子。

唐樂行冷冷道：「你又是何許人物？要區區報上姓名，露兩手看看你配不配，別盡在虛張聲勢，狐假虎威！」

顧瑞生氣得怪叫一聲，拔出佩劍，疾刺唐樂行。

唐樂行目中精光一閃，口裏說一聲：「好招！」身形一動，手中刀一招攔江截流，「叮」一聲響，截下顧瑞生那一劍。

顧瑞生暴喝一聲，劍勢隨即施展開來，但見劍光閃爍，有如一面網子般，罩向唐樂行的身上。

別看顧瑞生樣貌讓人不敢恭維，劍上造詣頗精練，怪不得他敢目中無人，放肆横行。

唐樂行口裏又喝一聲：「好劍法！」身形如陀螺飛旋，刀光如羅傘般飛展開來，恰好招架住顧瑞生那一招天網恢恢。

叮叮叮……一連串清脆的刀劍撞擊聲中，刹那間「網」散「傘」收。只聽顧瑞生吼喝一聲：「手底下果然有兩下子，怪不得不知死活，膽敢多管閒事。」吼喝聲中，長劍急刺唐樂行身上頭胸膊三處要害。

唐樂行揮刀招架，不閃不避，跟顧瑞生硬碰硬。

圍觀的人看得目定口呆，手心揑汗，連大氣也沒有呼一口，唐、顧兩人拚鬥得實在精彩絕倫，驚險刺激。

楚小姐主婢亦看得忘了自身危險，忘了顧瑞生的隨從隨時可向她們下手，看到驚險處，禁不住掩嘴

驚呼，只盼唐樂行擊敗顧瑞生，替她倆出口氣。

刀光如虹，劍影如電，唐、顧兩人身形閃躍騰挪，眨眼間，已交手近二十招，看上去誰也佔不到上風。

驀地，兩人硬拚了一招，鏗然聲中，火花迸濺，唐樂行斜移一步，一刀斜斜向上掃斬向顧瑞生。

顧瑞生不敢擋接，縱身拔起，一劍斜撇而下，削斬唐樂行左肩胸。

唐樂行那一刀好不凌厲，其勢如大江東去，一發不可收拾，欲回刀封擋，肯定來不及，更奇的是，他居然不閃不避，更叫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居然用左手食、中指去「夾」顧瑞生的劍。

這一着，看得圍觀的人羣及楚小姐主婢大驚失色，忍不住失聲驚叫。

唐樂行的兩根手可不是鐵打銅鑄的，縱使他內功深厚，亦不可能刀劍不傷。兩根肉包骨的指頭，又怎抵受得鋒利的劍鋒，恐怕他一夾之下，兩根手指爲劍鋒所切斷！

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了，唐樂行那兩根肉造的手指夾住顧瑞生的利劍，兩根手指並沒有給切斷，還將劍夾得死死的！顧瑞生無法將利劍移動一分一毫。

圍觀的人先是不可置信地驚愕住，繼之發出一陣驚喜的喝采聲。

楚家主婢亦給唐樂行的神乎其技弄得目定口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雙眼看到的是眞的。

顧瑞生更是驚愕得雙眼大睜，吼喝一聲，全力將劍往前推刺。

他不相信唐樂行單以二指，能夠抵得住他的全力推刺。

「崩」一聲，那把劍驀地給唐樂行的二指夾斷，那刹間唐樂行身形偏閃，讓顧瑞生連人帶斷劍自他身前衝刺過去，飛起一腳，踢在顧瑞生的屁股上，他往前撲跌出去，就像餓狗撲食一樣。

唐樂行若想殺顧瑞生，在以二指夾住他的利劍時就可一刀將他斬殺，因他不想貿然殺人，所以手下留情，只踢了他一腳。

顧瑞生本就全力施爲，利劍驀地折斷，頓失抵拒之力，不由自主連人帶劍往前衝刺，剛想刹住勢子，屁股上已挨了一腳，整個人飛撲出丈許外，趴在地上，由於跌得很重，幾乎連門牙也磕掉，痛得他趴在地上一時間起不了身。

圍觀的人羣頓時爆發出一陣掌聲和喝采聲，以及嘲笑聲，有人大叫「狗熊」。

六個惡漢領教過唐樂行的厲害，眼見主子給踢跌地，都不敢替主子出口氣向唐樂行出手攻擊，只顧慌忙跑前去將顧瑞生扶起來。

楚家主婢看到唐樂行擊敗了顧瑞生，高興得歡叫拍掌，露兒還高興得邊拍掌邊綳跳。

唐樂行沒有瞧顧瑞生一眼，轉身走到楚小姐主婢跟前，說道：「楚姑娘，區區送兩位離開這裏。」

楚小姐馬上明白唐樂行的好意，好不感激，忙向唐樂行施禮道：「有勞唐……兄，小妹正有此意，不敢請耳。」

唐樂行作了個請的手勢：「楚姑娘，兩位請。」

楚小姐感激地瞥了唐樂行一眼，牽着露兒堤岸東面走去，唐樂行在後跟隨。

圍觀的人羣見唐、楚三人離去，亦哄地跟着散去，大串人跟着三人走，有如衆星拱月那樣簇擁着三人。

顧瑞生給隨從扶起來，拿手抹抹嘴巴，一手是血，原來他的門牙雖然沒有磕掉，但却磕傷了牙齦，流出血來。看到手上的血，顧瑞生頓時大叫，向那六個隨從拳打腳踢，大罵六人「飯桶」。

在唐樂行手上吃了虧，自知無法報復，只好將一口烏氣發洩在六個隨從的身上。

一口烏氣發洩後，顧瑞生忽然醒起，若這樣不吭一聲讓唐樂行走了，豈不大大的丟臉，多少也要撿回一點彩，於是馬上轉向走出十丈外的唐樂行大呼小叫：「喂，聽着啊！本公子絕不會罷休的！有種的留下姓名，本公子終會要你好看的！」

唐樂行連頭也沒回，倒是跟隨在後的人羣不值顧瑞生的死要臉所爲，報以一陣「噓」聲。

露兒也忍不住道：「沒出息，討厭！唐公子，幹嗎剛才不將他揍個狠的，揍得他哼不出聲來！那他如今便不會像瘋……狗一樣在身後亂吠。」

唐樂行只是笑笑，沒有說什麼。

初到揚州城，他不想惹上太多的事端。

來到一條長街上，跟隨的人羣已走掉大半，楚家小姐忽然停下來，對唐樂行深施一禮。「唐……兄，那頭不遠處便是小妹舍下，多謝唐兄護送。請問唐兄下榻何處，改日小妹定當登門拜謝。」

聽楚小姐那樣說，唐樂行知道楚小姐不用他再護送，當下抱拳還禮道：「如此區區告辭。此事請楚姑娘不用放在心上，區區怎敢要楚姑娘登門……」

楚小姐急忙打斷唐樂行的話，「唐兄高義，小妹不是忘恩負義之人。唐兄若不允小妹登門……拜訪，可是認爲小妹不配……」

唐樂行慌忙道：「區區絕無此

意。」

露兒插口道：「既如此，唐公子何必拒小姐於千里？唐公子請告知下榻何處。」

唐樂行看到楚小姐一雙美目定定地瞧着自己，禁不住心頭劇跳，不由自主道：「區區下榻於城中四海客棧。」

楚小姐抿嘴一笑，忽然自報芳名，「唐兄，小妹楚喬，小妹失禮了。」

對於楚小姐忽然報上芳名，唐樂行先是摸不着頭腦，繼之心頭一陣狂跳——莫非她對我有意，馬上在心裏罵自己荒唐，微吸口氣，忙道：「原來是楚喬姑娘，區區初到揚州……」

露兒插口截道：「唐公子原來第一次到揚州，那太好了，我家小姐大可陪你到各處遊玩……」忽然間住口，看一眼小姐，吐吐舌頭。

楚喬瞧了露兒一眼，正要說話，唐樂行已然說道：「怎敢勞動姑娘芳駕……區區不敢當。」

楚喬猶豫了一下，說道：「唐兄有恩於小妹，小妹正思不知如何報答，唐兄毋須客氣，小妹陪唐兄遊玩，正好聊表報答之心。」

唐樂行不想再在這上面說下去，忽然省起一事，向楚喬抱拳道：「楚姑娘，區區有一事請教。」

楚喬道：「唐兄請說。」

唐樂行道：「請問那個無賴惡徒顧瑞生是何人物？」

楚喬道：「此人在揚州城中，是有名的惡少，仗着家裏的財勢，橫行無忌。那無賴之父名叫顧亭熙，外號『衝天一鶴』，乃是福勝門的門主，在揚州勢力頗大，等閒之輩，皆不敢惹上他們。唐兄，請千萬小心，那無賴當衆受辱，定必惱羞成怒，不肯罷休。」

唐樂行道：「原來那無賴有所仗恃，怪不得他敢如此放肆爲非作惡！謝謝楚姑娘提點，區區自會小心提防。」

一頓，抱拳道：「兩位，告辭。」不等楚喬主婢說話，馬上轉身大步往四海客棧那個方向走去。

楚喬料不到唐樂行說走便走，看着唐樂行轉身大步而去，臉上微露欲語還休之色，櫻唇噏動，却沒有聲音。

露兒在旁看到小姐那副有點依依不捨的神態，不由掩嘴暗笑，輕喚一聲：「小姐。」

楚喬馬上收回目光，看到露兒掩嘴直笑，不由臉上發熱，嗔道：「鬼丫頭，笑什麼？」

露兒看着楚喬只笑不語。

楚喬佯惱道：「還笑啊，我生氣了！」板起臉來。

露兒吐吐舌頭，鬼精靈地道：「小姐，婢子從未見小姐對那些臭男人假以詞色，對那位唐公子，似乎……嘻嘻，婢子不敢說啊！」

楚喬嬌靨微紅，嬌叱道：「鬼丫頭，亂嚼舌根，討打！」揚手作勢欲往露兒身上打下去。

露兒慌忙一縮身子，求饒道：「小姐，婢子知錯，不敢再亂嚼舌根。求小姐饒過婢子這一次。」

楚喬哼了一聲，又自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忙以袖掩嘴，已給露兒看到，知道裝不下去，只好帶笑罵道：「鬼丫頭，今天的事，回去不准對老爺和大公子說，知道嗎？」

露兒扮個鬼臉，佻皮地道：「小姐吩咐，婢子緊記在心，咦，那位唐公子已走得不見了。」

楚喬聞言，禁不住扭頭往唐樂行走去的方向望去，唐樂行果然走得不見了，沒來由地，心裏只覺惘然若失，望着那面出神。

露兒看到小姐惘然失神的神態，這鬼精靈怎會猜不到是怎麼回事，輕輕凑到楚喬身邊，悄聲道：「小姐，人都走得不見了，還看什麼？」

楚喬聞聲驀然回過神來，心跳臉熱，忙掩飾地罵道：「鬼丫頭，又不正經了，看我不打妳！」揚手輕打了露兒一下。

露兒裝痛，扮可憐道：「婢子那有不正經啊。」

楚喬恐露兒越說越露骨，揚手作勢欲打露兒，「鬼丫頭，還敢强辯啊，看我不打死妳！」口裏說得兇，臉上却帶笑。

露兒怎會看不出小姐不是眞的，口裏說道：「請小姐饒過婢子。」轉身便往前跑。

楚喬追着露兒，主婢兩人追逐着跑回家。

＊　＊　＊

蔣獻策匆匆走入書房內見「宋爺」。姓宋的中年人正在把玩一把短劍，看到蔣獻策進來，抬頭道：「獻策，有何事？」

蔣獻策垂手道：「回宋爺，剛才在廚下幹活的長貴回來說，城裏傳說姓唐的午前在東湖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教訓了顧亭熙的寶貝兒子顧瑞生。爲了顧瑞生當衆戲弄楚家那位大美人楚二小姐，姓唐的又當衆露了一手，與顧瑞生大打出手當中，以二指夾住顧瑞生的利劍，硬生生將之夾斷，令到顧瑞生栽在他的手上，宋爺，顧瑞生使着顧亭熙是他老子，一向目中無人，橫行無忌，如今栽在姓唐的手上，必定吞不下那口氣，跟姓唐的樑子是結定了，這眞是天助宋爺啊。縱使姓唐的罷休，顧瑞生也不會放過他，嘿……只要咱們再從中煽風點火，還怕姓唐的不入彀，最終跟顧亭熙來個大火併！」

姓宋中年人「啪」一聲將短劍放在書案上，哈哈笑道：「天助吾也！想不到姓唐的會跟顧小子結下樑子，哈……待他們蚌鷸相爭，咱們便漁人得利！」

蔣獻策跟着笑起來，兩人笑得好不開心。

姓宋的突然笑聲一停，看着蔣獻策道：「萬一姓唐的未必殺得了顧亭熙，咱們豈不是白費一番心機，一場歡喜一場空？」

蔣獻策道：「宋爺，獻策自信不會看走眼，就憑姓唐的能夠施展『金剛剪』絕技，加上他連挫楚、顧兩個小子，其功力身手，該在顧亭熙之上，該能夠替咱們除去顧亭熙那老賊！」

一頓，續道：「縱使姓唐的的殺不了顧老賊，定必落個兩敗俱傷，咱們仍可從中取利，傾盡全力與顧老賊一拚，穩操勝劵。」

聽了蔣獻策那一番話，姓宋的頓時釋懷，信心復增。「嗯！咱們也該煽風點火了。」

蔣獻策道：「獻策已派了劉百昌等人去幹了。」

鷸蚌相爭　幾番嫁禍

四海客棧內，突然閃現出幾條人影，悄沒聲地躡掩向一列房間的其中一道房門前，其中一人「颼」一聲掠上瓦簷上，夜貓子一樣往瓦面上竄去，其餘三條人影掩到那道房門的兩邊牆下，蓄勢以待。

夜空中，驀地響起一聲夜梟的嗚叫聲，跟着，那個房間的後窗響起一下破裂聲，房內隨即響起「彭」一聲爆響，守在門兩旁的三人自門縫中看到，房內有火光閃亮。

不用說，有人在房間的後窗外擊破窗門，往房裏投入火團，跟伏在門前兩邊牆下的三條人影及掠上瓦面的人影是一伙的。

房間內即時有了動靜，瓦面上突然嘩啦啦一聲塌響，瓦面塌了一個大洞，斷裂碎瓦如雨般向下暴瀉砸落，那道房門陡地發出一下「砰」撞擊聲，頓時門碎裂，穿了一個洞，一物自破洞中飛射出去。

守在房門外，蓄勢以待的三條人影立刻揮動手上的兵器，襲擊那破門射出的物事。

那物事很像一條人影。

幾乎是同時間，瓦面上又嘩啦一聲響起一下破碎聲，一條人影自房內破瓦而出，身形一折，接像陀螺般凌空一旋，撒出一片刀網，口裏發出一片叱喝：「何方鼠輩，偷襲區區！」

伏在瓦面上的那條人影急不迭滾過瓦脊那面，才避過那凌空撒出的刀網。

匿伏在門前兩旁的三條人影刀劍交加，斬刺落那破門而出的物事，才驚覺那不是人，而是一張布被包裹着的一個茶壺。

奇的是，那個包在布被內的茶壺(瓦壺)擊穿門板射出，居然不破碎，因而看起來便像人頭，拖長的布被便像身體，才會令到伏在門外的三條人影在那一刹誤以爲房內的人穿門而出，急不迭向之攻擊。

三條人影知道上當後，其中一人呼喝一聲：「點子扎手，小心！」三條人影先後掠上瓦面。

後窗外亦有一條人影掠上瓦面，與滾避過瓦脊後的那條人影雙雙向穿破瓦面而出的人撲去。

破瓦而出的人已落在瓦面上，目光炯炯，夷然不懼，沒有跑的意思。

自前面掠上瓦面的三人跟瓦脊後的兩人形成夾擊之勢，向持刀而立的那人逼去。

自房內破瓦而出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唐樂行。

客棧內的人都給驚醒了，發覺那個客房內起火，客棧的管事急忙呼叫店夥拿水救火，免得火勢蔓延。對於在瓦面上隨時「一觸即發」的六人，不敢理會。

事實上，對於江湖上的斷殺，他們那有能耐去理會，避之唯恐不及，怎會笨到惹禍上身。

唐樂行目光炯炯，看着前後五人向他追逼，突然開口喝問：「何方鼠輩，報上名來！」

那五人都沒有吭聲，突地其中一人發出一聲尖嘯，前後五人隨即一起向唐樂行撲擊！

唐樂行於嘯聲乍起的刹那，有如脫兔般撲向自瓦脊上行來的兩條人影。

他不想陷於那五人的圍攻合擊之中，所以來個先發制人，那較有把握於三數招內，擊倒兩人中的其中一人。他要從其中一人的口裏，問出他們是何人物。

他不想糊裏糊塗地跟那五人動手。

自瓦脊後撲向唐樂行的兩人眼見唐樂行向他們撲來，立時叱喝一聲，揮動兵器，撲擊唐樂行。

前面的三人料不到唐樂行動作比他們還快，馬上加快撲擊之勢，欲截下唐樂行。

唐樂行既是有備而動，其勢之快，又豈是那三人追截得上，「鏗鏘」兩下兵刃交擊聲中，已跟那兩個行上來的人交上手，那兩個人都給震退開去。

唐樂行即時身形左偏，一刀飛削向左面那人。

那人料不到唐樂行動作如此之快，幾乎來不及出招接下唐樂行那一刀，倉猝間幾乎着了道兒，雖則接下唐樂行那一招，但已落了下風，唐樂行既想擒下一人，當然不給那人有喘息的機會，刹那間「霍霍霍」向那人連攻三刀，就在左面那人還未來得及撲前攻擊他的刹那，經已一刀將那人的短槍逼開，左手疾向那人的右肩井穴扣去。

那人驚叫一聲，欲偏閃開去已經來不及，唐樂行的五指已觸及他的肩頭。

驀地，一陣掠空激射聲乍然響起，數點寒光飛射向唐樂行的背面。

唐樂行即時警覺，電光石火之間，他作了一個抉擇——身子一個歪閃斜竄開去。

人只能夠活一次，他不想爲了擒下那人而可能送掉一命，因他若不閃避，縱使能夠擒下那人，亦會給激射而來的暗器射中，權衡之下，他當然避重就輕了。

向唐樂行發出暗器的人就是那三人中的一人，眼見阻截搶救不及，那人立刻發出暗器，總算救了那個伙伴，逼唐樂行放過那人。

那人驚魂甫定，馬上吼喝一聲，跟另一人撲擊斜閃開去的唐樂行。

自前面撲擊的三人亦已搶撲到唐樂行身前，五人圍着唐樂行，展開攻擊。

唐樂行在五人的攻擊中，施展開刀法，與那五人激烈拚鬥，猶自攻多於守。

客棧內的人在下面翹首張望，看到瓦面上六條人影閃轉騰挪，叱喝聲聲，刀光劍影掣閃交擊，莫不驚心動魄，嘆爲觀止。

唐樂行跟那五人大約拚鬥了三四十招左右，驀地發出一聲烈嘯，身形有如龍捲風般疾旋暴騰起來，刀光隨勢在身外形成一個光輪旋展，鏗鏘激響聲中，那五人全給逼得往後閃退。

那五人一退即起——各自掠起，追擊騰起的唐樂行。

旋轉起來的唐樂行突然身形橫展，凌空橫旋而下，刀光鋪天蓋地般罩灑而下，那五人全給那片刀網籠罩住。

那五人見一片刀光鋪天蓋地般罩擊下來，莫不大驚失色——他們都不知是否應付得了，退已不及，只好硬着頭皮各自出招應付。

鋪天蓋地般旋罩下來的刀光刹那間將那些人罩住，響起一陣激烈的兵器交擊聲，倏地刀光驟散，那五人紛紛墮跌下去，其中兩人跌落瓦面後有如大石般砸破屋瓦，墮跌屋下，只有三個人墮下瓦面後，順勢沿着瓦面急滾下去，接身形竄起來，其中一人揚手向往下掠的唐樂行撒出一把暗器，令到唐樂行不得不舞刀封擋，那三人乘這空隙，分別往下飛掠，待到唐樂行應付了那一把射來的暗器，那三人已先後掠落屋下，各自往客棧外竄逃。由於三人分散開來，令到唐樂行一時間不知道追那一個，略一猶豫之間，那三人經已掠到客棧牆下，要追，恐怕很難追上，唐樂行只好打消此念，從一個破瓦洞中縱跳下去，看看跌落屋下的兩人是生是死。

摔跌屋下的兩人經已氣絕身亡，但卻不是撞死的，致命傷是身上要害處的刀傷，一在額上另一在胸腹上。

唐樂行好不失望，只要有一個活着，便能夠從其中逼問出他們是何許人，如今卻欲問無從。

瞧着二條屍體出了一會神，他在心裏思索，猜測那五人一是楚聞達派來的人，二是顧瑞生派來的，除了那兩幫人之外，他想不出在揚州城中，有誰要殺他。

由於未能判定兩人中是誰人所爲，他不打算馬上找到答案，待天亮後，才加查証。

那個房間不但窗破瓦穿，亦給弄得一塌糊塗，因店夥潑水救火，不能再在裏面睡覺，唐樂行正要找店夥換個房間，管事已來找他，哭喪着臉對他說「怎麼辦？」唐樂行不想驚動官府，給了那管事兩錠銀子，要他善後，並給他換個房間。

俗語有云：有錢能使鬼推磨，管事的拿了銀子，滿口答應。

瞧熱鬧的住客見沒什麼可看，各自返回房間繼續睡覺，管事吩咐店夥將兩條屍體抬到一角，待天亮後，買兩具棺木回來，將之收殮，抬去埋了。

＊　＊　＊

唐樂行換了一個房間，思忖那伙人不敢再來找他，他不想呆坐到天亮，躺到床上睡覺。

那知道他才躺下，還未闔上眼，房外突然響起一聲暴喝：「姓唐的！別以爲換了房間，咱們便找不到你！快滾出來受死！你奶奶的先是打傷了我家公子，今晚又殺了咱們兩個伙伴，這筆賬一定要算！」跟着一陣聲勢洶洶的吆喝聲。

唐樂行霍然挺身坐起，一手抓起放在床裏的長刀，跳下床，朝着房門大聲喝道：「顧家的人聽着，區區不想大開殺戒！區區已一再忍讓，爾等仍不知進退，一再前來尋仇，太過份了！」雖則房外的人沒有道明身份，但唐樂行已從話中聽出，房外的人是顧瑞生的人，亦即是跟留下兩條屍體跑掉了的那伙人是一伙的。

因爲，他日間除了出手打抱不平，打傷了顧瑞生外，並沒有跟其他人動過手，也只有他們才知道他剛才殺了兩個襲擊他的人。

房外的人嘿嘿厲笑數聲，狠聲

道：「姓唐的，你不該多管閒事！誰惹上我家公子，誰就沒有好下場！再不出來，咱們放火，看你龜縮得了。」

唐樂行對於顧瑞生一再派人來對付他，大感憤怒，心知房外的人什麼手段也會使出來，不出去不行，咬咬牙，走到門前，橫刀於胸，猛地將門打開！

他不能不提防房外的人於房門打開的刹那，向他施放冷箭或暗器。

房外的人並沒有乘機施襲！

唐樂行當門而站，看到房外站着四個人，也不知有多少人匿在暗處，奇怪的是客棧內的人彷彿都睡死了，沒有一個人出現。

他當然不相信客棧內的人都酣睡了，剛才還都跑出來瞧看，如今一個都沒有出現，極有可能給房外的人威嚇，全都龜縮在房裏不敢出來。

「姓唐的，快出來受死！」面對房門口的一人厲聲喝叫，往前逼進一步。「日間的英雄氣概去了那裏，不是變了縮頭烏龜吧！」

唐樂行兩眼往外張望了一會，冷笑一聲，道：「別以爲使用激將法，區區便會上當衝出去跟爾等拚命，區區不吃這一套！」

房外那幾人顯然給唐樂行說中了，一時間呆在那裏，毫無動靜。

那知道唐樂行突然間衝出去，那幾人料不到唐樂行出爾反爾，給弄得忙亂失措，剛才發話那人慌忙向後急退，同時口裏大喝一聲：「放箭！」

黑暗中左右兩面響起忙亂的拉弓發箭聲，唐樂行却在刹那間陡地縱拔起來，疏落的箭掠空嘶響，從唐樂行的脚下交錯射過。

唐樂行早已猜到對方極可能暗中埋伏擊手，所以不敢貿然衝出去，使了一招出爾反爾之計，一言點破對方的居心，令到對方給識破奸謀後，以爲他絕不會上當，因而放鬆下來，他就在那時候衝出去，令到對方那些伏擊手措手不及放箭。他這一着成功了。

縱拔起丈許高，唐樂行凌空一翻，往當先那人行過去，一刀劈斬那人頭臉。

那人吼喝一聲，脚下一錯，身形斜閃，手上的長劍斜撩起來，迎擊唐樂行劈斬下來的長刀。

「鏗」一聲激響，刀劍交擊，那人給震得站不穩脚步，蹬蹬連退兩步，脚下一軟，一屁股跌坐下去。

那刹間，另外三人各自於叱喝聲中，撲攻唐樂行，阻止唐樂行繼續出招擊殺伙伴。

唐樂行並不想殺死給他擊倒的那人，一心想生擒他，被那三人所阻，只好施展刀法，應付那三人的撲攻。

那個給擊倒的人乘這空隙慌忙跳起身，吸口氣，加入戰圈。

唐樂行一人力戰四人，應付裕如，那四人雖然以衆凌寡，却絲毫佔不到上風。

唐樂行可不想跟四人糾纏下去，正欲全力一擊的時候，驀地圍牆外響起一聲呼叫：「扯乎，有公差捕快正趕來！」

圍攻唐樂行的四人聞聲各自躍出戰圈，弓弦聲乍響，十數支箭矢自黑暗中激射向唐樂行，令到他不得不舞刀封擋，那四個攻擊他的人乘機脫身，各自往圍牆上掠去。亦有數人自黑暗中閃現出來，急急向圍牆下竄去，唐樂行一口氣擋落所有射來的箭矢，欲追擊竄向圍牆下的人，又給自圍牆上放來的密集弩箭所阻，待到他應付了那一陣箭雨，那些人已全部逃出客棧圍牆外，要追，恐怕未必追上那些人，略一猶豫，他飛身掠上瓦簷上，自另一面越牆離開客棧。

他不想跟公差捕快打交道，免得惹上麻煩，思量之下，走爲上着。

* * *

姓宋的中年人跟蔣獻策坐在書房內，不時往半掩的門外瞧一眼，似乎在等待什麼人。

門外，夜色沉了，偶爾有一陣風吹入書房內，吹得燭火搖曳，兩人映在牆上的影子因而變得不似人影，恍似魅影怪獸。

「獻策，怎麼百昌他們仍未回來？」姓劉的中年人忍不住開口道，兩眼看着蔣獻策。「該不會有事吧？」

蔣獻策兩眼往門外瞥一下，說道：「宋爺，別急，百昌他們去了不到一個時辰，再等一會，他們定會無恙歸來的。」

話聲剛落，外面突然有輕快的脚步聲響起，蔣獻策兩眼往門外瞧去，口裏疾聲道：「定是百昌他們回來了！」急急站起身，往門前走去。

姓宋的本欲站起來，猶豫了一下，大概顧忌到自己的身份，依舊坐着不動，兩眼却不由自主瞧向門外。

蔣獻策說對了，劉百昌等人果然回來了，走在前面的余龍光一眼看到蔣獻策站在門前，馬上開口道：「蔣師爺，咱們回來了，師父在書房內等着？」

蔣獻策看到余龍光等人快步走來，喜道：「龍光，全都無恙歸來？」

「嗯！毫髮無損！」走在前頭的余龍光答。

「快進來說話，宋爺等着你們！」蔣獻策讓開去，讓余龍光四人走入書房。

余龍光四人走入書房，看到師父坐在書案後的交椅上，忙上前向姓宋的的抱拳行禮：「徒兒拜見師父。」

姓宋的擺手道：「不用多禮。」一頓，接道：「辦妥了麼？」

劉百昌快口快舌道：「回師父，辦妥了，姓唐的這一次跟顧老賊的樑子結深了，縱使姓唐的肯罷休，顧老賊也不會放過姓唐的。」

余龍光接口道：「師父，顧老賊的人比弟子們先一步到四海客棧找上姓唐的，非但殺不了姓唐的，還給他殺了兩人，狼狽而逃。弟子跟師弟三人樂得坐山觀虎鬥，本來，弟子們大可不必再露面演戲，四師弟却想到一個火上加油的好主意。弟子們於是假扮顧老賊的人，再找上姓唐的。那厮身手果然厲害，若不是弟子們事先早已佈置妥當，幾乎給姓唐的的留下……」

姓宋的中年人道：「龍光，別你一言我一語，將事情詳細說一遍。」

余龍光答應一聲，轉頭對五師弟郭錦德道：「五師弟能言善道，由你說吧。」

郭錦德沒有推搪，有條不紊地將四海客棧發生的事情，詳盡地叙述一遍。

待郭錦德說完，蔣獻策馬上豎起大拇指道：「龍光，你們幹得好！那一着『火上加油』妙絕！眞難得。更妙的是，你們沒有直認是顧老賊的人，但說的話却讓姓唐的猜到，比直認高明多了，姓唐的猜出來後，肯定不會思疑你們是假冒的，反之，更加深信不疑。」

姓宋的看着四個徒弟，滿意地笑了，讚道：「卓然、龍光、百昌、錦德、你們不愧是爲師的弟子！幹得好！太好了！爲師很高興。」

余龍光、劉百昌等四人聽師父稱讚他們，心裏都很高興，齊聲道：「全賴師父教誨，弟子們……」

姓宋的擺擺手，截道：「龍光，你們都辛苦了，回房歇息吧。」

余龍光四人答應一聲，向師父行過禮，才退出書房。

待余龍光四人退出書房外，姓宋的看着蔣獻策興奮地道：「獻策，天助吾也！那麼巧，顧老賊的人居然去找姓唐的，龍光他們夠機伶，想出『火上加油』這一着，他們毫髮無損，但却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頓，又道：「從姓唐的一刀震退龍光，以及擊敗顧老賊派去的人的聯手攻擊，那厮的身手果然高强。獻策，起先我等對姓唐的的能否擊敗顧老賊並不看好，如今應相信他有能力擊敗顧老賊！」

「宋爺，獻策早已說過，不會看走眼的。」蔣獻策臉有得色，但很快便消散了。「宋爺洪福齊天，天降姓唐的煞星替宋爺對付顧老賊！宋爺，獻策敢說，姓唐的跟顧老賊一場大拚，絕對免不了，我們等着瞧好戲。」

姓宋的連連點頭，跟着皺起眉頭，不無顧慮地道：「獻策，不怕一萬，萬一姓唐的突然變卦，不想惹事生非，忽然離開揚州，咱們豈不是一場歡喜一場空？」

蔣獻策忙道：「宋爺請放心，獻策早已想到，並想好對策，務必令到姓唐的的跟顧老賊見個眞章！」接將他的對策說出來。

聽罷蔣獻策的話，姓宋的頓時神態輕鬆起來，連聲說道：「獻策，果眞不愧智多星這個外號。」

蔣獻策道：「宋爺，事關本門之存亡去留，獻策怎不竭盡心智。」

「好，好！」姓宋的嘉許地道：「獻策，這些年來，你替本門辦了不少事。你雖不是本門中人，但却全力爲本門辦事，本門絕不會虧待你。待這件事了結，我會向門下宣告，委你爲本門副門主。」

蔣獻策喜形於色，忙向姓宋的躬身抱拳，「謝宋爺賞識提携，獻策定當鞠躬盡瘁，報效本門。」

* * *

派人去襲擊唐樂行那回事，全是顧瑞生的主意，顧亭熙毫不知情。

可是，如今兩人死在唐樂行的手上，兩個死去的門下都是有名有姓的，昨晚四海客棧內發生的事情，肯定會傳揚開去，遲早會傳到顧亭熙的耳中。

既然遲早都會給父親知道，倒不如親口告訴他，免得父親大發雷霆。主意既定，顧瑞生馬上去見父親。

顧亭熙已有數日未見過兒子一面，想不到兒子居然會來找他，心裏雖喜，却不免暗自嘀咕：「忽然間轉了性子，不用着人去找他，他來見我，莫非有什麼事不成？」

「爹！」顧瑞生還未走到父親跟前，已張口叫喚一聲，加快脚步行去。

顧亭熙剛好演練完了一套拳法，長長吁口氣後，才應道：「瑞生，稀罕啊！已數日不見你，怎麼忽然來見爹啊？不是又在外面闖了禍，來找爹出面替你……」

「爹，眞是知子莫若父！」顧瑞生吊起的一顆心頓時放下來，臉露喜色。「爹很英明神武啊，不用孩兒說，一猜便猜到，使孩兒佩服得五體投地。」

顧亭熙臉色一沉，瞪着走到面

前的兒子，生氣地道：「你心裏還有我這個爹麼？哼哼！不需要爹的時候，不知跑到那裏去，闖了禍，惹了事，才來見爹！你說，爹在你心裏，根本就不是你爹，只是一個替你排難解紛，給你錢花……」

顧瑞生見父親生氣，慌忙道：「爹，孩兒怎會……那樣，爹在孩兒的心裏……是最親的人，是世上最好的……沒有人比爹更好的……」

顧亭熙嘆口氣，「說吧，到底又在外面惹了什麼不得了的痳煩。」

顧瑞生看到父親的臉色緩和下來，暗地裏鬆口氣，苦着臉道：「爹呀，昨天孩兒在東湖跟楚家那個姐兒開玩笑，那想到一個貪色漢被楚喬的美色所迷，起了歪心，先是對她出言調笑，繼之毛手毛脚，孩兒看不過眼，出言叱責，那廝惱羞成怒，揮拳相向，孩兒當然不甘示弱，跟那廝動手過招，那廝原來手底下很硬，怪不得衆目睽睽之下，色膽包天！孩兒一個不愼，給那廝打倒，跌傷了手骨，差點磕掉兩顆門牙……」

顧亭熙聽聞兒子給人打傷，痛惜之心油然而生，急忙道：「瑞生，那廝是何許人物？居然將你打傷！」

顧瑞生眼見父親動氣，心裏暗喜，依舊苦着臉道：「爹，那廝起先不肯報上姓名，孩兒後來打聽到，那廝姓唐，名樂行，並不是本地人氏，孩兒曾亮出爹的名號，那廝不賣賬，還口出惡言，辱及爹你……孩兒無法說出口……」

顧亭熙在揚州城內，名頭響亮，不但武林同道，就是城裏的達官貴人，巨賈富商，莫不尊他三分，如今竟然有人不將他放在眼內，這口氣怎咽得下，不由氣往上衝，氣忿忿地道：「瑞生，那廝多大年紀？甚麼模樣？使那種兵器？」

顧瑞生道：「那人二十五六年紀，長得還算中庸，使的是一把金錯刀。刀法高明，孩兒跟六個隨從都……鬥不過他。」

顧亭熙目中精光暴閃，疾聲道：「瑞生，你跟胡飛六人，都不是那廝的敵手？」

顧瑞生點點頭，「爹，孩兒怎會滅自己的威風。」

一頓，省起一事，急急接着道：「爹，那廝不知練成了甚麼內家神功，居然以食中二指夾住孩兒的劍身，而且像剪刀剪紙一樣，『剪』斷孩兒的長劍。」

顧亭熙臉色驟變，「當眞？」

顧瑞生道：「千眞萬確！胡飛六人都看得清楚。」

「以二指輕易夾斷長劍，只有練成金剛剪刀功的人才能辦到！」顧亭熙暗暗心驚。「近百年來，武林中練成金剛剪的人，只有一個孫維元，已於三十多年前身亡，據說並沒有傳人，姓唐的三十不到年紀，居然練成絕技金剛剪，此人恐怕大有來歷。」

「爹，管他是何方神聖，這個仇孩兒一定要報！否則孩兒咽不下那口氣。」顧瑞生像個三歲小孩那樣，向父親頓脚撒嬌。「若不能狠狠地整治那廝，孩兒那還有臉見人，爹的名頭也大大受損啊！」

一頓，硬着頭皮說下去，「爹呀，孩兒昨日深心不忿，於昨晚派人去四海客棧……教訓那廝，豈料那廝重下殺手，殺了施圖與車路。」

「什麼，施圖與車路死在姓唐的的手上？」顧亭熙大爲震驚，「瑞生！如此大事，爲何這時候才告訴爹？」

顧瑞生囁嚅道：「爹，孩兒害怕……」

顧亭熙怒道：「瑞生，你越來越不像話了！昨天發生了事情，爲何不立刻告訴爹，却自作主張，你眼裏還有爹麼？」

看到父親生氣發怒，但顧瑞生不大害怕。「爹呀！孩兒已不是三歲小孩，長大成人了，不想事事要爹操心！爹不是常說，男子漢大丈夫，該有主見和擔當，孩兒想做個男子漢大丈夫啊！不想事事依賴爹你，爹怎麼又發怒責罵孩兒啊！」

顧亭熙只有此子，視之如心頭肉，一向寵之惜之。眼見兒子使性子，一副寃屈的樣子，不由心軟，嘆口氣道：「瑞生，爹是擔心你啊。你是爹唯一的希望，將來爹兩腿一伸，爹的所有便是你的。爹是怕你在外頭闖下大禍，爹却懵然不知，爲時已晚。就像你剛才所說那回事，若你及時告訴爹，施圖跟車路便不會死。瑞生，你知道嗎？爹是擔心你，害怕你有什麼三長兩短啊！」

「爹！孩兒明白。」顧瑞生垂下頭，跟着抬起頭。「爹，無論如何，孩兒這口氣非出不可！」

顧亭熙點點頭道：「這個當然！誰欺負你，就是欺到爹的頭上，瞧不起你爹！何況那人還殺了施圖、車路，怎能就此罷休！」

聽聞父親肯替他出頭，顧瑞生笑了。「爹，縱使不殺了那廝，也要斬下他一條右腿！」想起昨天給唐樂行一脚踼了個狗吃屎，當衆出醜，顧瑞生氣恨難抑，恨不得將唐樂行千刀萬剮。

「嗯。」顧亭熙點點頭，「這口氣爹定會替你出。別再到外面去動輒惹事生非，知道嗎？」顧亭熙瞪視着兒子。

唐樂行隻身勇闖「福勝門」，欲爲岑元報仇……

俗語有云，知子莫若父，對於兒子那副德性，顧亭熙焉會不清楚，無奈只此一子，自不免縱之溺之，明知兒子不是，由於舐犢情深，便不管是非曲直，袒之護之，因此之故，變得是非不分了，何況，他本就是個爲了一己之利，那管他是非黑白的人。人在江湖，他信奉的是弱肉强食這條「天理」。

「謝謝爹。」顧瑞生喜形於色，「爹打算如何對付那廝？」

顧亭熙凝眸想了想，「待爹從長計議。姓唐的既是個扎手人物，絕不能魯莽從事，瑞生，你放心吧，爹一定會替你出一口氣！」

一頓，目注兒子，道：「瑞生，你說，可是跟那姓唐的爲了楚家小姐爭風呷醋，因而大打出手？」

顧瑞生道：「楚家那小娘們自以爲貌若天仙，眼高於頂，孩兒才不會喜歡她，孩兒看不過她那副高不可攀的臭架子，戲弄她，姓唐的便逞英雄，管閒事……」

顧亭熙搖頭道：「剛才你可不是那樣說的啊，唉！瑞生，在爹面前，也不說實話，前言不對後語，無論你是對是錯，都是爹的兒子，爹又怎會不幫你！」

顧瑞生忙道：「知道。」

顧亭熙臉色一沉，說道：「瑞生，本門雖則實力雄厚，但也不宜樹敵太多，成爲衆矢之的。否則，恐怕有傾覆之厄。你切不可再去惹楚家小姐，楚家在揚州財雄勢大，不易應付，爹不想顧此失彼，知道嗎？」

顧瑞生想到楚喬那花容月貌，禁不住暗自吞口口水，口裏連聲說道：「孩兒知道。」

「嗯，這幾日留在家裏修心養性，沒事不要外出，知道嗎？」顧亭熙看着兒子，暗自嘆息一聲——恨鐵不成鋼。

顧瑞生不想再聽父親的教訓，忙應一聲：「知道，爹，孩兒回房去。」

顧亭熙沒再說話，只是揮揮衣袖，顧瑞生馬上轉身往內院走。看着往外走的兒子背影，顧亭熙搖頭嘆氣。

* * *

對於妹子在東湖遭到顧瑞生戲弄的那回事，楚聞達怎會沒有聽到傳聞，破口大駡顧瑞生下流無耻。「奶奶的！顧瑞生居然敢當衆戲弄本公子之妹，太過份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包亮看到主子暴跳如雷，忙道：「公子，顧瑞生確是該死！仗着老子的威名，胡作非爲，可惡復可恨！可是，公子不用生氣，想不到那個姓唐的出頭教訓了顧瑞生，替

公子你出了一口氣……」

「混帳！」楚聞達怒吼一聲，嚇了包亮一跳，「你奶奶的，本公子才不領他的情，本公子要讓他知道，跟本公子作對，絕不會有好下場！」

包亮看着楚聞達，不敢再亂說話，免得自討沒趣。

楚聞達氣呼呼地道：「本公子要找顧瑞生算賬！要他知道，咱們楚家不是好欺的！然後才跟姓唐的算賬！」

包亮眼珠一轉，對楚聞達道：「公子，咱們何不先坐山觀虎鬥，待顧瑞生跟姓唐的鬥個不亦樂乎，元氣大傷後，才對付顧瑞生跟姓唐的，那時候便容易多了。」

楚聞達眨眨眼，點頭道：「嗯，這個主意不錯。顧瑞生跟姓唐的都是扎手的貨色，不易對付，他倆都是本公子的仇人，本公子樂得坐山觀虎鬥。」

一頓，遲疑道：「包亮，顧瑞生栽在姓唐的手上，吃了虧，怎知道他小子可有膽量找姓唐的晦氣？萬一他變了龜孫王八蛋……」

包亮忙道：「公子，顧瑞生的德性怎樣，幾乎人盡皆知，像他那種眥睚必報，耀武揚威慣了的人，怎咽得下那口鳥氣。說甚麼也會找回顏面！若他肯罷休，那倒是天下奇聞。」

楚聞達點點頭道：「嗯，不要說姓顧小子，本公子也咽不下那口氣！」

包亮道：「公子，咱們再暗中點火煽風，他兩人不拚個你死我活才怪。」

「對對對……」楚聞達連聲道：「包亮，你的鬼主意眞多！」

包亮奉承地道：「替公子辦事，包亮怎能不絞盡腦筋，鞠躬盡瘁。」

楚聞達聽得心裡很受用，拿出一錠五兩重的金子。「賞你的，」遞給包亮。

包亮接過，連聲道謝。

楚聞達忽然道：「本公子去看看妹子，看她可有給顧瑞生佔了便宜。」說完，丟下包亮，往妹子楚喬所居的小院走去。

＊　＊　＊

楚喬所居的小院好不清雅，院中滿是丹桂。一叢修竹旁，便是她的閨閣綉樓——一幢精巧的小樓房。

楚聞達一逕走入小院子內，來到小樓房前，開口叫喚：「二妹，二妹！大哥來看你了！」

走到小樓門前，一個婢女從裡面走出來，看到楚聞達，忙屈膝行禮。「晚晴見過大少爺。」

楚聞達看也不看晚晴一眼，逕自走入小樓內。「小姐呢？不在？」兩眼往樓內張望。

晚晴在後面回道：「大少爺，小姐帶了小雅、小雯外出……」

楚聞達霍然轉身，瞪着晚晴：「快說，小姐到那裡去？」

晚晴給楚聞達那副兇惡模樣嚇得瑟縮了一下。「婢子……不知道，小姐沒有對婢子說要到那裡去。」

「嘿嘿……膽敢在本少爺面前睜着眼說瞎話「賤骨頭！討打麼！」楚聞達揚手作勢要打晚晴。

晚晴身子不自禁抖顫一下，驚慌地道：「大少爺，婢子不敢……小姐去了四海客棧……」

楚聞達不等晚晴說完，像一陣風般衝出小樓，找到包亮，帶了八個隨從，離家急急趕去四海客棧。

楚喬帶了兩個婢女小雅跟小雯來到四海客棧，指名道姓要找唐樂行。

楚家大小姐楚喬是揚州城出了名的大美人，每一次外出，經過的地方，都像一朵鮮花般，招蜂引蝶——引來欲一睹其絕色姿容的途人爭睹跟隨，這一次也不例外，她人在客棧店堂內，門外已聚集了一大羣人，翹首往店堂內瞧看——目光自然集中在楚喬的身上。

店堂內的伙計及掌櫃看到大美人光臨，都傻了眼，不曉得招呼楚喬。

楚喬已司空見慣，不以爲怪，櫻唇微啟，語聲嬌脆地向掌櫃道：「掌櫃的，貴店是否住了一位姓唐，名樂行的貴客？」

那個掌櫃看着楚喬，耳聽她口吐嬌脆語聲，一身酥了大半，張口卻說不出話來——咽了一大口涎沫，那模樣像個傻子。

事實上，那掌櫃早已靈魂兒出了竅。

婢女小雅看到掌櫃那目定口呆的傻樣，心裡有氣，叫道：「掌櫃的，你是幹甚麼哪？我家小姐跟你說話，快回話啊！再這樣瞧着我家小姐，挖了你雙眼！」

那個掌櫃悚然回過神來，結結巴巴道：「楚……小姐，剛才說甚麼來着？」

小雯沒好氣地道：「我家小姐問你，店內可有一位唐樂行唐公子在此投宿？」

那掌櫃尷尬地微微一笑，答道：「敝店……確有這人客……」

楚喬急急道：「掌櫃，唐……公子住那一號房間？」

掌櫃搖搖頭，「唐公子所住的房間昨晚給人放火燒了，後來，他亦失了踪。」

楚喬一顆心頓時往下一沉。「掌櫃，昨晚發生了甚麼事情？」擔心緊張之情，現於臉上。

掌櫃的嘆口氣。「昨晚唐公子

曾先後遭到兩伙人襲擊……」將昨晚發生的事情說出來，末了，像得到大解脫般，透口大氣，慶幸地道：「幸好唐公子昨晚離開了敝店，否則，恐怕一晚不得好睡。這不要緊，最教人擔心的是，敝店會給一把火燒了，那可慘啊！」

「可知道襲擊唐公子的那些人是何來頭？」小雅口快快說出楚喬要問的話。

掌櫃面有難色，吞吐道：「這個……咱們根本看不到那些人的模樣，怎知道他們是些甚麼人。」

楚喬看出掌櫃言不由衷，但她最擔心的是唐樂行的安危，故此她沒有在那句話上追問下去。「掌櫃，楚公子可有受傷？他是自己離開客棧的嗎？」

掌櫃道：「據咱所知，唐公子沒有受傷。唐公子的武功身手眞厲害，四五個人都奈何不了他，還給他打跑，有兩人還死在他的刀下。後來，敝店的伙計偸看到，唐公子是自行離開的。」

一頓，壓低聲音，好奇地道：「楚小姐，……那位唐公子……是你的甚麼人？」

小雯叫道：「多管閒事！你別胡思亂想，胡說八道！若城中有不利我家小姐的謠言傳揚，唯你是問！」

掌櫃怎會不知道楚家在城裡財雄勢大，惹不得，慌忙道：「咱該死，咱起誓，絕不會說一句不該說的話，否則天地不容！」

楚喬本是滿懷喜悅來找唐樂行的，那想到白走一趟，心裡大感失望。雖則找不到人，還好知道唐樂行無恙，值得慶幸。既然唐樂行不在，她不想多作逗留，向兩個婢女道：「小雯小雅，回家去。」當先轉身往店外走去。

兩個婢女急忙搶在楚喬前面，替她開路。

在店外圍觀的人見楚喬主婢三人走出來，「哄」地起了一陣騷動，你擠我擁的讓開一條「通道」，讓楚喬主婢三人穿出去。

主婢三人穿出人羣，一眼看到長街那頭有一伙人匆匆奔來，小雅眼尖，一眼看到領頭奔來的人是誰，忙扭頭對楚喬道：「小姐，是大少爺趕來……」

楚喬黛眉輕攏，自語道：「大哥莫非來找我？唉，但願大哥不要仗勢欺人……」

匆匆奔來的那伙人確是楚聞達跟包亮等幾人。楚聞達已看到妹子，張口呼叫：「二妹，妳果然來了這裡。」

楚喬沒有理會兄長那聲呼叫，扭頭對隨後跟着的人羣道：「各位若不想遭受無妄之災，快散去吧，我大哥來了。」

那些人大都聽聞過楚家大少爺——楚聞達的惡名，碰上這個瘟神，不會平安無事，當下哄地一聲，在楚聞達未奔到來之前，急急散去。

楚喬暗舒一口氣，朝兄長道：「大哥，如此匆忙，到那裡去？」

楚聞達奔到妹子跟前，停下來，吁口大氣，說道：「二妹，還不是來找妳！」語氣頗兇。

楚喬訝道：「大哥，找我幹嗎？家裡不是……」

楚聞達頓腳道：「家裡怎會有事，爲兄來找妳，是不想妳到四海客棧找那個人！」

「誰？」楚喬根本不知道兄長跟唐樂行結下樑子的事，因而對兄長阻止她找唐樂行大惑不解。

「妳可是到四海客棧去找那個唐樂行？」楚聞達聲色俱厲。

楚喬點頭道：「是啊！大哥，你這樣兒幹嗎？他有恩於我，我去找他致謝也不成？」

「不成！」楚聞達厲聲道：「那廝不安好心！對妳有非份之想，才會在東湖出手救妳，跟顧瑞生衝突，冀圖博取妳的好感。妹子，人心險惡啊。那廝不是好人，爲兄才會這樣着急，阻止妳跟那廝來往，妳要聽爲兄的話啊。」

楚喬深知兄長的心性爲人，當然不會聽信兄長的話。「唐公子不是那樣的人。昨日要不是他出手相救，我跟露兒已跌落湖中，當衆出乖露醜。唐公子並沒有挾恩求報，我向他致謝，他也不領受。你說，他那裡不安好心？」

楚聞達一時間無言以對，呆了呆，强詞奪理道：「二妹，這叫以退爲進，像妳這種毫無機心的人最易受騙。哼哼，那廝好高明的手段，幸虧被爲兄識破。二妹，妳可知道，那廝前天跟爲兄過不去，自恃武功高强，打傷了包亮。爲兄發誓，跟他勢不兩立，妳是我的妹子，爲兄不准妳再找他！」

楚喬生氣道：「大哥，我的事不用你管，原來你跟人家結了仇，因此之故，阻止我找唐公子。大哥呀，你幹的有那一件是好事？大哥這樣下去，遲早會有報應的。你雖是我大哥，不對的我不會聽！」

楚聞達想不到妹子會當衆說他不是，頓時怒火升騰，「二妹！目無兄長！好大膽啊！爲兄今日要好好管教妳！包亮，將她押回去。」

包亮答應一聲，卻沒有動。

他可不敢開罪楚喬這位二小姐。

楚聞達怒不可遏，將一口烏氣發洩在包亮身上，揮掌摑了包亮一個大耳光，怒罵道：「奶奶的，好大膽啊！本公子的話也不聽？你想滾蛋是不是？」

包亮給摑得一邊臉又紅又腫，慌忙道：「公子，包亮怎敢不聽您的說話，可是……二小姐……包亮不敢冒犯。」

楚聞達怒罵一聲：「沒用東西，」一腳將包亮踢翻，一手抓住楚喬的手往回走。「二妹，跟爲兄回家！」

楚喬掙扎，掙不脫，不想當街糾纏讓人看到，只好按下心裡的氣怒和委屈，乖乖跟楚聞達返回家裡。

回到家中，楚聞達派了四個隨從，看守着小院子，不准妹子楚喬離開小院子一步。

楚喬本想去找爹娘替她作主，那知道楚聞達着人將院門反鎖了，她又不懂武功，除非背生雙翅，要不，她要離開院子一步，恐怕比登天還難。

其實，她對於給兄長關在小院子內，一點也不着急，她擔心的是唐樂行離開四海客棧後，是否平安。

* * *

唐樂行離開四海客棧後，在北門腳下一家客棧投宿，下半夜總算平安無事，一覺醒來，經已日上三竿。

本來，他若想平安無事，最好馬上離開揚州。可是，他這個人生來硬性子，吃軟不吃硬，人家要對付他，他偏不怕。他要看看顧瑞生還會使出甚麼手段對付他。何況，他一心來揚州遊玩，怎能剛來了便走。所以，他決定遊玩完後，才離開揚州。

其實，他心裡還有一個念頭，再想見楚喬一面。不知怎的，自跟楚喬分別後，心裡便一直有所牽掛，初時那種感覺淡淡的，後來，漸漸強烈，他卻極力將之壓下去，同時在心裡否認牽掛着的人是楚喬，待到無法欺瞞自己，不得不承認想着的人是楚喬。但又一直在心裡對自己說，想想吧了，並不是喜歡了楚喬。並一再對自己說：不能喜歡楚喬，也不應該。

可是，那種牽掛之情，始終無法完全壓下去使之消失，心緒反而無法安寧。

起床後，吃了點東西，步出客棧，決定到北門外去走走。

北門外是一條不算長的大街，很寬闊，兩旁的店舖盡是酒舖食肆及客棧，亦有賣別的東西的店舖，唐樂行信步而行，瀏覽着兩旁的店舖，倒不悶，陡地聽到有人大聲吆喝：「便宜莫貪，要買快來。貨眞價實，童叟無欺！買呀買呀，不買的是笨蛋！」

老王賣瓜，當然自讚自誇，一點也不出奇，可是，說不買的人是笨蛋，豈不是等如罵人家。如此叫賣的人，倒是罕有，唐樂行走過不少地方，倒是第一次聽到有人如此叫賣，不由心生好奇，看看那個叫賣的人是個怎樣的人。

循聲望去，只見前面不遠處一家店舖的旁邊，圍着一羣人，叫賣聲就是從那羣人中傳出來，於是移步往前走去。

驀地，那羣人忽然哄地散開來，不少人口裡不滿地罵道：「荒唐！一顆葯丸賣五兩銀子，獅子開大口！」

「還說童叟無欺，簡直是搶！」

「不買的是傻瓜？嘿嘿，向他買的才是大笨蛋！」

唐樂行看到那些人邊散去邊罵，使猜到那個叫賣的人是個江湖郎中，只怕賣的是假葯，要的是大價錢，那些人不上當，所以哄地散去。像這種跑江湖郎中，他見多了，無非混口飯吃。既然人已散去，亦知道是怎麼回事，他沒有興趣走前瞧看。正欲改向對面一家店舖走去，驀地聽到有人向他招呼：「唐老兄，眞巧啊，在這裡遇見你。」

唐樂行聞聲停步，往發話那人看去，原來是在第一樓給他解救了的岑充。那個叫賣的人就是他。他身前腳下的地方，舖了一方布，擺放了幾個葯葫蘆，一隻碟子上盛着十數粒色金黃，有尾指大小的葯丸，布上大書太上老君製煉九轉起死回生金丹等字。唐樂行不禁莞爾，快步走前去，拱手道：「原來是岑兄，確實巧啊。」

岑兄抱拳道：「請問唐老兄可是到城外去遊玩？」

唐樂行道：「正是。岑兄生意好麼？」

岑充苦笑道：「唐老兄該看到啊。人都散去了。都是鬼精靈，任你說得口沫橫飛，一個個聽得滿有興趣的，待到要他們幫忙買葯，都捂着錢包急急離開。賣了一個早上，才一共賣了三十兩銀子。」

一頓，嘆了一聲，難爲情地道：「唐老兄，咱本想盡快還你代墊的銀兩，無奈生意難做。咱又要生活，這兩天一共賣了五十兩銀子，咱先還給你一部份，餘下的咱會想辦法盡快歸還，邊說邊從懷中拿出一包銀兩和幾錠銀子，遞給唐樂行。

唐樂行忙退開一步，搖手道：「岑兄快請收起銀兩，區區從沒打算要你歸還。助人爲快樂之本。請岑兄別記着，那些銀兩你留着吧。」

岑充那裡肯收回銀子，硬要往唐樂行手上塞去。唐樂行堅不肯收。「岑兄若這樣，區區馬上走！莫非岑兄不願交區區這個朋友？」

岑充知道拗不過唐樂行，只好

作罷，將手上的銀兩放回懷中。「能夠跟唐老兄交朋友，咱可是受寵若驚，喜歡還來不及，咱怕不配跟唐老兄你交朋友。」

唐樂行拍拍岑充的肩頭。「岑兄，相識也是朋友。區區可不是甚麼達官貴人，乃是一個江湖流浪漢，恐怕區區不配跟你交朋友……」

岑充忙打斷唐樂行的說話：「唐兄若不配，咱簡直無地自容！」一頓，接道：「相請不如偶遇，橫豎沒生意，唐老兄，咱們到酒館去喝兩杯，如何？」

難得遇上一個相識之人，唐樂行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當下爽快地道：「好啊，去喝個痛快！」

算起來，他已有好長一段日子沒有跟人共飲了。一個人喝酒，總不及跟別人共飲那麼暢快。

岑充三扒兩撥，將葯攤收起來，拾着包起來的葯包，與唐樂行走入一家酒館內，找了副座頭坐下來，岑充搶先對前來招呼的伙計吩咐！要五斤酒、一隻燒雞、一隻醬鴨，再來一碟醋柳魚片……一共要了六個菜。待那伙計退下，他馬上對唐樂行道：「唐老兄，這一頓咱請，請別跟咱搶着付賬。」

唐樂行看到岑充一臉認眞的模樣，他亦不喜歡婆婆媽媽的，當下爽快地道：「岑兄，區區騷擾了。」

岑充睜眼道：「唐老兄，一頓酒多少錢？是朋友的不要說那種客氣話。」

唐樂行最喜歡跟性子爽直的人交朋友，當下忙道：「岑兄說得是。區區不該那樣說！」

伙計送上酒菜，岑充馬上拿起酒壺，先替唐樂行倒了一杯，才替自己倒酒，跟着端起酒杯，向唐樂行舉杯道：「唐老兄，咱敬你一杯，以表感恩之心。」

唐樂行沒有拿起杯子，正色道：「岑兄，你我既是朋友，請別再說那種話，今趟咱們只喝酒，不談其他。」

岑充馬上認錯：「咱說錯了，該死！該罰！」一口喝掉杯中的酒，重新倒滿酒，再端起酒杯。「唐老兄，咱敬你一杯。」

唐樂行欣然舉杯，與岑充碰碰杯子，各自一飲而盡。

放下杯子，唐樂行道：「岑兄，咱們不要你敬我，我敬你的，太拘束了。若要飲得痛快，便該無拘無束！」

「唐老兄所言甚是。」岑充跟着拿起杯子，一口喝光，咂咂嘴巴。「痛快。」

唐樂行豪氣地：「若要飲個痛快，該以碗代杯。」

岑充一拍枱面。「對！大碗酒，大塊肉，那才是痛飲之道！」跟着揚聲呼喚：「伙計，拿兩個海碗來！」

一個伙計應聲拿來兩個海碗，唐樂行搶先拿起酒壺往碗裡倒。一壺酒幾乎不夠倒滿兩個海碗。放下酒壺，兩人同時拿起酒碗，同聲道：「飲！」一口氣將酒飲盡。

「痛快，痛快極了！」岑充邊抬手用袖子抹去嘴巴上的酒漬，邊暢快地舒口大氣。

唐樂行呼口氣，滿足地道：「區區好久沒有飲得如此痛快了！」

「來，再飲。」岑充替唐樂行倒酒。

兩人就這樣你一碗我一碗地痛飲起來，很快，五斤酒給兩人喝光了。

兩人意猶未盡，飲得興起，再來五斤。

兩人這次要的是一罈五斤的上好狀元紅。

伙計將酒送上，岑充馬上提起酒罈，給唐樂行倒酒。

「飲！」兩人舉碗邀飲，各自飲了一大口，放下酒碗，就在這剎那，破空聲響，數點暗器激射向岑充的背面。

唐樂行驚覺之下，疾喝聲：「岑兄快趴下……」探身一把抓住岑充肩頭，往橫急拉，同時間左手一掀枱子，往上擋，掀起的枱面便如一面擋箭牌般，迎向射來的數點暗器。

由於唐樂行跟岑充是相對面坐，因此，射向岑充的暗器因爲岑充給打橫拉倒，變了射向面對的唐樂行。

「篤篤篤篤」連串暴擊聲中，射來的暗器悉數射在枱面上。而唐樂行視線亦給那翻起的枱面遮擋了。

「托」一下疾響，一支短箭穿破枱面，疾射唐樂行胸腹部位！

那是一支沒羽箭，三寸許長，狀如鐵釘，能夠穿破枱面，仍然去勢勁疾，肯定不是以人手發射，極可能是以强力機簧發出。

唐樂行雖則武功高强，但也是人，並不是神通廣大的神仙，在視線遮擋的情形下，他不可能察覺到襲擊岑充的人有此一着，加上那些暗器射在枱面上，全都嵌在木中，穿透不過枱面，教他怎料到那支沒羽箭竟然射穿枱面，疾射向他，待到他驚覺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他與掀起的枱子相距不過四五尺遠，因此，在如此倉促的情形下，他很難及時閃避，亦來不及拔刀封擋。

那剎那，他做了一件事。

右手疾出，以食中二指疾「夾」那支激射向他胸腹部位射來的沒羽箭。

於生死一髮之間，他只好兵行險着。

不知他能否以二指「夾」住那支沒羽箭？

那不但要目光銳利，而且要手法快而準，當然還要練成金剛剪，否則，縱使夾住那支飛箭，恐也沒有那樣深厚的指勁夾牢那支飛箭。

二指一夾，唐樂行準確地夾住那支沒羽箭，夾得牢牢的！

嘩啦啦一聲，就在那霎間，瓦面上碎瓦斷桁紛飛，塵灰瀰漫中，罩射下一蓬暗器，剛好射落唐樂行的身上。

那一瞬間，唐樂行正自全神貫注，以金剛剪指力夾住那支沒羽箭，已是心無旁騖，只要稍一分神，動作稍窒，夾不牢那支沒羽箭，便會射入他胸腹之上。若他全神夾箭，恐怕不可能及時閃避開去，或是應付得了來自頭頂瓦面上的突襲。在這顧此失彼的情形下，他恐怕逃不過這一「劫」。

從襲擊者這一連串的襲擊行動看來，乃是經過精心安排，務必令到唐樂行應接不暇，達到擊殺他的目的！

眼前的情勢，顯示出襲擊唐樂行的人必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

無論如何，唐樂行這一次肯定難逃劫數。

要麼夾住那支箭，置自瓦面上罩射下來的暗器不顧；要麼閃避罩射下來的暗器，冒無法夾住飛箭，給飛入胸腹之險。再無別的選擇。

唐樂行選擇了先者——牢牢地夾住那支飛箭。

兩害相權取其輕。縱使給罩射下的暗器射中，未必有生命之危。可是，若給那支飛箭射中胸腹，他相信必死無疑。

眼看着罩射下來的暗器快要射落唐樂行身上的刹那，跌落地的岑充突然從地上飛撲起來，將唐樂行撲倒落地，壓在他的身上。

「卜卜卜」一連數下激響，唐樂行但覺壓在他身上的岑充發出一聲慘叫的同時，身子抽搐了幾下，隨即軟綿綿地壓在他的身上，沒了動靜。

唐樂行立刻知道岑充凶多吉少，狂吼一聲，抽身竄起來，甩手將夾着的「沒羽箭」向一條閃掠出店外的人影擲去。

那一瞥之間，唐樂行看到那條人影的手上握着一根尺長的鐵管。

那條人影一閃沒出店外，那支沒羽箭「篤」一聲，射入門柱上。

嘩啦啦一陣暴響，瓦面上崩塌了一大片，塵灰木瓦如暴雨狂瀉籠罩了丈許方圓的地方，唐樂行亦在那範圍之內，他沒有躲避開去，返身撲向倒在地上的岑充，一把將他抄起，縱掠塵灰木瓦暴墮的範圍之外。

岑充替他擋了那些暗器，說甚麼也不能永讓砸下的木瓦擊中唐樂行，縱使當場喪命，他亦不能置他於不顧。

這一次，是岑充救了他。

店內的酒客這時已走個清光，那些店伙亦不知躲到那裡去了。偌大的店堂內，只有唐樂行跟生死不知的岑充。

襲擊他倆的人亦沒了影。

襲擊他倆的人來得突然，跑得亦快。其間整個經過不到喝一杯酒的時間。若非店堂內一塌糊塗，幾疑是夢。

一擊不中即溜，襲擊唐樂行的人早有預謀，並不是倉猝行事。

雖則頭一個受到襲擊的人是岑充，但唐樂行卻認爲目的是對付他。那一着不過是引開他的注意，好讓他們一擊奏功。事實上，若非岑充替他擋了暗器，他恐怕已喪命。

將抱着的岑充放在一張枱子上，只見他背上中了四支暗器——追魂釘，雖則未死，卻已氣息奄奄。

唐樂行慌忙從懷中拿出葯瓶，傾出三顆藥丸，捏開岑充的嘴巴，將藥丸放入他口裡，拿了一杯茶，灌入他口裡，好讓他吞服三顆葯丸。

他沒有把握救活岑充，但仍然盡一切辦法救他，他不能要岑充爲他而死。

服下那三顆葯丸後，岑充從昏迷中醒過來，張開眼，看到唐樂行目不轉睛看着他，嘴唇噏動着，很難地說出話來。「唐……兄……沒事吧？」

唐樂行激動不已，握住岑充一隻手，顫着聲道：「岑兄……」激動得無法說下去。

岑充咧嘴露出一個笑的樣子道：「咱……不能再……跟你……痛快地……飲酒……」

唐樂行大聲道：「岑兄，你不會死，區區竭盡所能救治你。區區要跟你痛飲三日三夜……」下面的話，他突然咽住，大睜着雙眼，呆望着那雙眼經已慢慢閉上的岑充，牙關緊咬。

岑充咽下最後一口氣。

唐樂行呆看着岑充，半晌，一聲不發，抱起岑充的屍體，走出店外。

沒有人阻止他，卻有不少人在店外窺看，指指點點，在那些人之中，一人赫然是劉百昌。

唐樂行抱着岑充的屍體，來到一家長生店，放下岑充，拿出一片金葉子，要店裡的人好好殮葬岑充。

有錢，甚麼事也可辦，長生店的老闆馬上吩咐伙計選一副上好棺木，葬殮岑充，還請來僧道唸經做法事，然後才抬去埋葬。

唐樂行跟隨岑充的棺木到墳地去，親自爲他豎碑，看着棺木落葬埋好，燒過香燭冥錢拜祭過後，才離開墳地，返回城中。

對於岑充之死，唐樂行憤怒得幾乎爆炸。他不能讓岑兄白白代他死，他要替岑充討還血債！

他已忍無可忍。

返回城中，向客棧的伙計打聽到福勝門的所在地後，唐樂行單人匹馬，找上門去。

他認定了襲擊他的人是顧瑞生派來的，除了顧瑞生，他想不出有誰三番兩次要置他於死地而後快！

他雖曾跟楚聞達結下樑子，但那只是小事一件，他不認爲楚聞達會爲了第一樓那回事而非要殺他不可。

爲友報仇　孤身犯險

福勝門乃是揚州第一大門派，門人近百，在揚州頗具勢力。

唐樂行來到福勝門，但見門樓高大，門匾上大書福勝門三個龍飛鳳舞的金漆大字，左右一對張牙舞爪的石獅子，高高的門階上兩邊分站四個大漢，頗具威勢。

唐樂行夷然不懼，大步來到門前，揚聲道：「快着顧瑞生滾出來，否則區區殺進去！」

此刻的唐樂行怒火填膺。

站在門階上的四個大漢八道目光立時射在唐樂行的身上，右首一人踏前一步，喝道：「呔！那裡來的野漢！膽敢在此大呼小叫，快滾！」

唐樂行哼了一聲，二話不說，縱身掠上門階，揮掌向那個發話的漢子摑去。

四個漢子都料不到唐樂行撲上來，來不及有所動作，耳聽「啪」一下清脆聲響起，右首那個漢子臉上挨了一個大耳光，晃着身子跌開去！

其實，那個漢子曾閃避，但卻避不過。因爲唐樂行那一掌太快了，快得他躲避不及。

其餘三個漢子怒吼一聲，拔刀揮棍撲向唐樂行。

唐樂行拔刀迎擊，刀光如霓掣虹飛，那三個漢子根本看不清唐樂行使的是甚麼刀法，「鏗鏘」交擊聲中，給震退開去。

跟那個挨了一巴掌的漢子一樣，那三個漢子都給唐樂行的身手震懾住，不敢再逞惡莽動。

唐樂行目光凌厲地掃了四個守門漢子一眼，語聲沉狠地道：「擋我者死！」手上的金錯刀忽地揮動一下。

四個漢子瞪眼瞧着殺氣滿臉的唐樂行，沒有一個敢動。

唐樂行向大門內呼喝一聲：「顧瑞生，給我滾出來！」大步往門內走去。

才走入大門，忽然湧出八個手執兵器的漢子，一字排開，擋在唐樂行面前。

唐樂行掃了八個漢子一眼，一言不發，繼續大步往前走去。

排在當中的一個漢子張口吆喝一聲：「殺！」八個漢子一齊吶喊一聲，各仗兵器，撲攻唐樂行。

門外四個漢子這一次動了，自後面撲擊唐樂行。

唐樂行頓時陷於十二個漢子的圍攻之中。

陷於圍攻中的唐樂行有如狂龍怒虎，刀勢展開，但見刀光霍霍，「鏗鏘」之聲不絕於耳。刀光到處，那裡的漢子便往後退，一時間無法突破那十二個漢子的包圍網。

顧亭熙忽然在丈外的地方出現，跟隨他出現的，還有近二十人，作雁翅形在他身前兩邊排開，瞧着給困着的唐樂行，發出連串冷笑聲。

他雖則第一次看到唐樂行，但已猜到他是誰，在揚州城中，他想不出有那一個人膽敢獨闖福勝門，除了不知天高地厚的人——逃過今早那次襲擊的唐樂行。

原來今早在北門外那家酒館的襲擊行動，是他派人着手進行的，並不是顧瑞生所爲。

從來，每一個惹上福勝門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驀地，顧亭熙疾喝一聲：「停手！」

那十二個漢子聞喝應聲躍退開去，停止攻擊。

你道顧亭熙爲何突然喝令門下停手？原來他看出唐樂行會突破圍攻，首當其衝的兩個門下不死亦傷，所以才喝令停手。

唐樂行收刀挺立，面對顧亭熙，雖則不認識，但從其架勢，已猜到他是誰。「閣下是福勝門主顧亭熙？」語聲跟他手上的刀鋒一樣冷。

顧亭熙一直在打量唐樂行，心裡暗自嘀咕：這廝不過二十五六年紀，身手卻如此之高，還練成了金剛剪。不知是那位高人調教出來的，眞是人不可貌相，若非目睹，怎會相信這廝是一個高手，一定要除去這廝，如今他送上門來，絕不能放他活着離開！心念已決，開口說道：「正是本門主！你這狂徒報上名來！」

唐樂行怒視顧亭熙，沉聲道：「區區唐樂行。」

顧亭熙裝模作樣凝神想了想，搖頭道：「本門主孤陋寡聞，從未聽聞你的大名。嘿嘿嘿，大概你想揚名立萬，斗膽强闖本門。可知道

本門不是茶館酒樓，豈容人亂闖！」

唐樂行不理會顧亭熙語帶威嚇的那番話，厲聲道：「快着顧瑞生滾出來受死！」

顧亭熙冷哼一聲：「放肆！豈容你在本門撒野胡鬧！」

唐樂行怒憤填膺：「顧亭熙，區區早知你會袒護兒子，區區已不再容忍，你那個無賴兒子卻一再加害區區，今早還殺了區區的朋友。是可忍，孰不可忍！殺人償命，縱使你這裡是龍潭虎穴，區區亦要闖一闖，要你那兒子納命來！」

「滿口胡言！」顧亭熙已動了殺機，怎會承認獨子的不是，更加不會承認是他派人襲擊唐樂行，以至殺死岑充。「你這廝不過借口來本門撒野鬧事！豈有此理！本門若不好好教訓你這廝，以後還能夠在揚州立足！」

一頓，厲喝一聲：「元魁、元斗、元庭、元亮，教訓教訓那廝！」

站在他身旁左右的四個漢子齊應一聲，腳下一動，向唐樂行撲去。

唐樂行一振手中金錯刀，喝罵道：「顧亭熙，想不到你身爲一門之主，居然顛倒黑白，說是爲非，怪不得有一個那樣無賴可惡的兒子！」

顧亭熙怒不可遏：「關上大門！別讓那廝跑了！本門主要那廝抬着出去！」

那四個漢子已經跟唐樂行動上手，鬥得好不激烈。

原來那四個漢子跟唐樂行動上手後，招招都是殺着，而他們的武功比那十二個漢子高強多了，唐樂行幾乎給那四個漢子的凌厲攻勢所壓倒。直到十多招過後，他才能夠穩住陣腳。再過數招，漸漸攻守自如。

那四個漢子一名楊元魁，另一名蘇元斗，第三個名方元庭，還有一個名秦元亮。乃是顧亭熙的四名弟子，人稱福勝門四大金剛，論身手武功，除了門主顧亭熙之外，便數他四人了。怪不得唐樂行跟四人甫交手便給壓住。

甫交手便將唐樂行壓住，楊元魁四人心裡暗喜，以爲不出二十招，便可以幹掉唐樂行，那知道越打下去，卻不是那回事，唐樂行越戰越勇，不但扳回劣勢，還有攻有守，五十招不到，已經佔了上風，四大金剛越打越心驚。

顧亭熙在一旁看着，亦由喜到驚，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四大弟子，居然以衆凌寡的情形下，不但壓不住唐樂行，反而漸落下風，那是他始料不及的。

「元山、元海、元虎、元豹，上！」顧亭熙看到四個大弟子越來越不濟，忙喝叫另外四個弟子加入戰圈。

那四個弟子呼應一聲，撲上去，與四個師兄聯手攻擊唐樂行。

唐樂行縱使身手再高，始終只有一人。俗語有云：雙拳難敵四手。以一敵四，他還能游刃有如，對手加了一倍，他仍然只有一雙手，漸漸，他無法再佔上風，三十招剛過，他感到有如龍困淺水，虎落平陽，作困獸之鬥。

福勝門八個弟子配合得異常純熟，互相取長補短，彷似一個金剛箍般，將唐樂行箍在當中。

這樣戰下去，唐樂行終會力乏不支，無法應付八人的聯手合擊。

唐樂行不是白痴，他知道若鬥下去，只有死路一條，他可不想死在此地——福勝門內，他要替岑充報仇，那只有突圍一途。他自信要突圍脫身還能夠，當下不再遲疑，大喝一聲，一招八方風雨，將楊元魁等八人逼退少許，乘這空隙，拔身掠起，人刀有如一股龍捲風般旋拔起丈許二丈高下。

楊元魁等八人並沒有往上拔起追擊阻截唐樂行，全都站着仰頭往上望。

「放箭！」顧亭熙倏地暴喝一聲。

四面霎時機簧聲乍響，四蓬箭雨激射向唐樂行。

那是由一發二十支的連弩發射的弩箭。

一面二十支，四面合共八十支弩箭射向唐樂行！

怪不得楊元魁等人不追截了。

一連串急激的擋擊聲暴響，唐樂行居然將四面射來的八十支弩箭悉數撥落，可是，他往上旋掠之勢亦因此而頓竭，不得不往下墜落去。

地上的楊元魁八人已蓄勢以待。

唐樂行這一次若再陷於楊元魁等八人的包圍網內，恐怕很難再次脫困而出。

顧亭熙露出一絲陰狠的笑意。

陡地，門樓上響起一聲慘叫，緊接着響起一聲呼叫：「唐閣下，接繩！」一條繩子自門樓上如飛龍般，向已然勢盡下墜的唐樂行飛去。

唐樂行不假思索，手一抄，抓住那根繩子，在門樓上拋出繩子的人立刻運勁往回疾收，唐樂行便借着那一收之力道，飛掠向門樓上。

這一下變生肘腋，令到顧亭熙跟一衆門人均來不及應變，那刹那，全都呆了一呆，待到顧亭熙暴喝一聲：「放箭，截住那廝！」唐樂行經已飛掠上門樓上，自三面驟發射向門樓上的弩箭慢了一點點，於

是唐樂行的身形掠沒於門樓內，箭才像暴雨打荷葉般，暴射入門樓上。此時，縱身掠向門樓的楊元魁八人身法再快，亦無法及時掠上門樓截下唐樂行。

倒是守在大門前的四個漢子來得及打開大門，搶出門外，堵截唐樂行。

唐樂行掠入門樓內，立刻給人一把將他按低，剛好避過暴射入門樓內的弩箭。跟着那人疾道：「走！」縱身往門樓下穿掠出去，唐樂行緊隨其後，剛好被搶出大門外，縱身掠起的四個漢子遭遇上。

唐樂行跟救他脫困的那人刀劍急展，擋擊下那四個漢子的刀斬棍砸。兩人藉那擋擊之反震力，斜翻起來，身形一展往數丈外的一列房屋飛掠過去。那四個漢子亦給震得落地。

楊元魁等八人自門樓上穿掠出去，一眼瞥到唐樂行跟那人飛掠向左前方一列房屋，紛紛叱喝：「狂徒那裡走！」實則，八人全都無法追上唐樂行二人，更別說將兩人截下。

唐樂行跟那人飛掠之勢迅疾，剛好掠落那列房屋的瓦面上，扭頭瞥到楊魁等八人追掠前來，唐樂行忙對那人道：「林兄，快跑！」那人語聲驚訝地應了一聲，與唐樂行沿着屋脊往前急掠。掠到那列房屋的盡頭處，兩人掠落地上，往十數丈外的一所房屋掠去。

楊元魁八人追掠到那列房屋的盡頭時，唐樂行跟他口裡的那個「林兄」已掠到那所房屋前，閃沒於一條巷口內。八人自忖不可能追上兩人，只好返回福勝門。

顧亭熙站在大門外的門階上，看到楊元魁八人掠回來，惱怒不已，罵道：「沒用的東西！這麼多人，居然讓那廝跑了，氣煞我也！」

楊元魁八人不敢吭一聲。

洩了心中那口怒氣，顧亭熙的臉色緩和下來，沒好氣地道：「煮熟了的鴨子，卻給那個突然殺出來的東西救走，眞不甘心！元魁，可看到那東西是何許人？」

楊元魁應道：「師父，弟子們追不上那兩個傢伙，天色黑暗之下，無法看到人的面目，無從知曉那人是誰。」

顧亭熙哼了一聲，轉身往裡走。楊元魁八人跟四個漢子跟着走入大門內，兩扇大門隨即關上。

唐樂行跟那人確定福勝門的人沒有跟踪追來，便不再跑，停下來，歇口氣。

那人似乎瞥不住心裡的好奇，顧不了喘口氣，急急對唐樂行道：「唐閣下，怎知我是林某？」

唐樂行笑道：「區區是從兄台那一句『唐閣下』，認出林兄你來的。區區自到揚州，只有林兄你稱呼區區『唐閣下』。不是林兄，是誰！」

那人果然是林卓然。

林卓然呼口氣道：「唐閣下，因何單人匹馬，獨闖勝門那龍潭虎穴？」

提起福勝門，不由想起代他挨暗器而死的岑充，頓時怒憤填膺，握拳道：「顧瑞生那無賴簡直欺人太甚！一再向區區下毒手，今早在北門外一家酒館內襲擊區區不遂，吾友爲了救區區而被殺身亡！是可忍，孰不可忍！區區登門找顧瑞生討還血債，顧亭熙枉爲一門之主，是非不分，只顧維護兒子，反誣指區區上門撒野，更且以衆欺寡，下令門下圍攻區區，欲置區區於死地。幸得林兄你及時出手相救，區區才能脫身。林兄，救援之恩，區區永記心中。」向林卓然抱拳一禮。

林卓然慌忙抱拳還禮。「林某不敢當。唐閣下難道忘了麼？那晚若非唐閣下出手相救，林某焉能活到如今？所以，唐閣下毋須放在心上。說眞的，不能不教人相信佛家所言之因果報應。種善因，得善果！」

一頓，又道：「事情之起因，是否日前傳說，唐閣下於東湖爲救楚家小姐，與顧瑞生那惡少結下樑子那回事而引發的？」

唐樂行點頭道：「正是。想不到那無賴不思悔改，反而記恨於心，之前兩番派人襲擊唐某，唐某不加追究，他卻不肯罷手，以致吾友被殺，區區若不作反擊，代吾友報仇，怎算男子漢大丈夫！」

林卓然憤然道：「姓顧的確是欺人太甚！林某亦是忍無可忍！找顧亭熙那老賊理論。反遭他夤夜派人夜襲林某，若非唐閣下出手相救，林某跟被殺的兩位好友已埋屍黃土！」

同病相憐，自然同仇敵愾，唐樂行頓生惺惺相惜之意。「林兄如何跟福勝門結下深仇大恨？」

林卓然兩眼像火燒一樣，悲憤地道：「林某兄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顧瑞生，林某兄弟自知勢單力弱，惹不起福勝門，忍氣吞聲，向顧瑞生賠禮道歉，當時圍觀者不下數十，顧瑞生大概不想當衆逞兇，羞辱了林某兄弟一番，才揚長而去，林某兄弟以爲事情已了結，那知不然，數日後，顧瑞生派人於大清早伏在林某家門外，候林某兄弟出門，將林某兄弟擊殺！林某悲憤難禁，傷痛兄弟之慘死，誓要討還一個公道，血債血償！得兩位好友仗義相助，去找顧亭熙理論，可是，顧家父子卻抵賴不認賬，還指

林某誣賴，下令門人趕走林某三人，那天晚上，他便派人摸黑襲擊林某三人，結果，兩位好友被殺，林某……倖存。那晚林某不肯向唐閣下透露襲擊之人的身份來歷，是不想唐閣下你捲入林某跟顧家父子的怨仇之中，累及無辜。林某知道唐閣下是一個俠義心腸的人，否則也不會出手相救林某……」

唐樂行不想聽林卓然說稱讚的話，打斷他的話。「原來林兄跟顧瑞生有殺弟之仇，兩位好友亦因此而遭殺害。顧家父子眞不是好東西。該殺！」

一頓，又道：「林兄這麼巧，及時救了區區，你我可謂有緣。」

林卓然道：「這大概就是佛家所說的因果報應吧。說起來，確實巧。林某一直念念不忘舍弟跟兩位好友被殺之仇，已一連兩天，匿伏在福勝門附近，伺機刺殺顧瑞生，卻找不到下手的機會。黃昏時分林某又來到福勝門附近伺伏，發覺福勝門大門緊閉，內裡有吆喝聲及兵器交擊聲傳出來，心知有異，掩到大門前，從門縫中往內窺望，看到唐閣下給顧老賊的八個門人圍攻，欲助唐閣下一臂之力，於是掠上門樓上，恰好發覺門樓上藏着一個福勝門的門人向唐閣下發弩箭，林某知情勢危急，擊殺了那個傢伙……幸好能夠及時救唐閣下出險地。」

唐樂行道：「若非得林兄及時出手相救，區區恐怕出不了福勝門大門。」

林卓然忙道：「這叫善有善報。若非唐閣下種下善因——出手救了林某，林某焉能活到如今。」

唐樂行道：「林兄如今身居何處？」

林卓然道：「暫時寄居於一位友人之家。唐閣下可是曾到林某舊居找林某？」

唐樂行點了點頭。

林卓然忽然道：「唐閣下大概仍未吃晚飯吧？」

唐樂行點頭道：「林兄想必亦未用晚膳？」

林卓然點頭。「未知唐閣下可願賞臉與林某吃一頓晚飯？」

唐樂行道：「正有此意。」

兩人於是走出那條巷子，找了一家飯館，飽餐一頓，當然少不了喝酒。

林卓然興衝衝地對宋姓中年人道：「師父，弟子於黃昏時分，在福勝門內，救出唐樂行。」

「當眞？」姓宋的中年人臉露喜色，身子往前稍傾。「快詳細道來。」

林卓然將經過說出來，末了，說道：「師父，弟子救了唐樂行後，他對弟子信任有加，跟弟子成了朋友。」

「好！幹得好！」姓宋的中年人連聲讚好。「卓然，這一次你替本門立了一大功。」

一旁的蔣獻策接口道：「宋爺，看來顧老賊父子跟姓唐的樑子越結越深了。咱們再來個火上加油，令到姓唐的跟顧老賊勢成水火，非來個火併不可。」

姓宋的目注蔣獻策。「獻策，又想到甚麼妙計，快說來聽聽。」

蔣獻策看一眼林卓然，捋鬚道：「宋爺，獻策這條火上加油之計，還須卓然出一把力。」

林卓然慨然道：「蔣師爺，爲了本門，只要用得着卓然，在所不辭。」

姓宋的心急地道：「獻策，還不說出你的妙計來！」

蔣獻策於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出他的妙計。

* * *

楚喬獨坐窗前，抬頭凝望着天上一輪明月，半晌，幽幽地嘆口氣。「人月兩團圓，千里共嬋娟。」望着那天上明月，她不由自主想起了唐樂行。

唐樂行說不上丰神俊朗，但卻有一種男子漢的動人氣概，令到楚喬禁不住芳心暗動。

楚喬以往接觸到的男子，皆是公子哥兒，紈袴子弟，只曉得徵歌逐色，都是脂粉之徒，俗不可耐。當然亦有飽學之士，不乏樣貌俊美的佳公子。可是，楚喬就是看不上眼，毫不心動，感覺少了一份男子漢氣概。因此，雖則已屆二十年華，仍然待字閨中。但拜倒在其石榴裙下的，仍然大不乏人。

由於楚喬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又是城中出了名的美人兒，父母視之如掌上明珠，心肝寶貝，自小便寵之愛之。雖則心急女兒的終身大事，她父母卻不想勉强她，每一次有人上門提親，必要由她與欲娶她的人相見一面，她點頭才答應。可惜，每一次都是搖頭。

如今，總算讓她遇到一個令她芳心暗動的人，怎不教她心緒不寧，思之想之。

對於唐樂行，她可不是因爲他救了她，因感激而喜歡他。她是被他的男子漢氣概所吸引，芳心暗動。

她知道，她喜歡上他了。

他就是她所要的那種人。

「唉，莫非我跟他沒緣份？」楚喬忍不住又唉嘆一聲。「到那裡去找他？」

驀地，背後響起一聲輕聲。「小姐何故長嗟短嘆？」

楚喬聞聲嚇一跳，慌忙回頭瞧看，原來是露兒不知甚麼時候推開房門，站在那裡，正自向她俏皮地笑着，芳心稍定，嗔道：「露兒，

甚麼時候來的？不聲不響！妳這鬼丫頭古靈精怪，看我不罰妳！」裝出生氣的樣子。

露兒吐吐舌頭，扮可憐道：「小姐，露兒知錯了，求小姐饒過露兒……」說着作勢要跪下去。

楚喬笑罵道：「別可憐兮兮的，起來吧，妳都聽到了？」

露兒抿嘴忍笑。「謝小姐饒過露兒。小姐妳眞好。」

楚喬嗔道：「露兒，還未答我呀！」

露兒扮個鬼臉。「夜深人靜，小姐自言自語，只要不是聾子都聽到。」

楚喬臉上發熱，佯裝生氣道：「鬼丫頭，爲何不作聲？存心偷聽！」

露兒忙跪下去。「小姐，露兒該死，露兒不是存心偷聽。露兒見小姐對月出神，不敢驚動小姐。」

楚喬笑起來。「我沒說要怎樣啊。妳怎麼急不迭跪下認錯求饒？起來吧。」

露兒挺身站起來，俏皮一笑。「小姐放心，露兒不會對任何人說，露兒會替小姐守口如瓶。」

楚喬佯怒道：「妳若敢亂嚼舌根，看我不將妳的嘴巴縫起來！」

露兒吐吐舌頭。「露兒向小姐發誓……」

楚喬截住露兒的話。「我要妳辦的事，有眉目嗎？」

露兒搖搖頭。「露兒向府裡那幾個每天皆出去買辦的張大叔及其手下打聽。他們都說，這兩天沒有聽聞甚麼特別的事兒，只聽聞昨天午前，於北城外一家酒舖內，兩人遭到襲擊，結果一死一生。傳聞遇害之人爲救另一人，用身子替另一人擋了射向另一人的暗器，因而身亡。看到的人都讚嘆那遇害之人捨命救友，非常難得，令人感動。」

露兒微微一笑。「小姐，幹嗎那樣緊張啊，據說，那人名叫岑充，經常在北門外擺攤賣葯或其他東西爲生……」

「那另一人呢？」楚喬衝口而出，打斷露兒的話。

露兒搖頭道：「沒有人知道那人是誰，據在場的人說，那人身手很厲害，是他及時發覺有人襲擊，先出手救了被殺之人。據說，那時的情形異常兇險，向那兩人襲擊的人其實意不在岑充，而是逃過一劫的那個人。若不是岑充冒死救了那個人，死的不是岑充。」

「可有人看到施襲之人是何許人？」楚喬不知怎的，生出一種奇怪的感覺——認爲那個逃過襲擊的人是唐樂行，因此，她很想從別的地方證實她的想法。

露兒道：「據說，店內的掌櫃跟伙計都看到施襲之人，可是，認不出是何人。據說，施襲的人最少有三個人，沒有跟那個還活着的人交手，施襲之後，馬上溜走。而那個僥倖逃過大難的人據說是個年約二十五六歲男子，跟那位唐少俠年紀相若。露兒打聽到的就只有這一件事。」

楚喬聽露兒說「年紀跟唐少俠相若」，心裡不由暗自道：「莫非眞是他？」口裡說道：「我要妳找祝慶去找尋唐公子住在那家客棧，可打聽到？」

露兒搖搖頭。「祝慶先後到城裡十多家客棧打聽，都說沒有唐少俠這麼一個人投宿。白走了大半天。」

楚喬好不失望，默然不語。

露兒抿抿嘴，看着小姐，猶豫了一下，終於鼓起勇氣道：「小姐，恕露兒大膽，小姐這幾日心神不寧，時不時長吁短嘆，可是……可是……因爲那位唐少俠？」

楚喬臉色一沉，板着面道：「露兒，妳胡說八道甚麼？若給人聽到，我還有……」

露兒見小姐發怒，嚇得慌忙跪下去，「小姐息怒，婢子該死！婢子不該胡言亂語！婢子自掌嘴巴！」說完抬手往臉上掌摑。

楚喬忙抓住露兒的手，放緩語氣道：「起來吧，我沒要妳自掌嘴巴。以後不可再亂說！」

「婢子謹記小姐教訓。」露兒鬆口氣，站起來。「婢子再不敢胡言亂語，否則甘受小姐責罰！」

「好好，別說了。」楚喬不自覺嘆口氣，看着露兒，不自覺道：「妳沒有胡言亂語，這兩天，我確實想着唐公子，擔心他不知怎樣……是否遭遇到甚麼事故。若他因出手救起我和妳，免遭墮湖之厄而遭到不測，叫我怎能安心！」她發覺自己衝口而出承認想念唐樂行，心裡又急又窘，又急忙用話掩飾，實則她是言不由衷。

露兒安慰小姐。「小姐毋須擔心唐少俠的安危。憑唐少俠的本領，顧瑞生那無賴絕不可能傷害得了唐少俠。說不定，唐少俠已離開了揚州。」

楚喬覺得露兒所言未必沒有可能。想到唐樂行若眞的離開了揚州，心裡一陣惆悵，沒心思跟露兒說話。「露兒，去睡吧，不用妳侍候了。」

露兒猶豫道：「可是……小姐，時候不早了，該睡哪。」

楚喬已轉過身往窗外望去。「我還不睏，坐一會才睡，替我將門關上。」

露兒帶點無奈，走出房外，將門帶上，回房去睡。

她的房間緊貼着小姐的房間。

楚喬在椅子上坐下來，長吁一

口氣，望着窗外天上半隱在一片浮雲內的月亮，輕嘆一口氣。「難道我跟他眞的有緣無份？」望着那片浮雲飄過，缺了一半的月亮重新完整地露出來，黯淡的夜空倏地清亮，她心裡禁不住生出一絲希望——月缺又圓，莫非我跟他會像月亮那樣，還有再見之緣？」心頭頓然活躍起來，不自覺嘴角泛起一絲甜甜的笑意。

* * *

唐樂行躺在床上，久久雙眼也闔不起來，呆望着帳頂出神。

他一直無法入睡。

打從躺在床上，便不知怎地，腦海裡浮現起楚喬那教人心動神搖的美麗倩影，無論怎樣也揮之不去。

他知道自己喜歡上楚喬了，卻一直在心 否認，自己編造出百千種理由去說服自己，不該喜歡上楚喬。可是，徒勞無功，到最後，他不得不長長嘆口氣，承認自己確實喜歡楚喬。

這教他煩惱得很，理智告訴他，像他這種有如浮萍無定的江湖人，不該也不配喜歡楚喬，徒自尋煩惱。像楚喬那種有身份的女孩子，怎會喜歡他這種江湖浪子，那不過是他一廂情願吧了。可是，他心底裡卻有一個聲音在固執地說：「不管怎樣，我確實喜歡她。難道喜歡一個人也是罪過不成？無論她喜不喜歡我，我也喜歡她！」

此時，他無法再躺。起身下床，倒了一杯冷了的茶，骨嘟嘟一口氣飲干那杯茶，一陣清涼，心緒安寧了一點，移步走到窗前，窗外一輪明月掛在夜空中，洒出一天一地清輝，不禁心頭一陣清寧，不由自主喃喃自語道：「如此月夜艮辰，不知道伊人是否也對月沉思？」

呆呆望着那一輪明月一會，心裡忽發奇想：月圓如鏡，但願能如鏡一樣，將她的倩影照入月中，讓我看到就好了。

倏地眼前一花，那一輪明月中，果眞映現出楚喬那美麗的倩影，他不禁探身出窗外，睜大雙眼，望着那月中倩影，痴了。

一連在福勝門附近走動了兩天，都不見顧瑞生出現，不知是躲在福勝門內，還是到了別處。而福勝門明顯加强了守衛，看門的人由四個增加到八個，門樓上亦有人把守，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唐樂行經過那日一戰後，自知憑一己之力，無法獨闖福勝門，替岑充報仇。唯有改用其他法——等待顧瑞生或顧亭熙外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人，襲殺顧氏父子。

可是，兩日來，顧氏父子從未踏出福勝門大門外一步，教他無從下手。

他等候不到顧氏父子出現，卻遇上一伙他不想見到的人。

那日，他忍不住往楚府所在的城南大街那面走去，但竟那麼巧，遇上楚聞達。

其實，楚家並不在城南大街上，是在大街右面一條街巷內。那條街巷比大街還要寬闊，足夠四輛馬車並馳，居住在那裡的，不是富商巨賈，便是達官貴人，出入不是坐轎便是乘馬車，怪不得那條街巷如此寬闊了。

唐樂行才走入那條街巷，迎面一伙人向他走來，當先那個錦衣華服公子哥兒不是別人，正是他在第一樓惹上的楚聞達。

可謂寃家路窄。

唐樂行這時欲要走避，還來得及，可是，他並不怕跟楚聞達遇上，所以，他繼續往前走去。

唐樂行看到楚聞達，楚聞達當然亦看到他。楚聞達兩眼登時睜得大大的，口裡叫嚷起來：「嘿嘿嘿……山不轉路轉，想不到啊，姓唐的，本公子跟你終於碰頭了，啊哈哈，到那裡去啊？」話未說完，已互相走近，相距不過五六尺，各自停下來，對視着。

跟在楚聞達身後的隨從立刻散開來，將唐樂行圍起來，一個個虎視眈眈。

唐樂行目光稜稜，看着楚聞達，冷冷道：「讓開，區區沒心情跟爾等說話，別逼區區出手。」

楚聞達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嘿嘿冷笑道：「姓唐的，耍甚麼威風！你沒心情，本公子心情好啊！嘿嘿嘿……本公子正打算找你，你卻送上來。天意，好讓本公子一雪在第一樓之恥！」

站在楚聞達身旁的包亮想到給唐樂行擊脫兩隻門牙，恨得牙癢癢的，氣洶洶地道：「姓唐的，管教你今日像狗一樣趴在我家公子腳下求饒！」

唐樂行這時已看到楚聞達身後站着兩個神充氣足的中年人，大概是新近找來的幫手，怪不得口出狂言。

楚聞達身後那兩個中年人，確是楚聞達昨天才找來的好手，一姓饒，名過，另一姓徐，名風，在揚州道上，頗負盛名。

其實，兩人是由包亮找來，楚聞達以重金禮聘回來對付唐樂行，替他出一口氣。

他花了二十兩金子。

「楚聞達，唐某今日若不出手，看來是走不了！」唐樂行沒有理會包亮的話，直看着楚聞達。

楚聞達哼了一聲：「姓唐的，縱使你本領高强，本公子也要教你不能站着走！」

一頓，又狠聲道：「聽說，你日前在東湖救了本公子的妹子。你這廝肯定不安好心。你這廝別妄想！」跟着轉頭對身後的饒、徐兩人道：「饒大俠、徐大俠，給本公子好好教訓那廝。」向饒、徐兩人打個眼色。

饒、徐兩人應一聲，自楚聞達兩旁搶上前去，楚聞達馬上往後退，包亮亦急急退開去。

圍着唐樂行的六個漢子吶喊助威。

饒、徐兩人雖則聽聞楚聞達所言——唐樂行身手如何了得，如今看到唐樂行不過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可說乳臭未乾，能有多大本領，不由心生輕視。

「小子，出手吧！」饒過輕蔑地看着唐樂行。他以爲，憑他一個，足已打敗唐樂行。

唐樂行知道不出手不行，於是不再說話，向饒過抱拳道：「得罪了！」突地欺身而上，一掌兜心向饒過擊去。

饒過確實有兩下子，立刻沉腰坐馬，一招蛇形刁手，疾往唐樂行的手臂上攫去。

唐樂行那一招不過是虛招，即時沉肘撤掌，身形疾閃，一下子閃到饒過的左側，一拳擊向饒過的頭上。

饒過沉喝一聲，撤步轉身，一招鷹爪手，疾扣向唐樂行的腰。

唐樂行急閃開一步，左掌切向饒過的右手。

饒過喝一聲：「果然有兩下子！」施出一招「攔江截斗」，同時飛起一腳，踢向唐樂行的左腿側。

唐樂行縱開一步，避過饒過那一腳。跟饒過越鬥越快，戰作一團。

站在一旁掠陣的徐風看着，暗暗心驚，若非目睹，他不會相信唐樂行的身手如此厲害。

楚聞達雖懂武功，卻是仍未入流，不過仗着家裡的財勢，手下有一班幫閑打手，才能夠作威作福。眼見唐、饒兩人鬥作一團，拳腳翻飛，看得他眼也花了，仍看不出誰高誰低，只好呆看着，心裡當然盼望饒過擊敗唐樂行，出一口氣。

包亮亦不過只會三幾下拳腳功夫，更加分不出孰高孰低，唯有吶喊助威。

唐、饒兩人大約戰至四十招的時候，徐風忽然叫喝一聲，撲上去加入戰圈，與饒過聯手合擊唐樂行。

徐風突然加入戰圈，令到楚、包等人大感驚詫。他們都看不出徐風因何忽然出手與饒過聯手對付唐樂行。只有饒過兩人心裡有數，徐風若再不出手，不出十招，饒過會敗在唐樂行的手上。

原來饒過已落在下風。

徐風加入戰圈，與饒過聯手，馬上扭轉劣勢，三人鬥得更加激烈，不時發出「辟啪」的拳掌相擊聲及叱喝聲。

唐樂行在饒、徐兩人聯手攻擊之下，絲毫不懼，越戰越勇，終於在六十七招上，以一招雷電交擊——食、中二指以金剛剪功力夾在徐風駢指戳向他肩井穴的二指上，痛得徐風悶叫一聲，急忙抽身暴退。

若不是唐樂行不爲已甚，一夾即鬆，徐風縱使能夠抽身暴退，恐怕右手食中二指經已夾斷。試想一下，唐樂行的金剛剪功力既能夠夾斷顧瑞生的長劍，區區兩根手指焉硬得過鋼鐵精煉的劍身。饒是他的逃過斷指之厄，卻痛得有如給燒紅了的烙鐵炙了一下，猛吸氣。

饒過本就不是唐樂行的對手，眼見徐風敗退，大吃一驚，心裡一慌，出招稍慢，給唐樂行一手架住他的右手一擊，接封住他的左手出招，一腳將他踢跌。

不過一眨眼間工夫，徐、饒兩人便接連給唐樂行擊敗。

楚聞達滿以爲憑徐、饒兩人的名頭，一定能夠擊敗唐樂行，料不到兩人落敗，不禁大驚失色，慌忙閃到那些圍着唐樂行的隨從身後，氣急敗壞地指着徐、饒兩人罵道：「枉你兩個誇下海口，說甚麼不出三招兩式，管教唐樂行給打趴在地。你娘的，全是騙人的謊話！憑你倆在道上的名頭，連那廝也勝不了，還稱甚麼大俠！狗屁！方才你兩人還獅子大開口，拿了本公子二十兩金子，快還給本公子！」

徐、饒兩人不敵唐樂行，已感面目無光，給楚聞達一頓惡罵，不禁惱羞成怒，饒過忍痛衝到楚聞達面前，怒罵道：「楚聞達，別仗着有幾個臭錢，便口沒遮攔，若不是你這小子登門苦苦相求，咱們如今怎會自取其辱，哼哼，咱們如今替你出了力，你卻要咱們還你金子，世上那有如此道理！你娘的，若再呱呱叫罵，惹怒了咱們，管你是誰，有你好受的！」

唐樂行橫了楚聞達一眼，冷笑道：「楚聞達，這次區區不跟你計較，下次若再不知進退，區區管教你一生一世也忘不了！」話落，大步往前走，沒人敢攔阻他。

徐、饒兩人敗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手上，面目無光，老大沒趣，那有心情再逗留，各自哼了一聲，拂袖而去，剩下楚聞達跟一衆隨從，呆在那裡。

唐樂行發夢也想不到，楚喬跟楚聞達是兄妹。若非楚聞達親口道來，他怎也不相信，像楚喬那麼美麗溫柔的姑娘，會有一個那麼可惡

的兄長。

他在知道楚喬是楚聞達的妹子後，才決定不跟他計較，放過他這一次。

那叫愛屋及烏。

他很想見到楚喬，可是，他在楚家附近走了幾匝，都沒有遇見楚喬，教他好不失望。

他有一次幾乎按捺不住，欲掠入楚家找尋楚喬，想想那太唐突了，若給楚家的人發現，拿他當賊辦就麻煩了，硬是將心裡那股衝動按捺下去。

眼看沒有多大機會遇見楚喬，唐樂行懷着失落的心情，沒精打采地返回客棧。

＊　＊　＊

這天，林卓然忽然找唐樂行，邀他到外面去喝酒，順道帶他到各處遊玩。

唐樂行樂得到外面去走走，解解悶，欣然跟林卓然離開客棧。

林卓然帶唐樂行在城裡逛了一會，提議到城東門外的紫竹林去喝酒。唐樂行自然不反對，兩人便往紫竹林走去。

路上，林卓然對唐樂行說及紫竹林乃是一個值得一遊的好去處，並解說紫竹林之得名，乃是那裡有一座紫竹庵，香火鼎盛，附近風景秀麗，此時正值丹桂花開的時節，正好去賞丹桂花，而在距紫竹林約一箭之遙，有一座丹桂樓，那裡自釀的玉桂露遠近馳名。到紫竹林去遊玩的人，大都到丹桂樓去嚐嚐那裡的名釀玉桂露。唐樂行聽着，他雖算不上是酒鬼，也直咽口水。

出東門，約一里之遙，便是紫竹林，唐樂行跟林卓然隨意欣賞一番，眼見日快近午，於是往丹桂樓走去，一路上丹桂飄香，蝶翩鳥鳴，桂花吐艷，教人心悅神怡。

丹桂樓就在一片丹桂樹林旁邊，樓高三層，飛檐綠瓦，倒也頗具氣象。唐、林兩人直上二樓——三樓已然座無虛席，臨窗的座頭已無一空着，兩人只好找了一副靠近樓窗的座頭坐下來。幸好樓窗頗矮，而且樓窗全部敞開，不至於阻擋目光往樓外眺覽。

兩人要了五斤酒，幾個下酒菜，吃喝起來。

自從林卓然在福勝門救他脫險後，唐樂行對林卓然絕無懷疑，視他為好朋友。加上頗談得來，且年紀相若，因而頗為投機，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兩人暢飲歡談，很快便喝了兩斤酒。

兩人喝的是玉桂露。

放下酒杯，唐樂行由衷讚道：「林兄，果然好酒！不愧佳釀。林兄，今日不醉無歸。」

林卓然豪氣地道：「林某正有此意。」跟着招手叫來一個伙計，再拿三斤酒來。

前來飲酒吃飯的客人越來越多，不一會，經已座無虛席，兩人都慶幸早來一刻，否則不向隅才怪。

唐、林兩人正自喝得高興，驀地樓下有人高聲呼叫：「楚家小姐到紫竹林上香啊，快去看呀。」呼叫聲中，不但樓下起了騷動，樓上的食客亦哄地騷動起來。不少食客紛紛離座爭先恐後結賬，急急往樓下跑，三樓上亦有人客搶着跑下來，一副生恐遲了便撿不到便宜的匆忙樣。

搶着結賬離去的，大都是年輕的食客，中年人亦有，一時間樓上的食客走了大半。剩下來的，大都是年長的食客。

唐樂行聽聞楚家小姐到紫竹林去上香，心裡卜卜亂跳，差點跟隨那些搶着結賬離去的客人起身往樓下跑，幸好及時警覺，按捺下心裡那股衝動，沒有在林卓然面前失態。

樓上的食客，除了唐、林兩人外，沒有一個是年輕人，也因此，兩人顯得特別矚目，很自然成了別人目注之焦點。

林卓然給那些透着奇怪的目光瞧得渾身不舒服，對唐樂行道：「唐兄，林某亦聞楚家小姐貌若天仙，是揚州第一大美人，一直無緣得睹。林某欲去一睹絕色，唐兄不會笑林某貪色吧？」

唐樂行正是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林卓然那樣說，正中下懷。「林兄，人道秀色可餐，怎算貪色。唐某雖則有幸得識楚家小姐，仍然跟林兄一樣，欲再睹絕色。」

林卓然馬上站起來，「唐兄，馬上結賬。」搶先走到櫃枱前，放下一錠銀子，「咚咚咚」往樓下跑。

唐樂行緊隨其後。

唐、林兩人一走，樓上除了兩個年輕伙計外，沒有一個年輕人。

那兩個伙計何嘗不想趕去紫竹林一睹楚家小姐美色，可是，兩人那敢離開，為了生活，怎敢「擅離職守」。

唐、林兩人腳步比常人快，急走了一段路，已趕過不少趕去紫竹林的人。可是，當兩人趕到紫竹林的時候，發現不少人大失所望聚集在附近，有人口出惡言，忿然叫罵：「他奶奶的，那惡少仗着老子是福勝門的門主，平日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欺壓良善。如今更霸道，不准咱們走過紫竹林，接近楚家小姐，他奶奶的準是沒安好心。可惡透頂！」

亦有人忿憤地道：「咱們連酒菜也顧不了吃喝，巴巴地趕來，為的是一睹楚家小姐的絕色姿容，卻給那小霸王硬生生阻擋，真氣人！楚家小姐又不是他的甚麼人，他憑甚麼阻擋咱們瞧看楚家小姐？豈有此理！」

「傻子！姓顧的小霸王仗恃福勝門的勢力。你嚷嚷甚麼？不怕死，去闖啊！」

那個忿憤的青年頓時閉上嘴巴。

那些話，唐、林兩人都聽在耳中，林卓然大為緊張，對唐樂行說道：「唐閣下，正如剛才一人所言，顧瑞生那無賴若跟楚小姐在一起，肯定不安好心，咱們馬上去找那無賴。哼哼，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想不到他在這裏出現，想必他聽聞楚小姐去紫竹林，他一直垂涎楚小姐的美色，以為有機可乘。」

想到楚喬可能會遭到顧瑞生的凌辱，唐樂行心急如焚，無心聽林卓然說下去，疾說一聲：「林兄，快去找那惡徒，跟他算賬！」往紫竹庵後面衝去。

紫竹庵的兩旁，均站了三個福勝門的人，叉腰瞪眼，吆喝着不讓聚集的人羣走前一步。

聚集的人羣不時發出鼓噪聲。

林卓然追上唐樂行，一把將他拉住。「唐閣下，咱們若是硬闖，必定會驚動顧瑞生，恐怕你還未找到他，他已溜了，林某想到一個主意，由林某硬闖，將福勝門的人吸引過來，你乘機溜過去。」

不等林卓然說完，唐樂行急說一聲：「好！依林兄之計行事！」

林卓然馬上跑前去，擠過人羣，一言不發，向三個福勝門的人出手攻擊。

守在那面的三個漢子料不到有人膽敢向他們出手，冷不防之下，首當其衝之人給林卓然一拳擊倒，另外兩漢怒喝一聲，左右撲擊林卓然，那個給擊倒的漢子負痛跳起身，拔出腰刀，撲斬林卓然，恨不得將林卓然一刀斬開兩爿。

林卓然應付了兩個漢子的撲擊，避過給他擊倒的那個漢子一刀，拔出佩劍，與那三個漢子戰作一團。

聚集的人羣眼見林卓然跟福勝門三漢子激戰，頓時哄動起來，吶喊替林卓然助威，他們都想林卓然打倒那三個漢子，替他們出一口氣。

守在紫竹庵另一面的二個福勝門漢子驟聞那面人聲哄動，知道出了事，急忙派兩人趕往那面瞧着發生了什麼事，聚集在那裏的人哄一聲，紛紛湧向那面，剎時間，只剩下留守的一人在那裏。

唐樂行突然出現在留守那人面前，那人張口吆喝，喝聲未出口，已給唐樂行一掌擊倒落地，不省人事，唐樂行飛快往庵後掠去。

庵後是一片竹林，穿過竹林，是一個小土崗，遍植丹桂及別的花樹。土崗上有一座亭子。通往崗上的那條石板路上，守着兩個漢子，唐樂行不欲打草驚蛇，自右面崗下穿過花樹，摸上崗去。

登上崗腰時，唐樂行聽到崗上涼亭內傳出一聲女子的怒叱聲：「無賴之徒！走開，我死也不會喝一口酒！」

跟着響起一把男聲：「嘻嘻，楚小姐，妳生氣的樣子一樣好美，教小生怦然心動，難怪城裏的年輕人都被妳迷倒，縱使不能一親香澤，亦渴望一睹姿容。所到之處，莫不引得男女趨之若鶩，爭睹美色。」

「顧瑞生，你待怎的？」唐樂行聽出是楚喬的聲音。

「小生但求與楚小姐妳在此賞花喝酒，別無他求，若能得楚小姐垂青，讓小生一親香澤，死亦甘心。」

唐樂行聽得怒火中燒，禁不住在心裏罵一聲：「好一個下流無賴之徒！」加快往上掠去，若不是那些花樹阻礙去勢，他早已掠上崗上。

快要掠上崗上的時候，他聽到楚喬驚呼一聲，跟着是怒罵聲，以及啪一聲脆響。他心裏大急，說不定顧瑞生正強迫楚喬就範，情急之下，疾忙往上縱拔起來，腳下往一根枝椏上一點，借勢再往上騰拔，足足騰拔五丈高下，比崗頂還高，一眼瞥到顧瑞生正將楚喬逼到亭角，撲向驚怒交加不住嬌叱怒罵的楚喬身上。

唐樂行目睹之下，眼裏像火燒一樣，身形一翻，口裏發出一聲怒喝：「狂徒該死！」身形有如一隻俯衝撲擊的鷹隼般，飛掠入涼亭內。

腰間的金錯刀已然出鞘！

正自張牙舞爪的顧瑞生聞聲大吃一驚，慌忙往亭外張望，看到唐樂行向亭內掠射入來，嚇得心膽俱裂，手足無措。

楚喬抬眼望見發聲之人是令她朝思暮想，無心寢食的唐樂行，驚喜不已，心神稍定。

可是，顧瑞生就在那剎間，突然出手抓住楚喬，口裏吼叫道：「姓唐的！別掠進來，否則本公子跟楚小姐一道……」

吼叫聲未落，唐樂行猝然將手上的金錯刀脫手射出，同時，他亦凌空俯掠入亭內。

「颯」一聲，刀光飛射裂閃，自顧瑞生和驚呼出聲的楚喬之間閃射過，血光乍現，顧瑞生慘吼一聲，抓住楚喬的手連臂肘斷落地上！

唐樂行擲射出的金錯刀飛斬掉顧瑞生的左臂。

楚喬乍見刀光過處，血光暴

現，抓住她的顧瑞生那隻手齊肘給斬斷，嚇得她驚叫一聲，身子一軟，暈倒在地。

顧瑞生看着鮮血迸濺的手臂斷口，駭呆住，全身因劇痛而抽搐。唐樂行「颼」地掠入亭內，沒有理會駭呆如木人的顧瑞生，急忙看視暈倒在地上的楚喬。

此刻，他心裏只顧念着楚喬。

就在他彎腰俯身欲扶起楚喬的剎那，呆着的顧瑞生突然動了——拔劍刺向唐樂行，一張臉因劇痛、恨怒、狂怒而五官扭歪，好不醜惡。

唐樂行即時察覺，身子往下暴縮的同時，回身一刀搠向一劍刺來的顧瑞生。

呃……喔一聲慘嚎發自顧瑞生的口中，腰腹部位給唐樂行的金錯刀搠入，身子猛地抽搐一下，同時間，唐樂行亦悶哼一聲，肩臂側血現，給顧瑞生的利劍割破皮肉。

唐樂行若不是即時警覺，暴縮下去回身出刀，可能會給顧瑞生一劍刺在背上，恐怕非死亦重傷。

由於唐樂行蹲着身並未抽回金錯刀，因此，顧瑞生並沒有倒下，仍然站着，雙眼睜瞪，嘴巴張開，手上的劍脫手掉落地上。

「公子！」亭外響起兩聲驚呼，兩個漢子急奔入亭內。

那是守在崗下路口的兩個漢子。兩人來得倒快。

唐樂行聞聲抽刀，顧瑞生一個身子失了支持，倒跌下去。

顧瑞生於中刀後，業已氣絕身亡。

唐樂行那一刀幾乎將他搠個腹背對穿。

那兩個漢子看到顧瑞生身亡，呆在當場。

唐樂行一手扶起楚喬，在她的玉枕穴上輕拍一下，救醒她。

楚喬果然醒過來，張開雙眼，看到唐樂行扶着她的身子，心裏一陣驚喜，情不自禁脫口道：「唐兒，果然是你！終於見到你。」

唐樂行沒來由地心頭急跳起來，「楚姑娘，沒什麼事吧？」

楚喬嘴角含笑，搖搖頭，「小妹不過給……嚇暈過去，沒事。」

她但願唐樂行一直扶着她，她感覺唐樂行的手臂強壯有力，特別是那種男子漢氣息，令她陶醉。

香澤微聞，嬌軀柔軟，唐樂行心裏生出一種莫可名狀的異樣感覺，他同樣不想放開楚喬。可是，理智却告訴他，不可如此，離開此地爲上。心裏雖不情願，口裏不得不道：「楚姑娘，區區送你離開這裏。」扶楚喬起身，然後放開手。

楚喬頓覺如有所失，但當她看到倒地身亡的顧瑞生，不由臉色驚變，嚇得退縮一步，別轉頭不敢再看。

那兩個福勝門的漢子自知不是唐樂行的對手，不敢自招死傷，拋下一話：「姓唐的，血債血償！」抬起顧瑞生，往崗下走去。

楚喬輕呼一口氣，對唐樂行道：「幸得唐兄及時出現，否則，小妹不堪設想。唐兄兩番解救了小妹之厄，小妹……感激，不知如何回報。」

唐樂行忙道：「路見不平，自該拔刀相助。那姓顧的光天化日之下，竟對楚姑娘妳……無禮，太下流了，任是誰也看不過眼，何況他實在該死！區區若不殺此人，豈不讓他在世上繼續爲惡！亦對不起代區區而死的岑兒！」

楚喬從露兒的口中，知道唐樂行跟岑充在北門外酒館內的遭遇，她亦認定了是顧瑞生的所爲，再想起剛才的情形，怎不對顧瑞生恨之入骨，恨恨地道：「那下流無恥之徒，確是該死！」

唐樂行兩眼不自主一直瞧着楚喬，無法移開。「楚姑娘，此地不宜再留。」

楚喬美眸輕轉，目光跟唐樂行兩道迷戀的目光相觸，不禁芳心跳動，慌忙廻避，臉上發熱，心裏乍驚乍喜，甜甜的。「唐兄所言甚是。」移步往亭外走去。

唐樂行跟楚喬併肩而行。

楚喬忽然停步驚呼一聲：「小妹……差點忘了露兒，她給顧瑞生推下崗去，不知怎樣？」

唐樂行忙道：「在那裏被推下去？」

楚喬急急走到涼亭左面，往崗下指去：「露兒從這面滾跌下去。」

唐樂行縱身躍出涼亭外，正要往下跑，突然醒覺留下楚喬一人在亭內不妥，轉身對楚喬道：「楚姑娘，區區不放心妳留在亭內，妳跟在區區後面走下去好嗎？」

楚喬點點頭，走出涼亭，跟着唐樂行往崗下走去。

唐樂行擔心露兒的死活，跑得很快，眨眼間已跑到崗下，看到露兒躺在一棵花樹下，手腳頭臉損傷，不省人事，忙跑過去，同時扭頭往崗上提高聲音道：「楚姑娘，找到露兒了，她昏暈過去。」蹲下來扶起露兒，發覺她還有氣息，急急從身上拿出一個玉瓶，倒出三顆藥丸，捏開露兒的小嘴，將三顆藥丸放入露兒的口裏，跟着在她背心輕拍了一掌。

楚喬走下崗來，看到唐樂行蹲在樹下地上，扶起露兒，邊急急走過去，邊道：「唐兒，露兒……」

唐樂行忙道：「她快醒了，沒什麼事的，不過皮肉碰損擦傷，區區已餵她服下三顆活血提神丹，露兒不會有大碍。」

聽唐樂行那麼說，楚喬放下心來。

露兒果然醒過來了，口裏發出一聲呻吟，眼皮顫動，慢慢張開來，楚喬忙呼喚一聲：「露兒，醒哪！」

露兒張眼看到小姐站在面前，忙挺起身，牽動身上的傷口，痛得她「唷」地叫出聲來，楚喬忙道：「露兒，別動，妳受了傷。」

露兒皺着眉頭，吸口氣，道：「小姐，那下流……惡徒呢？小姐妳……」

楚喬瞥一眼唐樂行，含笑道：「死了！幸得唐兄及時來到，殺了那下流無恥之徒。」

露兒聽小姐那樣說，頓時臉露喜色，脫口道：「小姐，終於盼到跟他相見了。」

楚喬臉上一紅，害羞得忙打斷露兒的話：「露兒，是唐……公子救醒妳的！」微微別轉臉，不敢面對唐樂行，芳心怦怦直跳。

難怪她臉紅發燒，露兒一口道破她對唐樂行的思念之意，教她怎好意思面對唐樂行。

聽小姐說是唐樂行救醒她的，露兒才醒覺自己一直給人扶着坐在地上，忙扭頭一看，不就是唐樂行，登時傻了眼，吶吶道：「唐公子……謝謝你。」

唐樂行似乎沒有聽到露兒的說話，一臉驚喜之色，兩眼直直地瞧着偏開嬌靨的楚喬，像個傻子那樣，心裏却狂喜大叫：原來她在想着我！她喜歡我！我不是作夢吧？沒聽錯？突然衝口而出，說道：「楚姑娘，區區也一直想再見妳！」

楚喬聽唐樂行那樣說，芳心跳得更厲害，嬌靨如火燒般發熱泛紅，驚喜不已，暗自在心裏道：「他原來亦渴望想再見我，他原來喜歡我！」

露兒看到小姐一副羞不可抑的樣子，唐樂行則一臉狂喜，痴傻地瞧着小姐，不由笑了，脫口道：「小姐、唐公子，你兩人眞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

唐、楚兩人給露兒那句話弄得大感羞臊，好不難堪，心裏却如喝了蜜般甜。

楚喬含羞嗔道：「露兒，眞氣人啊！」她連耳根也紅了。

唐樂行何嘗不臉紅。

露兒吐吐舌頭，只是笑。

看到小姐跟唐樂行羞臊無言的難堪樣子，露兒好不開心。

兩人都有意，如今說開來，對兩人都好，免得兩人再猜想苦思下去。

＊　＊　＊

顧亭熙看着兒子的屍體，禁不住老淚縱橫。

原指望百年歸老之後，有子承其衣砵。可是，如今却白頭人送黑頭人，什麼指望也沒有了，怎不教他悲從中來，感覺一下子彷彿衰老了十年。

幸好內堂只有他一人獨對兒子的屍體，否則，門人都會看到他流淚。

他流着淚，撫着兒子冰冷的臉面，喃喃道：「瑞生，瑞生，你沒有死，張開眼看看爹……你不要死啊。」

半晌，霍地挺直腰身，兩眼通紅，兇芒閃射，仰天發出一聲悲嘯，跟着舉起青筋怒突用力握拳的雙手，嗔目怒吼：「姓唐的，本門主要手刃你這小子！將你碎屍萬段！誓報殺子之仇！」

守在外面的一衆門人聽到顧亭熙的怒嘯狂吼聲，都知道門主因兒子之死而悲痛狂怒，但誰也不敢擅自進去慰解他。

因顧亭熙曾下令，沒有他的召喚，任何人不得進去。

一衆門人都很擔心門主抵受不了喪子之痛，失了常性幹出瘋狂的舉動。

足足有一個時辰，顧亭熙終於從內堂走出來。一張臉木無表情，眼裏却閃射出狂熾的兇芒，陰沉地向一衆門人道：「立刻去找那姓唐的！找到他的下落後，速速回報！本門主要手刃那小子，拿他的心肝祭吾兒。本門主要他墊吾兒之屍！」

衆門人不敢逆抗，應一聲，由顧亭熙的兩個大弟子作主，分派人手四出打探找尋唐樂行的下落。

顧亭熙返回內堂，一直陪着兒子的屍體。

＊　＊　＊

顧瑞生在紫竹庵後給唐樂行殺死的消息，不到半日，傳遍了揚州城。

對於顧瑞生被殺，十個有九個稱慶，說他該死。因爲顧瑞生確實可惡。仗着福勝門的勢力，欺壓良善，作威作福，人稱揚州一惡、瘟神。如今聞說有人殺此瘟神，怎不拍手稱慶。

就是楚聞達，亦說顧瑞生該死，認爲唐樂行殺得好！雖則他跟唐樂行有過節，恨之入骨。

關於他妹子楚喬在紫竹庵後土崗上涼亭的遭遇，楚聞達怎會沒有聽聞，他本在一家酒樓內喝酒尋樂——擁妓聽曲，聞得妹子在紫竹庵後崗上涼亭得唐樂行出手相救，倖免顧瑞生侮辱，頓時連酒也不喝，馬上帶着包亮等一衆隨從，急急趕返家裏。

返回家中，却找不到妹子，詢問看門的下人，原來楚喬仍未返家，慌忙又急急離家外出找尋妹

子。

他並不是擔心妹子，而是害怕妹子跟唐樂行在一起，他要阻止妹子與他作對的人來往。

氣急匆匆地跑出不遠，一眼看到妹子跟婢女露兒慢慢走來，唐樂行在旁扶着露兒，不禁怒火暴升，氣衝衝地吆喝道：「二妹，爲何這個時候才回家！還跟姓唐的在一起！」

楚喬緊抿着嘴唇，沒有即時理會兄長的吆喝，倒是露兒嚇得急忙掙脫唐樂行的扶持，幾乎跌倒，躲到小姐身後。

唐樂行看到楚聞達，不由皺起眉頭，暗嘆一口氣：唉，不是冤家不聚頭。怎麼他偏偏是楚喬的兄長，老天好會作弄人！

「二妹，快走前來！」楚聞達見妹子不理會他的話，更加生氣。「聾了嗎？爲何不作聲！」

兩下裏很快迎上，楚喬這時才開口說話：「大哥，露兒跌傷了。你看不到她渾身損傷嗎！怎走得快啊？」一頓，帶氣地道：「我爲何不能跟唐……公子在一起？要不是他出手相救，恐怕……我已……給顧瑞生那下流……賊……汚辱了。難道不該向唐公子致謝麼？還有，若不是唐公子一路幫忙扶着露兒走回來，我不知道怎辦，恐怕這時候仍未能走回來。大哥，你也曾讀聖賢之書，當知感恩圖報。唐公子對我有恩，感激還來不及，你却曾爲唐公子與你曾有怨嫌，便一意執着，視唐公子爲仇人，不准我與唐公子來往。大哥，你這叫是非不分，恩怨不明，枉讀聖賢書！」

楚聞達給妹子說得臉上陣青陣白，惱羞成怒，蠻不講理地道：「住口！爲兄的不准妳跟那廝在一起，妳敢不聽？哼哼，可知長兄爲父，爲兄的話，就是爹的話！」

楚喬給兄長的「大帽子」壓得一時間無言以對，楚聞達以爲妹子給他嚇住，頓時得意洋洋，仰起鼻孔，喝道：「二妹，還站着幹嗎？快回家！」

唐樂行爲了不讓楚喬爲難——受委屈，一直按捺下那口怒氣，隱忍不發。

楚喬對兄長的所爲，由不滿變作反感，「大哥，你太過份了！你是我大哥，不是爹他老人家，有道理的，我什麼人也聽，沒道理的，縱使是皇帝的話，我也不聽！」

楚聞達氣得七孔生烟，怒喝道：「二妹，妳好放肆！膽敢跟爲兄的這樣說話！爲兄非要好好管教妳不可！跟爲兄回家！」一手抓住楚喬，往回便走。

楚喬掙扎抗拒，那裏及得上兄長的氣力，給楚聞達拉着强行往回走，露兒看着，不敢阻止，唯有跟着叫喚：「小姐……」

楚聞達對包亮喝道：「將那臭丫頭抓回去，本公子要好好教訓她！大膽丫頭，膽敢跟那廝那麼親熱，好不要臉！」

包亮立刻吆喝兩個隨從抓住露兒，兩個漢子如狠似虎，行向露兒。

露兒像頭待宰的羔羊般，停下來，抖縮着身子，不敢移動一步。

唐樂行忍無可忍，沉聲喝道：「住手！楚聞達，放開楚姑娘！」

那兩個漢子都見識過唐樂行的厲害，給他一喝，嚇得停下來。楚聞達更加憤怒，吼叫道：「姓唐的，好霸道啊！這是本公子的家事，豈容你這廝喋喋不休！」

楚喬怒叫道：「大哥，再不放手，別怪我對你無禮！」

唐樂行陡地縱身前掠，在楚聞達還未來得及喝叫隨從阻擋的刹那，掠到楚聞達身前，右手往前一遞，誰也看不清楚他是如何拔刀的，亮晃晃寒森森的金錯刀已經擱在楚聞達的右手臂上，冷冷道：「再不放手，區區將你的手臂斬下來！」

楚聞達驚嚇得臉色大變，身子抖震，色厲內荏地道：「你敢！」

唐樂行寒着一張臉，目光凌厲，「有什麼不敢！」擱在楚聞達手臂上的金錯刀翻起，切下去。

楚聞達忙叫一聲，慌忙鬆開抓住妹子的手，驚退兩步。

唐樂行冷笑一聲，收回金錯刀，「楚聞達，還算是男子漢嗎？只敢欺負弱質女子。區區最瞧不起你這種仗着老子財勢，好事不幹，仗勢欺人的紈袴子弟！簡直一無是處！」

一頓，沉聲道：「你聽着，若敢爲難楚姑娘與露兒，區區決不放過你！」

楚聞達幾曾受過這般教訓，氣炸了肺，懾於唐樂行的身手，不敢吭一聲，心裏却恨不得在唐樂行身上捅十三刀，刺二十一劍。

楚喬對兄長所作所爲本就不滿，想不到如今居然以强橫的手段施於她身上，她痛心憤忿不已，忍不住直斥其非：「大哥，你太過份了！越來越强橫無理！仗着爹寵你，目中無人，自以爲是，若這樣下去，遲早會出事，到時恐怕後悔已晚！」

楚聞達氣哼哼地向妹子道：「好哇，妳眼裏還有我這個大哥嗎？居然跟姓唐的那廝一道數說爲兄的不是！妳可知道男女授受不親？妳明目張膽跟那廝一道，不知羞恥麼？丟了咱們家的臉，損了咱家的聲譽，我去告訴爹！」自己找了個下台階，氣呼呼地往家裏走去。

包亮跟一衆隨從像狗一樣跟隨。

看着兄長跟一衆隨從匆匆往家裏走，楚喬舒口氣，對唐樂行道：「唐兄，謝謝你，很對不起。」

唐樂行忙道：「楚姑娘，別這麼說，爲了楚姑娘妳，赴湯蹈火，區區亦在所不辭！」話出口，他才驚覺怎會說出來。

楚喬既感激，又充滿情意地看着唐樂行，「唐兄……你對小妹……太好了……」含羞低頭。

唐樂行看着楚喬那含情脈脈，含羞答答的模樣，痴傻了。

露兒站在兩人身後，看到兩人情迷神痴的樣子，替兩人高興，抿嘴直笑，也不驚動兩人。

可是，終於還是驚動了唐、楚兩人。

由於左腿上碰傷瘀腫一大塊，那處傷最重最痛，要不也不用唐樂行攙扶，起先由於驚怕緊張的關係，忘了身上的傷痛，如今放鬆下來，加上站了一會，左腿傷處一陣劇痛，教她忍不住痛叫出聲，因而驚動了唐、楚兩人。

兩人從情迷神痴中回過神來，頓時羞得臉上火紅，好不難爲情，不敢面對露兒。

露兒不知所措，在心裏直罵自己「該死」。

半晌，唐樂行先回復過來，對楚喬道：「楚姑娘，該回家了。」

楚喬張眼看了唐樂行一眼，眼中情意流轉，「唐兄請回。」口裏那麼說，心裏却依依不捨。

唐樂行何嘗不想想跟楚喬相處多一刻，可是，她始終要回家的，所以，他只好極力按捺着心裏那股難捨之意，「楚姑娘，區區送妳兩人到府上大門前，否則區區不放心。」

楚喬明白他不放心什麼，是害怕顧亭熙因獨子之死而遷怒於她，對她不利，點頭道：「有勞唐兄。」

唐樂行回身走到露兒身前，扶她前行。

楚喬待兩人走到身前，亦在另一邊攙扶露兒，往家裏走去。

楚喬甫進大門，便給總管高貴請入內堂，說是老爺跟夫人有話跟她說。

由於露兒受傷，楚喬吩咐高貴着一個傭婦扶露兒回她去居住的小院內，延醫治理，然後獨自一人走入內堂。

楚老爺跟楚夫人已坐在內堂等着，一眼看到女兒走進來，楚夫人急忙起身迎上去，兩眼上下打量女兒，關切地道：「喬兒，沒給顧家那個畜牲欺負吧？」痛惜地握住女兒雙手。

楚喬忙喚一聲：「娘。」跟着說道：「女兒沒事，娘不用擔心。」話落，朝父親喚一聲：「爹。」

楚老爺的臉色頗難看，哼了一聲，沒好氣地道：「喬兒，聽說妳跟一個江湖浪子……一道，可有其事？」

楚喬心知兄長在父母面前告了她一狀，心裏有點生氣，對母親道：「娘，請坐下，好讓女兒說話。」扶母親走回座椅前，待母親坐下，才轉對父親道：「爹，唐公子雖是江湖人，却不是登徒浪子，乃是一位行俠仗義的俠客，女兒若非得他兩番出手相救，不堪設想。唐公子恐怕福勝門的人不會放過女兒，因此一路護送女兒回來。」

楚老爺已先入爲主，聽不進女兒的話，「喬兒，你越來越放肆大膽了！孤男寡女走在一起，不怕惹人閒話麼？楚家乃是有體面的人家，妳又是黃花閨女，跟一個江湖浪子一道，成何體統？要是傳了開去，誰還敢來提親？爲父這張老臉那裏放？」

「爹，講不講理啊！」楚喬頓腳道：「唐公子兩番救了女兒，感激還來不及，還聽信大哥之言，硬說人家不是，爹您是非不分！」

楚老爺怒道：「多少王孫公子妳看不上眼，偏偏跟那個江湖浪子一道，可是想氣死爲父？再說，人心險惡，那江湖浪子那麼巧兩番救了妳，妳可有想到，他是因爲垂涎妳的……美色，別有居心，欲博取妳的感激，乘虛而入？」

「爹，唐公子不是那種人！」楚喬惱道：「照爹那樣說，世間上的好人豈不是都是不安好心的人？」

楚夫人接口道：「老爺，人家救了喬兒，免遭姓顧的畜牲所辱，難道錯了？不該感激人家？老爺怎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楚老爺愕了愕，嘆口氣道：「夫人，我是爲喬兒好啊！俗語有云，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如此，那時悔之已晚。再說，楚家在城裏有名望有地位，多少王孫公子爭着與我家結秦晉之好。那個江湖浪子怎配得上喬兒？」

楚夫人雖則疼惜女兒，想想丈夫之言不無道理，當下婉言相勸女兒：「喬兒，妳爹說什麼，還不是爲妳好。妳聽爹的話吧，不要再跟那……姓唐……見面，有失妳的身份，他對妳有恩，妳爹自會着人向他致謝，送一筆銀兩報答他……」

楚喬急了，打斷母親的話：「娘，唐公子不是貪財之人，亦不是個施恩望報的人，女兒跟他在一起，女兒不認爲有失身份。」

楚老爺喝道：「喬兒，越來越不知好歹，妳娘跟爲父的話也敢不聽？眼裏還有爹娘嗎？爲父跟妳說，不准妳再見那江湖浪子，不得外出一步！」

楚喬自小到大，從未給父母如

此疾言厲聲責罵，心裏好不委屈，忍不住哭起來。

女兒一哭，楚夫人心痛，忙起身上前摟住女兒，柔聲道：「喬兒，別哭，聽爹的話。好了，娘陪妳回小院去。」

那知道楚喬哭得更厲害，這一次連楚老爺也着了忙，後悔對女兒那樣兒，急得搓着手，不知怎說才好。

結果，由楚夫人哄着女兒，返回女兒起居的那個小院子內。

贏得美人　退出江湖

林卓然喜孜孜地趕回揚武門，原來他的師父就是揚武門的門主，人稱飛天虎，姓宋，大名長洲，林卓然正向一個門人詢問門主所在，那個門人搶着興奮地道：「二龍將，門下剛聽到一個好消息，福勝門的少門主給什麼人宰了！眞叫人開心！」

林卓然怔了一下──消息傳得這麼快，急急道：「本門的人都聽到了？」

那個門人點點頭，「五龍將正去告訴門主這個好消息。」

「門主在那裏？」林卓然問。

在揚武門中，除門主宋長洲外，他的弟子一律以龍將相稱，按每個弟子的輩份排列。林卓然是宋長洲的二弟子，稱爲二龍將。

「門主在書房內。」那個門人道。

林卓然馬上往書房走去。

才走到書房門前，林卓然已聽到書房內傳出話聲，聽出說話的人正是五師弟郭錦德，說的不就是顧瑞生被殺之事！

林卓然加快腳步，走入書房，只聽師父宋長洲連聲道：「太好了！一切都依照咱們的意思發生，獻策，你這招火上加油妙計，果然使得，姓唐的果然殺了顧老賊的獨生子！他不跟姓唐的拚命才怪！不知卓然如何，眞叫人擔心。」

「二師兄！」三師弟余龍光眼尖，一眼看到二師兄走進來，呼叫一聲。

四師弟劉百昌亦在書房內。

聽聞余龍光的呼叫，所有人的目光都往林卓然瞧看，宋長洲站起身，高興地道：「卓然，回來了！爲師正擔心你……如今你無恙回來，太好了。」

林卓然向師父抱拳行禮，「師父，弟子幸不辱命……」

「卓然，快將經過的情形詳細道來。」宋長洲興緻勃勃。「必定很精采吧？」

余龍光跟兩個師弟，還有蔣獻策，都想聽聽當時的情形，一齊拿眼瞧着林卓然，聽他將事情的經過說出來。

林卓然好不興奮，將他如何帶引唐樂行到丹桂樓喝酒，如何跟唐樂行趕去紫竹庵，給福勝門的人阻擋，他如何依計引開福勝門的人，讓唐樂行溜到紫竹庵後的土崗上，以至唐樂行英雄救美，殺了顧瑞生，將他所知的，詳盡道出來，像說故事那樣，末了，他又說道：「師父，弟子因被福勝門的人所糾纏，未能及時脫身走到庵後涼亭，不及目睹顧瑞生被殺的經過。」

宋長洲擺擺手道：「卓然，幹得好！顧老賊的獨子給唐樂行殺了，那是鐵一般的事實，至於你不及目睹顧小賊被殺的經過，無關緊要。」

一頓，轉對蔣獻策道：「獻策，好計，應記一大功。」跟着又轉對林卓然和三個徒弟道：「當然，你們四個也應記一功。特別是卓然，甘願挨刀並出了大力，功不可沒，不愧是我的弟子！本門有你們這種盡心盡力維護本門的弟子，何愁不發揚光大！」

林卓然跟三個師弟一起躬身道：「若非師父栽培，弟子焉有今日，弟子敢不粉身碎骨，以報師父栽培之恩。」

宋長洲聽四個徒弟那樣說，好不開心，捋鬚直笑。

蔣獻策道：「宋爺，咱們仍要下點工夫，令到顧老賊非跟姓唐的一決生死不可，否則，萬一姓唐的一走了之，咱們便前功盡廢。」

「嗯，有道理。」宋長洲點頭，「獻策，想到什麼好主意？」

蔣獻策道：「宋爺，爲防姓唐的一走了之，需要一人盯着他，此人非卓然莫屬。另外，獻策估計，顧亭熙那老賊爲報子仇，必已派人四出找尋唐樂行的下落，咱們派人到福勝門告密，那時候，不怕顧老賊不跟唐樂行拚個死活。」

「嗯，獻策，你果然足智多謀，依計而行。」宋長洲跟着轉對林卓然道：「卓然，又要辛苦你了。」

林卓然慨然道：「爲了本門，弟子義不容辭。」

「好！」宋長洲讚一聲，「卓然，馬上去找姓唐的，找到他，馬上找個藉口回來告知姓唐的下落。」

「是。」林卓然應一聲，轉身走出書房。

宋長洲忽然想到一件事，對蔣獻策道：「獻策，萬一顧老賊不跟姓唐的單打獨鬥決一生死，來個以眾凌寡，姓唐的若寡不敵眾，反給殺死，那時候咱們豈不白費心機，徒勞無功？」

蔣獻策道：「獻策已想到了，咱們可在顧老賊找上唐樂行決生死

之前，派人告知道上有頭面的人物，他們必會趕去瞧熱鬧，有那些頭面人物在場，顧老賊應該不敢不顧身份，不親自出手跟唐樂行一決生死，替子報仇，却下令門下圍攻唐樂行，落個話柄。」

「嗯，給你這一說，我便放心了，顧老賊最要面子，在一眾同道眾目睽睽之下，他硬着頭皮也會跟姓唐的單打獨鬥，姓唐的應該可以對付他。」

蔣獻策道：「宋爺，獻策還有話說，萬一顧老賊不敵，他的門下一湧而上，這個不是沒有可能，若眞的發生那種情形，宋爺可要出手制止，務必令顧老賊死在姓唐的手上，才不至前功盡廢。」

宋長洲連連點頭，「獻策，想得眞週到，那一日，我會多帶些人去觀戰，以防發生意外，萬一姓唐的不敵，咱說不得只好出手相助，務必將顧老賊置諸死地！」

蔣獻策道：「宋爺，咱們設想如此週到，顧老賊絕對活不了！」

「爲了本門，顧老賊必須死！」宋長洲一掌拍在書案上，發出一下沉實的聲響。

* * *

唐樂行怒殺顧瑞生後，並沒有打算一走了之，逃避福勝門的報復，因他一顆心已給楚喬牽着。

林卓然在那家小客棧內，找到唐樂行。

唐樂行擔心林卓然安危，在紫竹庵前分手後唐樂行一直沒有見到林卓然，看到林卓然來找他，好不高興。「林兄，區區正想去找你，見到你，區區一顆心頓時放下。區區救了楚姑娘後，找不到你，好不擔心。」

林卓然道：「唐閣下，林某給福勝門的人纏住，未能立刻脫身，擺脫他們後，林某馬上趕去找你，你已不在崗上涼亭內，只見到顧瑞生像條死狗一樣給兩個福勝門人抬走。猜到必是唐閣下怒殺了顧瑞生。唐閣下，楚姑娘沒有受到傷害吧？」

唐樂行道：「林兄，幸好你引開福勝門人，讓區區輕易溜入紫竹庵後，及時解救了楚姑娘。否則，楚姑娘可能會遭到傷害。區區本不想殺那惡賊的，他拚了命也要殺區區，區區不得已，殺了他！」

「顧瑞生確實該死！」林卓然道：「唐閣下，林某雖不能親手殺了顧瑞生，替林某兄弟報仇，仍然很開心，唐閣下，謝謝你替林某兄弟報了仇！」

一頓，接關切地道：「唐閣下，林某返回城中，到福勝門附近走了一會，聽到一個消息，福勝門主顧亭熙發下毒誓，無論上天入地，刀山油鍋，亦要找到你，爲他的獨子報仇！並已派出人手，追查唐閣下你的下落，林某很擔心唐閣下的安危，急急趕來找你，看能否幫上忙，唐閣下若有用到林某的，只管說，林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唐樂行大爲感動，「區區能夠結識林兄這種朋友，實在是三生有幸！」

林卓然慨然道：「爲朋友兩脅插刀，這句話，林某一直記在心中。」

一頓，接神色凝重地道：「唐閣下不打算……離開揚州嗎？福勝門勢力頗大，林某恐憑咱二人之力，不足以跟福勝門抗衡。」

唐樂行一點也不擔心，「林兄，一人做事一人當，大丈夫敢作敢當，正如林兄適才所言，顧……亭熙既揚言上天入地，刀山油鍋，亦不放過區區，區區能夠躲到那裏去？恐怕躲得一時，躲不得一輩子。何不跟他來個當面了斷，但憑一身本領決一死戰，何懼之有。」

林卓然不由讚佩道：「唐閣下豪氣干雲，林某佩服。」

唐樂行道：「林兄無懼福勝門之勢力，在這時候仍來看望區區，不但高義感人，亦勇氣可嘉。」

一頓，又道：「林兄的好意區區銘感，但那是區區跟福勝門的恩怨糾葛。區區不想林兄牽涉其中。」

林卓然急道：「唐閣下若這樣說，是不將林某當作朋友！若林某置身事外，亦不配作你的朋友！何況，林某跟福勝門仍有殺弟之仇，怎能就此罷休！」

唐樂行好不感動，握住林卓然的手，由衷地道：「林兄，區區好高興有你這個朋友！」

林卓然忽然感到一陣慚愧。

* * *

顧亭熙正自爲門下找尋不到唐樂行的下落而大發雷霆之際，一名門下來報：「門主，外面有人要見門主，說有事相告。」

顧亭熙於一夜之間，神色憔悴，鬢邊的髮絲居然染了霜，可見獨子之死，對他的打擊何等之大。

「可知此人姓名，是何要事？」顧亭熙喝問。

那個門人答道：「那人自稱姓曾，說是知道那個姓唐的東西的下落！」

顧亭熙頓時濃眉一剔，雙眼暴睜，「快帶那人來見本門主！」

那個門人應一聲，快步往外走，很快帶着一個漢子進來，「回門主，就是此人要見門主。」

顧亭熙擺手示意那個門人退下，兩眼已然上下打量着那姓曾的漢子，「請教怎樣稱呼？」

那漢子道：「在下曾佳，拜見

顧門主。」向顧亭熙抱拳一禮。

顧亭熙一直盯着曾佳，「請問何事要見本門主？」

曾佳道：「顧門主可是要找一個叫唐樂行的人下落？」

顧亭熙禁不住霍然站起來，疾聲道：「快說，那厮躲在那裏？」

曾佳目光閃爍，猶豫道：「顧門主……朝廷也不差餓兵啊。」

顧亭熙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明白曾佳的話意：「這個當然，若你所言眞實，本門主自會給你賞銀。」

「多少？」曾佳問。

顧亭熙幾乎氣炸了肺——分明是來敲詐，但爲了報殺子之仇，只好强捺着，「三百兩銀子。」

曾佳滿意地笑了，「一言爲定。」

顧亭熙沒好氣地道：「絕不反悔。」

曾佳於是道：「曾某知道那個唐樂行在城北那家悅來小客棧內投宿。」

「當眞？」顧亭熙直視着曾佳。

曾佳道：「千眞萬確，曾某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欺騙顧門主。」

顧亭熙咬着牙道：「諒你也不敢！否則，本門主教你不得好死！」跟着轉頭對一個弟子道：「元魁，帶他到賬房去，支三百兩銀子給他！」

弟子楊元魁答應一聲，帶曾佳往賬房走去。

顧亭熙待楊、曾兩人走出去，馬上向另一個弟子蘇元斗道：「去。」跟着做了個殺的手勢。

蘇元斗躬身抱拳，「領命。」快步往外走。

顧亭熙隨即對第三個弟子道：「元庭，馬上到悅來客棧查探一下，姓唐的那厮是否在那裏投宿。」

第三個弟子——方元庭答應一聲，正要往外走，給顧亭熙叫住，叮囑一句：「查探時切記不要表露身份，要不着痕迹，萬不可打草驚蛇。」

方元庭應一聲「是」，隨即往外走。

沉緩地吸口氣，顧亭熙雙拳慢慢握起來，站起身，咬牙切齒地仰天喃喃道：「姓唐的，我要將你千刀萬剮，碎屍萬段，亦難消我心頭之恨！」右手陡地一拳擊落身前的長案上，只聽喀剌聲中，那張紫檀木造的長案給他一拳擊塌！

顧亭熙兩眼血紅。

* * *

「師父，顧老賊殺了曾佳！」劉百昌神色驚憤，還未站住，便對宋長洲說。

宋長洲霍然動容，「當眞？」

劉百昌點頭道：「千眞萬確，弟子親眼目睹曾佳的屍體，就在距福勝門不遠的一個巷子內，給一刀割破喉嚨致死。」

宋長洲咬牙道：「一定是顧老賊指使門下所爲！」

劉百昌吁口氣，慶幸地道：「幸虧弟子指使曾佳那無賴去告密，否則，死的便是本門中人。」

宋長洲冷冷一笑，「連一個無賴也不放過，顧老賊好不心狠手辣！」

「師父，顧老賊旣已知道唐樂行的下落，恐怕很快便會去找唐樂行報殺子之仇。」

宋長洲點點頭，「顧老賊若有何動靜，錦德定有消息送回來。」

劉百昌道：「師父，咱們收買的那個福勝門人，可靠嗎？」

宋長洲道：「絕對可靠，那人不會不顧他娘親和兒子的死活的！」

劉百昌沒有再說話。

* * *

情之一字，直教人不知如何是好。

楚喬便是這樣，打從跟唐樂行分手，返回家中，給父親教訓了一頓，委屈地由母親哄着走回屋的小院後，便一直心不寧神不安，盡在想着唐樂行，以至於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茶飯不思，甚至寢睡不寧，翌日起床，那憔悴的模樣，嚇了露兒一跳，還以爲她病驚嚇過度病倒，慌忙道：「小姐，妳病了？待露兒馬上去告知夫人，請大夫回來……」

楚喬忙一手拉住露兒，「不用去告知夫人，我沒病，妳着急什麼！」雖則她感到懨懨倦倦的。

露兒瞧着小姐，不相信地道：「小姐的臉色好憔悴啊，還說沒病？」

楚喬嘆口氣，「我說沒病便沒病啊。唉，露兒，妳年紀還小，不懂得……」

露兒忽然扮個鬼臉，失聲道：「小姐，露兒明白了，小姐害的是相思病，那不算病，是不是？」

楚喬給露兒一語說中，不禁臉上飛紅，嗔道：「鬼丫頭，胡說八道，什麼叫相思病？你懂嗎？」

露兒那雙圓圓的眼珠子骨碌碌一轉，天眞地道：「小姐，婢子雖未害過相思病，但却聽人說過，所以婢子懂。相思病就是——一個人喜歡另一個人，時常想着那個人，渴望跟那人相見，那就叫相思病。小姐，是不是！」

楚喬聽着，不由又喟嘆一聲，心裏暗自道：「我確是想着他，莫非我眞的喜歡他……」

露兒見小姐沉吟不語，神色變幻不定，似喜又愁，忍不住道：「

小姐……可是想着唐公子？」她才驚覺不該說，忙掩住嘴巴。

楚喬給露兒一語道破心事，乍驚乍喜，爲了掩飾，詐嗔道：「鬼丫頭，滿口胡言，給人聽到了，傳開去，我還有顏面……」

露兒嚇得慌忙跪下，「小姐息怒，小婢該死，請小姐責罰小婢。」一副誠惶誠恐的模樣。

楚喬看着，心裏不忍，放緩聲音道：「起來，我沒說……妳錯了，我是說，妳不要瞎道。」

露兒忽然笑了，「小姐，小婢原來沒有說錯，只不過不該說出來。」俏皮地跳起身來。

楚喬怔了一下，隨即回心一想，恍然記起，自己確實說溜了嘴，不自覺洩露了「天機」，不由嬌靨發燒，笑罵道：「妳這個鬼精靈，越來越放肆了，該打！」作勢欲打。

露兒笑着討饒：「小姐，婢子不敢了，求小姐饒恕婢子。」腰肢兒一擰，躲避楚喬責打。

楚喬口裏笑罵道：「鬼丫頭，那裏躲！」追着露兒，主婢兩人在內廳笑着追逐。

主婢兩人笑鬧了一會，楚喬居然精神起來，露兒侍候小姐吃過早點，正要將吃剩的早點撤下，楚喬忽然說道：「露兒，由它擺放着吧，我跟妳溜到外面去。」

露兒臉有難色，「小姐，老爺吩咐，不准小姐外出，還要小婢看着小姐。」

楚喬佯裝生氣道：「露兒，枉我對妳如妹妹一樣看待，如今我要妳幫忙，居然推搪，眞教我傷心。」

露兒慌忙跪下，「小姐，老爺之命，小婢怎敢不聽？還望小姐體諒婢子。」

楚喬不是一個刁蠻不講理的人，怎會不體察到露兒的爲難之處，當下嘆口氣道：「起來吧，我不怪你，算了，如今沒心情出外了。」原本頗精神的，一下子變得懨懨的，轉身向窗前走去。

露兒看到小姐懨懨不歡的模樣，心裏大是不忍，鼓起勇氣道：「小姐，小婢願跟妳偷偷溜出外面去。」

楚喬一聽，驚喜不已，馬上轉過身道：「眞的？」

看到小姐一臉喜氣，露兒好不開心，將老爺的吩咐拋諸腦後，用力點一下頭。「小姐，小婢帶妳由後院門溜出去。」

楚喬一手握住露兒的手，激動地道：「露兒，一切有我承擔。」

露兒亦感動地道：「小姐對小婢……那麼好，小婢若不曉報答，猪狗不如。」

主婢兩人很順利地從後花園的偏門溜出去，生恐家裏的人發覺追出來，急急走了一段路，不見後面有人追來，一顆心才放下來，鬆口氣，楚喬禁不住道：「露兒，原來偷偷溜出來，好不緊張刺激，那種心情——恍似做賊那樣，一顆心似在卜卜亂跳。」

露兒亦顯得很興奮，「小姐，很好玩啊。」

忽然省起一事，急急道：「小姐，咱們到那裏去？」

楚喬幾乎脫口而出「去找唐公子」，少女的矜持教她急忙將說出口的話咽回去，一時間不知該怎說才好。

露兒確是個鬼精靈，馬上從楚喬的神態看出端倪，慧黠地轉着眼珠兒一笑，「小姐，是否去找唐公子？」

給露兒一言道破，楚喬一張嬌靨紅了，嗔道：「瞎說道！」却難掩眼中的笑意。

露兒假裝委屈的樣子，鼓腮道：「小婢瞎說，請問小姐要到那裏去？」

楚喬呆了一呆，笑罵道：「鬼丫頭，明知故問！」

露兒眨眨眼，裝出傻兮兮的樣子，「小姐，小婢蠢鈍，不明白小姐要到那裏去，請小姐說個明白。」

楚喬笑着打了露兒一下，「鬼丫頭，還裝傻扮痴，可惡！」

露兒吐吐舌頭，忙道：「小婢不敢了，小婢明白小姐要到那裏去——悅來客棧找唐公子！」說着扮個鬼臉，拔脚便跑。

楚喬笑罵着追着露兒。

唐樂行何嘗不在想着楚喬，起床後，幾次欲到楚家去找楚喬，都强捺着心裏那股衝動，欲找個人說話，偏偏林卓然未來，教他一個人呆在房內，坐不是，站也不是，不知該如何才是。

驀地，門外有人敲門，跟着響起伙計的聲音，「客官，請開門，有客人來找客官。」

唐樂行以爲是林卓然來找他，應一聲，走到門前將門打開，一眼看到門外站着的並不是林卓然，而是他夢中也想着的楚喬，那一份驚，那一份喜，莫可名狀，刹那間，他呆住了。

楚喬乍見唐樂行，一顆心卜卜直跳，再看唐樂行那副目瞪口呆的呆相，一陣羞赧之意襲上心頭，不由得垂下粉臉，說不出話來。

露兒看到兩人那種不知所措的模樣，不由抿嘴笑了。「唐公子，怎麼哪？我家小姐來……看你，幹嗎像木頭人一樣，大感意外是不是？」

露兒促狹的話令到唐樂行從呆怔中回過神來，慌忙道：「楚姑

娘……區區……快請進來。」

楚喬捺下心中的羞臊，抬眼瞥了神態害羞的唐樂行一眼，櫻唇輕啓，欲言又止，移步走入房中。

露兒朝唐樂行扮個鬼臉，沒有跟着走入房中，說一聲：「小姐，小婢……去去便回，」一溜烟往前面急走。

楚喬怔了一下，不知露兒搞什麼鬼，扭頭欲問，陡地恍然明白露兒的用意，心裏暗道一聲：「鬼精靈。」懷着喜悅忐忑的心情，繼續移步往裏走。

唐樂行對於露兒突然跑掉，摸不着頭腦，傻兮兮地道：「楚姑娘，露兒幹麼跑了？」

楚喬當然不能據實相告：露兒不想阻着我跟你相見。不得不含糊以對：「大概掉了什麼，跑出去找尋吧。」抬起眼，看了唐樂行一眼，忙又垂下眼瞼。

唐樂行居然傻得可以，「楚姑娘，區區去幫露兒找尋。」說着便欲往外走。

楚喬料不到唐樂行那樣實心眼，不由忍俊不禁，噗嗤一聲笑出來，唐樂行聽到楚喬發笑，呆詫道：「楚姑娘，笑什麼？」

楚喬無法忍住，抿嘴直笑，唐樂行看到楚喬直笑，還以爲自己有什麼地方引楚喬發笑，大感難爲情，慌忙往自己身上瞧看，楚喬看着唐樂行尷尬失措的模樣，更加無法止笑。

唐樂行給楚喬笑得更加摸不着頭腦，尷尬不已，幸好楚喬終於强忍笑意，說道：「唐兄，小妹笑你……太認眞了，不用理會露兒，她或許不是掉了東西，乘機跑到外面去看看有什麼東西可買。」

聽楚喬一說，唐樂行總算恍然明白露兒跑掉的眞正用意，心裏對露兒好不感激。此刻，乃是他倆相識以來，第一次獨對，難得露兒那樣知情識趣，眞是個鬼精靈。

「楚姑娘，快請坐。看到妳……區區……好不驚喜。」唐樂行鼓起勇氣說，大膽地直視着楚喬。

楚喬此來，本就打算向唐樂行表露愛意，因此不想錯過這個大好機會，壓下矜持，抬起眼，並不廻避唐樂行熾熱含情的目光，輕聲道：「小妹擔心……唐兄安危，不知福勝門是否要對付你，放心不下，所以……來看看你……」因爲緊張的關係，聲音有點發顫。

唐樂行心裏大爲感動，幾乎按捺不住那股沸騰的激情，上前擁抱楚喬。「楚姑娘，區區……一直安好……你……有否驚嚇……病倒。」好不容易說出那句話來，急忙將目光移開。緊張得手心冒汗，心頭猛跳，跟別人作生死之決亦沒有那樣緊張。

楚喬何嘗不欣悅激動得一顆心幾乎跳出來，暗自喜道：他終於表露出來了。她不由自主站起來，眼眸中情意深深，無法再壓抑下心裏的情意，口裏說道：「唐兄，眞的……記掛着小妹？」

唐樂行像着了魔，不再廻避楚喬情深意濃的目光，不由自主移步走近楚喬，「打從……東湖相見，妳的影子便烙在區區……腦中，時刻想起妳……」此時，他眼中心中只有楚喬，別無其他。

兩人就像磁鐵相吸那樣，互相吸引，不期然地，雙手互握。

「行哥。」

「喬妹。」

兩人幾乎是同時衝口而出，楚喬嬌軀一軟，偎在唐樂行身上，唐樂行不由自主張臂摟住她。

一時間，兩人都忘了人間何世，沉醉於甜蜜的郎情妾意中。

不知什麼時候，兩扇房門悄沒聲地掩上，唐、楚兩人都察覺不到，直到外面響起露兒的叫喚聲：「小姐，小姐，露兒回來哪！」兩人才如夢初醒，慌忙分開，楚喬紅着一張嬌靨，急急退回椅前坐下去。

掩上的房門「呀」一聲給自外推開來，露兒出現在門前，張嘴叫道：「唐公子，有一位公子來找你。」蹦跳着走入房內向坐在椅上的楚喬扮個鬼臉。

唐樂行早已轉對着房門口，露兒話聲未落，他已看到在露兒身後出現的來客是林卓然，忙招呼一聲：「林兄，是你。」

林卓然邊走入房內，邊笑道：「唐閣下，早知你有貴客到訪，林某便不來了。」

唐樂行忙道：「林兄別客氣，這位就是那天於紫竹庵後院險遭顧瑞生……欺負的楚姑娘，楚姑娘特來……向區區致謝。」

一頓，接又道：「楚……姑娘，那日若不是得林兄引開福勝門的人，區區未必能及時趕到崗上……」

楚喬不等唐樂行說完，已然盈盈起身，向林卓然施禮，「林公子救援之恩，銘感心中，請受我一禮。」

林卓然雖則曾聞楚家小姐之美，但卻從未一睹顏容，今日終於目睹，而且面對面，果然名不虛傳，有若天仙化人，美麗不可方物，確是絕色美人，禁不住在心裏由衷讚嘆，生出自慚形穢的感覺，幾乎不敢正視楚喬，急急還禮不迭，口裏說道：「楚姑娘，林某不敢當。」

唐樂行待楚喬跟林卓然互相施禮後，才對林卓然道：「林兄請

坐，未知打探到福勝門是否有何舉動？」

林卓然沒有坐下來，接口道：「唐閣下，林某此來，正是打探到有關福勝門的消息，福勝門主已向門下頒下必殺令，誓要替其子報仇，並且下令門下四出搜尋唐閣下你的下落，同時派出門下把守四門，嚴防唐閣下……離開揚州，林某探聽到後，立刻趕來相告。」

唐樂行抱拳道：「林兄，謝謝。」

林卓然揮手道：「唐閣下又客氣了，莫非不再視林某爲友？」

唐樂行連忙向林卓然致歉，楚喬聽說因爲她，令到福勝門誓要殺唐樂行，心裏既驚又急，急忙道：「唐兄因小妹而惹上殺身之禍，小妹……甚是惶恐不安，唐兄有何打算？」

唐樂行安慰楚喬：「楚姑娘毋須替區區擔心，福勝門雖則人多勢衆，未必殺得了區區！」

楚喬那裏放心得下，「唐……兄，還是避一避吧。」

林卓然接口道：「唐閣下，俗語有云雙拳難敵四手，閣下還是暫離揚州，林某拚了這條命，也會送閣下離開揚州！」

唐樂行忙道：「林兄高義，區區銘感，此乃區區跟福勝門的仇怨，區區怎能累林兄……」

林卓然慨然道：「林某亦跟福勝門顧老賊有殺弟之仇！何況林某既與唐閣下爲友，自當拔刀相助，斷無坐視之理！」

楚喬此時再也矯飾不下去，眞情流露，「行哥，你本領再高，始終寡不敵衆啊。」

唐樂行料不到楚喬改口喚他作「行哥」，無異將他倆之間的事披露出來，一時間好不難爲情，以至說不出話來。

林卓然聽楚喬忽然改稱唐樂行「行哥」，再看到一個情意深切，一個難爲情的樣子，頓時恍然明白，唐、楚兩人已是一雙戀人。

在一旁一直沒有作聲的露兒早已知道唐、楚兩人已互相表露了愛意，因爲，兩人在房內互相偎摟着的時候，打開的房門是她給悄然掩上的。

林卓然笑了，抱拳向唐樂行道：「唐閣下，恭喜你。」

一句恭喜你，令到唐、楚兩人臉紅耳熱，好不難爲情。

林卓然雖則笑着，口說恭喜，實則，心裏多少有幾分妒意。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楚喬乃是揚州第一大美人，而他雖說不上是一翩翩美少年，但也算得上是個男子漢，美色當前，那會不動心，如今眼見唐樂行贏得美人獨垂青，他在羨慕之餘，不妒才怪。

這世上，最難分難解，莫名其妙的，便是男歡女愛。

* * *

經不起楚喬的苦苦勸說，唐樂行只好改變初衷，依從楚喬的話，暫時離開揚州，暫避一時。

林卓然料不到唐樂行「英雄難過美人關」，要離開揚州暫避，心裏好不着急，若唐樂行暫離揚州，不與福勝門正面衝突，他們暗中所作的一切，豈不功虧一簣，枉費心機？顧亭熙若不倒，揚武門便從此不能在揚州立足，事關揚武門存亡榮辱，無論如何，也不能任由唐樂行一走了之，必須想辦法令到唐樂行不得不跟顧亭熙火併，待唐樂行送走楚喬主婢後，他裝出熱心的樣子，對唐樂行道：「唐閣下暫離揚州，不宜明目張膽，否則，一定逃不過福勝門的耳目，唐閣下若相信林某，待林某替你安排一下，林某敢擔保，唐閣下一定能夠平安無事離開揚州。」

唐樂行忙道：「區區若連林兄也不相信，還相信誰。只是……恐怕連累了林兄。」

林卓然慨然道：「林某豈是貪生怕死之輩，再說，爲朋友兩脅插刀，在所不辭！」

唐樂行感激地道：「林兄高義，區區感佩。林兄，請小心行事。」

林卓然道：「唐閣下且在客棧內等候，林某馬上去安排。」向唐樂行抱拳別過，出房離棧而去。

唐樂行送林卓然出房外，看着他往客棧前面走去，才關上房門，靜待林卓然回來。

他卻不知道，客棧外面，已有福勝門的人在暗中盯着。

林卓然離開客棧後，一逕趕回揚武門，將唐樂行因爲楚喬而突然變卦，欲暫離揚州之事，向師父宋長洲說出來。「師父，咱們如今怎辦？」

宋長洲皺着眉頭道：「無論如何，亦不能讓他離開揚州。顧老賊不死，本門只好遷離揚州，沒了根，本門不亡才怪！卓然，馬上去找蔣師爺來，看他有何妙計。」

林卓然應一聲，急急去將蔣獻策找來，宋長洲馬上問計於他。

蔣獻策確實足智多謀，馬上想到一計，「宋爺，若要姓唐的非跟顧老賊火併不可，只要如此，這般便成。」

宋長洲待蔣獻策說出他的計策，滿口讚道：「好計！嘿……不怕姓唐的不跟顧老賊拚命。」

林卓然猶豫道：「師父，累及無辜，不大好吧？」

宋長洲道：「卓然，此事關係本門之生死存亡，切不可有婦人之仁！再說，未必會傷及無辜，你太

過慮了。」

蔣獻策接口道：「卓然，非如此，姓唐的才會跟顧老賊拚命！」

林卓然欲言又止，宋長洲道：「卓然，快去依計行事，記着，事關本門存亡，切切不可弄假成眞，跟姓唐的講交情，知道嗎？」

林卓然恭聲道：「弟子謹記。」

「快趕回客棧去找姓唐的！」宋長洲道。

林卓然向師父躬身抱拳一禮，轉身往外走。蔣獻策看着林卓然走出外面，對宋長洲道：「宋爺，獻策擔心卓然對姓唐的……」

宋長洲搖頭打斷蔣獻策的話，「不會的！卓然是咱一手調教出來的，他的品性爲人，咱最清楚，爲了本門，他絕不會跟姓唐的講交情，壞了大事，一直以來，咱諄諄教誨卓然跟幾個弟子，本門就是他們的家，沒有本門，便沒有他們，這麼多年來，他們心目中只有本門，凡事皆以本門利益爲重，所以，卓然斷不會做出糊塗事。」

蔣獻策道：「宋爺，聽說卓然跟百昌他們都是孤兒，自小由宋爺一手撫養長大？」

宋長洲點頭道：「嗯，難得卓然跟他的幾個師弟都聽教聽話，頗有出息，不枉咱養之教之。」臉上泛起寬慰的笑意。

* * *

蔣獻策之計的其中一計，是要林卓然帶唐樂行先到一個地方躲匿起來，由他找人向福勝門通風報訊，讓唐樂行給福勝門追殺，一時間無法離開揚州，然後，再施另一計，務必令到唐樂行非要跟顧亭熙拚個生死存亡不可。

來到悅來客棧之前，林卓然發夢也料不到，客棧已變成一片火海，救火的人手來回奔走，人聲喧嘈，連公差亦已驚動趕到，正在驅散在客棧前圍觀議論的人羣，免得妨碍救火，防範有人趁火打劫，混水摸魚。

由於公差在場把守，林卓然無法接近客棧，事實上，他亦無法進入客棧，只好站在距客棧約十多丈外的地方張望，同時傾聽附近站着的人說的話。

「聽說燒死兩個人。」

「不，我聽一個客棧夥計說，燒死了四個人。」

「光天化日，怎會無緣無故起火？」

「是呀！白天失火，怪事。」

「沒有人知道是怎樣起火的嗎？」

「連店裏的人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聽說發覺起火後，起火的地方不止一處，我猜，有人放火！」

林卓然聽到這裏，無心聽下去，他只想找到唐樂行，他相信唐樂行不會葬身火海，必已逃出客棧，說不定，正跟福勝門的人拚命。客棧起火，他跟那個人一樣，相信有人放火，而且，放火的人極可能是福勝門的人。

他一面找尋唐樂行，一面繞到客棧後面，都找不到唐樂行，好不着急，突然靈機一動，掠上附近一棵大樹上，四下眺望，終於讓他看到，遠處一塊敗瓦殘垣的火燒地上，有近十人在圍攻一人，由於距離遠，看不清被圍攻的人是誰。但他猜測被圍攻之人極可能是唐樂行。從樹上掠回地上，急急往那面跑去。

林卓然猜對了被圍攻之人正是唐樂行。

在揚州城中，要殺唐樂行的，除了福勝門的顧亭熙外，沒有那一個，林卓然趕到那片廢墟，只見福勝門近十個門下正跟唐樂行激鬥，他毫不猶豫便衝前去，助唐樂行一臂之力。但馬上停下來，匿在一堵破牆後，打消了相助之意。

他恐怕現身相助，讓福勝門的人認爲出他是揚武門的弟子，便會在唐樂行面前露出他的眞正身份，因而給識破他的眞正用心，那就糟了，所以，他那敢現身。

他認出圍攻唐樂行的人，乃是顧亭熙的八大弟子——楊元魁、蘇元斗、方元庭、秦元亮、趙元山、郭元海、吳元虎、洪元豹。悅來客棧失火，必是楊元魁八人所爲。

顧亭熙門下八大弟子，雖則未達乃師十成十眞傳，亦有六七分火候，若八人聯手，恐怕唐樂行不易應付。

事實上，唐樂行在顧亭熙八大弟子圍攻之下，確實佔不到上風，而且幾番欲突圍無能爲力，如此鬥下去，恐怕唐樂行遲早敗在八大弟子的手上。

大弟子大概得到乃師顧亭熙的提點，根本不與唐樂行硬拚，一味纏着他，避重就輕，互相支援，一直將唐樂行困着。

唐樂行空有一身本領，但却奈何不了顧亭熙那八大弟子，逼作困獸之鬥，而他亦知道這樣下去，遲早會給楊元魁八人纏倒，可是，幾番衝突，就是衝不破八人的網羅，心裏好不焦灼。

林卓然亦看出形勢對唐樂行不妙，心裏大爲着急，突然間，給他想到一個解救唐樂行的辦法。

他要借助官府之力，解救唐樂行。

悄沒聲地離開那片廢墟，林卓然飛快地往悅來客棧跑回去，找到幾個公差，謊說有人在打鬥殺人，可能會鬧出人命，幾個公差一聽，那還得了，馬上着林卓然帶他們趕

去阻止。

林卓然帶着那幾個公差趕到廢墟前，指着在廢墟中激鬥的人，對公差說道：「看到嗎？就是那裏！」

幾個公差早已看到，不等林卓然說完話，已自拔出腰刀，抖動鐵索，吆喝着往打鬥中九人跑去。

林卓然不便露面，躲起來。

激鬥中的唐樂行跟福勝門八大弟子驟聞吆喝連聲，瞥到幾個公差奔來，都吃了一驚，不明白因何會有公差突然出現，楊元魁八人雖則不怕惹上官非，但却不想給拘到衙門去，身爲八大弟子之首的楊元魁打個呼哨，八大弟子馬上各自往外竄掠，作鳥獸散！

唐樂行亦不想惹上官府中人，亦急縱疾掠而去。

待到那幾個公差奔到打鬥的地方，唐樂行跟楊元魁八人已溜得一個不剩，消失在殘墟瓦礫之間。

幾個公差本就不想捉拿唐樂行跟楊元魁八人，對於江湖上的打殺，在公門當差的人，大都不想沾手去管，免得一個不好，惹上殺身之禍，故此，他們才會大聲吆喝，表面上是以壯官威，實則是希望唐樂行等人聞聲溜逃。所以，他們站在那裏吆喝了一陣，便「鳴金收兵」，從原路走回悅來客棧。

林卓然躲着看到唐樂行溜走，他馬上繞過廢墟，追下去。

* * *

悅來客棧的火，確是楊元魁八人放的。

他們以爲，縱使不能一把火將唐樂行燒死，亦可以將他逼出客棧，襲而殺之。他們本亦以爲唐樂行給他們纏住，遲早會敗在他們手下，那知道殺出幾個公差，令到他們功敗垂成，當然不甘心。

顧亭熙聽完八個弟子的話後，咬牙切齒道：「姓唐的這次命大，這次給他逃了！下次教他插翅難飛！」

「師父，都是弟子等沒有用，未能及時將他拿下，無顏面回來見師父。」楊元魁代七個師弟向顧亭熙告罪。

顧亭熙嘆口氣，說道：「元魁，並不是爾等之過，那廝確實本領高强，加上公差突然插手，縱使爲師在場，亦不得不走避。爲師並不責怪爾等。」

楊元魁八人聽乃師那樣說，頓時鬆口氣。

顧亭熙咬着牙，半晌才道：「元魁，無論如何，亦要盡快找到那廝的下落！」

楊元魁恭聲道：「弟子自必傾盡全力，找尋那廝的下落，讓師父手刄那廝，替師弟報仇！」

顧亭熙道：「馬上加派人手，追查那廝的下落。」

楊元魁應一聲「是！」與七個師弟往外走。

* * *

楚喬聽聞悅來客棧起火，幾乎燒毀，想到唐樂行不知是否已離開客棧，不由擔心起來，越想越放心不下，忍不住要露兒陪她到悅來客棧走一趟。

主婢兩人剛走出大門，眞不巧，遇上剛由外面回來的楚聞達攔住妹妹去路，揚聲道：「二妹，到那裏去？」

楚喬負氣道：「到外面走走，不成嗎？」

楚聞達盯着妹妹，冷冷地說道：「到外面走走？我看，是去找姓唐那廝吧？」

「大哥，你管不着。」楚喬語聲帶氣，偏身自兄長身旁走過。

楚聞達臉色一沉，伸手攔住妹妹，哼一聲，道：「二妹，我是妳兄長，爲何不能管！哼哼，爲兄偏要管！不許妳去找那廝，回家裏去！」

楚喬倔强地道：「我不回家，我要到外面去！」

楚聞達大爲生氣，「二妹，竟敢不聽爲兄之言？」

楚喬別轉臉，「無理取鬧，我當然不聽！」

楚聞達怒不可遏，厲喝一聲：「目無兄長！妳好大膽！」一手抓住楚喬，拉她往大門走。

楚喬用力掙扎，口裏怒罵道：「大哥，放開我！」那裏掙扎得了兄長抓住她衣袖往裏拉的手。

露兒急了，叫道：「大公子，請快放開小姐……」

「臭丫頭，本公子的事，怎到你管！」抬脚將露兒踢倒，大力將楚喬拉回家裏。

楚喬氣惱得眼中淚花打轉，忿忿道：「大哥，還是人嗎？太過份了！放開我！我自會走！」

楚聞達咬着牙，兇惡地道：「二妹，乖乖跟爲兄返回家裏，仗着娘親寵妳，不聽爲兄的話！哼哼，爲兄還要將妳關起來，看妳奈何得了爲兄！」

楚喬突然停止掙扎，心平氣靜地道：「大哥，放開我，我會走！」

楚聞達怔了一下，點點頭，「好哇，妳自己走！」放開手，跟着又道：「二妹，爲兄並不想那樣對妳的，其實，爲兄不讓妳去找那廝，實是爲妳好。妳可知道，姓唐那廝是個江湖匪類，他兩番救妳，實是另有居心。」

楚喬不想聽下去，說道：「大哥，我已聽你說過，不想再聽，我已長大了，會不辨好歹？」待露兒追上她，馬上拉住露兒的手，往自己起居的小院走回去。

* * *

林卓然終於追上唐樂行。

唐樂行看到林卓然追上來，好不詫異，「林兄，怎會找到這裏來？」

林卓然將編好的一番話說出來：「唐閣下，林某返回悅來客棧，方知客棧起火燒起來，當時林某好不焦急擔心，後來想到，憑唐閣下的身手，斷不會給困在客棧內，對於光天化日客棧失火，感覺大有蹊蹺，由是猜測，極可能是福勝門所爲。唐閣下若從客棧脫身，說不定遭福勝門的人纏上。於是急急四下找尋，那麼巧發覺幾個公差跟着一個漢子往廢墟那面奔去，心頭一動，隨後跟下去，剛好看到閣下跟福勝門八大弟子激鬥，發覺公差出現，各自急溜，林某急不迭追着閣下，終於在這裏追上閣下。」

唐樂行吁口氣，高興地道：「區區正擔心林兄返回客棧找不到區區，區區打算折返客棧附近等候林兄，想不到林兄那麼巧找到來，太好了。」

一頓，又道：「林兄，安排好讓區區離開揚州之事了麼？」

林卓然頓時神色凝重起來，「唐閣下，林某找了幾個朋友，他們都說福勝門已加派門下四出搜尋閣下的下落，並且嚴加把守各處進出揚州的地方，風聲很緊，因此，他們都不敢幫忙，唐閣下要在短時間內離開揚州，恐怕不易，依林某之意，閣下不要急於離城，找個地方呆兩天，待風聲稍緩，林某再設法送閣下出城。」

一頓，又道：「林某有一處地方可供唐閣下暫住，絕不會給福勝門的人找到，未知唐閣下意下如何？」

唐樂行其實並不眞的想離開揚州，因他不想見不到楚喬，恨不得時刻跟她在一起，看到她，既然一時間不能安然離開揚州，他樂得趁機留下來，當下說道：「既如此，區區只好聽從林兄的主意。」

說起來，他有另一個因由不想離開揚州，躲避顧亭熙的報復，他在江湖上闖蕩了這些年，深知江湖人物有仇必報，何況他殺了顧亭熙的獨子，顧亭熙焉會放過他，縱使他避得了一時，避不了一輩子，除非他永不再到揚州，否則，顧亭熙必會找到他。但他怎能一輩不再踏足揚州，揚州有楚喬——他這輩子最喜愛的女子，無論如何，他亦斷不會拋下楚喬，遠走他方，因此，唯一解決的辦法是，跟顧亭熙決個生死！

他暗地裏早已決定，跟顧亭熙一拚，解決這段仇怨。

林卓然聽聞唐樂行願照他所言去做，心裏好不高興，馬上道：「唐閣下，林某馬上帶你到那裏去。」

唐樂行點點頭，跟着林卓然走。

林卓然一路上盡揀僻靜的地方走，走了大半個時辰，終於走到一個地方，一座不大也不小的房屋前，從後門進入房屋內。

唐樂行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只知道從城北走到城南。他沒有詢問，因他信任林卓然。

* * *

楚喬這次請准了父母，說是到紫竹庵去上香，帶着露兒急急離家，免得遇上兄長楚聞達，諸多留難。

她非要到悅來客棧看看不可，若不弄清楚唐樂行是否安然無恙，她無法放下心來。

主婢兩人順利地走出大門，馬上加快腳步往前行走，不時扭頭往後回望，並不見兄長楚聞達追出來，直到轉出街口，主婢兩人才鬆口氣。

可是，主婢兩人一口氣才剛平復下來，却驚得張口便叫。

你道楚喬主婢因何驚叫？原來就在主婢兩人的身前，赫然有四個人擋住她倆的去路。

那個人的動作好快，不待楚喬主婢叫出聲來，便有人已掩住她兩人的嘴巴，跟着一掌擊暈兩人。其中兩人分別將楚喬主婢抱起來，放入身後停放着的兩乘小轎中，抬轎的漢子立刻抬起小轎，在那四個漢子的護送下，如飛而去。

整個經過很快完成。

就這樣，楚喬主婢給人擄走了。

不知擄走楚喬主婢的，是何方人物？

楚家直到晚上仍不見女兒回來，才擔心起來，派人到紫竹庵去找尋，當然找不到，這下可急了，慌忙派出護院下人，四出找尋。楚聞達聽聞妹子外出大半天的未回家，亦着急擔心，怪責父母不該讓妹子外出，並對父母說，難保妹子不是跟唐樂行私奔了。

楚老爺跟夫人聽兒子那樣說，大驚失色，想到可能從此失去女兒，楚夫人哭了，楚聞達按捺不住，帶了他那羣隨從，出外找尋妹子。

找了一整晚，那裏找得到楚喬，至此，楚家確定女兒失了踪，楚夫人傷心痛哭，楚老爺亦心內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楚聞達認定了妹子跟唐樂行私奔了。因此，他不大擔心妹妹的安危。

楚喬是揚州第一大美人，多少公子哥兒夢寐以求，但願能娶她爲妻。如今她失了踪，消息不脛而走，不到半日，便已傳遍全城，楚

家大門前車馬雲集，全都是那些公子哥兒聽到消息後，紛紛趕到楚家門求証。

楚家可熱鬧了。

可惜不是喜事，而是傷心事。

* * *

林卓然外出不到一盞茶工夫，便匆匆回到唐樂行暫時匿藏的那座房屋，唐樂行大感奇怪，問道：「林兄，因何這麼快便回來？」

林卓然神色凝重，吁口氣，沉緩地道：「唐閣下，林某聽到一個消息……」

唐樂行見林卓然神色凝重，說話吞吐，心知那消息必是壞消息，而且跟他有關係，登時大爲緊張，「林兄，請快說。」

林卓然吸口氣，「唐閣下，你要答應林某，聽了那消息後，不可衝動胡來，不顧一切。」

唐樂行心內更加不安，點頭道：「林兄放心，區區自信還有那份自制力。」

林卓然看着唐樂行，一字字道：「唐閣下，楚姑娘……失了踪！」

「什麼？」唐樂行腦袋裏轟一聲響，身子劇震一下，雙眼暴睜，一把抓住林卓然一條手臂，「楚……她失了踪？當眞？」

林卓然給他抓着手臂，痛得幾乎叫出聲來，因唐樂行於情急之下不自覺用力抓住林卓然的手臂，他强忍着說道：「唐閣下，外面都是那樣說！該不會假！」

唐樂行呆了呆，突然往外衝：「區區去楚家問個清楚明白！」

林卓然早有防備，急忙一手抓住唐樂行。「唐閣下請冷靜。」

唐樂行給拉住，頓腳道：「林兄，她失了踪，教區區怎能像縮頭烏龜一樣呆着？」

林卓然道：「唐閣下可有想到，那是福勝門引蛇出洞之計？」

唐樂行頓時呆了呆，「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啊。」頓時冷靜下來。

「唐閣下，楚姑娘失踪之事，林某替你查明是否屬實，爲免中計，唐閣下不宜莽動。」

唐樂行咬咬牙，點頭道：「有勞林兄了。」

林卓然沒再說什麼，轉身往外走。

林卓然這一去，直到黃昏時分才返回那座房屋，唐樂行正自心焦難耐，看到林卓然返來，急不迭道：「是否屬實？」

林卓然沉實地點點頭，「楚姑娘確實失了踪。」

唐樂行像給人在心頭刺了一刀，「可查到是誰所爲？」

林卓然道：「暫時仍未查到。」

唐樂行疾聲道：「一定是福勝門所爲！除了福勝門，有誰會擄走……她！」

林卓然顯然很冷靜，「嗯，林某也是這樣猜想。」

唐樂行憤怒地道：「區區去找顧亭熙……」

林卓然一把抓住唐樂行，「唐閣下此刻切不可衝動莽爲！若情急意亂，恐怕不但救不回楚姑娘，還會壞事！唐閣下必須冷靜。」

唐樂行急道：「林兄，教區區如何能夠冷靜啊！」

林卓然道：「唐閣下，越是危急，越要冷靜，否則，不但於事無補，反會壞事！」

唐樂行心亂如麻，一時間沒了主意，「依林兄之見，區區該怎樣才是？」

林卓然道：「唐閣下且請按捺心情，待林某夤夜到福勝門探查屬實，才作定奪。」

唐樂行道：「區區跟林兄一道……」

林卓然忙搖手道：「唐閣下請放心，林某自會小心行事。」

唐樂行想想，點頭道：「林兄，有勞了。」

「唐閣下但請安心等待，林某盡快趕回來。」話落，馬上離去。

唐樂行一個人呆在屋內，那能安心，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一刻也不安寧。

二更天了，林卓然去如黃鶴，唐樂行幾乎按捺不住，冒險趕去福勝門。

巧得很，林卓然就在那時返來了。「唐閣下，楚姑娘確實給福勝門擄走……」

「區區馬上闖入福勝門，救出楚……姑娘，縱使龍潭虎穴，亦要闖！」

林卓然攔住唐樂行，勸道：「唐閣下稍安毋躁。强闖不是辦法，萬一顧亭熙那老賊在福勝門內佈下天羅天網，唐閣下豈不自投羅網？那不但救不了楚姑娘，恐怕……唐閣下亦脫不了身，反中其奸計？唐閣下還請三思。」

唐樂行給林卓然一番話說得冷靜下來，「林兄，怎樣才是？」

林卓然皺着眉頭想了一會，說道：「爲今之計……有了，唐閣下大可公然上門要人，但却切不可闖入福勝門內，待跟顧亭熙那老賊照面後，來個引狼離窩。顧老賊必欲殺你而後快，他決不會讓你脫身，必可緊追不捨，憑唐閣下的身手，將顧老賊的門人拋掉，那時候，唐閣下大可從容對付他，林某則乘機潛入福勝門內救出楚姑娘，唐閣下……」

唐樂行一時間想不出更好的辦法，當下急急點頭道：「林兄此計甚妙，明日依計行事！」

一頓，又道：「要林兄冒險，

區區……」

林卓然忙道：「爲朋友兩脅揮刀，在所不辭。」

唐樂行執住林卓然的手，用力握了握。

林卓然心裏忽然感到慚愧——唐樂行以眞誠待他，視他爲朋友，他却欺騙他，豈不有虧德行，豈是朋友相交之道？可是，當他想到，事關揚武門能否在揚州立足，他可不是爲了一己之私，實在情非得已，才心頭稍寬。

＊　＊　＊

這日中午時分，福勝門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站在大門前，指名道姓要見顧亭熙。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唐樂行。

四個守大門的門人根本未見過唐樂行，當然不認識他。福勝門已因爲門主之獨子——少門主顧瑞生的被殺而弄得滿門不安，如今居然又有不識時務之徒鬧上門來，不禁怒從心生，其中一人怒喝：「呔！那來的野漢！也不打聽打聽，膽敢來本門撒野，不知死活！」

另一人接着喝道：「快滾！大爺們沒心情跟你胡鬧，若不知好歹，你是自尋死路！」

唐樂行一心來找顧亭熙，當然不會就此離去，振聲道：「爾等聽着，快着顧亭熙那老賊滾出來見區區！否則，區區殺將進去！」

四個守大門的門人都給唐樂行那番話惹怒了，其中兩人拔出腰刀，衝下門階，向唐樂行去。

唐樂行不想跟那兩個傢伙動手，疾喝一聲：「站住！可知道區區是誰？」

那兩個漢子給唐樂行一喝，頓時停下來，其中一人上下打量了唐樂行兩遍，狐疑地道：「閣下報上名來！」

唐樂行加重語氣道：「區區就是貴門門主必欲得之而後甘心，連日來派人四出找尋的唐樂行！」

四個守門漢子一聽，頓時傻了眼，八道目光一齊射在唐樂行身上，不可置信地道：「你……就是唐樂行？」

唐樂行昂然道：「如假包換！」

四個漢子飛快地互相交換了一眼，衝下門階的兩個漢子身形一閃，左右堵着唐樂行，站在門階上的一個漢子轉身飛一樣奔入大門內，將這驚人的消息告知門主顧亭熙。

唐樂行卓然挺立，正眼也不看堵着他的兩個漢子。

驀地，福勝門內突然湧出二三十個漢子，分左右衝下門階，呈半月形圍起來，將唐樂行包抄起來。跟着，一個年約六十開外的老者在四個腰佩長劍的壯漢擠擁下，大步向大門內走出來，穩穩地在門階上站着。

「顧門主，快將楚姑娘放出來！寃有頭，債有主，顧瑞生乃區區所殺，與楚姑娘無涉！閣下要報殺子之仇，只管衝着區區來！何必累及無辜！絕非大丈夫所爲！」唐樂行幾乎壓抑不住，不顧一切衝殺入福勝門內。

那六十開外的老者是福勝門主顧亭熙，看到眼前之人就是殺子仇人唐樂行，頓時眼瞳暴縮，雙眉聳動，兩道寒森森的目光盯射着唐樂行，凝聲道：「殺我兒之人，就是爾？」顧亭熙臉肉搐動。

唐樂行直認不諱，「他該死！故區區殺之！」

「爾可知道，常言道：殺人者，人亦殺之！爾殺我兒，本門主誓要殺爾，報殺子之仇！」

唐樂行一心只顧着楚喬，「閣下要報仇，只管衝着區區來，與楚姑娘無涉，快放了楚姑娘！」

顧亭熙是仇人相見，份外眼紅，想到白頭人送黑頭人，心裏一陣悲痛，恨不得將唐樂行生劏活剝，咬着牙道：「爾滿口胡言！本門主何曾擄禁了什麼楚姑娘，爾先殺我兒，如今復來無故撒野，豈有此理！本門主今日若不將你碎屍萬段，開膛剮心，以祭我兒亡靈，本門主若不殺你枉爲人父，枉爲一門之主！」

不等顧亭熙下令，兩個壯漢已各自叱喝一聲，衝下門階，撲擊唐樂行。

那兩個壯漢乃是顧亭熙八大弟子其中之二秦元亮跟趙元山。

唐樂行冷笑一聲，金錯刀出鞘，揮刀縱前，迎擊秦、趙兩人。

「鏗鏘」兩聲激響，唐樂行跟秦、趙兩人拚了一招，將秦、趙兩人擊退，他亦乘機縱拔起來，凌空兩個翻滾，掠過圍堵着的福勝門下的頭上，身形一展往福勝門下的左邊飛掠。「顧門主以衆凌寡，豈是大丈夫所爲！好漢不吃眼前虧，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區區告辭！」他說走便走，凌空飛掠中，留下那句話。

顧亭熙果如林卓然所言，怎會放走殺子之人！見唐樂行逃走，厲吼一聲：「那裏走！」身形急縱，如飛向凌空飛掠的唐樂行追去。

趙、秦兩人雖則與唐樂行最爲接近，却料不到唐樂行甫交手一招便溜之乎也，驚愕之下，反應便不及乃師之快，跟另外兩個漢子——郭元海吳元虎先後在乃師身後追下去。

那二三十個門人亦一窩蜂般追下去。

好不容易才「找」到殺子仇人，顧亭熙焉肯放走唐樂行，一直緊追不捨，却始終追不上，隨後追下來

的四個弟子經已追不上，沒了四人的踪影，那些門人更不必說了，追出不太遠，便給拋下。

唐樂行掠到那片頹垣敗瓦的廢墟地上，停下來，不再跑。

顧亭熙隨後追到，人劍如矢，飛刺唐樂行。

他只想殺了唐樂行，替兒子報仇。

唐樂行不閃不避，身形一矮，金錯刀往上揮起，只聽鏗一聲響，刀劍相擊，濺出一蓬火星，顧亭熙怒吼一聲，身形藉一擊之力翻掠起來的同時，順勢一劍直刺下去。

唐樂行經已往後暴退出丈外，口裏喝道：「顧門主，到底將楚姑娘怎樣了？」他很想知道楚喬是生是死，是否遭受到折磨。

顧亭熙一劍刺空，落在地上，臉上微露愕然之色，厲聲道：「爾說什麼？本門主何曾擄禁了楚姑娘！」

唐樂行憤怒塡膺，「虧你是一門之主，幹了却矢口不認！楚喬姑娘失了踪，不是你派門下將她擄走，還有誰！」

顧亭熙眼珠飛快地溜轉了一下，狠聲道：「既然爾猜到了，本門主何妨認。」

唐樂行憤忿道：「閣下之子乃區區所殺，與楚姑娘無涉，要報仇，只管找區區，閣下却擄禁無辜，卑鄙齷齪，豈是君子所爲！」

顧亭熙嘿嘿乾笑兩聲，「殺人償命，爾殺我兒，爲何躲了起來？不敢面對本門主，難道那是大丈夫敢作敢當的行徑？本門主爲了將你引出來，沒奈何，只好出此手段，逼爾露面！」

「區區如今已在閣下面前，閣下該放了楚姑娘吧？」

顧亭熙仰天厲笑起來，「放了她？哈哈……爾在痴人說夢！天下間那有如此便宜之事！」

「閣下要怎樣才肯放楚姑娘？」

「除非爾束手就擒，爾一命換楚姑娘一命！」顧亭熙惡狠狠道。

「要是區區不答應呢？」

「那爾要死，楚丫頭亦要死！給我兒墊屍！」

唐樂行道：「非如此不可？」

顧亭熙獰厲地道：「爾非塡命不可！」

唐樂行道：「既如此，區區只好跟閣下一決高下，拚個生死！人只能活一次，區區絕不會束手枉送生命！」

「拿命來！」顧亭熙怒吼一聲，仗劍行向唐樂行。

唐樂行喝一聲：「那要看閣下是否有那個本領了！」挺刀迎上去。

兩下裏遇上，刀劍交擊，身形閃錯，各自變招，激烈地拚鬥起來。

顧亭熙一心要殺唐樂行，自然施展渾身解數，劍掌齊施，招招殺着，絕不留情，唐樂行知道今番若不分個高低生死，顧亭熙決不會罷休，只好全力應付，盡展所學，拚個你死我活。

兩人這一戰好不激烈兇險。

論功力，唐樂行當然不及顧亭熙的數十年修爲，幸好他身法靈活，避重就輕，加上刀法奇幻靈變，能夠敵住顧亭熙那殺氣騰騰的劍法，再加上「金剛剪」，指刀相輔，總算跟顧亭熙戰個勢均力敵。

對於唐樂行的身手，顧亭熙可說大感意外，他原以爲唐樂行的武功身手縱使怎樣高明，也不可能與他抗衡，他自信必能擊殺唐樂行，替兒子報仇，也因此，他才不管給拋下的四個弟子，獨自一人緊追着唐樂行。如今交手之下，他才知道小覷了唐樂行這個年輕人。

不知不覺間，兩人惡戰了七八十招，從地上鬥到一座敗屋的斷垣上，接着又拚到地上。

在氣勢上，顧亭熙似乎佔了上風，因他一直吆喝連連，給人一種氣勢洶洶的感覺。

不知不覺間，唐樂行給逼到一堵破牆下，驀地刀勢一窒，給顧亭熙一掌壓迫住，顧亭熙心頭大喜，怎肯放過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一劍向唐樂行的心胸要害刺去。

他認爲唐樂行絕對躲不過他那一劍，必會在他劍下喪生。

唐樂行果然避不過顧亭熙那一劍，給一劍刺入心胸要害！

顧亭熙禁不住發出一聲長嘯，渲洩心裏的仇恨與驚喜。

可是，唐樂行於長劍刺入他心胸的剎那，做了一件事——左手食中二指快而準，一下夾住劍身，令到顧亭熙無法再刺進分毫！

顧亭熙在那霎間才猛地醒起，唐樂行的「金剛剪」指力足以尅敵制勝。他一心只想刺殺唐樂行替兒子報仇，一時間忘了顧及，吃驚之下，急忙拔劍暴退，可恨，已經遲了。

唐樂行手中金錯刀疾揮，刀光過處，顧亭熙一顆人頭飛了起來！心急犯錯之下，顧亭熙賠上一命。

唐樂行是以險中求勝，故意讓顧亭熙得手，施展出金剛剪指力，夾住顧亭熙的長劍，乘機將他斬殺！

若他的金剛剪指力不敵顧亭熙的數十年內家功力，那麼，死的便是他。

顧亭熙的人頭離身飛起，飛跌落丈外的地上，滴溜溜直滾，他的無頭屍體才倒下，噴濺出大股鮮血。

唐樂行亦於屍體倒下之前，人頭飛起之際，運起金剛剪指力將劍「剪」斷，否則，顧亭熙的無頭屍體並不會倒下。

他忍着痛，以拇食二指拈着刺入他心胸要害的那截斷劍，哼了一聲，將之拔出來扔掉，立刻出指點封了傷口附近的經脈，止痛止血了，然後從身上拿出一個小玉瓶，倒出兩顆丹丸——療傷丹——吞服下肚。

顧亭熙那一劍若是能夠再刺入一分，唐樂行必死無疑。

看一眼心胸上的劍傷，唐樂行目光一轉，落在顧亭熙的無頭屍體上，嘆口氣道：「區區本不想殺你，是你逼區區出此下策，你若不死，必殺區區而後甘心，區區絕無取死之道，那麼，唯一解決之道便是你死！我活。」

正打算撿回顧亭熙的人頭，陡聞兩聲吆喝傳來，忙循聲望去，只見福勝門四大弟子如飛掠前來，忙停下脚步，蓄勢以待。

趙、秦、郭、吳四個顧亭熙的弟子終於追尋到來，可惜已經來遲一步。

四人如一陣風般掠至，一眼看到乃師倒在地上，項上人頭不見了，莫不大驚失色，一時間不知所措，悲痛難禁。

「快去撿回顧門主的人頭，將屍體抬回去，放出楚喬姑娘！」唐樂行沉聲道。

秦、趙、郭、吳四人陡地悲喝一聲，各揮兵器，撲向唐樂行。

驀地，一聲吆喝傳來：「唐閣下，待咱們來對付！」人隨聲現，只見一個中年人當先飛掠而至，接一縱，截下撲攻唐樂行的趙、秦、郭、吳四人，隨後掠至的四個年輕人身形閃掠，迅速將秦元亮四人包圍起來。

從後趕來那批人，唐樂行根本不認識。

當先截下秦、趙、郭、吳四人那個中年人不是別人，正是揚武門主宋長洲，隨後而來的四人則是他的四個弟子。

秦元亮四人都認出宋長洲四人的身份，四人莫不心頭驚惶，心知不妙，趙元山喝道：「宋門主似乎來意不善啊！」

宋長洲冷笑一聲：「貴門顧門主已人頭落地，爾等又羣龍無首，若不想本門主痛打落水狗，爾等速速返回貴門，解散福勝門，本門主不爲已甚，爾等不會不知死活，不識時務吧？」

秦元亮怒道：「宋門主好卑鄙啊！當初家師不爲已甚，不欲對貴門趕盡殺絕！想不到宋門主不思感激，却趁家師身亡，出爾反爾，欺負本門門主身亡，不但悔諾，還反過來逼咱們解散本門，好不可惡！」

郭元海接口憤然道：「姓宋的！縱使家師身亡，本門亦絕不容你這無信無義之徒得逞！」跟着暴喝一聲，揮刀斬向宋長洲。

秦、趙、吳三人亦向宋長洲撲去。

宋長洲怒喝一聲：「不知好歹！」揮劍迎擊，他那四個弟子亦自三面圍上去，攻擊秦元亮四人。

唐樂行在旁聽着兩幫人的對話，已聽出個大概，對於這種門派之間的恩怨，他不便理會，但却不值揚武門門主所爲。此刻他心裏只想着楚喬，不知林卓然是否救走楚喬，既然不想插手福勝、揚武兩個門派之間的是非恩怨，他不想逗留，身形縱掠，往廢墟地外掠去——趕去福勝門瞧瞧林卓然是否救了楚喬。

他尚懵然不知，林卓然乃是宋長洲的二弟子，他一直瞞住了他，還利用了他。

才掠出廢墟地，唐樂行禁不住歡呼一聲：「楚……喬！」原來他看到楚喬正跟林卓然匆匆而來。「林兄！」

楚喬亦歡呼一聲：「行哥！」

看到楚喬無恙，唐樂行心花怒放，飛掠到楚喬身前，也不理會還有一個林卓然，一把摟住楚喬。

楚喬亦忘其所以，投入唐樂行懷中。

劫後重逢，怎不教兩人眞情流露。

林卓然站在一旁，臉上並無喜悅之色，反之，顯得心事重重。

楚、唐兩人緊緊偎摟了好一會，心裏激情漸褪，才霍然驚覺林卓然站在一旁，唐樂行忙放開楚喬，難爲情地道：「林兄，謝謝你救出……楚……喬，感激不盡。」

林卓然突然卜地跪下去，滿臉愧疚，「唐閣下，林某該死！楚姑娘並不是給福勝門顧老賊擄走，擄走楚姑娘……乃是本門所爲……」

唐樂行給林卓然突然的舉動弄得詫愕不已，急忙說道：「林兄快請起來，區區不明白林兄所言……」

林卓然跪着不動，激動地道：「唐閣下，林某愧疚，有虧朋友之道，日夜不安，天人交戰，林某若不說出實情，不但愧對唐閣下，亦愧對自己。由始至終，林某都騙了唐閣下……」將內裏的因由，一一道出來。

唐樂行聽完後，幾乎不相信聽到的是眞的，驚怒交集，憤然道：「林兄所言，全是事實？」

林卓然愧疚道：「絕無一字虛言，唐閣下，林某愧疚難當，要殺要剮，林某甘受！」

唐樂行那霎間心情極之複雜，有如打翻了五味瓶，半晌，怒衝衝地道：「林兄，枉區區一直視你爲可堪信賴的朋友，你……你却一直欺騙區區，利用區區……實在教區區痛心疾首！林兄跟貴門之所爲，實太卑鄙齷齪！可惡可恨！」

林卓然垂頭道：「林某知過，事關本門存亡，逼不得已，只好出此下策，林某願代本門受過，甘受唐閣下處置……」

唐樂行氣憤難捺，喝道：「殺你不足以洩區區心頭之怒……」

楚喬忽然開心說道：「行哥，事已至此，殺了……他……陡令你雙手再沾血腥。再說，他也是身不由己，其情可恕，而那個下流無賴之徒確實該死。小妹給擄去，雖受了點驚嚇，他們一直待小妹很好，侍候週到，他們門主還一再向小妹致歉。行哥，饒恕了他吧，小妹不想你雙手再沾血腥，別再理會江湖上的恩怨了，好嗎？小妹只想……永遠跟你在一起。」

最後那句話令到唐樂行一顆心給融化了。能夠贏得心愛之人——還是個大美人——相許，夫復何求，幾生修到。一腔怒氣頓時化作烏有，不由自主朝楚喬點了點頭，深情地道：「喬妹，有了妳，從今後，管他江湖恩怨，我厭倦了那江湖上的波譎雲詭，人心之奸惡險詐，有妳相陪，我已心滿意足……」禁不住握住楚喬一雙柔荑。

此刻，他眼裏心中，只有楚喬。

楚喬柔情萬縷，嬌柔地道：「行哥，走吧，小妹帶你回家見我爹娘。」牽着唐樂行的手，往來路走去。

到楚家去見楚喬爹娘，那豈不表示……唐樂行好不歡欣雀躍，他沒有再看跪在地上的林卓然一眼，懷着欣悅雀躍但又有點忐忑不安的心情，跟楚喬手牽手雙雙離去。

（全文完）

龍虎鳳羣雄錄故事之二／石中蓮・文　可飛・圖

龍騰虎鳳戰三王

上文提要： 滄州道上，「黑虎幫」幫主雷聲遠與「金龍幫」幫主岳震天俠義相交，堪稱莫逆，並於半年前秘密商議龍虎兩幫合而爲一，定名「雙義」。詎料，少幫主雷猛代其父雷聲遠赴岳震天之約，兩人剛會面，雷猛被人擊昏，岳震天當場斃命，雙方因此結下仇怨。岳震天之胞弟小白龍岳震宇爲了查明其兄被害眞相，與雷猛起衝突……



巧佈埋伏

原來岳震天昔日爲了仗義救助黑虎幫雷聲遠，曾與名震武林的「化外三王」交惡論戰，追逐「鐵霸王古倫」、掌傷「天山王雲飛鵬」，最慘的是那個「西涼王阿木奇」，生生的被岳震天斷了一隻右臂！

三王鼠竄歸去，矢志復仇，除各自潛修苦練絕藝之外，並暗定陰謀，又聽聞范威和高韜是天山王雲飛鵬的門徒，久在中原，阿木奇商得二王同意，使范威、高韜兩人去投靠岳震天，岳震天愛材性直，非但接納了范、高兩人，並義結同盟，又怎知狠子野心，岳震天因養了二條毒虎而終被算計身亡。

* * *

自從雷聲遠率殘餘的黑虎幫中高手隱於別莊之日起，就派有暗哨日夜戒備。這晚，莫名其妙的紅燈信號出現夜空，監哨並無所見，這不是監哨偷懶，而是地勢上發生死角上的現象。

那片密林，恰正阻住了監哨的視野，施放紅燈的人叫侯亭，又是個頗有心機的刁詐的人物，但人有千算萬算，却不如老天一算，偏偏凑巧被岳震天之弟岳震宇和雷聲遠之愛女漩姑發現。

他倆路熟，功力高，先讓陳石

手刃元兇

生等人回到別莊，叫醒衆人，說明經過，祇恨得雷猛牙癢，頓足成坑。

監哨適時傳報進來，陳石生等人到達，雷猛已得乃父嚴諭，不准管此事，交由漩姑和岳震宇出面，他催促着別莊中其餘人手，盡快將必需用品食糧金錢等打包，候令即行。

漩姑和岳震宇於廳中接待歸隊的陳石生等人，三言五語，已証明了陳、王、李三人是黑虎幫中的好兄弟，於是漩姑一聲嘆息道：「你們來了很好，可惜今晚仍然無法睡個安穩覺，並且還要大大忙上一陣子。」

陳石生慨然道：「姑娘儘管吩咐，弟兄們誰也沒打算着强敵未滅之前過舒服日子。」

漩姑頷首道：「那很好，就由你爲首，帶着李傑和王擇友，從右側廊上後轉，少幫主在，正缺乏人手，快去吧！事了再進來吃喝。」

陳石生恭敬的應了一聲，帶李傑、王擇友退下。

剩下侯亭一人，他不由問道：「姑娘，小的派個甚麼差使？」

漩姑寒着臉道：「侯亭，我有資格派給你差使嗎？」

侯亭一愣，那閃着狡猾陰詐的雙目轉動不已，道：「姑娘這話叫侯亭聽了不安……」

漩姑冷哼一聲：「眞的不安嗎？」

侯亭道：「小的就算有錯，敢說也是無心之失，前賊率衆毀幫，小的也曾拚命抗敵，後與陳石生等人逃出，是萬不得已的事……」

漩姑哦了一聲，道：「這樣說來，不久前在那密林之中，暗中施放紅燈信號，也是萬不得已的事了？」

一句話，祇嚇得侯亭自脚心底冷到了頂腦門，霍地跳出七尺，才待開口，岳震宇已冷冷地說道：「家有家法，幫有幫規，背叛背道與敵私通，該受甚麼刑罰，就受甚麼刑罰，你若夢想從大廳中逃脫，侯亭，那是辦不到的。」

叛幫之罪必死，必死之下，侯亭露出本性，獰笑一聲，道：「侯爺我不一定會死，反之稍待你們就皆難活命！」

漩姑沉喝道：「侯亭，叛幫背道，你可知道受何刑罰？」

侯亭哈哈大笑：「賤婢少賣狂，侯二爺投身黑虎幫，就爲臥底，根本就不是妳黑虎幫的弟子，叛個屁的幫，背個娘的道，告訴妳，老子來自西域……」

廳門適時大開，刑堂司櫃五虎齊東山，寒着一張臉出現門前，向漩姑一禮，道：「奉幫主諭，一切皆已妥當，叛徒請交與本司櫃予以處置。」

漩姑揮手道：「好，拖下去！」

齊東山大踏步逼上，邊走邊大聲道：「侯亭，你還妄想作死前的掙扎嗎？」

侯亭騰起，撲向齊東山，雙臂揮處，兩柄鋒利刄首先打到了齊東山的前胸。

齊東山身形微閃，厲叱道：「這對匕首，是老七的東西，老七已死在前次血戰中，必是你乘機暗算他，今夜齊五爺要你死上十回，爲老七報仇。」

侯亭並不答話，趁齊東山側避之下，奮身闖向廳外。

突地人影一閃，雷猛如天神降臨般當門而立，目光如炬，逼視着他，他心驚膽寒，退回大廳。

齊東山伸掌抓到，侯亭狂揚雙匕，齊東山一聲冷哂，兩臂突縮着以快逾石火閃電的速度突又伸手，拿住了侯亭的雙肘，齊東山力透五指，七成力重重一捏一抖，侯亭雙肘骨即被震脫，一聲痛號，雙匕拋於地上，齊東山兜心一腳，將侯亭踢出八尺，俯身拾起雙匕，插於腰間，然後才抓起侯亭，封住穴道，厲聲問七虎死因。

侯亭眞怕受活罪，索性直供出

為范威收買，入幫臥底，前次血戰，趁七虎不防自己會下手殺他時，暗算了七虎，否則以七虎之能，斷守甬道絕非范威所能輕易破關直入內院的。

侯亭叛幫是實，行兇是眞，齊東山含淚對時正現身的雷聲遠說道：「幫主，屬下要求全權處置侯亭。」

雷聲遠頷首點頭道：「交給你，但是要快，前途俱皆佈置妥當，不能誤事！」

齊東山應聲道：「幫主萬安，屬下要求最後撤退！」

雷聲遠皺了皺眉，道：「為了一名叛徒，值得嗎？」

齊東山躬身一禮，道：「幫主放心，屬下走定的了。」

雷聲遠嘆息了一聲，說道：「好，由得你吧，早撤，無需我掛懷，還有，你既然最後撤退，發動佈置的事，也就交給你辦了，事情緊迫，萬勿誤了恰當的時間。」

齊東山恭喏着，雷聲遠揮手之際，自雷猛、岳震宇、漩姑等領先魚貫疾步而去，刹那間撤了個乾淨，半畝地的別院，除齊東山、侯亭外，再無第三個人在。

侯亭自忖必死，並知死得很慘，詎料，衆人走後，齊東山突然上前拍開侯亭穴道，低聲說道：「老侯，剛才那是做戲，不能不唱做得像些，叫你受罪。」

侯亭先是一愣，繼之恍然大悟，道：「原來五爺和小的是一路呀！」

齊東山現出奇怪的神色道：「怎麼，你事前并不知道？」

侯亭把頭一搖，道：「我祇知道幫裡還有一位同路的朋友，却想不到會是五爺！」

齊東山一笑道：「這不怪你，行事必須機密，否則豈非自己找死，你來得正好，祇是暗發紅燈信號過早了些，若能先見到我，就可以一網打盡他們了。」

「五爺，岳震宇的傷好像是好了……」

「早好了，要不然焉有不暗中通知的道理？他們正在重新佈置一切，並請有高手，我本想在虛實得悉之後再和上面密陳，現在已經用不到了。」

「都怪我心急了些，本該先來莊中和五爺通個消息，那就不會橫生枝節了。」

「話雖如此，不過事實却難，你根本不知道同路人是我，又如何通這個消息？」

「容易，范爺告訴過我暗語，所以……咦，五爺難道不知道有暗語的事？」

五爺笑了，暴然出手，重又點封了侯亭的穴道，然後冷冷地說道：「不錯，五爺生是黑虎幫的刑堂掌櫃，死亦是黑虎幫的英靈俠鬼，自然不知道鼠幫叛徒所定的暗語，不過侯亭，五爺現在要知道它，你怎麼說？」

狡猾奸詐的侯亭，沒想到也會上這大當，此時想再改口，何異無知幼稚，於是，長嘆出聲，垂首不發一言。

齊東山冷哼出聲道：「侯亭，我再問你一遍，那暗語是甚麼？」

侯亭不言不語不動，心中却在轉着惡毒的念頭。

可惜他碰上的是齊五爺，黑虎幫中的司刑者，為人不祇正義，並且心細如髮，否則今天這件事，放給任何一位黑虎幫的高手專辦，也斷不會有這主意，套出天大的一個機密。

侯亭仍不開口，齊東山也不再問，拖出一匹粗白布，抖將開來，然後拾起油燈，嘿嘿地直對着侯亭笑。

笑聲嚇破了侯亭的膽，不由問道：「五爺……五爺……你……準備怎麼發……發落……我……」

齊東山怪笑，不答話，兀自笑個不停，他不止在笑，還在動手，侯亭穴道被封，人難移動，齊東山抱他站在一把木椅上，開始用那匹粗白布，自侯亭的雙足裹起，漸漸從小腿次及大腿，包紮珍器似的直裹了上去。

侯亭是江湖人，自然明白江湖上的各種行當，頓時失色戰抖道：「五……五……爺……你……你不能……能這樣……的對我……」

齊東山好像沒空閑答話似的，粗白布裹到了侯亭的腰間，侯亭已覺有些窒息，狂號道：「五爺饒命，我說，說那些暗語！」

齊東山又兩聲嘿嘿地道：「我聲明過了，不再問第三遍，說不說在你，我管不着！」

一邊答話，一邊手仍不停，刹那間裹到了前胸，兩整匹粗白布，還沒有用到四分之一。

侯亭哭了，淚如雨下，如失千萬兩黃金似的，這小子死了父母，都沒有掉滴眼淚，失去黃金，却比命還值錢，非哭不可，哭聲哀，話聲悲，道：「那暗語是『好大的風』，答覆是『很快就會停的』，你再接『恐怕未必』對方就會說『我是同路的』。」

齊東山手仍未停，侯亭急了，近乎瘋狂的揚聲喊叫道：「我沒有說謊，就這麼幾句。」

齊東山突然停手道：「不論天晴下雨，都是這樣說？」

侯亭道：「不，陰天是這樣說，晴天把『風』變作『太陽』，其他仍舊不變。」

齊東山頭一搖，沒有表示信與否，又開始動手包紮。

侯亭厲聲悲呼道：「五爺，我若有半句虛言，就不得好死！」

齊東山嘿嘿一笑道：「當眞？侯亭！」

侯亭急叫道：「是眞的，五爺。」

齊東山一聲哈哈道：「譬如是晴天，我說『好大的太陽』……」

侯亭接口之快，無與倫比道：「對，對，就是這樣。」

齊東山冷冷地接着他自己的話鋒道：「對方答覆是『很快就會停的』。侯亭，你他娘的自己聽聽這像是人話嗎？太陽會停？你這說的都是實話，五爺我要是信你，不惹天下的英雄笑掉了大牙才怪！」

侯亭暗中懊悔不迭，祇好哀求道：「五爺，你要是『好大的太陽』，對方就會接着說『等會兒可能變天』，其他兩句話，不論好壞天氣，都是一樣的。」

齊東山虎目怒睜：「你還敢騙我？」

「不，不，五爺，我這是實話，眞的全是實話！」

「沒有假了？」

「絕對沒有假。」

齊東山笑了，這次是得意的開朗大笑，又繼續的在侯亭身上包紮白布，這次很快，霎眼已裹到了肩頭。

侯亭又急又怕，哀聲道：「五爺，我說了實話，你……你怎麼還要……」

齊東山沉聲說道：「你知道五爺我這是要作甚麼？」

「知……知道，是……是……是『點天燈』？」

「對，你不愧是在江湖上跑了多年。」

「五爺，我自知該死，求五爺念在追隨一場，念在剛剛說了那些實話份上，給我一個痛快吧！」

齊東山冷哼道：「痛快？哼！五爺我那七兄弟若地下有知……」

「五爺，我祇求死！」

「對，五爺我保證你活不了！」

侯亭忙叫道：「以人作燈，澆油倒點，你……你狠過蛇蠍！」

「侯亭，五爺處治叛徒，不是第一次了，對誰全留了份人情，積了陰德，祇有對你，你吃裏扒外，黑心叛上並敢弒主狗種，普天之下，只有這『倒點天燈』才對得住你的所作所為，認命吧！」

事到現在，侯亭才知哀告無用，正想破口大罵，齊東山却已很快捷的裹封住他的嘴巴，刹那，頭臉皆為白布所裹紮，不要說罵，喘氣都十分困難了。

齊東山裹好了這條「人體燈蕊」，才以早備的木松油慢慢地自頭頂澆下，這時，白粗布內外全被燈油浸透，又用利剪，剪開鼻下旁兩部份，使侯亭不礙呼吸，也能聽到聲音，最後以油澆索，索綑侯亭雙肩臂間，高高吊起。

侯亭毫未受傷，但已心寒膽戰，亡魂失魄。

正當他被齊東山吊上去的時候，齊東山一字字清楚的送進他雙耳道：「侯亭，五爺知道現在范賊和那阿木奇臭猪，已經率人趕來此了。在你腳下，埋伏着足能把這所別莊炸成灰燼的炸藥，當你被點着，燃及長索時，長索即斷，那時你已成了個火人，直墮下來，恰好自己點燃了爆雷火信，火信埋於地下，一團火的當空，誰也休想看出危險，然後再有慢行十步的時間，別莊即成火海，這是五爺給他們準備的接風酒，哈哈……」

大笑聲中，齊東山點燃了緊裹於侯亭雙足的澆油粗白布，直到火起，齊東山方始飛身而去！

侯亭待火一起，雙腳僅僅感到有絲絲兒的熱氣，人在驚怕下，早昏死過去。

一陣緊過一陣之頭痛，一時旺過一時的火焰，痛醒了侯亭，再聽到丈八地面上，傳來了雜亂人聲，接着油索已被燒酥了，天燈自空墮下，砰然作響，又刹那，一陣撼天崩地的巨响傳出，烈火飛捲千丈，別莊化作了火海，慘號悲呼聲相接，由高而低，低而遏，祇剩呻吟慘哼，祇可惜元兇阿木奇與范威雖受重傷却未喪命，所率數十高手，無一漏網，俱皆喪命於火海之中。

巨响傳到了停靠在海灘邊沿的兩艘大船上，船上的人，無不會心的望着，但神色間却無歡欣，因為五爺齊東山至今未歸，元兇禍福難料。

「回來了，五爺回來了！」陳石生首先報喜訊。

果然，五爺到了灘頭，飛身登舟，不待詢問當先對雷聲遠道：「幸不辱命。」

雷聲遠拍着齊東山的肩頭，道：「辛苦五弟了，歇息一會兒吧。」

「屬下確實累了，請罪告退。」齊東山在話說完之後，沒有理會任何人，包括岳震宇在內，轉身去了後艙。

羣俠感覺事不尋常，但無人詢問，也許齊東山眞的累了，天已大亮，人在疲極之下，是顧不了這麼多的禮數的。

雷聲遠深知齊東山的為人和個性，見此情形暗皺眉頭，不過他存疑心中，人太多，不願意形之於色被人發現。

這兩條船，是黑虎幫的運貨船，事急之下，決定暫居船上，一夜勞累，大事乍定，羣俠繼齊東山之後，各自歸臥。

雷聲遠別有心事，靠床頭沉思不已，他身爲一幫之主，船上設有臥艙，一個人靜下心來，計劃未來大計。

他老了，老不以筋骨爲能，儘管在武功火候上是越老越深，出招破招可圈可點，非年輕好手能比擬，但體力已弱，難耐久戰，飛身巧避追捕等小巧之技，也因爲年紀的關係，難有進展，未來尅敵復幫大計，怕是無法很快實現。

雷猛已得自己神髓，其體魄悟性更强過自己，但天賦所限，有些功夫根本無法習練，難登玄妙無倫的化境。

愛女漩姑，可造之才，骨格聰智都在上選，只可惜她是個女孩子，受先天上的一些影响，對部份奇特神功，祇能領悟，無法精進。

其餘七虎兄弟，還不如自己，看來黑虎幫的師門所創奇絕武技，是沒有人能夠有資格繼承並發揚光大它了。

有，有個人可以，不止可以，而且是最佳人選，那就是岳震宇，但對方不祇是遼東銀龍幫幫主，也是金龍幫未來的當然繼承者，一人挑着兩幫大任，肩重無比還在其次，重要的是有兩大矛盾很難克服，一爲自己師門絕功，向有規戒不得妄傳他人，這一點，雷聲遠或有辦法可想，說簡單一些，若能得此東床，問題就迎刄而解。另外却是岳震宇本身立有門戶，背棄自己的門戶，去精研他人的技藝，爲武林大忌，岳震宇能否慨諾此事，雷聲遠實無把握，想到這裡，他越發難以安眠，索性重又起身，踱出艙門去。

巧，聲言疲憊不堪早就安歇的齊東山，竟然獨立船頭，似有無限心事。

雷聲遠心中一動，緩步而前。

齊東山聞聲回望，見是雷聲遠，臉上泛起一絲略有歉意的笑容：「幫主還沒歇息。」

雷聲遠上前一步，搭住了齊東山的雙肩，坦誠關懷的問道：「五弟，從你辦妥別莊的事情回來，愚兄就看出情形不對，五弟，有甚麼心事不能對我說嗎？」

齊東山回望一下，認定別無人在，才壓低聲音道：「幫主，有個十分嚴重的消息……」

他將侯亭所供述的話，擇簡述明了要義，黑虎幫尚有身份夠高的叛徒，這消息的確震驚了雷聲遠！

齊東山又以低沉的語調，沉重的說道：「幫主，此人若不除，祇怕我們不能安枕！」

雷聲遠作了決定，和齊東山悄悄計議，展開了行動。

齊東山回到所住的艙位，雷聲遠却去了岳震宇的居處。

岳震宇却沒有臥睡，趺坐於地上靜調神功，耳聞步聲，霍地睜開雙目，隨即起身，說道：「前輩沒睡？」

雷聲遠微微一笑，把頭一點，艙中並無坐椅，互讓席地。

雷聲遠首先問：「老朽有幾句話，老弟聽了不要多心生氣，並盼你坦直的回答。」

岳震宇聽了這些話，訝然道：「前輩，究竟……」

雷聲遠接口道：「別多心，老弟，因爲目下你我逆境相同，已成唇亡齒寒之勢，本着同仇敵愾之心，談一些心腹話吧！」

「是是，晚輩恭聽。」

雷聲遠道：「老弟，據令兄在世時說，老弟尚未成婚……」

岳震宇懂了，臉孔一紅，頭一低，說道：「是的。」

雷聲遠單刀直入地道：「老朽有意高攀，老弟怎麼說？對了，老弟，這不是兒戲，請坦白直答。」

岳震宇有些羞澀的說道：「晚輩想請前輩引介齊東山大俠爲媒，這樣……」

雷聲遠大喜道：「慢着慢着，老朽都能不避一切開朗直說，老弟你又羞的那一門子？」

岳震宇無奈的答道：「如此，則此事任憑前輩作主。」

有這一句話，便三顆心同時放落，雷聲遠固然放下懸心，岳震宇亦然，艙外，暗影中，適巧到達的漩姑，更是小鹿撞胸，怦怦跳着，悄步回轉己艙。

大事說定，雷聲遠話鋒一變，說道：「震宇，現在咱們要改稱呼了，等大事局勢澄清之後就辦，如今我有兩件事和你商量，首先問你對復仇復幫的事，你將作何打算？」

岳震宇慨然道：「烈火鐵擂一戰，雖然給我一個很大的教訓，但是我也摸出了阿木奇的功力，他勝不了我。」

「這一點我信，不過你別忘記，對方還有接應，另外兩王必將前來，那時以一敵三，你勝算又有幾分。」

「這個……我雖粉身碎骨，也祇有一拚！」

雷聲遠道：「不，我們另有致勝的把握，不能莽撞行事相拚！」

「震宇愚昧，願受教。」

「自己人，不須說這種話，震宇呀，你師承門戶……」

岳震宇聰明過人，聞言知意道：「震宇家傳武學，從未投師。」

雷聲遠高興極了，道：「震宇，你可聽說過『武聖三篇』？」

岳震宇神色一變說道：「莫非你老人家……」

雷聲遠嘆息道：「昔日名震天

下所向無敵的『至尊天手』雷叟，是老祖父！」

岳震宇神色一變，道：「如此說來，武聖三篇……」

「在老朽手中保管看守，祇可惜，未遇可造奇才。」

「前輩之意是……」

聲音低了下來，低到雖身旁有人竊聽，都無法聽到的地步，他倆商談甚麼，雷聲遠走出時，臉上充滿了笑容，如釋重負般的輕鬆，顯見他所望已成。

＊　＊　＊

日間無事，平安渡過，入夜，兩條人影分由兩艘船上飛達對岸邊，互一頷首，向遠處疾縱而去，剎那無踪。

兩條人影剛剛在岸上遠處消失，左側船艙上又出現了一個，目光眺望着那兩條黑影失去的地方，嘿嘿地笑着，突然，此人心頭一凜，察覺背後有人以極爲輕巧的步子行近，故作不覺，依然眺望着遠山近水夜景。

背後這人停在三尺外，開口道：「三哥，可是發現了甚麼？」

說話的正是齊東山，佇立眺望的人是三爺「射白虎」尹必中，尹必中聽出話音是齊東山後，低聲道：「剛才遠處似有人影移動，現在看不到了。」

齊東山哦了一聲：「三哥，可看得清楚？」

「不會有錯，身法輕靈，功力不低，祇是無法斷定是向咱們這兩艘船來，抑或是由某處向更遠的地方去。」

「要不要搜上一搜？」

「我看不必了，若是衝着咱們而來的，早晚還怕見不着嗎？」

「對，三哥，要不要向幫主報告？」

「更不必了，咱們沒有抓到人，大驚小怪，反讓幫主笑咱們沉不住氣。」

「三哥，你是不是也睡不着？」

尹必中道：「唉！事情弄到這個地步，又怎能放心安睡？」

齊東山也長嘆一聲，緩緩的移步與尹必中並肩看去，道：「沒想到素稱無敵的黑虎幫，竟如此不堪一擊，唉！」

尹必中看了齊東山一眼道：「五弟說話要當心。」

齊東山有些激動的道：「小弟說的是事實，憑一個范威，就能瓦解了黑虎幫，我懷疑黑虎幫的威名昔日是靠甚麼獲得的！」

尹必中道：「五弟，幫主功力爲當世無敵高手之列，少幫主更靑出於藍，幫中兄弟上下一心，此爲本幫威震此地武林江湖的原因。此次罪魁並非范威……」

「三哥，明明就是他率人攻我們於無備……」

「不，罪魁禍首應說是那岳震宇！」

「甚麼？是他？三哥，小弟實在是聽不懂了。」

「五弟，他心懷其兄慘死的仇恨，中敵離間嫁禍之計，路截少幫主，使本幫失去急難時的唯一一名高手，故本幫實力消失了一半，因此范威才能逞兇下手，覆滅了本幫，若是沒有了岳震宇，范威他敢妄窺本幫嗎？」

齊東山震驚尹必中的論調，念頭轉過，順情應變的點點頭道：「三哥說得也是。」

「也是？哼！再告訴你老五一件秘密吧！本幫尚有復仇興幫的可能，如果幫主聽信岳震宇的話，退避不與仇人一搏生死存亡，反而將別莊炸毀，屛藩盡失，哼！那是痴人說夢！」

「這樣說來，三哥，我們也要作打算才對？」

「當然，不過……唉，獨木不成林，愚兄又有甚麼辦法好想呢？」

「三哥，有事別忘了我，我老五會站在三哥這邊的。」

「五弟，有你這句話愚兄就安心了。」

「可是三哥，以我們黑虎幫現在的人手和實力來說，若然仍沒有復幫的希望，那我們僅僅祇有兩個人，又能幹得些甚麼？」

「五弟，你可是當眞和愚兄聯手，再創一個新局面？」

齊東山道：「當然，三哥難道忘了，識時務者爲俊傑呀！」

尹必中哈哈地笑了起來，齊東山頓時色變，左顧右盼，低聲說道：「三哥，你怎麼啦，當心幫主。」

「幫主沒在船上！」

齊東山一楞，雙眉不由緊鎖，他暗覺奇怪，時値危機重重的當兒，幫主突然離船而去，究竟是爲了甚麼！抑或又是發生了甚麼事。

尹必中冷眼掃了掃齊東山，誤認齊東山不信自己的所說，冷冷地一笑道：「幫主在晚飯過後，就悄悄離船登岸，臨行我恰在船舷，因此嚴諭不得向任何人提起他離船的事。」

齊東山嘆了一聲，說道：「可是發生了甚麼大事？」

尹必中搖搖頭道：「不知道，五弟，咱們七虎兄弟在黑虎幫的身份，已經不是從前了，遇上這種事，最好是自愛一點，少開口問！」

齊東山追問道：「三哥究竟有甚麼看不順眼的事？」

尹必中冷哼了一聲道：「五弟，你不是剛才問，有何發現，我說遠處似有兩條人影嗎？」

齊東山應了一聲道：「人影又如何？」

尹必中道：「人影，是從咱們這兩艘船上登岸的。」

「誰？他們是誰？」

「一位是咱們的少幫主，另一位是那個岳震宇。」

齊東山有些明白了，所以沒有開口。

尹必中接着又道：「五弟，如果人家有甚麼機密大事，可不跟咱們兄弟商量了，人家另外有了靠山。」

「小聲點三哥，小姐還在船上呢。」

「哼，小姐呀，比幫主去得還早了一步！」

答對到此，齊東山已掌握得胸有成竹，於是話鋒突然變道：「三哥你可會聽到這一句平常話？」

「那一句？」

「好大的太陽。」

尹必中一楞，但接口却快，道：「等會兒可能變天！」

「恐怕未必。」

「五弟，沒想到我們是同路人。」

齊東山故作奸詐的陪笑道：「三哥，天下事想不到的太多了。」

尹必中也嘿嘿的笑着，笑聲中，他突然暴出二指，點中了齊東山的穴道，齊東山不由心中暗驚，强自鎭定地問道：「三哥，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齊老五，我差點就上了你的當，齊老五，你也太小看了我尹必中，你就要離開了人世，對我無可奈何。」

「三哥，你誤會了……我是……」

「誤會，嘿嘿……齊老五，侯亭落到你的手中，還能留得住話嗎？你獲得了機密，却不知誰是你要找的人，正巧今夜聽我話語之後，於是如此試探，齊老五，我本來不理會你，但是此處我已沒有再留下去的必要，因之我順便解決了你，日後雷老兒就少了個得力幫手，嘿嘿……」

「尹必中，齊老五認命了，你猜得對，不過齊老五不想做個糊塗鬼，是好樣的，就坦白直說出，你是吃多了些甚麼牛黃狗寶，起了叛幫賣友無義的心腸？」

「可以，一句話說到家了，尹三爺我看中了黑虎幫的一片基業。」

「齊五爺不信范威會履行這一個條件。」

「姓范的？嘿嘿……他算是甚麼東西，能配和尹三爺談事？他不過是個作不了主的奴才。」

「尹必中，你和阿木奇有了勾結？」

「勾結太難聽了，齊五，咱們結拜一場，好也好過了十來年了，難道你就不知道我尹必中的出身和門戶？」

「不知道，夠種的你就告訴齊五爺。」

「當然可以，我藝出天山旁支，先師正是現在天山掌門人雲飛鵬的師弟！」

「原來如此，算齊五爺和雷幫主瞎了眼睛……」

「你錯了，我雖是天山門下，却始終沒和阿木奇等人聯絡，直到范威率衆攻入黑虎幫的前一天晚上，阿木奇已因和岳震宇在『烈火鐵擂』較搏而身受重傷，雲掌門和石掌門趕到，這才有了聯絡。」

「結果你就出賣了黑虎幫？」

「談不到出賣與否，我是奉掌門人之命行事。」

齊東山不再詢問，祇是感慨的冷笑着。

尹必中獰哼的出聲道：「齊五，你要問的都問完了？」

齊東山冷聲道：「你動手吧！齊五先走一步，靜看你的下場……」

尹必中嘿嘿笑着，右手業已抬起，五指箕張，才待下手，齊東山突揚聲道：「且慢，我還有一句話問你。」

尹必中冷叱道：「說吧！三爺不會任由你拖延時間，待等救應，快問。」

齊東山道：「七弟可是你下的手？」

尹必中桀桀的獰笑道：「眞虧你能想得到這件事情，不錯，他是中了我的『三指箭』，然後死在侯亭之手的！」

齊東山咬牙切齒道：「好個匹夫，難怪你首先撲向七弟屍骨，表面上是看來悲切，骨子裡是爲了暗中取走那支『三指箭』……」

尹必中接口道：「這次沒有話要問了吧！」

說着，他右手再次揚起，五指暴張，突地抓向齊東山的額頭，要以天山一派七禽掌中『鶴探』功力滅口！

詎料三指劈下，眼前一花，竟失去了麻穴被封的本不能動的齊東山，尹必中大驚失色，突然回頭，祇見林四海怒目逼視着自己，齊東山穴道已解，正揮臂揚腿活動筋骨。

尹必中深知「飛天虎」林四海的本領功力，何況齊東山在側，戰必敗死，獰笑一聲突然地抬手，五縷勁風疾射而出，三奔林四海，二擊齊東山，這就是尹必中成名的「三指箭」，發無不中。

不過這次他落了空，林四海早已有防，成名的兵刄「震山牌」又恰

是「三指箭」的尅星，叮叮叮三响，全打在牌上面，齊東山却是旋身側避，使二箭劃空而過。

尹必中一射成空，毫不猶豫，頓足而起往水中跳下去，林四海哈哈一笑，左手探腰繼之猛抖，「飛天爪」疾射而出，噗地一擊，實實的釘在尹必中的「脊心」穴上，「飛天爪」五根鋼爪兩寸長有餘，釘入骨肉中，立即捲起如手之抓物，尹必中一聲慘呼，摔落水中，三五下浮沉已失去踪影。

齊東山目注水面，悲傷而自語地說：「金蘭盟，生死誓，言猶在耳，三哥……你……你好不智呀……」

林四海雙目微紅，淚水在眼中滾轉着，低聲說道：「名與利使人背仁忘義，劍戈未報大仇，却先殘手足，這……唉……」

* * *

唏噓感嘆聲中，渡過漫長的黑夜。

此時，在相距兩艘黑虎幫停泊的大船約里許之外，一條港灣水叉小徑邊，有艘專拖沙石的無帆大船上，岳震宇正恭誠的九叩，接過「武聖三篇」，船中早於日間由雷猛負責，備妥了足夠半月的飲食，漩姑作伴，與岳震宇苦研武聖三篇中的絕頂功力。

雷聲遠、雷猛父子，事畢而歸，齊東山陳述尹必中之事，雷聲遠還悲不自勝，爲了志復基業，他必須堅强起來，幸而侯亭、尹必中皆死，不慮隱身處爲阿木奇等人偵知，遂一面苦用工夫，一面暗中號召忠貞舊部歸來，以備時機一到，與强仇大敵決一死戰。

今日津沽一帶，已全是阿木奇、古倫、雲飛鵬的天下了。他爲所欲爲，開賭場，設「香寓」，訛詐、矇、騙、姦、擄無所不爲，消息傳到了雷聲遠和岳震宇耳中，怒火衝天，幾難忍受。

爲了便於偵查阿木奇等人動靜，和買點必需品，又怕洩露行藏，遂由漩姑扮作村姑模樣，十分小心的往來於市鎭上。

這天清早，漩姑又到了市集，她挽着一隻竹籃子，很謹愼地購買着東西，合該有事，迎面碰上了三五名范威的爪牙，一路目中無人狂橫的走着，遇有年輕女子，則一湧而上，動手動脚嬉笑挑逗，與盡始罷，漩姑雖然早已恨得牙癢癢，但因大局重要，頭一低，悄然避向一旁。

她不避固然逃不過惡奴狂徒們的色眼，她避却越發引起惡奴們的注意，於是一人奔前，餘者繼之，團團圍住了漩姑。

漩姑生怕被人認出眞面目，低着頭，左閃右避的掙扎，矯作得像極村姑，但人已被圍，鼠輩們若不得點手脚便宜焉肯罷休？內中一名狂徒，竟暴然伸手去抓漩姑的前胸，漩姑本就强忍着衝到頂門的怒火，這時再也忍不下去，一聲嬌叱，右掌及左掌忽然遞出，五名惡怒狂徒根本無妨，再加上漩姑動了眞火，下手奇重，慘呼聲起，已三死二傷，驚動了市集。

漩姑已知闖禍，急忙離開，已然太遲了，范威陰森森的獰笑着來了，阻住了去路，范威身側，站着一位兇悍威猛的老者，正是人稱「鐵霸王」的古倫。

范威生就一雙賊眼，業已認出漩姑，嘿嘿兩聲道：「有意思，爺們這些日子正爲找不着你們藏身的『虎窩』在生悶，哈哈，想不到妳這條小雌虎却送上門來，好極了，跟范二爺回去吧！」

漩姑自忍無可忍，怒誅惡奴念頭起，已拚却洩露形藏殺一個算一個了，范威當面，正合心意，冷叱一聲，徒手撲上。

范威的技藝功力，本就高過漩姑，況身側有大靠山古倫在，更無所懼，獰笑一聲道：「飛蛾撲火，自尋死路，給二爺我躺下。」

話聲中，以「雙較剪」纏拿漩姑雙腕，左足猛起，踢向漩姑右膝頭，手脚並用一招狠式。

漩姑徒手暴撲，就想要范威上當，在「雙較剪」即將拿鎖住漩姑雙腕時，寒光陡閃，一柄鋒利的匕首削到范威「較剪」手的十指及掌，捷逾石火電光，令人難躲。

范威駛慣了順風的船，今天合當遭報應，祇顧手到擒來，根本沒往漩姑可能虛中藏實這方面想，等瞥見寒光耀眼時，收招已遲，雖迅速變招，也僅僅是躲過了左手，右掌五指除拇指倖存外，四指濺血飛落塵埃！

范威一聲痛吼，漩姑却在斬傷范威之下，身形一旋，避過攻向腰間的右脚，一個「雲裡翻飛」，右肘頂在范威胸前，范威被頂倒在地上，這邊的古倫濃眉一挑，哼了一聲，漩姑此時若走，或許還有機會，因爲古倫生平武技以輕功最差，比之漩姑半斤八兩，漩姑飛縱而去，古倫很可能藏拙不追，不料漩姑自認逃已無望，打定殺一個夠本殺二個有賺的念頭，匕首一揚，刺向范威前心。

古倫不料范威功力如此差，致漩姑以快奇手法傷了范威，現在漩姑二次下手，古倫怎能容得？鐵臂突出，五指拿下，自將匕首揑住，微微一抖，右手輕揮，漩姑匕首墜地，麻穴被封，古倫扶起范威，示令手下將漩姑帶回。

* * *

晌午了，雷聲遠父子心頭早已

蒙上了一層陰影，漩姑矯飾赴市集的事，已經不是一天了，雷聲遠識多見廣，早已嚴教過愛女，不管發生任何事情，祇要妳能趕回來，最遲不能超過午飯時間，過時就等於妳出了事，漩姑答應並奉行已久，今朝晨間去市集，已過午飯時刻，仍未歸來，不問可知，必是遇上了不幸，因之，他父子這頓午飯都水米未沾。

雷猛首先沉不住氣，頭一昂大踏步向外面走去，雷聲遠適時開口道：「再等上半個時辰吧！」

雷猛低沉的說道：「爹，過了所約的時限已很久了。」

雷聲遠嘆息一聲：「我知道，不過若已出事，現在大白天也無法可想，說不定連我們父子都拉進去。」

雷猛道：「小心點也許不會，早去總是比晚到希望大些。」

雷聲遠突然話鋒一轉，道：「眞的是，再遲上三天多好，偏偏在這個時候橫生枝節。」

雷猛不解，問道：「莫非遲上三天就能……」

雷聲遠道：「再過三天，震宇神功必成，就算三王聯手亦無所懼。」

雷猛苦笑道：「天下那有這般湊巧如意的事。」

父子再仔細商量，認爲早去好些，於是各携兵刃暗器，並叫陳石生小心戒備，料到岳震宇若不見漩姑事畢回船，必來詢問，着陳石生不得多言，候三日過去，而自己父子亦未返船時，再將事情告知岳震宇，安排妥當，父子離開而去。

昔日「金龍幫」總香堂，一切如常，三王要重建，心腹大患未除，再者三王亦各懷私心，於是商量一切在除去黑虎幫父子，並獲知岳震宇死謎後，再行決定。

古倫擒住漩姑，雖說范威痛失四指這對大局無礙，漩姑被擒却是大事，雲飛鵬、阿木奇爲古倫慶賀，並立即施刑審訊。

漩姑虎女，雖已鞭傷累累，就是死不開口，再打下去勢必將死，阿木奇傳令暫罷，並爲漩姑上葯，漩姑雖仍一言不發，三王却感到有漩姑在手，黑虎父子勢必自投，遂悄悄作了安排。

入夜，昔日「金龍幫」大廳中，燈火通明，設筵擺酒，漩姑被制住，綁在大廳中大柱上，如待宰羔羊。

阿木奇在酒過三巡後，目光一掃范威道：「這丫頭傷你四指，必有所報才對，老夫作主，把這個丫頭賞給你了，聽明白，這可是『清水貨』，祇要你能問出雷聲遠父子的藏身處，找到岳震宇的下落，你盡管抱着那丫頭，尋你的春風春雨溫滿床，懂嗎？」

范威獰笑，點頭道：「懂，我會辦得十全十美的。」

古倫冷嘲一句，道：「說空話誰都會，去辦好它吧！」

漩姑落入了三王手中，明知必死無畏懼，現在阿木奇把她賞給了范威，她不由從心底冒着冷汗，范威邪惡成性，無所不用其極，亦無所不爲，她死不怕，侮辱却受不得，而范威想用的方法，她想得出來，必是一種極爲殘酷的侮辱。

果然，范威離座而起，未語先笑，聲如梟鳴，嘿嘿的笑道：「小雌虎，妳好好的給范二爺聽着，講，你們家另外那一老一小兩頭老虎藏身何處，講了實話，范二爺拿妳當人似的侍候，否則，二爺首先在大庭廣衆的面前，剝得妳變成小白羊兒，然後再在妳身上不能摸的地方軟軟輕輕的摸，摸得妳現出原形。任妳再貞節再烈女，二爺保証妳到時候也會撕下假面具來哼哈出聲，那時候妳若不實供，二爺就拿大廳當成洞房，大家算是看戲的，咱們把兩個人只能演給自己看的戲演全它，管叫妳死不能死，活着沒臉，小雌虎，不相信，妳就緊咬住牙試一試。」

漩姑的功力被封，人被細綁，聽了這些話已知道必將受辱，一咬牙，決心嚼舌自盡，那知范威一縱上前，伸手點了穴道，空自急得雙目噴火，想死却是辦不到了。

范威又是獰笑兩聲，伸手一捏漩姑的粉臉又道：「小雌虎，妳答應合作，老實供出那老虎小虎地方，可以點點頭，不點頭，就是說妳願意和范二爺當衆開一次『無遮會』，參參歡喜佛，嘿嘿……小雌虎，憑良心說，二爺本人卻望妳咬緊牙根不點頭，范二爺就得其所哉。」

漩姑生死兩難，悲憤萬分，在這短暫時刻下，她採取古人所說「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格訓點了點頭。

范威故意長嘆一聲，四顧阿木奇，却換得阿木奇的頷首稱許，范威高興的笑着向漩姑道：「妳不識『歡喜佛』的樂趣，竟點了頭，令人失望，小雌虎聽清楚，我拍開妳的穴道後，妳若有半點自盡的念頭和企圖，范威二爺不再客氣，話也不再問妳，咱們就來個『天廬地舍』婚禮了。」

漩姑本意，是在穴道被拍開以後，立刻自盡，如今范威已作了威脅，萬一自盡不成，勢將當衆遭受奇恥大辱，萬般無奈，漩姑退而求其次，以虛言搪塞，但轉念一想，彼輩往返甚快，仍難脫過失身之辱，最後下了決定，把岳震宇的隱身之地方當作父兄所居的兩艘大船

說出，因爲她今晨離開岳震宇時，曾聽岳震宇說：「武聖三篇」神功已經練成，所缺只是火候稍差，「武聖三篇」是罕絕天下的奇功，專爲對付三王而用，雖說火候稍差，以岳震宇之能來說，三王派去之人，十有八九將難歸來，豈非一擧兩得！於是立刻點頭作答。

范威笑了，道：「好，希望妳能老實些。」

此時，雷聲遠雷猛父子，業已避開明暗卡子，進了「金龍幫」，正隱身於正面那高大的「隱避牆」一頭，對大廳中所發生的事，看得分明，若是聲調稍高些，能聽得清楚，目睹漩姑被綁柱上，雷猛就想飛身撲上，雷聲遠看出暫時無險，阻住了雷猛。

只見漩姑頷首，范威拍開了穴道，漩姑故作十分疲憊及痛苦，呻吟幾聲，拖延時間，古倫怒哼一聲道：「小丫頭，少在老夫面前弄鬼，快些講吧！」

漩姑銀牙一咬，低聲道：「姑奶奶總有一天要親手宰了你這條老狗……」

古倫霍地起身叱道：「丫頭，再敢多說一個閒字，老夫拚受二友責難，立即割掉妳的舌頭。」

漩姑深知三王的厲害，珠淚暗轉道：「家父家兄就藏身在十里外的『小河口』那泥沙灘……」

阿木奇沉聲喝道：「沙灘藏人，難道他們是蚯蚓？」

漩姑冷冷地道：「沙灘邊上，有一艘載沙的船……」

適時有人接口道：「這艘船屬下知道，着實可以藏人。」

范威望向阿木奇，阿木奇對雲飛鵬道：「就煩雲兄率幾名高手辛苦一趟可好？」

雲飛鵬頷首起座，古倫也離座而起道：「我也去，爲雲三哥把陣。」

把陣是假，不使雷聲遠父子有一個漏網是眞。

阿木奇當然是贊成雲、古二王立即各率自己的二名好手，跨馬疾馳，直撲十里外的「小河口」而去。

雷聲遠直到約計古、雲二人已行數里，方始稍稍一拍雷猛，低囑道：「是時候了，祇剩一個阿木奇，由爲父纏戰他，你下手救人，得帶上范威這個狗種，不能放過他！」

雷猛鋼牙一咬，悄沒聲的取出他極少使用的五寸虎叉，這是雷氏名震江湖的奇絕兵刃暗器，名爲「攝魂八音」，出手後，支支相接，每支叉柄上鐫有大小不一的孔洞，指透內力發出，遇風旋過孔洞，自發奇音擾人耳目，叉首三刃，刃爲倒鈎，中人任何地方，起出必將肌肉撕裂，十分歹毒，因之被雷聲遠禁爲不得輕用的致命暗器，范威迫漩姑就範，又是叛徒，雷猛早已打算置其死地，得父諭示，毫不攷慮的取出三支「攝魂八音」，父子頷首示意，雷聲遠疾撲入廳中，揚聲道：「阿木奇，老夫來了！」

雷猛却一聲沉喝道：「姓范的，納命來。」

雷聲遠話到人到，手中的「九環紅毛寶刀」劈向阿木奇，阿木奇功力雖高，也不敢硬格硬架，飄身旁避，雷聲遠怎能由他逃避，順勢追去，廳中飲筵，不帶兵刃，阿木奇祇好以掌力迎戰，吃虧不少，幸仗如此，雷聲遠方能一輪猛攻，纏戰住阿木奇。

范威突見雷猛撲進大廳，心頭一驚，又聞雷猛叱喝，抬頭看時，八音寒光已到，飛身左側而避，雷猛飛身已達前面，另兩支「攝魂八音」在相距五步地方脫手打到，魁梧的身子，繼「攝魂八音」、集內力於雙臂捷逾閃電撲上。

范威怎能料得到，雷猛竟會在這短距離下突施暗器，等耳聆奇音，目見寒光時，避之已然不及，「攝魂八音」一中左胸，一插腹中，本是死數，再加以雷猛人已撲到，十成內勁所發的雷霆一擊，正中額角，慘吼乍起，腦骨碎裂死去。

阿木奇已聽到范威慘吼之聲，心頭一凜，不由瞥目觀看，雖祇一瞥，却已失機，雷聲遠九環紅毛寶刀以「五虎斷魂刀」法中的「追命十八刀」斬下，阿木奇微一失機，左肩衣衫已被刀尖割裂，幾乎傷及重穴，祇得忍住怒火，壓下恨意，以全副精神應戰雷聲遠。

雷猛如天神下降一招而誅范威，已震住了羣賊，接着收回「攝魂八音」，飄立漩姑身旁，豎掌如刀，一連三斷，將綁索劈斷，漩姑被綁多時，仍有三處穴道未解，繩索一斷，人往前仆去，雷猛伸手扶之，快速的把穴道解開，問道：「妳覺得如何？」

漩姑緊咬着銀牙，珠淚如斷綫珍珠，祇點頭不作聲。

雷猛安慰道：「既是虎女，這算甚麼，挺起來，范威已死，餘衆雖多，還要仗着妳來成功呢！」

適時有四名阿木奇手下伏劍攻到，皆被雷猛强勁無倫的劈空掌力格退。

漩姑早已收淚，急急活動手脚，雷猛更助她一臂之力，片刻間，雷猛又將攻到的五人震退，漩姑已能提刃抗敵，雷猛大喜，身形突前，以「天星擒拿」抓住一名惡徒，生生將劍奪下，左足起，惡徒飛空倒摔下來，頓時喪命。

雷猛抖手扔劍擲向漩姑，說道：「接劍，走狗們交給妳，我要和

多聯手對付阿木奇！」

話聲中，雷猛沉吼一聲撲向阿木奇！

雷猛撲得恰是時候，阿木奇雖失一臂，但其功力太高，業已摸清了雷聲遠的刀路，正打算以全力施展「天雷功」一掌震向雷聲遠，雷猛撲上，父子雙戰，一用拳掌一用寶刃，一左一右時前時後，阿木奇單人獨臂，僅能自保。

一干狐羣狗黨，在漩姑利劍之下，已難脫身，自然更無人接應阿木奇。阿木奇却不驚慌，他已斷定剛才漩姑所供不實，古倫和雲飛鵬必然撲空，計算時間，再有片刻則將返回，目下自己祇是無法取勝而已，支持是毫無問題。

祇要等到古、雲二人趕回來，雷氏一家三虎焉有不束手就擒的道理。因此，他越發小心，決不拚命，拖延下去。

雷聲遠看出端倪，揚聲對雷猛道：「猛兒再加些力道，惡賊是要拖延時間等待古、雲二老賊回來，我們不能上當。」

雷猛尚未答話，漩姑劍斬一名惡徒後，接話道：「爹爹您放心，古老賊雲老狗十有八九回不來了。」

阿木奇自然不信，以一聲冷哼表示了心意。

雷聲遠却追問道：「怎麼見得？」

漩姑一聲嬌叱，踢飛一名惡徒，寶劍一揮，血雨濺射，又一惡徒喪命，然後才揚聲道：「震宇神功已習成，祇是火候差些，古、雲二老賊進去，休想完整的回來。」

阿木奇如今驚心了，變色厲叱道：「那船上的人是岳震宇？」

漩姑有意「攻心」，咯咯嬌聲笑道：「不錯，就是斬斷你老賊一條右臂的岳大俠之弟！」

阿木奇怒吼一聲，全力猛攻雷猛，掌挾勁風，他拚上了命。

岳震宇比那斷去他右臂的岳震天還厲害，這個誰也知道。聽到岳震宇消息後，業已料到漩姑所說不假，古、雲二王力敵岳震宇，以二敵一應，是勝數，但他深知岳震宇功力奇高，今又習成了甚麼神功，設若纏住了古、雲二王，則此處又無接應，當然危險，遂打定傷敵之一而求生的念頭。

事情確如阿木奇所懼，如雷氏父子女三人所想到的一樣，在那停泊沙石船的海灘上，古、雲二王遭到了生平未見過的强敵，正作出生死存亡之掙扎！

* * *

古倫輕功稍遜，騎術却精，胯下又是千里艮駒，十里路程超過了雲飛鵬半里多路。

雲飛鵬暗中冷笑，他奸巧至極，對漩姑的話早存半疑，因此不願意全力策馬虛耗精力，話雖如此，雲飛鵬也不能太過丟醜，苦是苦了那六名高手，短距離以輕身夜行術提縱疾奔，不比艮駒緩慢，但十里路不算短，兩條腿的比四條腿總是差了點兒。當古倫、雲飛鵬趕到沙灘頭，注目那艘沙石船並稍作休息片刻，六名高手已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趕到，古、雲二人若是體恤手下的人也好，但他們兩人剛愎自用，不等部下稍作喘息，已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鬥了氣。

雲飛鵬騎術上失了面子，此時冷着一張馬臉道：「古兄，咱們那個先上？」

古倫粗魯，哈哈一笑道：「一道吧！老的交給我。」

雲飛鵬有心的冷聲說道：「這樣吧！扎手的我來！」

古倫就哼了一聲道：「憑命吧！」

這句話是說誰命好碰上扎手貨，話聲中，古倫却不閒着，馬上飛身而起，一衝五丈，直撲向船頭而落。

雲飛鵬一聲哈哈，人雖後動，但他的輕功却是高超，一拔雖只兩丈有餘，空中平步而渡，一射直下，竟比古倫先一步落於船上，所落處更是船頭頂端，這比古倫功力深妙得多了。

怪，船上竟無半絲動靜，更不聞人聲。

古倫左掌護胸，右掌平肩距口尺外，踏落艙板，直闖進去。

雲飛鵬更先他一步，震碎窗櫺，一閃而入！

艙中無人，更無半點雜物，祇有地上設有蒲團，再就是艙頂滿是細索吊垂的兩刄，刀置木架上，計數何止百柄。

古倫雙眉緊皺，直搖頭，他竟然看不出此索刀有何用處，雲飛鵬聰明些，雖亦不知用途，但却知道必然有人練一種罕有的功力。

適時，突然傳來連聲慘號哀呼，心驚色變之下，雙雙撲出艙外，晚了，祇見岸上灘頭，站着一個人，自己那六名高手，皆橫臥地下，眼見俱已喪命。

古倫和雲飛鵬懊惱悔怒交迸，頓足而起，一前一後夾住了岸上人，古倫立刻沉喝道：「是你殺了我的手下？」

這人祇是冷漠的把頭一點，並沒有開口。

雲飛鵬接着古倫的話鋒，道：「小子報名，可是雷猛？」

這人低沉的一字一字的道：「本人岳震宇！」

雲、古二人都沒見過岳震宇，但對這個名字早已熟知，據說此人武功比其兄岳震天尚高一籌，當年

他們倆到達津沽發現阿木奇竟失一臂時，就曾問過內情，不論阿木奇怎麼虛誇自己而貶低岳震天，但失臂是事實，岳震天既能斬去其一臂而本身並未戰死，其功力技藝不問可知，如今與其弟面面相對，古、雲二人並非普通人物，再傲再狂也深知厲害，各皆退後幾步，提刀以待。

原來岳震宇午間坐調眞氣，靜用神功，竟然大成，一坐三個時辰，因之漩姑一去未歸的事他並不知道，也未疑心，一直到了夕陽西下，仍不見漩姑倩影，仍未多心，祇當漩姑見自己用功正緊，回至大船，自己神功大成，急想告訴知己紅顏這個好消息，但臉嫩得很，所以直待到晚飯時才去相會，這樣可以假說不見漩姑送來吃食作藉口，誰知到達之後，非但未見漩姑，連雷聲遠父子也沒了影子，心頭頓時蒙上一層陰影。

陳石生在側，岳震宇追問再三，陳石生顧左右而言他，岳震宇好話說完，仍難獲知確訊，直到已近二更，陳石生才說出漩姑晨出未歸，雷氏父子已前赴「金龍幫」偵訪，岳震宇恨陳石生誤事，眞想給他二個耳光，强忍怒火飛身登岸，恰好聽到馬蹄聲音，飛高遠眺，發現了古倫等人疾馳，他雖不識古、雲二人，却已動疑，遂悄然追躡其後，認出內有搏戰阿木奇於「烈火鐵擂」時的忠徒，才乘虛而上一舉格殺了古、雲二人的六名手下。

目下岳震宇遭古、雲二人阻攔，勢將以一敵二，在偶瞥之下，岳震宇業已看出古倫兩人之神力，不可硬敵，雲飛鵬輕功過人，心中已有成算。

岳震宇由古倫和雲飛鵬神色形態上，及所謀殺的惡徒身份方面，已知是誰，但仍故作不解道：「該你們報上名來！」

「老夫古倫，人稱鐵霸王！」

「老夫天山王雲飛鵬。」

岳震宇冷哼一聲道：「很好，古人說逢周公講禮義，遇桀紂動干戈，兩位請！」

古倫人雖狠心惡毒，却有些氣派，沉聲道：「你小子想以一敵二？」

岳震宇笑道：「目下形勢，的確是如此。」

「不……」古倫揚聲說道：「你可以任擇一位動手。」

岳震宇尚未答話，雲飛鵬搶先對古倫道：「古兄，這不是印證功力，是『除惡務盡』，還講究那門子單打獨鬥？」

古倫眉頭一皺，道：「話是對，不過只這小子一個人……」

雲飛鵬接口道：「一個人未見就不扎手，別忘記阿木奇那一條右臂！」

古倫想了想，似乎有些心悸的一瞥岳震宇道：「你小子聽到了吧！現在祇好二打一了！」

岳震宇冷哂道：「本是如此，說甚麼遮醜的話兒，來，岳某等人帶路找個空間地方。」

雲飛鵬陰森森一笑道：「小子動壞主意，此處難道不夠空間？」

岳雲宇目光罩定雲飛鵬，冷冷地一字字有力的說道：「夠，不過沙灘地軟，在你固然可以適應，本人更是朝夕縱躍已慣，古倫這人大吃虧，輕身功夫方面最爲吃虧，動上手若有所失誤而致喪命，可怪不得別人！」

攻心戰術果收其效，古倫接話道：「老夫其實並不畏懼這軟地沙灘，不過爲求一展所學，姓岳的你帶路吧！」

古倫既已接話，雲飛鵬祇好悶聲不响，心裡却暗罵古倫愚魯，他從旁早已打聽出當日阿木奇和岳震宇搏戰實情。深知岳震宇輕功了得，似乎比自己祇高不低，沙灘較搏，至少可以減二成功力，再配合自己的巧打、古倫的重手法，有很大的希望一戰格殺岳震宇，不料古倫上當，另覓地點，兆頭不似吉祥。

岳震宇走在最前面，坦然無畏，似是根本未把名震天下的「三王」之二放在眼中。又像早已料到，或另有準備般不懼二王在身後突施暗算。

邊走，岳震宇邊開口道：「兩位到過我那條船上，可曾發現有甚麼扎眼的東西麼？」

一句話提醒了雲飛鵬，他生怕古倫搶先說話，誤却大事，立刻緊走幾步示意古倫，接口道：「不錯，那些兩刄刀是幹甚麼用的？」

「兩刄刀？」岳震宇噗嗤的笑了出來，道：「那刀的名字叫『天雨刄』！」

「天雨刄」三個字，雲飛鵬似乎在甚麼地方聽人說過，可惜一時急中想不起了。

古倫問道：「甚麼『天雨刄』，有甚麼用處？」

岳震宇道：「昔日武聖留有三藝，武林中人稱之爲『武聖三篇』，『天雨刄』爲『至剛拿月天星手』必習之功！」

雲飛鵬如遭棒喝，又如醍醐灌頂，神色劇變，佇步不前道：「你……你練成了『天雨刄』？」

岳震宇淡淡地答道：「你猜呢？」

古倫人雖粗野，對武林中事物懂得可多，否則也難名列「無敵三王」之列，此時他停步沉聲道：「你獲得『天雨刄』武聖三篇中之一種？」

岳震宇笑道：「不錯，按說你們本是應該發現此事才對。」

雲飛鵬叫道：「這話如何解釋？」

岳震宇其無若事的說道：「艙中放有一隻蒲團，對吧！」

「不錯，又怎樣？」古倫接口道。

「不怎樣，那武聖三篇就藏在蒲團下面……」

話未說完，雲飛鵬突然倒縱而起，一言不發，疾射向沙灘而去。軟沙上登足成痕，二次再起，人已到了船頭，古倫也不慢，履印深有五寸，人也撲到了船上。

一走門，一越窗，同時立於蒲團的左右兩側，眞快，這是毫無隱私的全力施展輕功，雲飛鵬心頭一動，傳言輕功最爲遜色的古倫，原來暗中藏私，隱瞞實力，不問可知，或防人或自防，他並不相信其餘二王，雲飛鵬雖然看清了內情，但此時已無餘暇他顧，目射神光緊盯着古倫，古倫亦然，雙方暗暗虎視，誰也沒先動手。

突然，艙內微風輕拂，英挺絕倫的岳震宇已立於東側，與古倫和雲飛鵬，恰成鼎足而三的局勢，也不動手。

雲飛鵬眼珠一轉，笑對古倫道：「古兄搶上此舟，想作甚麼？」

古倫沒好氣的說道：「我祇是隨行在雲兄之後，至於登上此舟作些甚麼，那要請教雲兄了。」

雲飛鵬故作懊喪的道：「古兄眞是小心眼，小弟只是爲求證岳朋友的話，才登舟一探虛實……」

古倫並不傻，接話道：「對對，這也是小弟登舟之意。」

雲飛鵬知道古倫成見甚深，祇好實說心意了，道：「古兄，實說起來，咱們和岳朋友似乎談不到寃仇……」

古倫仍不開竅，道：「笑話，有他在，咱們三王秘商之事，豈不是休想完成了？」

岳震宇在雲飛鵬突然以「朋友」二字相稱時，已知其意，此時冷笑接口道：「古老頭，你沒有意會到雲老頭的話意，因有『武聖三篇』，他已決定和我變敵爲友，祇要能取得所需的『三篇』，一切都好商量，你懂了嗎？」

古倫恍然大悟，急忙改口道：「若是如此，老朽自然算上一份！」

岳震宇詭笑着對雲飛鵬道：「我推斷的事情可對？」

雲飛鵬哈哈一笑，以笑掩住內心的愧怍道：「俗語有云『寃家宜解不宜結』一句，寃家尚且宜解，何況我們根本不是寃家，至於『武聖三篇』，老弟你業已得其神髓，擲贈老朽等人仍亦有利無害，所以……嘻嘻，嘿嘿……」

他以嘻嘻嘿嘿連聲乾笑，作爲話語的結束，的確是刁猾過人！

岳震宇突然神色一怔，說道：「雲飛鵬，天可憐『天山老人』一片痴心，竟會鬼使神差，收了你這樣的寶貝徒弟，並傳以掌門重任，到頭來原形畢露，却是個黑心的僞君子，岳某本可以此三篇絕藝，引爾等同室操戈，但岳某是個頂天立地的大男子，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不作此圖，如今……」

雲飛鵬已聽出話鋒不善，生怕岳震宇把話講死，立即接口道：「岳朋友，此事好商量……」

岳震宇沉聲道：「住口，岳某與汝三王有殺兄之仇，早已由他人口中獲知汝等勾結實情，阿木奇祇不過是打頭陣的先鋒罷了，聽清楚，岳某斷非你們的朋友……」

雲飛鵬愣了：「岳震宇，你如此不識時務，不知好歹，莫非憑我三王之尊，還怕你這小輩不成？」

岳震宇哈哈的一笑道：「閑話似乎說得太多了，現在岳某不願再與你們多言，請！」

雲飛鵬獰笑連聲，目光一掃古倫，道：「古兄，當小弟和這小子動手的時候，你儘快的把蒲團下的『武聖三篇』取出，然後聯手永除後患。」

古倫把頭一點，沒答話，目光却緊盯在蒲團上面，漸移向岳震宇身上。

岳震宇哈哈一笑，突然抬步，人已站在蒲團之上，沉聲道：「你們現在祇有一齊攻上！」

古倫大吼一聲，探手取出他的「雙索金斧」，左手斧在抖腕間，脫手飛出劈向岳震宇頭頂，右手斧人斧並進，橫腰掃到，來一招二式，威風八面，是古倫絕活之一。

雲飛鵬更不怠慢，劍已出鞘，抖臂處劍氣漫佈，劍花朵朵攻向岳震宇雙膝及脚，他一心想把岳震宇迫離蒲團，以便搶奪「武聖三篇」。

岳震宇突然自動透露消息，却是別有用心，漩姑失踪，雷氏父子一去了無消息，他心急接應，是以存着速戰速決之意，以一敵二想一戰竟功，兵不厭詐，他不能不利用人性弱點，以求達到目的。

金斧已到，劍臨雙足，腰橫奇光，岳震宇被迫飄身側移，古倫搶先，雲飛鵬亦不後人，雙雙猛地撲到蒲團邊沿，古倫左脚一挑，雲飛鵬是劍尖勾挑，蒲團突然被挑，飛向一旁，被岳震宇接在手中。

古、雲二人四目交瞥蒲團下面，雙雙變色，蒲團下空無一物，雲飛鵬羞怒之下，大喝一聲，撲向岳震宇！岳震宇冷哼一聲，突自蒲團中抽出兩柄尺八長短劍，和一支直徑五寸長的竹筒，一揚竹筒道

：「內中便是『武聖三篇』！」

聞言之下的古倫、雲飛鵬，懊喪悔恨之色表露無遺。

岳震宇趁此將竹筒妥置囊中，雙劍一分，騰身五尺，劍光順點，一聲輕响，將艙頂一條繫鈴筋繩斬斷，繩斷百數十柄「天雨刃」自四方飛佈下來，佈滿艙中，將三人俱皆籠罩其中！

雲飛鵬似知厲害，就待奪路出艙，岳震宇一聲冷叱，短劍暴出，一連十响，「天雨刃」在短劍擊激之下，有二十餘柄飛起，上下左右前後各走不同直弧綫射向雲飛鵬，雲飛鵬被迫拔劍格架，「天雨刃」遇格迴轉，激盪中，此引彼興，本祇二十幾柄飛射取敵，如今變作四五十柄嘯叫盤擊，雲飛鵬別說逃走，稍遲格擱或閃避則必死於刃下。

古倫也好不了許多。岳震宇也照顧上了他，古倫金斧巨大厚重，勁道自然也猛，被格退斜奔的「天雨刃」，其衝刺力量也就大了許多，刹那間，百數柄「天雨刃」皆被有心或無心中牽動，發揮出罕奇的威力！

岳震宇是磊落光明的英雄，他並未獨自避退，也在「天雨刃」所佈奇陣中，和古倫與雲飛鵬一樣，憑着一身武技功力，高超的造詣來應付危機。

所不同的是，岳震宇在陣中通行，如魚得水，「天雨刃」齊飛下，形成無隙光幕，似對岳震宇不生效力，他時以短劍接觸飛刃，撥、挑、甩、刺，使百柄飛刀時向雲飛鵬，時迫古倫，雲、古二人揮盡全力，已有手不應心之勢。

雲飛鵬刁猾過人，百忙中不忘得隙逃生，冷眼留意，終於叫他看出了破綻，那飛刃離開地面，皆爲五寸，雖五寸微隙，雲飛鵬以爲能以「縮骨」之術滾出艙去，祇要出艙，哼！他就不再有畏懼。

此人心狠意毒，不把看破之事通知古倫，相反的估料到自己得隙逃出時，岳震宇因有古倫在，將不會追趕，邪惡之徒，處生死關頭，無不一心爲己者，正邪分野也正在此。

雲飛鵬既有此心，寶劍展開「金輪乍升」之式，倏忽將數柄飛刃格向左側，右側是艙門，他趁飛刃盪出之勢近前三步，當飛刃重盪來時，左手掌暗含神功，劈空飛出，飛刃擊得四下飛轉，乘此時機，身形又進，寶劍一撩，立施「縮骨術」，成爲嬰兒般大，骨碌碌滾向艙門。

岳震宇適時沉聲道：「莫要自尋死路，火速後退。」

雲飛鵬怎麼會放棄這千載難逢的逃生機會？翻滾中飛刃皆自胸或背劃空而過，越發得意，人已滾到艙門口處，脫出飛刃威脅，又一滾，半邊身在艙外半邊身在艙內，艙門早已毀去，眼看即將平安，詎料當他鬆脫「縮骨術」意欲復原的一刹那，突然頭頂寒光一片奇疾壓下，不妙兩個字尚未出口，慘吼半聲已被腰斬而死。

原來「天雨刃」陣式發動以後，門、窗皆有鋒利鋼閘出現，若經歷力，不論人或物，祇要多了少許重量，則鋼閘疾落，此非岳震宇故設埋伏謀敵，而是預防他自己在練習出事時的所需，雲飛鵬豈知，錯當岳震宇的警告並非善意，結果身遭分屍慘死。

古倫目睹利閘降落，雲飛鵬喪命，頓時嚇破了苦膽，艙門同利閘下落已經封閉，祇餘前後兩窗口，古倫一面手忙脚亂的對付滿艙飛刃，一面喘息問道：「窗口也有利閘？」

岳震宇頷首：「不錯，你想試試？」

古倫額頭汗濕，道：「岳震宇，你不以眞本領和古倫較量，是狗熊！」

岳震宇冷笑道：「古倫，你看明白了再說話，岳某和你一樣，人也被困在『天雨刃』陣中，稍一失愼，亦必喪命，這正是彼此不須直接動手的生命搏鬥。」

古倫語塞，想了想道：「停下來，你把這些勞什子的鬼刀停下來，老子寧願和你眞刀眞槍分個生死！」

岳震宇冷冷的說道：「古倫，你在三王之中，惡行最少，人也較爲粗魯一些，聽我良言，答應就此回到你那蒙古草原，岳某不爲已甚，放你回去！」

古倫沉着臉道：「武林中沒有怕死的鐵霸王！」

岳震宇道：「古倫，岳某另有要事，話不再說第二遍，想想剛才雲飛鵬那種見利忘義的言行，阿木奇狡猾過於他，你替這種人賣命値得嗎？何況岳某如今舉手之勞就可置你於死地，生死繫於你一念之間，岳某給你片刻時間，過時就不要怪岳某絕情了！」

古倫揚聲道：「難道你怕和我直接一搏！」

岳震宇沉聲喝道：「實對你說，雷姑娘自晨間外出，至今未歸，十之八九已被阿木奇所擄……」

古倫接口道：「是今天早上被我擒回去的。」

岳震宇心頭一緊，道：「你們把她怎麼樣了？」

古倫哼了一聲道：「這丫頭滿嘴胡說，這地方就是她告訴我們的，誰知是個陷阱……」

岳震宇此時業已決定立即趕去

救應，沉聲對古倫道：「古倫，岳某即將發動飛刃的全部威力，然後本身藉技藝功力脫身他往，至於你能否活命，要看你自己的悟性了！」

話罷，岳震宇穿行飛刃之中，以內力將百餘柄飛刃全部催動，艙中頓成一片飛馳縱橫的刀光刃影，閃移格擋，刹那間化作疾影投出艙窗。

古倫空自恨得牙癢癢，但在刀光刃影中擋格，避尚且不及，又能奈何？

＊　＊　＊

此時在「金龍幫」大廳中的一場搏戰，恰正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漩姑一劍在手，威風八面，將阿木奇一干手下俱皆阻於一角，使他們無法接觸阿木奇，但時間稍久，寡總難以敵衆，再加上後面二三十名份屬古倫和雲飛鵬的部下，亦聞聲雲集而來，其中有二名功力技藝一流的好手，戰未十合，漩姑已三陷危機，若非雷猛百忙中打出「攝魂八音」援助，早已負傷，就這樣也已累得香汗淋漓，喘息不已。

阿木奇苦在祇剩一臂，又是徒手，雷聲遠紅毛寶刀早已改變了路子，所發招式全是拚命偕亡的攻而不守，阿木奇有多次可把雷聲遠擊傷，但因此他本身則勢將中刀，唯有不進反退，何況雷猛在側，拳風凌厲，三人勉強打了個平手。

漩姑久戰越發不敵，雲飛鵬所屬的那兩名高手，其一瘦長，另一爲彪形大漢，瘦長人目光一掃阿木奇等戰況，立即揚聲對彪形大漢道：「老辛，這裡交給你，我去幫幫阿王，賣點力，速戰速決。」

辛大力爲外門神功有萬人敵的好手，瘦長人林楓，身懷高絕技能，但却始終深藏不露，包括雲飛鵬都不知其能，他怎會藉藉無名呢？無人知曉箇中因由，但林楓和辛大力，似有緣份，如同焦孟，而辛大力除對林楓言聽計從之外，連雲飛鵬有時也會碰他點釘子。

林楓說罷飄身欺向雷猛，左掌封，右掌劈，直擊雷猛雙肩，雷猛旋身出拳，封架之下右足直點林楓心口，於是打作一團。

辛大力適時暴吼一聲，道：「你們給辛老子全站得遠些，讓辛老子一個人來收拾這小娘兒們。」

一句「小娘們」，叫火了本已氣力難支的漩姑，一提氣，手腕連振，一式九劍，抖出滿天劍花，裹住了辛大力。

辛大力人魯性猛，外門功夫亦已練成了「鐵沙掌」，普通刀劍休想傷他，漩姑所用兵刃，在被擒時早被收去，這柄劍是其兄取自已死惡徒手中，雖然鋒利，却是凡品，辛大力被劍氣裹緊中自是鬧了個手忙脚亂，在他左臂橫護面目下，漩姑一式九劍，祇見他上衣斬裂成千百條，滿頭蝟髮，斬得零亂不堪之外，毫無所損。

漩姑變式，劍尖刺削，對方不怕利劍刺體，芳心大驚，這一戰焉有勝理，膽氣微怯，辛大力已發覺衣碎髮斷，暴吼一聲，一掌順勢而下！

阿木奇獲得林楓助力，成了單對單的局勢，未十合，雷聲遠祇能自防，難以還擊，阿木奇桀桀怪笑，獨掌出招如同狂飆，掌掌含蓄內力，雷聲遠有紅毛寶刀不但無用，反而阻礙重重！

最有聲色的一對，是林楓和雷猛，兩人都是內外雙修的高手，不論眞力技巧，處處玄妙，「天指斷魂」碰上了「幽冥無路」，「五陰白骨爪」恰被「正剛之手」所破，一招來一招去，詭譎奧妙令人嘆爲觀止。

突然一聲嬌叱，倩影凌空，利劍直貫向阿木奇肩胸部位，原來雷聲遠一招失誤，爲阿木奇所乘，震飛八尺，紅毛寶刀脫手將墮，阿木奇順手抄接，漩姑本已疲極欲倒，恰好辛大力貪功心切，鐵沙掌以劈爲抓，漩姑側避，瞥見老父危極，嬌叱撲上。

阿木奇本能的左躲，紅毛寶刀爲漩姑於空中接去，辛大力適時追到，阿木奇依然撲向雷聲遠，辛大力指力已然夠，漩姑右臂已在他掌握中，若被抓緊必將斷裂，漩姑人已踏實地面，她並非有心，在祇能回臂，以求自救之下，左臂反甩，紅毛寶刀舉起一片赤霧劈向辛大力的臂膀。

辛大力自恃外門功夫已到不傷之境，哈哈兩聲依然探手抓去，林楓看得分明，招呼已遲，全力一掌格，使雷猛無法逼進，接着身形忽地恰到好處趕上接應辛大力，右掌一翻抓住了紅毛寶刀，對辛大力叱道：「糊塗，這是寶刀，碰不得！」

奇怪的是他並不奪那紅毛寶刀，更不和漩姑動手，却對漩姑一笑道：「我這兄弟是粗漢，姑娘手下留情。」話鋒乍止，人已返撲雷猛，二人又戰於一處。

林楓阻止漩姑，救下辛大力重撲回戰，其快如風，顯現出他那深藏不露的一身罕奇功力。

雷聲遠已站起，寶刀已失，更非阿木奇敵手，漩姑雖想立將寶刀遞交老父，惜爲辛大力所纏，有心無力。

雷聲遠被迫無奈，探手取出四支「攝魂八音」擧向阿木奇，阿木奇深知厲害，不敢逼得太近，迫得他在丈外停步，他倆遂成了彼此虎視侍機而動的局勢。

適時，遠處突然傳來一聲怪嘯，隨聲自外飛落一人，此人已然

帶傷，撲入廳中，目光掃處，神色一變，一跺脚，才待穿窗而出，人影一閃，林楓已然攔住了這人的退路，勁風突吹，又現人影，竟是岳震宇，正當這人後退數步，雷猛突失敵手，也一縱而前，岳震宇立即道：「猛兄，請助幫主戒備嚴守，祇要不使阿木奇老賊脫逃就行了。」

話鋒一頓，岳震宇轉向林楓道：「在下甚感兄台阻住此賊逃路，如今請兄台暫退，容在下誅之。」

林楓一笑道：「閣下可是黑水『小白龍』？」

岳震宇拱手道：「不敢，小弟正是岳震宇！」

林楓手指被阻之人，說道：「岳幫主，知道他是誰嗎？」

岳震宇道：「本不知，在下適才疾衝接應雷幫主，途中突逢有一激戰，從答對中，聽出此賊姓郭名震，人稱『白眼狼』，爲仇家自數百里外追殺至此，他所率手下和他那充作兇手的孩子，已皆被仇家沿途誅殺，在下料其無路投奔時，必來此處，果然不錯，在下直追至此……」

林楓接口道：「對，此賊正是『白眼狼』，岳幫主，在下獲知此賊曾受多金，慘殺令兄，幫主追逼此賊，想來是要爲令兄復仇？」

岳震宇道：「此乃當然之理。」

林楓道：「岳幫主，此賊乃爲阿木奇所收買者，雖是兇手却非主謀，在下可否討個情面帶幫主去誅元兇，讓在下殺此賊以了斷舊案？」

「舊案？朋友是……」

「在下林楓，世居長安，先父林世傑，有年因事結仇邱姓一家，此賊爲邱姓人家收買，一夜間殺在下全家三十四口，在下爲尋此賊奔走天涯……」

「請問，令尊可是『佛心聖手』的林世傑大俠？」

「不敢，正是先父！」

岳震宇誠摯的拱手道：「先兄在日，曾數次談及令尊救其不死事，林兄，咱們一言爲定，此賊就交給林兄，但林兄小心，最好是馬上了斷，以免夜長夢多。」

林楓頷首致謝，立刻召回辛大力，岳震宇再次拱手，飄身直對阿木奇，並對雷氏父子二人道：「請代壓陣，並監視郭賊，阿木奇交與震宇吧！」

雷聲遠含笑應退，岳震宇不再多說，奮身撲上。

士別三日刮目看之，岳震宇身懷「武聖三篇」，已立於百戰不敗之地，阿木奇爲求活命，全力掙扎，全力猛攻而不顧自己的死傷，他辦法用得固然對，可惜對於岳震宇的「天星雲手」自防有餘，「破天震雷力」攻堅誅敵無不摧之，阿木奇三合已被震力傷了僅有的一隻左腕，心慄神驚下，一招「虎雙撲」看似欲拚生死，實則中途撤退，倒縱而出，一射五丈越出了側窗！

岳震宇一聲沉叱，身法展開，後起先到，人凌空正在阿木奇上方，右足猛踢，「震山力」發出，一聲折骨响聲，恰與正遭林楓奇招破腹的郭震慘號互應。一在廳外，一在廳內，元兇雙雙慘死。

岳震宇恨仇已了，與林楓交成好友，津沽地面讓給了雷聲遠父子。風和日暖，林楓允諾與岳震宇創業遼東，馬踏青石，得得聲中，大英雄載得美人歸，而「小白龍」於津沽爲兄復仇亦圓滿結束了。

（完）

上文提要： 方寶玉被胖太歲吊了起來，時間一久，便神智不清了，不知過了多久，他才被放了下來，却躺在一張舒適的床上，旁邊還站着一個小美女，原來她是胖太歲的師妹。胖太歲本已夠胖，又進來一位比胖太歲更胖的女人，雖胖却功夫了得，剩下方寶玉與那小美女小嫣時，方寶玉向她講起故事來……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深山渡良宵　伊人被倒吊

小嫣說完之後，原本一陣青一陣白的俏臉，變成一片通紅。

方寶玉盯着小嫣的臉龐，不禁瞧得有點癡了。

他吞了一口口水，突然再也按捺不住，撲前便要親吻小嫣的臉。

小嫣給他嚇了一跳，急急側身閃避，方寶玉撲了一個空，但鼻子輕輕擦過她雪白的粉頸，但覺一陣少女體香直沁入心脾，眞是舒暢無比，連骨頭也酥軟下來。

小嫣退開兩步，原來已一片通紅的俏臉，更是有如火燙一般。

「你……你這個人好壞！」小嫣跺了跺脚，看似生氣，但卻又似有一點點暗暗高興。

方寶玉訕訕一笑，摸了摸鼻子說道：「這是『君子好逑』，又叫做情不自禁……你不必放在心上。」這番解釋，有點不倫不類，但他並非情場老手，能夠如此這般自圓其說，手段已算不俗。

小嫣初遇這種小滑頭，一顆芳心早已方寸大亂，要是兩人比拚拳脚功夫，她大可以在十招八招之間，把方寶玉揍得叫爹喊娘，但若要在言談之間互耍手段，她可萬萬不是方寶玉的敵手。

方寶玉「一擊不中」，倒也算頗有風度，並未繼續死纏爛打，他淡然一笑之後，又說道：「你很聰明，太監就是寺人，寺人就是太監……這姓梁的廚子，果然並非大脚珍眞正的丈夫，而是一個忠義太監！」

「忠義太監？」小嫣不禁又是一愣，這名詞她還是第一次聽見，自是感到十分新鮮。

方寶玉點了點頭，接道：「不錯，他眞的是個太監，而且並不姓梁，而是姓武，名中樑！

「世間任何人都有好有壞，比方說：一些得道高僧慈悲爲懷，以普渡衆生爲己任，這些和尚，自然都是好和尚，但卻也有不少酒肉和尚，打家劫舍，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到處拉屎放屁無惡不作，這些禿驢，便是壞和尚！

「和尚有好有壞，太監也是一樣，儘管有些太監狗屁也不如，但在千千萬萬太監之中，總會有些正義之士，雖然身上少了一樣東西，未必便連忠肝義膽也一併統統割掉，只要有忠有義，自然可以稱爲『忠義太監』……於此類推，世上當然還有不少『忠義大臣』、『忠義老闆』、『忠義老闆娘』、『忠義尼姑』、『忠義三姑六婆』等等……倘若你也有忠有義，便是……」說到這裏，故意住口不說下去。

小嫣好奇心大起，忍不住問：「便是什麼東西？」

方寶玉嘻嘻一笑：「你若有忠有義，只能算是個『忠義小笨蛋』，除非……」

小嫣本已掄起粉拳要揍他，到最後卻不禁再問：「除非怎樣？」

方寶玉道：「除非你對天下人有忠有義之外，對我還有情有義，那就不再是小笨蛋，而是『忠心耿耿有情有義小仙女』！」

小嫣鼓起香腮，又啐了一口：「你再瘋言瘋語，我不睬你啦！」說着，擰身轉身便走。

方寶玉連忙一把將她拉住，陪笑道：「別生氣，小人一時忘形冒犯，你是大人，決不會記小人的過失，總而言之，我以後對你定必一本正經，有如老僧入定，又似木頭羅漢，正經得不能再正經，如有食言，甘願給小嫣姐姐拳打脚踢，絕不還手！」

小嫣「噗嗤」一笑，眨眨眼說道：「你若眞的變成木頭羅漢、老僧入定的模樣，又有什麼好玩了？」

方寶玉「啊！」的一聲，怪笑道：「原來小嫣姐姐也很好玩，對於味同嚼蠟之人，大大的討厭……這也容易，此後我會小心謹愼，咱們玩笑照開，但卻不惹你生氣討厭便是……未知小姐意下如何？」

小嫣「哼！」一聲：「別再越扯越遠，你說的那個故事，後來到底怎樣啦？」

方寶玉故意咳嗽兩下，清理清理喉嚨，然後才說道：「大脚珍拚死搶救武中樑，她手提一把尖刀，見人便劈，劈倒了五六個人之後，刀鋒早已捲曲崩缺，簡直不成刀形。

「武中樑又在大罵：『你拿這把霉刀來送死嗎？天下間蠢人千千萬萬，只怕還沒有一個比你更蠢半分！』大脚珍叫道：『我若不蠢，也不會嫁給一個太監！』

「兩人吵吵罵罵，卻一直並肩携手共抗强敵，包圍着他們的敵人，一個一個地倒下去，早已身受重傷的武中樑，竟然又再越戰越勇，此人戰鬥意志之强，實在不可思議。

「但到了後來，他們終於發覺，無論兩人如何齊心協力，苦戰到底，到底是劫數難逃的。

「因爲在這些敵人之中，其中一人，始終並未出手，一直站在遠處冷眼旁觀。」

小嫣聽得心頭怦怦亂跳，她倒抽了一口涼氣，才問：「武中樑……和大脚珍姐姐遇上冷森嚴……結果怎樣？」

方寶玉苦笑一下：「武中樑雖然勇武不凡，大脚珍也是女中豪傑，但冷森嚴既已親自駕臨，這一對苦命假鴛鴦又焉有倖免之理！」

小嫣「啊！」的一聲：「他……他倆都已慘遭毒手？」

方寶玉緩緩地點了點頭，說道：「到最後，冷森嚴親自出手對付武中樑和大脚珍，不到三招，武中樑的腦袋化爲肉醬，大脚珍死得更慘，白眉閹賊用一條三尺長的鐵釘，自她下顎直穿上天靈而死！」

小嫣臉色蒼白，全身虛軟乏力，彷佛正親眼目睹這一幕慘劇。

方寶玉長長嘆一口氣，接道：「武中樑本是白眉閹賊的手下，但冷森嚴奉了魏忠賢之命，迫害左副都御史楊漣，結果楊漣被投入寃獄，二十六天後，慘被拷打得體無完膚，奄奄一息……」

＊　＊　＊

且說案發其時，乃明朝天啟五年，朝中權勢，幾乎盡傾於司禮秉筆太監魏忠賢之手。

明朝權宦，絕非始於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頒佈著名的「御製大誥續編」，其中有云：「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由此可見，這位明朝開國皇帝，一早已對「宦官亂政」之事大起警惕之心。

是以朱元璋登基未幾，即明令嚴禁宦官預政典兵，並鑄鐵牌刻書規定：「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此鐵牌立於宮門之中，人人皆可仰視目睹。

朱元璋在位之年，宮中大大小小太監，統統都是皇帝的跑腿僕役，誰也不能過問朝政。

但朱元璋死後，形勢急劇改變。

乃至永樂十八年，明成祖朱棣在北京東安門北設立東廠，以權宦操縱刑獄，自此，東廠有權有勢的太監，往往隻手遮天，大興寃獄，殘害忠良。

朱元璋曾明令「內監不得識字」，但到了宣宗，志大才疏，自以爲聖明果斷，竟把上項禁令一手搗破，在宮內設立內書堂，不但准許太監讀書識字，更鄭重其事地特派內閣重臣謹身殿大學士陳山親自教學。

此事看似無關大局，實則種下無窮禍根。

由於宦官從此能通文墨，以致日後導致權宦代替天子批硃、擬旨，做皇帝的越做越懶，既有宦官代勞，也就樂得偷懶、貪歡、疏政，眞是說不出的過癮。

但皇帝過癮，天下百姓以至文武百官，可不過癮。

宦官當權，爲禍越來越烈，先有王振，不但恃寵專橫，目無法紀，更公然直接指揮朝政，力排衆議，要皇帝朱祁鎭親征瓦拉。

也許王振在宮中住得太沉悶了，竟把戰爭視作兒戲，在毫無準

備下倉促行軍，半途上已有兵將餓死。

最後，英宗朱祁鎮給這個自視過高的司禮監王振害得「雞毛鴨血」，在「土木之變」一役中，成爲胡人的俘虜。

王振力排衆議，挾帝出京，開始的時候眞是不可一世，豈料眼高手低，出師不利，竟使五十萬大軍糊裡糊塗地陷入敵人的重圍，連皇帝也給胡人擄走。

王振自取滅亡，當英宗被俘之際，這個混帳加八級的閹宦，亦爲亂軍所殺，（另有一說，謂英宗的護衞將軍樊忠，以大錘轟斃王振，同時大喊：「吾爲天下誅此賊！」其後，樊忠亦在苦戰中殉國）。

王振死後，不久又出現了另一個原籍大籐峽瑤族的權宦——汪直。

成化十三年正月，憲宗朱見深下令成立「西廠」！

在此五十多年以前，明成祖朱棣已設立東廠，以宦官爲提督，大興冤獄，對異己份子嚴加鎭壓。

但憲宗尚嫌不足，竟於西城靈濟宮前，再設西廠以刺探朝內朝外軍民大臣等任何微言片語，只要稍有把柄在手，甚至毫無任何把柄，總之興之所至，均可迭興大獄，仗勢欺人。

汪直便是西廠的提督。

汪直擅於看風駛舵，權勢與日俱增。但其後卻猖獗如狂，肆虐朝野，終於惹來滿朝上下無數强烈非議。

最後，汪直失勢，一落千丈，但其爲禍之深，已無可補救。

汪直之後，再出現另一個更可怕的宦官——劉謹！

劉謹，原姓談，陝西西安府興平人，因自幼被宮，被一個姓劉的太監帶引入紫禁城，而改爲姓劉。

劉謹入宮不久，即成爲「八虎」之首，他被稱爲「大璫」，擅弄權術而且心狠手辣。

劉謹很快就把皇帝玩弄於股掌間，爲了令武宗恣情淫樂，疏於朝政，他爲皇帝建造離宮，廣收天下美女，專供武宗沉溺於美色之間，這就是艷名昭著的「豹房」！

一天，在早朝時，殷階上忽然有一封信，原來是匿名控訴狀，內容力數劉謹的種種罪行。

皇帝朱厚照看了之後，在控訴狀上批示，意思大概是說：「你所說的賢能之士，朕偏不用。你所說不能用的人，朕偏要用。」這個荒淫的皇帝，顯然在全力偏袒劉謹。

但此事並未了結。

劉謹爲了這一件無頭公案，大動肝火。誓言「無頭公案也要查個水落石出！」

於是，他悍然命令滿朝文武官員數百人，在紫禁城奉先門外跪下，追究事主。

當天，烈日高懸，幾百個大官由早晨跪到晚上，順天府推官周臣、兵部主事柯鈬，竟被活活曬死。

但到最後，事情眞相大白，寫下這封匿名狀的，並非朝廷大臣，而是劉謹身邊的一個太監。

由此可見，劉謹權勢之大，氣燄之盛，簡直已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劉謹荼毒蒼生，殺人如蔴，但最後卻被武宗查出他圖謀不軌。結果，劉謹被抄家，所抄得之物如：僞璽、袞衣、玉帶等諸違禁物，証據確鑿，造反圖謀無可置疑，遂被投入詔獄，嚴刑拷問。

十天後，劉謹被詔磔於市，分三天凌遲處死。

又過了三天，劉謹已是死無存屍，但仍有下文。

劉謹的頭顱，在他死後再被砍下來示衆，刑部更以行刑圖及獄詞榜示天下。

曾經給劉謹所陷害的人，爭購其肉而食，頃刻間遺體被憤怒的羣衆瓜食而盡。

劉謹雖然伏誅，但武宗荒淫如舊，仍居豹房之中，仍有無數閹宦繼續弄權……

其後，帝位輾轉傳至熹宗。

熹宗，是個少年登基的小皇帝，生性懦弱，愛好引繩削墨，描圖漆刷，彈墨畫線，所做出的工藝品、小玩意兒，無不玲瓏精巧，別具一格。

這個小皇帝，並不淫暴，但卻因這種特殊癖好而荒廢朝政（即使他沒有這種特殊癖好，也根本不懂政事）。

其時魏忠賢爲皇上近侍，司禮秉筆太監。

魏忠賢，河間府肅寧人，據「明史紀事本末」中記載，此人「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喜事尚諛……」

魏忠賢，出身市井間，是個無賴中的無賴。據說，他賭博敗北，欠債累累，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一氣之下，竟然揮刀自宮，混入紫禁城當了太監！

魏忠賢雖無才學，卻非無能之輩。

坊間有個傳說，描述他在出生之際，頗爲不同凡響：「天上忽然烏雲密佈，狂飆疾起，穩婆來時，更聽得屋脊上有一隻九頭巨鳥，大叫數聲向南飛去，隨後房中一聲呱叫，生下了一個孩子……」

一般人都深信，此絕非吉兆。

明朝至天啟年間，朝政極其腐敗，社會危機重重，黨爭大爲激烈，魏忠賢結黨營私，瞞上蔽下，

不斷屠戮臣民，其作惡之深，危害之廣，遠非正德年間的劉謹可以比擬。

魏忠賢於明神宗萬曆十七年入宮，旋即不斷巴結上司，趨炎附勢，不久即與司禮監王安屬下的魏朝稱兄道弟。

經過魏朝竭力推薦，王安漸漸對魏忠賢另眼相看，未幾，魏忠賢被選入熹宗生母王選侍的宮中經管膳食，每當熹宗看望生母，經常見到魏忠賢，而魏忠賢更慇懃侍候，博取好感。

魏忠賢此人，頗具才幹，可惜卻是禍國殃民的歪才。他以大拍馬屁崛起禁宮之中，又與「主持一宮事」的太監王安拉上關係，其後更與熹宗的乳母客氏搭上一手！

魏忠賢既是個太監，又如何能搭得上熹宗的乳母客氏？

原來太監也有眞假之分。一般的太監，多半都是自幼淨身入宮，但假如閹割的不徹底，這樣的太監仍然會有一些男人的「雄風」，這就是「假太監」的由來。

那個皇帝的乳母客氏，原本是魏朝的「對食者」，所謂對食，係自漢朝以來，一些得寵的太監，雖已被閹割淨身，但仍喜女色，便由皇上特賜一個宮女與他同居，在名義上，也可以算是夫妻，但當然無法生兒育女，這就叫「對食」。

魏忠賢能夠在宮中迅速冒升，魏朝給他的幫助極大，但魏忠賢天生反骨，爲人絕對不講義氣，魏朝這一次不啻是引狼入室，自招滅亡。

魏忠賢明知魏朝和客氏的關係，但「朋友妻，照樣戲。」往往趁着魏朝外出值班之際，施展渾身法寶向客氏不斷挑逗。

那客氏本是水性楊花的婦人，見魏忠賢年輕英偉，遠勝年紀漸老的魏朝，再加上魏忠賢挑逗手段功力十足，兩人自是一拍即合。

魏忠賢橫刀奪愛，很快便東窗事發，原來魏朝和魏忠賢都是半眞半假的太監，兩人先後周旋於客氏之間，終於爲了此事而翻臉，三個人大吵大鬧，最後更驚動了少年皇帝熹宗。

結果，熹宗存心偏袒魏忠賢，下令魏朝「割愛」，把客氏讓給魏忠賢！

魏朝心中雖然大不服氣，但君令如山，既然連皇上的金口也在袒護着魏忠賢，他又能有什麼好說的？

可是，事情並非就此了結。

魏忠賢果然心狠手辣，什麼道義、恩情全都不顧，爲了斬草除根，竟與客氏合謀假傳聖旨，把魏朝發配到鳳陽皇陵作雜役。

魏朝才到皇陵，不到三天，鳳陽主管又再宣讀僞聖旨：「魏朝罪孽深重，勒令自縊而死！」魏朝引狼入室的結果，就是把自己的性命寃枉地一手斷送。

魏朝死後，魏忠賢與客氏名正言順地「對食」，這個心狠手辣不講義氣的半眞半假太監，也悄悄地在腐敗的朝政中插上一手！

天啟五年以魏忠賢爲首的閹黨，與東林黨一羣朝廷重臣展開激烈的黨爭！

東林黨，以左副都御史楊漣爲首，向皇帝上書參奏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罪名包括：「私行擬旨、擅權傳令、斥逐直臣、胡濫用刑、利用廠衞、陷害忠良；毀人房屋、起建牌坊、違反祖制、居心叵測；又謀害后妃、瞞騙聖聽、目中無主……」等等。

楊漣大膽直斥魏忠賢種種罪行，但熹宗根本不願理睬，這位庸君，又再度在極關鍵的時刻偏袒魏忠賢。

數天後，熹宗始再行上朝，當天晨曦，大殿之上閹黨守衞森嚴，數百刀斧手兩旁林立。皇帝的屁股才坐上龍椅，便勒令左班朝官不准出班奏事，顯然是要封住楊漣的嘴巴，不准許他講半句話。

下朝之後，滿朝大臣大爲震怒，紛紛上疏參奏揭舉魏忠賢的罪狀。但魏忠賢早已把熹宗玩弄於股掌中，羣臣聲勢再大，喊吶之聲再洶湧，熹宗也是充耳不聞，只顧在庭院內建造模仿的乾清宮（這模仿的乾清宮，高約三、四尺，處處雕龍刻鳳，相當精細）。

激烈黨爭已起，魏忠賢也摸清楚了皇帝的脾氣，深知自己手上擁有的權勢，絕對不必害怕滿朝文武百官的挑釁。

不久，魏忠賢便放膽地在朝中對大臣們施行「廷杖」！

廷杖，始創於明太祖朱元璋，並無任何法制規定怎樣才能施刑，只要有朝臣違背了皇帝的旨意，或者是令到皇帝不高興，那麼一聲令下，這些大臣就會立刻被拖下去慘遭刑杖毒打。

行刑地點，是在午門前的御道東側。行刑時，左邊是一排太監，右邊是錦衣衞，下列旗校數十人，俱手執木棍，殺氣騰騰。

當監刑的司禮太監宣讀聖旨完畢，立刻就開始用刑。每打五棍，換上另一人接着去打，往往不少大官，就此慘被活活打死。

魏忠賢的權勢已足可隻手遮天，不但代替皇帝擬旨，也代替皇帝施行廷杖，不少東林黨大官員，都給無情木棍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其中若干官員，還未正式挨廷杖，已給魏忠賢麾下的小內監扯髮

撕面、拳打脚踢，甚至還未拖到午門，已用膝撞、爪功、撩陰腿等等歹毒的招數，把受害者的陰囊搗爆，其後再經刑杖毒打，十居其九再無生還希望。

閹黨得勢，楊漣慘死獄中，罪名是貪贓，這當然又是寃獄。

方寶玉對朝中大事，所知絕少，但楊漣一案，他卻也略知一二。

他對小嫣說道：「楊漣遇害，死得極慘，據說，當他被拖出詔獄之際，全身已經潰爛，耳朵還有一根巨大鐵釘直穿腦門……」小嫣聽得咬牙切齒，神情又是害怕，又是說不出的憤怒。

方寶玉又道：「楊漣為了參奏魏忠賢而慘遭毒手，此事雖引起朝廷文武百官公憤，但閹黨氣燄正盛，一時間也無可奈何……只是，楊漣還有兩個姪子，雖非楊漣所生，亦算是忠良之後……魏忠賢為了斬草除根，下令冷森嚴把這兩個稚子除掉！」

小嫣「啊！」的一聲叫了起來：「他們……是不是一男一女？」方寶玉點了點頭。小嫣目光不斷閃動，再問：「他倆是雙生胎的？」方寶玉又再點點頭。

小嫣楞住了，她呆呆地望住方寶玉的臉，神情又是震驚又有着幾分興奮：「他倆就是梁雞粉、梁有鼓兄妹？」

方寶玉嘆了口氣，說道：「你說得半點也不錯！」

小嫣本來就很聰明，到這時候，她已漸漸把方寶玉所說的「故事」在心中整理起來。

她說道：「大脚珍姐姐，根本沒有懷孕，她從來也沒有『身懷十二甲』……」說到這裏，忍不住掩嘴失笑。

方寶玉道：「她並非身懷十二甲，而是身懷二十甲。」

小嫣陡地聽得傻住了，心想怎麼越弄越多了？

方寶玉接着又道：「她身懷二十甲，你也同樣身懷二十甲，那是手指甲和脚趾甲！」

小嫣「呸！」一聲：「又不正經了。」

方寶玉道：「奸邪當道，越是正經的人，越是給害得雞犬不寧，就以你的胖師兄來說，他這個人就不正經得很！」

小嫣蹙了蹙眉，道：「胖師兄的心腸，其實是很好的，但只要是為了主人的事情，他做事往往會有點兒過份……」

方寶玉「呸！」一聲：「什麼有點兒過份，簡直就是不通人性，離譜萬分！」

小嫣忽然沉着臉，道：「我不許你再說胖師兄的壞話，若再不改善，以後咱們一刀兩斷好了！」

方寶玉忙道：「不說就不說！」肚子裏卻在大罵：「王八羔子死胖鬼，老子操你奶奶！」

小嫣瞪着他的臉，又道：「你不但嘴裏不能罵胖師兄，心裏也不能罵他！」

方寶玉嘻嘻一笑：「你一千一萬個放心，我嘴裏不罵胖師兄，心裏也不罵胖師兄，如有食言，便是四條腿一條尾巴的小烏龜！」但卻暗自在想：「我嘴裏不罵，心裏也不罵，但在肚子裏大罵臭鬼，就不能把我當作甫自龜蛋殼爬出來的硬背畜生！」

小嫣望住方寶玉，雖見他一雙眼珠不斷骨碌骨碌亂轉，卻也不曉得這個小滑頭心裏想着的到底是什麼鬼主意。

方寶玉忽然打了一個呵欠，說道：「攪了大半天，睏倦得很，不若在此地休息一會，然後老子帶你到揚州城內見識見識！」

小嫣「喔！」一聲，叫道：「且慢，你那個故事還沒有說完呀！」

方寶玉搖搖頭：「世間上很多故事都是完不了的，正是沒完沒了，你也不要再問了！」說完，竟仰面躺臥在一塊大石上，佯作呼呼大睡。

就算是再渴睡之人，也決不可能在霎眼間便酣睡至此，小嫣明知道他裝模作樣，整蠱作怪，但他叫自己不要再問，總不成厚着臉皮和這小滑頭扯纏下去。

兩人在幽靜的深山大谷中渡過一宵，直至黎明方起，方寶玉才睜開眼，就已看見了小嫣在自己的頭頂上！

小嫣怎會在他頭頂上的？

原來她已給人倒吊起來，脚在上頭在下，位置不偏不倚，正好臉龐對準了方寶玉的臉！

一看見這等陣勢，方寶玉已驀然警覺，這不問而知，定必是胖太歲的拿手好戲。

果然，他很快就聽見了胖太歲慢條斯理的聲音：「天亮啦，快快起來，別躭擱了練功的時間。」

方寶玉又驚又怒，「霍」地自大石上跳起，隨即怒吼道：「快把她放下來！」

胖太歲眨了眨眼：「她在大樹下吊得挺舒服的，為什麼要把她放下來，莫不是樹上有毒蛇吧？」說着，仰起了又圓又胖大的臉，向大樹的椏枝望去。

望了一會，又自搖頭不迭，喃喃道：「這棵大樹上面，只有八隻蟾蜍、十五六隻蝗蟲、兩條蜈蚣和一個貂瑺，至於毒蛇，看來半條也沒有。」

方寶玉心中大罵：「死胖鬼肥王八，最好上面有三萬條蜈蚣一起掉了下來，條條蜈蚣都認準了你這個胖瘟神，把你咬得渾身又腫又爛！」但要是眞有三萬條蜈蚣「從樹而降」，是否所有蜈蚣都能獨具慧眼，只揀胖太歲才噬下去，倒也極難想像。

方寶玉心中亂罵三十六，嘴裏卻隨口而問：「貂瑺又是甚麼東西？」

胖太歲嘿嘿一笑：「貂瑺者也，又名巷伯。」方寶玉還是不懂，再問：「巷伯又是什麼東西？」

胖太歲道：「巷伯又名黃門。」

貂瑺就是巷伯，巷伯又名黃門，但這三種名字究竟是什麼東西？

方寶玉聽來聽去，依然莫名其妙，但卻隱隱感覺得到，胖太歲的聲音，越來越是陰森可怖，甚至有點像是一頭憤怒的野獸正在咆哮。

方寶玉雖然對貂瑺、巷伯、黃門這三個名字莫名其妙，但絕對不認為胖太歲是在故弄玄虛，作弄自己，因為他感覺得到，在胖太歲的眼中，大樹上眞的有貂瑺，而且這個叫什麼貂瑺的東西，似乎比世間最惡毒的毒蛇還更可怖！

這棵大樹，枝葉濃密，上面究竟隱藏着些什麼可怖的東西？

＊　＊　＊

大樹上隱藏的，除了蟾蜍、蝗蟲、蜈蚣等蟲蟻之外，還有人！

一個服飾奪目，雙眉雪白，但卻臉皮光滑，連一根鬍子也沒有的中年人！

這是太監的服飾！他是個絕不尋常的太監！

貂瑺、巷伯、黃門，都是宦官的一種！

而這一個太監，其地位絕對不是一般宦官所能望其項背，因為他就是名震天下，人稱「白眉太監」的冷森嚴！

＊　＊　＊

冷森嚴，是司禮秉筆太監魏忠賢麾下最可怖的一員悍將！

在揚州城外，冷森嚴輕而易舉便重創了烏金幫，如非米二公子及時牽制，恐怕幫主金銅人已變成了「斷氣太監」！

方寶玉再聽明，也萬萬料不到胖太歲此刻所說的貂瑺、巷伯和黃門，赫然竟是「白眉太監」冷公公！

方寶玉和小嫣是亂竄亂逃，才來到這個地方的，而胖太歲一直追尋，也費了好幾個時辰，才能把這兩口子找着。

胖太歲惱恨自己的小師妹帶走方寶玉，就把她倒吊在大樹下施以懲罰，這可跟練什麼「倒吊神功」全然扯不上半點關係。

但在他倒吊起小嫣的時候，他察覺到大樹上有異動，那不是蛇蟲鳥獸，而是一個輕功出神入化的武學高手。

那人輕功雖高，卻並未刻意匿藏，因此，胖太歲很快便看見了他的服飾，甚至是他的容貌。

「白眉太監」冷森嚴竟然跟着胖太歲，如影隨形，一直跟到了這裏。

胖太歲連續說出了貂瑺、巷伯和黃門這三個名稱，意思都是等如宦官、太監。但如此數說，顯然是充滿着鄙夷與不敬！

冷森嚴終於開腔了，他的聲音相當尖銳刺耳，一如潑辣的女子：「谷瘦影，久違了。」短短六個字，已說明了兩件事。第一：胖太歲原來姓谷，名字卻和他的身材完全相反，喚作瘦影，第二：這兩人，以前曾經相識！

只聽見胖太歲冷冷一笑：「好得很啊！原來你仍然記得我的名字。」

大樹上的冷森嚴道：「怎會不記得，咱們以前是好兄弟、好朋友，別說是今天，便是到了明天，當你屍體開始腐化，到了明年，只剩下三幾根枯骨的時候，小冷還是會記得谷瘦影這三個字的！」

方寶玉聽見樹上那人自稱「小冷」，心想：這個什麼貂瑺原來姓冷，但他還是未能想到，這個「小冷」赫然便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白眉太監」冷森嚴！

冷森嚴的話，已充滿着可怖可惡的敵意，但胖太歲不怒反笑，笑聲響徹雲霄，良久才道：「這十幾年以來，我不斷改名換姓，有時姓趙，有時姓霍，有時候連姓什麼自己都說不上來，今天有幸給你提醒，俺原來叫谷瘦影，是個原來瘦小得可憐的小人物！」

冷森嚴在樹上陰惻惻一笑，道：「短短十幾年光景，你能夠胖成這個樣子，也算你有點本事，只可惜『大肉神霸斬』並非絕頂上乘武功，縱使練到第八九層境界，也決難打遍天下所有英雄豪傑！」

胖太歲「呵呵」一笑，道：「打遍天下英雄豪傑，固然是難乎其難，但用來斬殺閹狗，卻也容易。」兩人一個在樹上，一個在樹底下，彼此針鋒相對，語氣越來越是充滿敵意，甚至是尖酸刻薄。

方寶玉心中暗道：「胖瘟神雖然可惡，但樹上之人也不見得是什麼好東西，最好這兩大瘟神大打出手，兩敗俱傷焦頭爛額，那便阿彌陀佛大吉大利之至。」

心念未已，突覺身子陡然向上飛躍，原來竟給胖太歲挾在脅下，兩人雙雙直向樹頂疾衝上去。

方寶玉不禁吃了一驚，連忙叫：「快放老子下去！」但說完這句話之後，已給胖太歲挾着疾衝向樹梢，離地八九丈高。（未完・五）

銀杏山莊

新派武林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一個滿臉于思的怒漢擋住了柳露蓮的去路，兩個人打鬥了四五十招，柳露蓮發現對方並未盡全力，似乎意在試探自己，細看之下，發現對方是殺手莫焦所扮，不由怒上心頭，奈何至今未弄清何故被人追殺，正當她力有不繼之際，丁毅出現，未幾便將莫焦制服，他向莫焦詢問是誰派他來殺柳露蓮……

千里追踪尋夫君　夜半敲窗良人現

晌午已過，柳露蓮尚未回來，丁毅祇好吩咐店小二送一碗麵進房，爲謹愼起見，他先以銀針測試了一下，見沒有異狀才敢進食。

時間一點一滴流逝，眨眼已是下午，柳露蓮仍無踪影，急得他如熱鍋上的螞蟻，不斷踱着方步。

就算劉家瑞留她吃飯，如今也該回來了，是何原因？劉家跟她又沒有甚麼交情！除非田鷺飛還在劉家，想至此，他一顆心又冷了！她這麼愛她丈夫，我無端端插一脚進去，是何道理，萬一她也愛上自己，豈不害己害人？

丁毅自怨自艾，忽冷忽熱，一顆心又焦又急又恐又憂又驚，似打翻了一瓶五味素，分不出到底是甚麼滋味。這情況他從沒試過，亦方體會情之痛苦。

再一個時辰過去，丁毅推開窗子望外，斜陽照了進來，已近黃昏。街上行人如鯽，都是客商，斜對面的怡紅院尚未開門，似一頭怪獸般蹲在那裡，隨時擇人而噬！

巷口更是黑黝黝的，祇見行人進去，不見出來，更是無底洞，似有無數殺手匿伏在內。

柳露蓮啊柳露蓮，你若有危險爲何不高叫一聲，教我坐立不安！

他一對眼睛緊緊瞪着路人，始終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人，卻見到一張他不願見到的臉，「冷殺手」冷玉霜！

冷玉霜雖不是排名在前十名，但她因爲出道才兩三年，名氣未及其他同行，不過丁毅在年多前，無意中見到她殺人，她確是天生的殺手胚子，異日一定能擠進前七名，是故他一見到她，一顆心立即揪緊！

冷玉霜是否奉命來刺殺柳露蓮？莫焦及尤七娘在道上已混久，認識的人自然多！徐飛羽也許認爲用她更加穩當，卻未料到去年，在岳陽他接一單生意，目標的家，跟她的目標的家，正好在隔壁，是故他倆便這樣認識了！

冷玉霜的身子一閃便不見了，丁毅一急之下，由窗口跳了出去，卻見她亦投進客棧！丁毅一顆心再提起，正想重新躍回房內，以逸待勞，正好見到柳露蓮匆匆走過來。

丁毅驚喜地跑上前去，一臉關懷地問：「怎地到如今才回來？」

「劉家的人，一定要我在他們那裡留宿，我費了好大的勁才說服他們。」柳露蓮低聲道：「請尊重我，衆目睽睽之下，拉手拉脚有失禮儀。」

丁毅急道：「有一位女殺手剛剛投店，你由這窗子鑽進去，先匿在樑上，我由大門進去，有話稍後再說！」他言畢立即由大門進去。

客堂裡沒有冷玉霜之影子，丁毅忙問掌櫃，「剛才是否有一位妙齡女子進來投宿，面貌美而冷？」

掌櫃點點頭，丁毅道：「那是我之舊友，在下正想找她，請問她住哪間房？掌櫃，你不信可帶我去，若她不認我這個朋友，我甘願受罰！」

掌櫃見他誠懇，遂親自帶他進走廊，正好引冷玉霜進房的店小二出來，掌櫃便吩咐小二帶路。丁毅與柳露蓮住在東邊，冷玉霜住在西邊。

小二敲門，「姑娘，有你的老朋友找你！」

「是誰？」房內傳出冷玉霜的聲音，「我在揚州沒有朋友。」

丁毅道：「是去年岳陽城的舊友，敝姓丁！寓居於此，恰見姑娘進店，特來叙舊，別無他意。」

過了一陣，房門才打開，她看了他幾眼，才道：「且進來坐！」丁毅塞了一吊錢給小二才進房。

冷玉霜退得遠遠的，一對眼睛充滿了警惕，雙手下垂，隨時拔劍，看着他關上門，冷冷地道：「萍水相逢，有何舊可叙？」

丁毅道：「岳陽一役，承姑娘相助，在下才可全身而退，心懷感激至今……」

冷玉霜冷冷地道：「彼此彼此，各不虧欠，不必言謝，我相信你亦非因此找上門來，明人不說暗話，請直言！」

丁毅略一沉吟，開門見山地道：「在下要退出江湖，但卻不斷遭同行追殺，是以想問你一句，你這次的任務是否要殺我？」

冷玉霜詫異地道：「竟有這等事？不是要殺你！」

「在下再斗膽問一句，你是否要殺田鷺飛的夫人柳露蓮？」

冷玉霜沉吟了一下，反問：「你跟她是何關係？」

「她兩次救我性命，在下答應陪她找到田鷺飛！奇怪的是她與世無爭，不知爲何有人僱殺手要殺她！」

冷玉霜道：「也不是來殺她，你可以放心。」

「如此在下便放心！冷姑娘，有機會在下還想請你吃頓飯，大家交個朋友！」丁毅尚怕她不肯說實話，「反正在下已退出江湖，從此之後不會跟你爭生意。」

冷玉霜微微一笑，似枝頭含苞的花蕾，突然綻開般，「這種生意多得很，再多一倍的殺手，也沒有影響，誰在乎多你一個。」稍頓問道：「你幾時請我吃飯？」

「擇日不如撞日，就今晚如何？不過我還有一位朋友，咱們三人……」

冷玉霜搖頭道：「是田夫人吧？你若有誠意，咱們兩個便吃個便飯，就在我房內，若有別人在場，這飯吃不吃也無所謂！」

丁毅沉吟道：「主隨客便，不過我得過去跟她說一聲……」

「不，吃了飯我便得離開此處了，我信得過你，那是因爲去年你有機會殺我，也有機會佔我便宜，你居然有君子風度！但你的朋友如何，我可不能相信她！」冷玉霜道：「我做事從不勉强別人，你自己掂量。」

「悉從尊便！」丁毅開門探首叫小二，他一口氣點了五六個菜，外加一壺酒，「速速把酒菜送進來！」

冷玉霜甩掉弓靴，盤膝坐在床上。丁毅祇好坐在椅子上，「我很想知道你爲何在黃金時期退出江湖？」

「我在道上混了六七年，早已膩了，你就不一樣，出道兩三年，那是雄心最壯的時期！」丁毅輕嘆一聲：「當殺手祇有一個好處，賺錢最快，但害處則數不盡。」

冷玉霜道：「你是前輩，可否指點指點我這位後輩？到底壞處有多少？」

「其實你也清楚，危險，整天生活在緊張之中，行動拘束，不能挺胸做人，不敢暴露身份，甚至連正常人的生活，你也不敢過，你會在當殺手期間嫁人生子嗎？」

冷玉霜雙眼一黯，但隨即道：「世間有甚麼生意可以令你三數年間便成巨富的？爲此付出點代價，也是應該的！賺了錢以後要怎樣生活都成！你沒試過窮日子的痛苦……」

丁毅哈哈笑道：「你曾否聽人說過，有富家子弟當殺手的？你應該已有數萬兩銀子，這輩子花不完，你說……」

「沒有這麼多，我手頭上的銀子還不足萬兩，若我賺夠兩萬兩，便學你退出江湖！」

「不可能！你已幹了兩三年，那會賺不到一萬兩銀子！你的伢子收取的佣金未免太高了吧？」

「當然沒有可能，我會讓人欺侮嗎？祇因以前家裡做生意失敗，欠了人家很多錢！再幹兩年吧，我也另有打算，不過這生意實在好賺。」

「失手被殺，到頭來一場空，同行已有許多前鑑，所謂見好即收，那才明智！」

說着話，小二已把酒菜送進來，冷玉霜自床上跳下來，斟了兩杯酒，舉杯道：「多謝前輩指點，後輩先敬你一杯！」她等丁毅乾了，又問：「依我看你金盆洗手，必定另有原因，若我沒有猜錯，一定是女人，祇有女人才能在短時間內改變你！」

丁毅呆了一呆，緩緩地坐下，

冷玉霜嫣然一笑，「你可以不告訴我，但我自信已經猜着！她會愛你嗎？何況你曾經是位殺人不眨眼的殺手！祇要當過殺手，以後也難以過正常人的生活。」

這幾句話，像毒箭一般，一支支射進丁毅的胸膛，他祇覺心房一陣痲痺，剎那間，腦海裡一片空白，雙耳祇聞嗡嗡之聲，他實在低估她了。

＊　＊　＊

柳露蓮一直窩在丁毅房中，久候不見他回來，心裡如窩了一團火，燒得她又焦又慮，如坐針氈，「他不會出事吧？我要否出去找他？」

「不可，萬一他回來找不到我，情況將更糟！」

天下間最難受的，莫過於等待你所關心的人，忽然，柳露蓮心頭一動，不由暗自忖道：「我爲何這般關心他？這……也正常，他救過我，又要幫我去找丈夫，又暗中保護我，我若不關心他，還配當大俠的妻子嗎？」

想到此，她心頭稍安，但又開始在房內踱起步來，忽然房門被人敲響，她一陣風把門拉開，祇道是丁毅，脫口便問：「你去哪裡？」

不料敲門的卻是店小二，小二一怔，問道：「姑娘，你怎會在此？那位客官在西廂請客哩，我是送洗臉水來的，姑娘要吃飯嗎？小的替你張羅……」

「不用啦！那家的菜都比你們這裡的好吃！」柳露蓮像一頭受傷的豹子般跑了出去。華燈初上，正是揚州城最熱鬧的時分，燈紅酒綠，呼么喝六，龜奴的拉客聲，小販的叫嚷聲，讓柳露蓮煩得腦門發脹！

柳露蓮鼓着一口氣，專往人少之處走去。忽然心頭一動，「哼，他在風流快活，我自己不會去找處好地方，好好吃一頓？」

正在找尋飯館時，忽然一個猥瑣的漢子在巷口搖頭搖腦。此時的柳露蓮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她一對凌厲的目光立即盯上他，迫得他乖乖走出來。

「你鬼頭鬼腦的，打甚麼壞主意？」

那漢子打恭作揖地問道：「請問夫人，可是田大俠的妻子？小的是劉家的下人，咱老爺要咱們到處找你，又不知道你住那家客棧，剛才在巷口經過，覺得夫人有點面善，但今早在門內匆匆一瞥，不敢肯定……」

「你們老爺找田大俠夫人有何急事？」

「啊，你果然就是田夫人！那就好啦，請跟小的回去，老爺說有十分要緊的事要告訴你，但他不肯告訴咱們下人何事。」

「我就是田夫人了，你先回去吧，我隨後便去府上！」

那漢子眼珠子一轉，隨即低聲道：「夫人，老爺不在家裡，去了楊二俠家，也許是楊二俠聽到田大俠的甚麼消息……你人生路不熟，還是讓小的帶妳去，走吧，也好讓小的領領功勞。」

「那好，你在前面帶路吧！」

「多謝夫人！」漢子歡天喜地轉身邁步，當他抬步時，上身突然向前一俯，後腿向柳露蓮小腹倒踢而出，祇見靴尖露出一截三寸左右長的刀鋒！好傢伙，原來靴裡還有乾坤！

「你找死！」柳露蓮反應比他更快，上身向後一仰，她右腿飛起，正踢中其膝蓋，祇聽那漢子怪叫一聲，身子趴倒地上！她踏前一步，左腿踩在其背上，「你是誰？是誰指使你行刺我的？」

那漢子不吭聲，柳露蓮低頭一望，祇見他滿臉黑氣，竟然服毒自絕，正在詫異之際，「嗤嗤」兩聲響，柳露蓮立即轉身，同時把長劍抽了出來。

小巷裡跳下兩名幪面大漢，正向她迫過來，柳露蓮再一回首，巷口又來了兩位持斧的大漢前後夾攻，一共四位，這一次柳露蓮祇能獨自應付了，她先吸一口氣，一名持刀大漢已先撲過來！

柳露蓮心知不先解決一兩個，後果堪虞，是以右手長劍一撩，左手藉身子之掩飾，摸出兩柄飛刀來，趁後面的人尚未趕上來，她左臂猛地一振，兩柄飛刀急速射出！由於距離近，那漢子又猝不及防，登時被射個正着！

慘呼聲中，柳露蓮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手一揚，「你也吃我一鏢！」

那持斧的漢子吃了一驚，急忙揮斧遮住面門，柳露蓮長劍向後揮出，右腿一抬，踢在持斧漢子的脛骨上，祇痛得他怪叫起來！

柳露蓮一出手便連傷兩人，精神大振，邊鬥邊問：「你們是甚麼人？是誰指使你們的？」

另一個持刀的漢子冷哼一聲：「臭婊子，待你死了之後，老子自會告訴你！」他回首喝道：「受傷的退後！」剛才四個人，在小巷內，反而互相制肘，予敵可乘之機，如今四去其二，前後各一人，威力更大，柳露蓮反而沒有剛才之輕鬆。

三人翻翻滾滾鬥了三四十回合，柳露蓮月來經驗及閱歷大增，功夫比往昔不知高出多少，且學了丁毅幾招應急救命之絕招，形勢逐漸穩定下來。

「你們不肯說，姑奶奶祇好請

你們到閻羅王那裡報到了！」

「臭婊子，咱們就算死於此處，你也活不了多久，要殺你的人還有幾批，你跑得了今日，跑得了明天嗎？」

「那就難說得很，姑奶奶命大得很，這些日子來要殺我的人，不都是比我早死嗎？你們再不招供，姑奶奶便再不客氣了！」

那兩個大漢不吭一聲，咬牙苦鬥，激戰中，祇見柳露蓮一劍急劈持斧的漢子，那持刀的見她脅下露出空門，心頭大喜，盡力一刀劈去！

這一刀他使得又凶又猛又急，整個人都俯前，突見柳露蓮迅速踏前一步，長劍內收，反手一刺，同樣左掌向持斧的漢子一揚，「吃我一鏢！」她驚退持斧的漢子，刺傷持刀漢子！心想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正想突圍逃逸，忽然頭頂上風聲急響，她大吃一驚，斜飛越過持刀漢子的身子，凌空回首，祇見屋頂上躍下一人。

那人一身緊身黑衣裳，身材纖細，竟是一位女子！她一擊不中，腳尖在持刀漢子肩上一點，又向柳露蓮射去！

柳露蓮見逃不掉，索性轉身揮劍，首先發動攻擊，「你們還有甚麼人，全給姑奶奶亮相吧！」

那女子年紀看來不大，但冷若冰霜，臉罩殺氣，動作矯捷，祇冷冷地道：「少說也有二百個，你殺得了姑奶奶，他們自然會出來！」她招式凶狠準確，招招指向要害，柳露蓮不問也知她又是名殺手。

柳露蓮祇幾個照面，便已岌岌可危，千鈞一髮之際，突見屋頂上又跳下一個人來，臉上戴着一個猙獰的青銅面具，身材纖細，跟那名女殺手不相上下，喝道：「不可搶我生意！」

先來那名女殺手，突然棄了柳露蓮，道：「讓給你！」她一退再退，長劍倏地反手倒刺，正中背後那名黑衣大漢的心窩！

戴面具之殺手回頭道：「你幹甚麼？」

「哼，一宗小小的生意，你我兩人平分，所賺已經微薄，還要跟他們分，你肯幹，我可不肯！」先來那名女殺手，忽然提高聲音喝道：「別跑！」倏地躍起越過戴面具之殺手及柳露蓮，原來還有一位黑衣大漢，見勢頭不對，連忙抽腿逃跑。

戴面具殺手冷笑道：「你倒會挑便宜的幹！放着正點子不殺，卻去……」他話沒說畢，眼光經已大變，「你，你……這般貪財？」

原來那名女殺手，倏地凌空折腰，長劍急刺戴面具殺手之肩膊，由於距離極近，手臂微伸，劍刃便已刺進其肩膊，一進半尺多，直至碰到骨頭才止住，戴面具殺手怪叫一聲，長劍向上拚死刺去！

先來那名殺手，早已借劍上之力，向屋頂射去！戴面具女殺手雙腳一頓，亦拔身躍起，「哪裡逃！」眼看即將至屋頂，上面突然洒下一片暗器，戴面具女殺手受重傷，手臂揮動不靈活，連中幾件暗器，如斷綫風箏般，直摔下去！

「趴！」後腦着地，洒了一石板的血，先來那女殺手亦隨之躍下，一腳踏在其胸膛上，俯身用力抽出附在肩上之長劍。

變生肘腋，柳露蓮竟然忘記了逃跑，剛剛回神，那女殺手已抬起頭，對她嫣然一笑，「不必害怕，我是來救你的！」言畢又去扯那已死殺手之面具。

「你，你是來救我的？賤妾並不認識你！」

「是丁毅求我救你的。」原來她便是冷玉霜，祇聽她又道：「告訴丁毅，這名殺手似是『新羅剎』，並請他注意，應該還有一名女殺手，同伏在附近。」

柳露蓮大着膽子問道：「你怎知道？另一名女殺手是誰？」

「不是我！」冷玉霜輕笑一聲：「你祇要告訴丁毅，他便會替你分析！快回客棧，他若等不到你，可會到處找你……」話音未落，人已急射而去。

柳露蓮怔怔地望着她之去向，剛才對丁毅一腔怒火，此時卻恨不得立即與他相會，是故急急返回客棧。

果然丁毅正在着急，一見到她，劈頭便問：「你去哪裡？難道不知道危險？」

柳露蓮撇撇小嘴，「你不是請人保護我嗎？還擔心甚麼！」

丁毅一怔，拉着她進房，「我幾時請人保護你？快把情況仔細告訴我！」柳露蓮便一五一十將經過告之，丁毅噓了一口氣，「原來是她，大概是她剛好遇上，拔刀相助，我並沒有求她保護！此姝太聰明了，若是敵人，太可怕了！」

「她也是名殺手，不錯吧？你們是好朋友？」

「好朋友？殺手也有好朋友？不過是湊巧互相幫了一次忙罷了！有關殺手的事，請不要多問，倒是她的話，需要仔細推敲一下！」

柳露蓮問道：「那『新羅剎』很厲害？」

「我祇略有聽聞而已，對她不清楚！她也是徐飛羽請來的，尚有一名女殺手，應與她也不熟悉。」

「你怎知道？」

「『新羅剎』顯然不知其合作者，祇知是個女的，而從未見過

面，因此才會誤會冷玉霜是其同伴，冷玉霜亦是由此判斷她有一名女同伴。」

這道理很簡單，柳露蓮缺閱歷，一時想不通，聽後粉臉發紅，忙岔開話題，「你今日有收穫否？」

「我已寫了信去跟阿密聯系，但還沒有消息。夫人，你晚上睡覺時，必須小心，我怕他們會在半夜突襲！」丁毅反問：「劉家瑞那裡有沒有消息？」

柳露蓮長長嘆了口氣，道：「他說拙夫並沒有去找他，而他亦不知他曾來過揚州，唉，眞想不通他到底去了何處？是在逃跑，還是瀟洒地到處閑逛！」頓了一頓續道：「不過他答應我，替我打探消息，着我明天下午，再去劉家討取消息。」

丁毅道：「不早了，你早點休息吧，若有意外，請即高聲呼叫！」

柳露蓮點點頭，默默地回房，丁毅立即換了一套夜行衣，自窗口翻上屋頂，伏在屋脊後，居高臨下，祇見四周燈光點點，絲竹聲仍不時隨風送來，揚州之繁華，果然名不虛傳。

忽然，冷玉霜冷艷動人之倩影闖進腦海，丁毅呆了一呆，忖道：「她爲何要假我的名救柳露蓮？」剎那間，柳露蓮之倩影亦闖了進來，兩個影子交相糾纏，忽濃忽淡，他之意志力已爲兩道影子所控制，那顧得了下面之情形！

＊　＊　＊

柳露蓮回房之後，一樣睡不着覺，她不斷問自己，「他晚一點回來，我爲何會生氣？爲何我聽那冷玉霜說是丁毅求她來救我的，心中便不舒服？」

答案她實在不敢想像，「難道我已開始喜歡他了？否則他的一切，我爲何這般在意？不會的，我已有丈夫，而且鷺飛還這般愛我！他有甚麼好？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罷了！一個祇追求金錢的人，他怎比得上我那鷺飛？」

話雖如此，可是丁毅的影子還是闖進其腦海裡，揮之不去，心中不由又想起他之種種優點，以及田鷺飛對她之冷落。

她胡思亂想，左思右想，心亂如蔴，更加全無睡意。忽然她目光一轉，祇見窗外現出一個人影來，似在偷窺，她經過幾番風波，比較沉得住氣，乃閉住呼吸，佯裝睡着覺，右手緊緊抓住劍柄。

「勒勒」，窗子被人慢慢推開，自外鑽進一個黑衣幪面人來，躡手躡脚，走向床前，緩緩提起刀來，說時遲那時快，床上之柳露蓮左手一揚，被子已向那人頭頂罩去，右手將劍拔出！

那人顯然料不到柳露蓮還沒睡着，竟然會等到最危急之情況下才出手，是故一時之間，猝不及此，連忙向後急退。

與此同時，柳露蓮自床上彈起，雙手握劍，向來人急射過去！那廝目光爲被子所阻，竟會看不到柳露蓮之動作。猛覺小腹一陣冰涼，低頭一望，祇見劍刃刺進自己小腹，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用力扯開被子，揮刀急砍！

柳露蓮憑手上之感覺，已知劍刃最少刺進對方肉內四五寸，一見對方扯被子，便用力向左一拉，硬生生將對方拉開兩步，使得刺客的刀也失去了準。

柳露蓮拔出劍來，指着對方，冷冷地道：「快報上名來！」直至此刻，丁毅才聽到響聲，躍了下來，同時晃亮了火摺子。

祇見刺客不斷後退，左掌捂住小腹，臉色蒼白，但五官端正，是位美麗的女殺手，「你，你……」

丁毅冷笑道：「你再不識相，將死得更慘，快說是誰僱你來的！此刻止血還來得及，否則，哼哼……」

那女殺手道：「是徐飛羽僱我來的……」

「你叫甚麼名？」

「饒明珠……剛出道不久，請前輩多多提點……不，你快讓我止血，我肯與你合作。」

「好，我讓你止血，把刀拋下再說！」丁毅未曾聞過其名，又見她還十分稚嫩，料她剛出道不久，卻不敢大意，「徐飛羽叫你跟新羅剎一齊行動？」

「是的。」饒明珠拋掉柳葉刀，撕下衣袖，用力包紮起來，但傷口實在太深，血根本止不住。

丁毅嘆了一口氣道：「你躺在地上，我替你療傷，你若不相信，便別想活了！」饒明珠祇稍爲猶疑了一下，便躺在地上，丁毅小心爲上，先封住其麻穴，再將其傷口四周之穴道封住，最後洒下大量之止血散，待血漸漸止住，丁毅再用一塊大藥膏將傷口封住，然後用自己之汗巾緊緊紮住。

柳露蓮第一次將人傷得這麼重，剛才在生死關頭，義無反顧，此刻卻覺不忍，低聲問道：「你說她還有救嗎？」

「很難說，這得看她造化了，而且即使能治好，最少也得在床上躺一個月。」

饒明珠因失血過多，一張臉更加蒼白，人亦呈半昏迷狀態，丁毅解開其麻穴，問道：「外面還有沒有你之同伴？」他見她輕輕搖頭，便握住其手掌，運功將眞氣渡過去，助她護住心脈，「你若想活下去，自己必須有求生之意志！告訴

你，新羅剎她可沒有你之好運，上半夜已死了，你好好休息吧！」

這剎那，柳露蓮才覺得丁毅心腸其實並不壞，又見饒明珠已睡着，乃柔聲道：「你去睡吧，今夜料能平安，讓我照顧她。」

丁毅微微一笑，「我怎睡得着？還是你去睡吧，我替你倆把風，天亮之後，才換你值班。我怕她明天會發高燒，還得替她找個高明的大夫，更怕她之腸子已斷，若是延醫者，恐怕撐不了多久。」

柳露蓮坐在床沿靠着他，猛地覺得自己跟那女殺手一般，亦無依無靠，「放心吧，就算死了，你也沒有錯，你不殺她，此刻倒在地上的便是你。」

柳露蓮道：「咱們不如抱她上床睡吧！」丁毅獨自抱她上床平放而下，再蓋上被子，柳露蓮竟靠着他的肩膊，過了一陣便睡着了。丁毅一顆心立即急跳起來，鼻端嗅到一股令人陶醉的體香，覺得世上最大之享受，莫過於此，他一動不動，恐怕驚醒她，一直至窗子已發白。

忽然饒明珠模模糊糊地道：「水……渴……水……」聲音雖輕卻驚醒了柳露蓮，醒來便嗅到一股濃烈之男子氣息，她粉臉一紅，連忙長身道：「我去叫店小二送水進來。」

不料卻讓丁毅一把拉住，「你不要出去，我去要水，順便找個大夫來。」他親自提了一壺溫開水進房，再走出大街找大夫。

此時，早已日上三竿，街上人來人往的，丁毅拉了一位老頭，問他全城最好的三位大夫名字及地址，按住址去聘請，他出手闊綽，大夫聽了之後，提起藥箱，便隨他去找另兩位，不到半個時辰，便把揚州城最好的三位大夫請來。

可是他進房祇見到床上躺着饒明珠，卻不見柳露蓮，他還不在意，祇道她去買早點，便請大夫就診，大夫將饒明珠之布條及藥膏扯開，開始會診。

丁毅恐饒明珠受不了痛苦，封了其暈穴。三位大夫會診了一陣，道：「她腸子已破，幸虧沒有食物，這還好辦一點，預先將其腸子縫好，再縫傷口。」

「三位便宜行事，請盡力而爲，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醫者父母心，少爺請放心。」

丁毅道：「三位請動手，在下出去備點心。」他走出大堂問掌櫃，掌櫃卻表示沒見到柳露蓮離開。丁毅立即升起一種不祥之念，連忙在客棧裡找尋，那裡還有人影？他這一急，非同小可，發瘋似地跑出街去。

揚州城在凌晨一段時間的「休息」，此時才漸「甦醒」，街上人來人往的。丁毅胡亂地在大街小巷裡尋找，哪裡有柳露蓮的影子？他懷着一絲希望，再回小客棧，先向後找，仍未有其芳踪。丁毅連忙用冷水洗了一把臉，坐在柳露蓮房內沉思，可是任他想破了腦袋，亦料不到結果。

＊　＊　＊

丁毅離開之後，柳露蓮無端端緊張起來，覺得危機隨時會降臨，她望一望床上的饒明珠，臉色蒼白得怕人，但嘴唇卻通紅，一摸其額頭，燙得嚇人，若非還見她胸膛微微起伏，還以爲她已經斷氣。

她心中害怕，先把饒明珠的柳葉刀收了起來，同時把劍抽握手上，過了一陣，忽聞窗櫺被人敲響，心中雖然微覺驚詫，但以爲是丁毅回來，乃拉開窗子，目光一及，驚詫得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

原來敲窗的那人，竟是她朝思暮想，千里追踪的丈夫——田鷺飛！

田鷺飛似乎也是怔了一怔，俄頃才笑道：「怎地連丈夫也認不得？」

「你，你怎會突然來此？」

「此處不是說話之處，有人追踪我，快走！」

「但，但賤妾還有位朋友，他出去了，要走也得等他回來，而且他也是一把好手，大可以助你除敵。」

「別提他了，那廝不是好人，快走，遲則不及！」

柳露蓮道：「那等賤妾留個字……」

「不行，絕對不能留下半點線索，你不走爲夫便先走！」田鷺飛言畢便自窗口消失，柳露蓮一急，不假思索，趕緊跳出窗外。

祇見田鷺飛在遠處招手，柳露蓮跑過去，田鷺飛拔腿便跑，「大哥，咱們要去何處？」

田鷺飛一聲不吭，在前低頭疾走，他專挑無人之小巷走，一直跑出揚州城南，遠處江濤拍岸之聲，已隱約聽見，柳露蓮問道：「咱們要過江？」

「不錯！」田鷺飛忽然換上一隻面具戴上，往江邊跑去。柳露蓮從不知道丈夫有這麼一張精巧的人皮面具。

江邊停泊着不少大大小小的船隻，田鷺飛找了一下，挑了一艘比較小的，跳了上去，拋下一錠銀子道：「船老大，這船咱們包了，開船吧！」

柳露蓮忙跟着上船，那錠銀子足足有五兩重，船老大眉開眼笑，連忙抽搭板，解船纜，揚帆啓動。

田鷺飛道：「先不要過江，往下游走！」

船老大問道：「客官，您到底上哪裡？」

「你依我指示走就是，工錢不夠，俺會再補給你。」

船老大招呼船頭的夥記一聲，便順流往下游駛去。那船有竹篷，船艙倒收拾得十分乾淨。田鷺飛又道：「船老大，有吃的東西嗎？咱們還沒吃飯，弄點飯菜來。」言畢又往船尾抛了一錠碎銀。

船老大道：「也是客官有吃福，俺剛釣了幾條江魚，還買了一斤肉，兩斤青菜，船上也有酒，這夠您享用的了！老七，你來把船，我去煮飯。」

田鷺飛上船至今，沒跟妻子說過半句話，柳露蓮至此忍不住問道：「大哥，這些日子你到底在哪裡？可知小妹吃夠苦頭，歷盡風險，幾乎見不到你。」

田鷺飛低聲道：「爲夫也不知是誰要殺害我，這些日子來，均在東奔西竄，連朋友也不敢去找……」

柳露蓮道：「像劉家瑞劉大俠，聲名既好，又是你之好友，既有危險，爲何不找他幫忙？」

「唉，此事說來話長，敵人極是厲害，我不想連累朋友，今日約你來此，便是幫你找個安全的地方，好好躲他三五年……」

「那你呢？你跟小妹在一起？」

田鷺飛道：「祇要你在安全的地方，爲夫沒有後顧之憂，便可放手跟他們周旋！我無家人，祇懸念你一個……我的事且不說，你先告訴爲夫，這幾個月之情況，好讓我分析分析。」

柳露蓮於是把田鷺飛離家之後，連番遭遇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天見可憐，還能讓我見到你……」她抬起頭，淚光模糊地望着田鷺飛。田鷺飛雖戴着面具，看不到其表情，但他目光一直在逃避她。

「也許是我田鷺飛平生做了不少善事，老天爺保佑你！聽我的話，你一定要找個地方躲起來，不問世事，且不要再管我！」

「你是我的丈夫，我怎能不管你？鷺飛，你一定要告訴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夫妻理應同心，有事不該隱瞞，我生是田家人……」

田鷺飛忽然乾咳一聲，卻原來，船老大已把飯菜燒好端了上來，田鷺飛打眼色示意柳露蓮不可再說，「老大，錢夠不夠？」

船老大連聲道：「夠，夠！俺這裡還有一點陳年狀元紅，您嚐兩杯！」他把酒擱下，「你倆夫妻慢慢吃吧！」言畢又走到後艙。

田鷺飛斟了兩杯酒道：「露蓮，咱們夫妻多月不見，先乾一杯吧！」

柳露蓮那裡有心情喝？虛擧一下，便將酒杯放下。田鷺飛一口將酒乾了，見她未動，忙道：「你怎不喝？往日你不是還能喝幾盅嗎？」

「我那有心情喝酒。」柳露蓮忽然覺得丈夫有點陌生，「你不是說要爲我分析分析嗎？不把話說清楚，賤妾喝不下酒。」

「我求你，你也不喝？須知今後咱們能否在一起，還是未知之數哩！」

「我們大可以在一起，生在一塊，死在一塊！喝酒對你我難道比感情更重要？」話說出口之後，柳露蓮才發覺自己對丈夫態度從來沒有這般硬，也說不出是甚麼道理。

不料田鷺飛態度亦十分堅決，「這……可能是今生我最後一次求你，喝酒而已，又非要你自殺殉情，爲何連這樣的要求也忍心拒絕？」

「你先分析一下，我與世無爭，爲何會接二連三有殺手要殺我？」

「我的分析是，要追殺你的人，跟要殺我的人，同是一個組織，殺你大概是因爲要對付我！」

柳露蓮毫不放鬆，「要殺你的人，又是甚麼人？」

田鷺飛道：「你先把酒喝了，爲夫再告訴你。」

「不，你先把話說清楚，再喝酒不遲。」

田鷺飛目光一變，忽然湧出一層淚光，接着把剩下來的酒全傾在自己杯裡，還不到一杯。他嗚咽地道：「我陪你喝，算是我最後一次求你，喝了這杯酒，爲夫告訴你一切！」他目光一凝，又道：「我先喝，喝了之後，妳假若仍不喝，咱們夫妻之情義，便到此爲此！」他一仰脖，便一口把酒乾了。

柳露蓮心頭一軟，緩緩擧起杯來，「好，我把酒喝了，但你……」她心頭忽然湧起一陣不祥之念，說時遲，那時快，船不知碰到甚麼東西，猛烈一倒，柳露蓮虞不及此，杯中之酒全潑了出去！

田鷺飛臉色一變，指着柳露蓮的空杯，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沒有喝……」

柳露蓮見他神態不對，忙抛下酒杯，長身問道：「大哥你……」話還未說畢，田鷺飛已「咕咚」一聲，滾落艙板上，不能動彈。

柳露蓮一怔之下，隨即大叫起來：「好賊子！原來你們是江匪，竟然在酒中做了手脚！」

猛見後艙板彈起，露出兩道明晃晃的刀刃來，顯然船艙下尚藏着人，看來誤搭賊船是錯不了！船老大叫道：「快逮住那婆娘，她還沒倒！」

此時之柳露蓮已非吳下阿蒙，臨危不亂，倏地把小几抓起向後艙抛去，俯身抱起田鷺飛，想也不想，便往大江躍下！

由於抱着一個人，田鷺飛又毫無知覺，重逾石頭，柳露蓮一直沉到江底，正想借力躍出水面，不料卻被江泥粘住雙脚！

她這一驚非同小可，忙閉住氣，輕輕將雙脚自鞋子裡脫出來，然後擧着田鷺飛露出江面。她水性雖好，但奈何田鷺飛毫無知覺，雙脚不斷踩水，自己之頭部祇僅僅露出江面，換了一口氣。

猛聽船老大呼道：「那婆娘出來了，快射箭！」柳露蓮聞言大驚，連忙再沉下去，可是田鷺飛沒有知覺，又怕他會浸死，是故急忙向前力游。

她游了兩丈多遠，再托着田鷺飛露出水面，祇覺離船已遠，長箭已射不到，不料雙臂露出江面，右上臂便被一根長箭貫穿，祇痛得她手臂垂下，田鷺飛似石頭般向江底沉去！

船上「乒乓」連聲，也有人跳下江去，柳露蓮念夫情切，不顧疼痛，一個猛子扎進水底。

田鷺飛穩穩地躺在江底，鼻孔不斷地冒着水泡，柳露蓮正想將他拉起來，猛見兩名大漢提着蛾眉刺游了過來！她心中好生爲難，明知自己受傷，根本非對方之敵，但又割捨不下丈夫，略一猶疑，勉强將長劍拉了出來，前面那名大漢已至，一刺扎過來！

柳露蓮不慣使左手劍，且右臂還帶着長箭，半絲力都使不出來，左手長劍招架了幾記，已幾乎遇險。忽然前面冒起一陣血光，又見另一個大漢，自血水中猛游過來，柳露蓮心知丈夫已經被殺，這時反而鎮定下來，再糾纏下去，必使自己賠上性命，若逃過此劫，將來尚有機會報仇，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是以立即轉身向前游去。

逃生之意志，令柳露蓮忘卻右臂之疼痛，依然遷就着身子，猛划猛踢，也不知游了多久，回首望去，背後已不見有人，她鬆了一口氣，忙透出江面，抬頭望去，那船影祇剩黃豆般大小，她再向岸邊游去，但江水湍急，好不容易才及岸。

待她爬上岸，全身已經沒有氣力，全身骨架子似欲散掉般，她躺在岸邊，喘息了好一陣才爬了起來，此刻心頭方爲悲哀所籠罩。

想不到這次跟丈夫相見竟然是永訣，而最後連其屍首在何處也不知道！殺人者是船上的江匪，但他們是否是徐飛羽所僱的人？又是否是追殺丈夫的敵人？他們爲何要追殺田鷺飛？

這一連串之問題，柳露蓮都沒法作答，而腦海裡空空洞洞，也整理不出頭緒來，目前最重要的是治好自己的箭傷，然後再去找丁毅。丁毅如今已成了她唯一之依靠。

柳露蓮先到農村，借了一把鋸，先將箭桿兩頭鋸短，這一鋸牽動了傷口，鮮血不斷湧出來，祇痛得她死去活來，但她緊緊地咬住牙關不吭一聲。弄好之後，再向農夫買了一件寬大的袍子，易成男裝，向揚州城慢慢走去。

丁毅在揚州城裡，來回反覆找了三四遍，甚至連劉家瑞的家也去問過了，全沒有柳露蓮之消息，就像她突然在空氣中消失了般。他又焦又急又愛又恨，垂頭喪氣地返回小客棧。

時已日近黃昏，祇見那三位大夫坐在大廳裡等他，「大爺，你那位心上人的傷口已治好了，哎，她這傷可嚴重了，若非咱們三個，她這條命包……」

丁毅沒好氣地道：「不必多說，她到底是生還是死？」

「如今還活着，但最危險的時刻已過去了，祇是失血過多，身子十分虛弱，恐怕非調養三兩個月工夫不可……不過還得吃點藥補助調理……」那年紀最大的大夫，自懷中掏出三張藥方來，「請依次序煉藥給她喝，大爺可莫小覷此藥方，那是咱們三個盡平生之能，研究出來的。」

「多謝三位救命之恩！」丁毅掏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來，道：「這銀子你們自己分了，若有問題我會上門去找你們。」

那三個大夫又留下幾張藥膏，才高高興興地離開，丁毅把藥方交給店小二，「小二哥，請照方抓藥提煉，銀子少不了給你。」說着先抛下兩錠五兩重的銀子，「用罄再告訴我！」他走進客房，關上門便見饒明珠微微睜開雙眼，乃問：「你覺得如何？」

饒明珠聲音聽來十分奇怪，「我還沒死嗎？」

丁毅沒好氣地道：「我都還沒死，你死甚麼？大夫說你死不了，不過非調養兩三個月不可，你可得忍耐一下！」

饒明珠道：「大哥……請允許小妹這般叫你，其實我該叫你恩公才對……此處可不安全，咱們得換個地方才好……還得麻煩你一次，小妹日後甘願爲奴爲婢報答你。」

「不必說廢話，我自己性命亦是朝不保夕哩！你此刻傷這麼重，移動不得，再過兩三天吧！若我自己也保不住，你便祇能怨自己命不好了。」

（未完·五）

棒打江山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病去・文　霍可飛・圖

上文提要：劉家莊莊主劉一龍擺下酒宴招待了無大師、陶克等人，感謝陶克救了他的命，財物無損失，希望陶克為他女兒報仇，此時杜牡丹與鐵石心併肩撲向劉莊主，聲言要討回公道，強詞奪理，陶克五人知道這對狗男女來莊鬧事，意欲訛詐銀兩，二人逞兇殺人，豈容他們得逞，展開迎頭痛擊，將兩人打走……



對質找尋佐證　師太中毒昏迷

似章飛這種觀念的人，衙門中有一半是這樣的，眞心在為民做事的，多說也是一半吧！

章飛就是前一半，所以他說得大方，也自然，他都不會想一想，劉一龍死了女兒，那份心情該多麼苦，他老兄却找機會來弄幾個。

劉一龍不是傻子，他明白這種人不能得罪，否則，這種人比惡人還惡人。

劉一龍聞得章飛的話，立刻回敬一禮，道：「眞是辛苦章爺了。」

章飛道：「也是應該的。」

他一口喝了一杯，重重的放下酒杯，又道：「有人密報，那淫賊在武當山北出現，我立刻率弟兄追去，你看看，鞋也跑爛了，盤纏花完了，便乾糧也沒得吃的，可也未曾找到那狗東西，沒辦法，繞道貴莊來打擾你一頓了。」

劉一龍已經聽章飛這幾句話已是第五遍了。

他便也花費了五次銀子。

「章爺，眞是太辛苦你了，請問章爺，那報信的人在什麼地方？」

章飛嘿嘿笑道：「劉莊主，你雖是苦主，我也不便奉告，這是衙門規矩，不能說出通風報信人的身份名字。」

劉一龍道：「我理解。」

他頓了一下，心中在想，標準的騙吃騙花。

幾個公差也吃得差不多了。幾個人在摸肚子，當然是要走的樣子。

於是，章飛又說了：「劉莊主，為了你這件案子，我們兄弟幾人這些日子裡跑東到西，餐風露宿，有時候還免不了受凍挨餓，還得等着拚性命，夠苦的了。」

劉一龍點頭，道：「是，是，是，確也夠苦了。」

他轉而對桂三元又道：「快去找帳房，取十兩銀子，要一兩一個的。」

章飛忙笑笑，道：「怎好再拿莊主之銀子，這……」

劉一龍道：「你們來，就是一份關懷，破案與否，那是另一回事，你別客氣。」

他心中直想指着章飛鼻子罵。

章飛又是兩大杯酒下肚，那面，桂三元已雙手捧了十兩銀子進來了。

只不過章飛故作不見，他又自斟着酒了，那桂三元已把銀子堆在他面前。

章飛指着銀子，道：「莊主，這……」

「這是送給你的。」說話的不是劉莊主。

說話的人從廳門口進來了，是的，陶克來了。

陶克還在扣衣扣，邊哈哈笑着往廳上走。

章飛一瞪眼，他有了反應。

幹公門的人，反應是一流的，只見他一推面前銀子，對劉一龍叱道：「你這是幹什麼？這銀子我能收嗎？我收，這是貪污，想我章某人在衙門吃糧，兩手乾淨不帶骯髒，何況你是苦主，我忍心嗎？這是不可以的。」

章飛這麼一吼，劉一龍當然明白，那是因為來了陶克的緣故。

如果陶克晚一步進來，這十兩銀子已揣進章捕頭的懷裡面了。

那劉莊主與桂三元當然明白章飛的話，他們站起身來迎接陶克。

「陶老弟，快過來見見桐城縣捕頭章大人。」

不用介紹，陶克已衝着章飛抱拳，道：「章捕頭，我們又見面了。」

章飛心中罵，他罵陶克狗東西，但他的臉上是客氣的，因為他明白自己打不過他。

章飛如果打過陶克，陶克如今正在桐城縣大牢中受他的擺佈了。

「喲！是你呀，陶老弟台，為了你的那件案子，桐城縣境我幾乎走遍。」

他看看陶克又看看劉一龍，接道：「我章飛打心眼裡為兩位苦主難過，所以這件案子非盡快破案不可。」

淡淡的，陶克道：「章捕頭，可有什麼消息？」

章飛道：「就是聽到消息，方才出來抓人的，不幸却撲了個空，不過……」

陶克指指桌上十兩銀子，笑笑，道：「章捕頭，我可就沒什麼可送你的，劉莊主不在乎，你應該拿的，你又何必客氣。」

章飛搖頭，滿臉不愉快，道：「陶老弟，你這什麼話？不論官家懸不懸賞銀，章某一樣要盡力，章某人吃的是官家飯，當然得為官家出力，為民除害，這十兩銀子我是不會收的。」

劉一龍笑笑，道：「說來說去，都是為了那可惡的淫賊，大家都在出力，又何必把區區幾兩銀子放在心上，就算是路上喝杯茶吧！」

陶克也接道：「看到章捕頭如此辛苦，兄弟們到處奔波，實在令人感動，陶某如果口袋方便，一定也奉上若干以表心意。」

章飛直搖頭，道：「絕不可以，這是貪財呀，我們怎麼能接受？」

陶克道：「客氣什麼，收下吧！」

他指指桌面，又道：「酒足了嗎？」

章飛哈哈的道：「足了……喝得眞不少！」

陶克又問：「飯飽了嗎？」

章飛捧着肚皮笑笑，道：「看，飽極了！」

陶克向桂三元暗示。

就見大掌鞭捧起銀子往章捕頭的懷中硬塞：「收下吧，章大人，莫非嫌少？」

章飛臉皮一寒，道：「不可以！」

陶克道：「收下，章捕頭，你收下以後，我指個賊窩你辛苦一趟。」

一聽說賊窩，章飛的精神來了。

「在那兒，你告訴我。」

陶克道：「把銀子收下，我這就領着各位去。」

章飛看看銀子又看看陶克，道：「陶兄弟，這可是你逼我貪財，為了你給我們帶路，我……我……唉，我……我就只好厚顏收下了。」

眞快，動作也乾淨俐落，章飛的大手一把抓過銀子往懷裡一揣，銀子就不見了，變魔術似的。

他對四個臉現痴呆的捕快吩咐：「咱們謝謝劉莊主的關懷。」

四個捕快站起來，一齊向劉莊主抱拳施禮。

那年頭就是那麼一回事，官場的人誰不找機會弄幾個，對章飛這是小錢，也就不值得去論長道短，只不過民間却也有句驚世新語：「餓死不典當，屈死不告狀！」

＊　＊　＊

章捕頭指指莊外，對陶克道：「走，陶老弟，煩你帶我們去抓人！」

陶克道：「聽說那些賊子個個武功了得呀！」

章捕頭一挺胸，眼一瞪，眞像戲裡面的毛張飛一樣，只可惜他沒有哇哇一聲大叫：「怕什麼，邪不勝正，陶老弟，你帶路！」

陶克一笑，道：「也好，我這就去叨拾一下，咱們即刻上路。」

劉一龍不會說的，當然，他心中明白陶克的意思。

桂三元只是笑，把章捕頭五人往前門送。

不旋踵間，陶克提着他的棒子走出來了。

那根棒子是章捕頭最不願意看見的。

從眼神中，章捕頭帶着幾分厭惡，他甚至更不願意見到陶克。

＊　＊　＊

陶克帶領着章捕頭五人出了劉家莊，那章捕頭心裡在嘀咕，如果有賊窩，這是什麼樣的賊？

陶克對章捕頭沒好感，當然，他更知道章飛藉着出外辦事，總是來劉家莊上混吃又拿，他是借機會

整一整這個唬人的章捕頭。

陶克相信，昨夜逃走的鐵石心五人，怕是仍然又回去那尼姑庵地道中去了。

陶克更相信，去得晚了也許鐵石心幾個會換地方。

「章捕頭，咱們要快呀，去得晚了賊跑了。」

章捕頭道：「在什麼地方？」

陶克道：「說也說不清楚，跟我走就對了。」

他說完拔步往前走，章飛的心中不舒服，從劉家莊一走就是二十里，沒多久，便來到那間破落的土地廟。

章捕頭道：「賊在這裡？」

陶克道：「也可以這麼說。」

章捕頭心想，賊子一定很厲害，要不然這姓陶的為什麼不下手？

他抬頭四下看，遠處東南方隱隱可見大江如帶。

章捕頭對陶克搖搖頭，道：「老弟，這地方不屬於桐城縣管轄，怕是我不便出手了。」

陶克聞聽猛一怔，道：「抓賊還有分地方的？」

章捕頭道：「當然，我如果在這兒下手拿人，襄陽府衙就不高興，搶他們的功勞呀！」

陶克道：「這也是朝廷規定的？」

章捕頭道：「那倒不是，只不過大家辦案，彼此尊重，如此而已。」

陶克道：「如此說來，章爺不打算抓人了？」

章飛道：「愛莫能助。」

陶克道：「若萬一是那淫賊呢？」

章飛道：「若是淫賊，你正可報仇呀！」

陶克道：「我人單勢孤，所以我找章爺一齊前來，抓到淫賊，賞金全屬你們的。」

章飛濃眉一緊，又看看身後四人，只見四個捕快在瞪眼點頭。

「好吧，今天破一次例，老弟，你帶路。」

陶克道：「章捕頭，隨我來，就在廟後面一間小屋裡面。」

「喳！」

章捕頭的四個捕快拔刀在手，跟着陶克便往土地廟的後面大步走了。

繞過土地廟後墻，來到那片小小後院，院子一邊就是那間小屋。

陶克帶着章捕頭幾人奔進去，他立刻十分不悅的道：「老弟呀，你這是什麼意思？只不過三具棺材，怎麼的，你要咱們倒楣不是？」

陶克自懷中取出火摺子，指着最裡面的棺材，道：「章捕頭，你派人把那具棺材蓋子推開來，就知道這兒是不是賊窩了。」

「賊窩？」

「是呀！而且藏得眞不少。」

「兄弟，這會是眞的？」

「開棺一看便知。」

章捕頭心中在罵，奶奶的，如果不是你小子，老子們已回桐城了，誰願意在此多事，眞他娘的王八蛋。

只不過如今他便只有硬起頭皮幹了。

章捕頭命兩名捕快：「開棺！」

那捕快急向章捕頭道：「頭兒，開不得呀！」

章捕頭的酒還未清醒，聞言道：「怎麼說？」

那捕快道：「官府沒公文，仵作又不在，咱們開棺就犯了法了。」

章捕頭點點頭，對陶克道：「是呀，咱們不能知法犯法，喪家會告咱們的。」

陶克道：「棺中有屍當然不能打開，棺中無屍，有什麼關係？」

他此言一出，捕頭與捕快齊吃驚。

陶克道：「開棺吧，如有屍體我擔待。」

章飛一咬牙，道：「好，有你這句話就夠了。」

他對身邊的手下，道：「開棺！」

兩個捕快分站在棺材兩端，雙臂使力，便把棺蓋打開了，章飛伸頭一看，不由得一瞪眼。

「空的，這是機關呀！」

陶克道：「不是機關，是通道出入口。」

章飛道：「什麼，誰會相信這兒會有通道。」

陶克道：「而且是一條很長的地下道。」

「有多長？」

「下去就知道了。」

「你帶路。」

陶克搖搖頭，道：「我不下去。」

章飛道：「你是通風報信人，你為什麼不下去？」

陶克道：「不錯，我是通風報信人，只不過我已經帶你們來了，如何捉拿惡人，那是官家的事情，再說……」

他淡淡一笑，又道：「再說我還要奔去另外一個地方，我不能把大好機會錯過。」

章飛低頭看看下面，他咬咬牙，對陶克道：「把你火摺一用，我們下去。」

陶克把火摺交在章飛手上，章飛却又把火摺交在一個捕快手上，道：「你們二人先下去，小心慢慢的往前走着，別怕，我在你們後面。」

他又對另外兩人，吩咐道：「你二人走在我後面，放心大膽的往裡面怕，別怕，有我在你們前面開道。」

陶克幾乎想笑。

「章大人，人馬調派得很得當，我祝你們馬到成功，一舉抓住下面的賊。」

章捕頭狠狠的瞪了陶克一眼，低頭下去了。

如果陶克不在就好了。

陶克若不在，章飛五人早就愉快的回桐城縣了。

* * *

陶克見章捕頭五人消失在地道中後，他拍拍雙手十分輕鬆的走了。

他只走了三里遠，前面一片矮林下，嚄，只見了無大師與冬瓜唐等全都等在那兒了。

陶克奔上前，先對了無大師一禮，道：「大師，怎的你們都來了？」

冬瓜唐道：「大師說，不能去三兩個，因為……」

他未能再往下說，因為清蓮庵的老尼姑乃是了無大師的師妹，他如果說，一定不是好話。

了無大師點點頭，道：「我再去點化我那任性的師妹，我再一次力勸，唉，她中毒太深了。」

陶克道：「清蓮師太為什麼同四山八怪搞在一起？江湖上誰人不知四山八怪黑道梟雄，師太他……」

了無大師深深一嘆，道：「我師妹在清蓮庵快三十年了，起初我也不明白，她為什麼會變得如此邪惡，她甚至也服下五年的毒，直到前年我才知道，她已食毒很深了。」

陶克幾人驚異的張大眼睛。

冬瓜唐急問：「食毒？食什麼毒？」

「鴉片，唉，中了鴉片煙毒，這個人便完了。」

陶克怔怔的道：「就是桐城縣城『快活居』後院的煙攤子呀！還有美女侍候。」

了無大師咬牙道：「那是坑人的玩意，你們以後千萬沾不得呀！」

陶克道：「大師，你放心，咱們也沒有銀子去玩那東西，這眞叫人坑人坑死人，那麼多人甘願被坑的。」

常在山道：「大哥，咱們快去吧，別被那幾個惡人跑了，不是幫官家抓姓鐵的嗎？」

陶克道：「走，大師在，清蓮師太就不用我們對付了。」

了無大師道：「你們快把鼻子堵起來，最好沾水，這樣就不怕我師妹的毒物了。」

幾個小哥兒立刻各以濕棉把鼻孔塞住，那了無大師看看遠處那片紫竹遮掩的山坡，深深的嘆了口氣。

* * *

陶克幾人走得慢，因為他以為官家自地道找去，清蓮庵的惡人便一定會從上面逃走，然而，他再也想不到事情會是那樣。

江湖上有許多出人意料的事情。

* * *

清蓮庵的兩扇厚木門是敞開的，有個十分樸素的尼姑正在庵門掃落葉，那模樣看上去是恬靜的，清蓮庵內有個尼姑在打掃着，而且也是一副清淡出家人模樣。

了無大師六人到了清蓮庵前面，那掃地的尼姑已迎上前：「阿彌陀佛，各位施主是前來……上香……」

了無大師道：「老衲乃清蓮師兄。」

「是師伯到了，小尼進去通報。」

了無大師垂眉不語，看着小尼姑往內走。

不多久，只見小尼姑又走出來：「我師正在唸課，請師伯與各位施主先在客房坐。」

她說完當先回身帶路，就在六人進入院內，果然看見清蓮師太跪在觀音蓮花座前擊鉢低唱。

了無大師神情一黯，嘆了一口氣。

六人被接待在一邊的客廂中，小尼姑立刻把茶端上，一副十分殷勤的樣子。

只不過茶雖倒上，却沒人喝。

因為他們知道清蓮師太會用毒坑人。

幾個人等了半個時辰，方才見到清蓮師太緩緩的走來，她是那麼的穩重，那麼的高雅，就好像帶着一身高貴與聖潔的走到客廂來了。

這光景，便了無大師也吃一驚，以為師妹怎麼會突然變了。

於是，清蓮的高雅氣質，引得了無大師也不由得站起來了。

「師兄，你來了，眞抱歉，我在唸課。」

「師妹，妳……」

清蓮師太笑笑，道：「師兄，多日不見了，師兄除了稍為清瘦，精神奕奕，令師妹高興呀！」

陶克心中吃驚，這老尼姑眞會做作，才不過幾日，她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

冬瓜唐早就想開口罵人了。

如果了無大師不在，他一定指着老尼姑的鼻子罵。

* * *

了無大師嘆息的道：「師妹，

妳不用在師兄面前僞裝什麼了，老實說，清蓮庵已引起官家的注意，妳們這兒的一切，就要被破了，妳……」

不料清蓮師太淡然的道：「師兄，你以爲師妹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了無大師臉色一沉，道：「妳，難道忘了把我囚在這地道之事了？」

清蓮師太吃驚的直搖頭，道：「什麼？我會把師兄囚在地牢？地牢在什麼地方？」

了無大師冷笑道：「看來師妹是要把事情推得乾淨了，哼，妳白費心機了，因爲……」

清蓮師太道：「師兄，你的話師妹十分之中，便一分也難懂，你能不能說得更清楚些？」

這話令所有的人都冷笑不已。

冬瓜唐就以爲那老尼姑眞會弄糊塗。

常在山那天曾來過，他此刻就往外看。

當然，他想看到那個曾同他在庵外說過話的三十來歲尼姑，如果看到，他就會拉進門來問明白。

＊　＊　＊

又是一個尼姑進來了。

這尼姑也清秀文靜，她到清蓮師太面前施禮，道：「師父，素齋幾位？」

清蓮師太道：「擺上一桌就夠了。」

她還張羅各人吃飯，把聽的幾個人弄得迷惘了。

了無大師臉色一沉，道：「師妹，妳眞的不明白嗎？好，我問妳，妳是否學得一手以毒害人的功夫？妳身上帶有令人聞到便昏倒的毒粉，妳甚至也會抽鴉片煙，還有，妳的幾個徒弟，嗨！我怎麼說得出口啊，罪過呀！」

清蓮師太聞言，幾乎臉色也僵住了。

「師兄，看你說得如此認眞，原來你是前來興師問罪的吧！」

了無大師道：「師妹，當年我們在峨嵋同門習藝，金頂禪院發過誓，難道你會忘了？」

清蓮師太道：「不敢或忘，師兄，可要我背誓詞給你聽嗎？」

了無大師道：「那麼，你爲何與『四山八怪』他們沆瀣一氣，戕害江湖。」

清蓮師太已忍無可忍的叱道：「師兄，拿出証據來，否則別怪我不顧師門情誼。」

她見了無大師冷笑，立刻又道：「你說我抽大煙，好，你過來聞一聞我的口中可有大煙味道？」

了無大師當然不會把鼻子湊上去聞味道。

他對陶克示意，道：「看來我們只有下地道去找了，哼，我在地道內被囚一年，難道，這還會錯得了？」

清蓮師太吃驚的道：「什麼？我這兒有地道？而你……師兄，你還被人囚在地道一年，這人……是……」

「妳，我被妳囚了一年，難道妳有健忘症？」

清蓮師太道：「我囚師兄一年整？太不可思議了，我怎麼一些也不知道？」

了無大師道：「師妹，前年我發覺有陌生人往清蓮庵來，等我追到，那人已進內入庵裡了，可巧我走入庵內，遇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尼姑，她帶我到了妳的禪房，妳竟然在床上放着大煙燈之類，我立刻對妳加以叱責，妳不但不聽師兄我的勸，趁我不注意的時候，突然施放毒粉把我迷倒，從此被囚在地牢內，當時……」

清蓮聽了大怒：「那不是我！」

了無大師一聲長嘆，又道：「當時我眞是心痛之極，認爲妳眞的無可救藥，一年了，我才被他們幾個自地牢內救出，這件事你是賴不掉的。」

他越說越火，陶克已當先站起來了。

那常在山嘿嘿冷笑道：「老尼姑，我還找到此地來過，哼，只差沒有進來抓妳們。」

清蓮大怒，尖聲叱道：「拿出証據來。」

這叫聲，又不得不令人相信，她是被冤枉了。

了無大師就有些猶豫了。

了無大師心想：「難道眞的冤枉她了？」

但退而一想，絕不可能，因爲一個善說謊的人，也兼具絕佳的僞裝，她現在就在僞裝她自己了。

「師妹，妳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吶！」

「師兄，我走到天邊也清白。」

常在山早就彆不住了。

「老尼姑，這尼姑庵下面有地下室，我可是曾經進去過，我問妳，妳是自己帶我們下去呢？還是由我把通道找給妳看？」

清蓮大師道：「我這兒有什麼地道？胡說八道，年輕人，不可亂講話。」

陶克道：「師太，妳直說自己清白，我們却在地道之中把了無大師救了上來，而了無大師又是被妳囚入地道的囚室中，這一切已經很明顯了，妳還想賴？」

清蓮的臉皮也更青了。

清蓮師太全身哆嗦，道：「我是清白的，我上可以向天表，下可以起惡咒，師兄，不要冤枉我。」

她看看常在山，又道：「我這

裡那有什麼地室，太出乎意料了，我在此修道快三十年了，爲什麼我會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地道呀！」

冬瓜唐已火了。

「簡單啦，下去看看就明白了。」

常在山隨之也道：「對，下去一看就明白了。」

不料清蓮師太已站起來，道：「走，帶我去看。」

陶克道：「不是我們帶妳去看，是妳帶我們了。」

清蓮師太見素齋送上滿滿一桌，她火大了，也不招待她的師兄了。

「收回去，不招待。」

冬瓜唐冷哼一聲，道：「請我們也不吃，誰敢吃妳有毒之物呀！」

清蓮師太大怒，叱道：「你敢說我的東西滲毒？」

「八成有毒！」冬瓜唐頂上一句。

清蓮師太氣急了，也不用筷子，她用手抓，十二道精美可口的素齋，她每一盤吃了一大口，冷冷道：「有毒就先毒死我。」

清蓮師太的這個動作，不只是了無大師一震，便陶克五人楞了。

了無大師甚至臉上帶着幾分愧疚之色。

陶克却在稍思之後，道：「師太，妳可否帶我們下地道呀？」

清蓮師太道：「我這兒沒有地道，叫我如何帶你們下去？」

常在山道：「我已經找到此地方，豈容妳一句話就會令我們相信。」

清蓮師太大怒，道：「清蓮庵有多大？只不過小小一座四合院，前面是佛堂，廟堂之後是禪房。」

她走近怔忡的了無大師面前，又道：「師兄，當年我們峨嵋金頂習藝，你該知道我的脾氣吧？」

了無大師道：「妳個性爽直，不帶虛僞……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只不過妳被江湖利慾薰染了，我勸過妳，可是妳的回答令我痛心，妳說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爲什麼要虛渡此生？放着發財的機會不幹！」

清蓮師太大吼：「那不是我說的。」

了無大師道：「我不會認錯人吧？又是在此地。」

「不是我，你們可以去查，如果有地下室，我把頭交給你們。」

了無吃驚了。

陶克也有些動搖了。

至少，清蓮吃了那些素齋，她仍然好端端的。

冬瓜唐道：「大哥，我們去找入口地方。」

清蓮師太道：「什麼入口地方？」

冬瓜唐得意的冷笑，道：「妳這兒有地道，妳不帶我們進去，沒關係，至少我們還有另一入口，妳跟我們前去，看妳如何狡賴。」

清蓮師太道：「還等什麼？帶我前去。」

說着，她竟當先往清蓮庵外走了。

了無大師稍稍猶豫，便立刻跟了上去。

一桌美味的素齋不吃了，這時候誰還有胃口再坐下來下箸。

＊　＊　＊

一行人走出清蓮庵，冬瓜唐走在最前頭，他回頭看清蓮師太，嘿，那張大嘴巴閉得緊，便嘴角也擠出魚尾紋來了。

冬瓜唐心中想，等到了土地廟，遇上桐城縣的章捕頭，看妳這老尼姑怎麼交代。

他怎知道，此刻五個捕頭可就慘了。

原來……

＊　＊　＊

章飛五個人一齊進入土地廟的後面停屍小屋地道中，章捕頭把四個人前後分派，走在前面兩個人，他的身後又有兩個，五個人操刀往前慢慢的走着。

前面舉着火摺子的漢子十分小心，出腿下脚沒聲音，弓腰塌肩鶴行步。

章捕頭一邊走着一邊問：「看到什麼叫一聲。」

那捕快不回答，只是點點頭。

地道中黑黝黝，那小小的火光看上去宛如鬼火在跳動一樣，偶爾還有一股陰風。

章捕頭越走心中越毛躁，直待到了轉角處，他猶豫了。

「奶奶的，這兒還有如此長地道，怎麼過去就沒有聽人提到過。」

他身後緊貼的捕快低聲道：「捕頭，別出聲，驚動了那些人就不好了。」

「怎麼的不好？」

「跑了呀，咱們就撲個空了。」

「跑了跑了，跑了大家都好，這鬼地方。」

他把壓在心中的話也抖出來了。

章飛早就想過，如果有淫賊惡人，爲什麼陶克那小子不下手？他不是急着找出淫賊報仇嗎？這賊一定不好惹，陶克的武功高，陶克却怕他，自己又算什麼？

如今到了這裡，大伙都是自己哥們，他便把心中的話抖露出來了。

那捕快道：「頭兒，沒關係，如果惡賊跑掉，咱們從地道另一邊

走出去，這時候，頭兒就可以指着姓陶的鼻子罵他不是人。」

最後面那人也低聲跟一句：「對，大人，咱們可以說姓陶的虛報，拉他去吃官司。

章飛道：「吃官司？吃什麼官司，娘的，咱們大人還得禮讓他三分吶。」

幾個人心驚膽顫的往前走着，前臉的捕快突然一聲驚呼：「有地牢！」

章飛立刻問道：「在那兒？」

前臉的人不動了，他把燃起的火摺子舉得高高的：「頭兒，你看這門！」

是的，一扇厚木門是開着的，從木門內飄出一股惡臭味出來，比死屍的臭味還難聞！

章捕頭命那人把火光移往地牢內，只見那人緊緊的揑着鼻子走進去！

牢內空間不大，但有一角落處半乾不乾的屎尿一大堆！光景有人在在這兒拉屎了！

那絕不是了無大師在此時候拉的，因爲了無大師三五天難得有屎尿拉，如果了無大師的武功差，怕早就被折磨死在此牢中了！

了無大師沒吃沒喝，三天兩頭挨餓，那裡會有那麼多的屎尿在此地！

＊　＊　＊

不過，有了這些屎尿，這便証明地道之中住有人，章飛把手一指，道：「走，咱們再往前看看！」

他對四個捕役又諄諄告誡：「咱們是吃公事飯的人，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不論遇上甚麼惡人，總得叫他知道，咱們是前來辦案的！」

前臉那人道：「抓人之前先報身份，對不對？」

章飛道：「應該如此！」

＊　＊　＊

大約又走了半里遠，前臉好像就是地室了，却不料忽然傳來一聲冷笑！

「哈……哈……」

立刻，有一股冷風飄進來，緊接着傳來五人聲！

「死吧，哈……你們五個小子，早就該死了，哈……」

章捕頭厲吼一聲：「誰，爺們辦案的來了，還不束手就擒！」

「縣城抓人的來了，快出來！」

「出來！」幾個公差一齊叫！

只可惜他們只叫了三兩聲，便聽得「咚咚咚」聲不斷，五個人倒了兩對半！

那章捕頭就在他昏迷之前還大叫：「我們是公差來抓惡人的！」

章飛臨倒還掙扎，心頭上那股子不甘，全在他那張大團臉毛茸茸的臉皮上表露出來了！

桐城縣的五個公差全躺下了，而且一個接着一個口吐白沫，宛似發了羊癲瘋似的還在抽動着！

＊　＊　＊

於是，另一批人走到土地廟的後面來了！

當然，那正是陶克六人與清蓮師太！

冬瓜唐就要攀着棺材往下面跳了，却被了無大師叫住！

了無大師向清蓮大師重重的道：「師妹，我實對妳說，桐城縣的捕快，此刻怕已到妳的清蓮庵了，他們就是由這裡找去的，妳已到了圖窮匕現地步，猶再不承認，爲師兄的怕也再難袒護妳了！」

清蓮師太在吃驚，這兒眞有地道，她怎麼一直沒聽人提過？

這幾年她與門下三名弟子暮鼓晨鐘早晚誦經習武，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出現？

她聞得師兄了無大師的話，自是驚怒交加！

「師兄，且走下去再定奪，你一口咬定師妹不務正業，眞正豈有此理！」

了無大師只是嘆惜！

陶克道：「妳善於用毒，我們自也不怕妳，因爲我們已有防備了！」

了無大師早叫幾人以濕棉堵在鼻孔裡，便了無大師自己也加以堵塞！

那清蓮師太大怒，道：「胡說八道，貧尼不是下五門人，休得對貧尼侮辱！」

冬瓜唐道：「馬上叫妳這老尼姑露出原形，走！」

「咚」的一聲，冬瓜唐當先跳入洞中了！

常在山隨之跟進，這兩人舉着火把，把地洞中照得很亮，這是有備而來！

這一行全部跳入地道中，那清蓮師太很注意地道方向，似乎是通往清蓮庵的，這就令她大吃一驚了！

＊　＊　＊

了無大師走在清蓮的身後，他的臉上一片嚴肅，走了一段地道，他老人家忍不住的又低聲道：「師妹，妳爲甚麼變得如此冥頑，妳叫師兄痛心疾首啊！」

清蓮師太回頭，她重重的道：「師兄，你仍然不相信我是無辜的？」

了無大師道：「事實上我被妳因在前面的牢中一年，我親身經歷的浩劫，難道是假？」

清蓮師太道：「我何曾囚過你了，師兄，我們同門學藝十年，我會那麼狠心囚你？」

了無大師道：「利慾薰心，權勢誘人，這世上有幾人不爲所動，江湖上六親不認的太多了！」

清蓮師太猛回身，她幾乎出掌！

她的掌停在了無大師的胸前三寸處刹住了！

「師兄，你說這話好叫我寒心吶！」

了無大師不迴避的道：「妳這一掌打上我身，師妹，我們就不必前去查証了！」

清蓮師太道：「所以我忍住了！」

她深自嘆一口氣，又道：「這一掌我要打的，只不過不是現在！」

了無大師道：「等妳無話可說，窮途末路，欲作垂死掙扎的時候？」

清蓮師太道：「相反的，等我証明我是無辜的時候，我會向你這老糊塗討回公道！」

了無淡淡的道：「如此，我甘願挨妳這一掌，我不但不回手，而且高興，唉，妳……」

便在這時候，突然……

「喲，好臭！」這是清蓮尼姑的低叫！

了無大師幾人當然沒有聞出來，他們的鼻子已經用濕棉堵住了！

前面傳來冬瓜唐的吼聲：「這是囚牢！」

常在山已指着厚木門，道：「大師，這兒你曾住了一年，你來再認一下。」

清蓮師太已到了地牢前，她只往裡面看了一眼。

「師妹，這地方妳難道不知道？」

「我知道甚麼？」

「妳把我囚在這裡一年呀！」

「胡說，我也第一次看到！」

「妳還不承認呀！」

「叫我承認甚麼？」

了無大師冷哼一聲，道：「走，前面就是妳的清蓮庵，看妳怎麼說！」

幾個人又往前面走去！

那冬瓜唐又走出三五十丈遠了，突然間，那清蓮師太直搖頭不已！

這光景早被後面的了無師太看見了！

「妳……怎麼了？」

「師兄，我好像……好像……」

她搖搖欲墜的樣子，了無大師却不伸手去扶持！

如果在平時，師妹要昏倒，師兄早就關懷備至的伸雙手去扶住了！

但這時候了無大師不但不去扶她，反而一聲冷哼！

「又在耍花樣了，老衲再也不上妳的當了！」

陶克也跟上一句，道：「大師，千萬別上當，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這時候，清蓮師太已緩緩的往地上歪去，她的雙目十分陰沉，宛如她看到了幽冥十八層地獄！

「轟」！

清蓮師太倒下去了，她的臉上一片痛苦，這光景使了無大師也吃一驚！

這絕不是裝出來的，因爲清蓮開始口吐白沫，那情形就是中毒的樣子！

陶克大叫：「快拿火把過來！」

常在山回身過來了，他把火把照在清蓮師太的臉上！

於是，大伙都吃驚了！

＊　＊　＊

火把高舉，直照清蓮師太臉上，了無大師立即大吃一驚：「這是中毒了，老衲曾中過這樣的毒，然後被囚在那間地牢之中！」

陶克道：「難道師太眞的寃枉？」

他低頭再細審，又道：「她如果用毒，爲何她自已先中毒？」

他此言一出，衆人均無言以對！

陶克又道：「剛才似乎地道傳來聲音，不知各位兄弟可曾聽到？」

衆人又在搖頭，了無大師道：「且往前臉找去，成石過來，快把清蓮師太背起，找到清蓮庵之後，上臉把人先救活！」

成石立刻背起清蓮師太，衆人再往前臉尋去！

常在山曾到過地道另一端，距離還有半里遠，而且還得繞個彎，這時候走在冬瓜唐前臉！

只不過才走了二十幾丈遠，火把照耀之下，嗨，地道上橫七豎八的躺着五個人！

不用瞧不用猜，只一看就知道地道內躺的是桐城縣的五名公差！

章飛側面橫躺着，五個人的鋼刀也抛在地上了，陶克一看就笑了！

「這位混吃混喝又唬人的大捕頭，看看這模樣，再想想他在桐城縣大街上不可一世的威風，眞叫人罵也不是，同情也不是！」

了無大師道：「快，救人要緊，晚了必會出事！」

地上躺的均是大漢，尤其章飛，模樣長得像張飛，既粗又黑也高大，當然不能讓了無大師背！

常在山背起章飛，那成石把清蓮師太交由了無大師背，陶克四人便每人各扛起一名捕快這就要往前面奔去救人了！

六個人背了六個中毒的，前面走了五七丈，忽然傳來一聲冷酷的女人聲！（未完・八）

上文提要：自從于阿坤帶的信送到，吳不忌與辛不苦兩夥人便對峙，兩夥人終於打了起來，于阿坤則躲在草叢裡看熱鬧，緊急關頭，他還用石頭砸向欲逃的怒漢，最後，吳不忌勝，辛不苦則被砍傷胳臂而逃走。于阿坤隨後又將吳不忌家裡的丫環救了出來，準備送到關奶奶那裡，路上，他們進了一家飯館打尖……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飛刀小祖宗

計劃週詳充說客　誘餌上當願作東

于阿坤指著三個大姑娘，道：「你問她們三個人！」

小老頭看看三個大姑娘，不由一驚：這是誰家大姑娘，怎麼從來沒見過？

小雲已對老者道：「坐了大半天的車，我們也吃不了什麼，就來幾碗麵吧！」

于阿坤立刻搖頭，道：「不行，不行，光是一碗麵怎麼成？妳們跟在我身邊，可不能虧待妳們！」

他側面對小老頭，道：「你快去，撿最好的全拿來！」

呵呵一聲笑，小老頭回身便走！

不料店堂一角傳來一聲冷笑聲！

于阿坤根本不注意，只顧同小雲三人嘻嘻笑！

不多時，便見那小老兒雙手托著個大木盤，盤上擺的可眞齊全，除了四小碗的雞絲麵，還有四樣滷炒，花蹄筋、葱瓣魚、醬牛肉、葱油雞，外加一碗香菇丸子湯！

小老兒把吃的擺在桌面上，笑道：「小客官的慷慨大方，加上三位姑娘的美麗端莊，應該吃我小店的拿手菜，四位，你們嚐一嚐！」

于阿坤道：「光看菜的模樣就知道好吃，來來來，大家動筷子，吃完了立刻上路！」

于阿坤與小雲三人正在吃得津津有味，那面暗角處傳來一聲：「算帳！」

是個女子聲音，于阿坤聽得一楞，這聲音有點熟！

只見小老兒走向店堂一角，笑道：「三分銀子！」

一塊碎銀子放在桌子上，只見一個嬌小的灰衣人影閃向店門口！

于阿坤驚呼一聲，道：「小師太！」

不料那灰衣人影一閃便出了門！

于阿坤放下筷子追出來，他一邊追一邊叫，道：「小師太，小師太！」

前面的灰影不回頭，邁著大步跑得快！

于阿坤拚命追，一口氣追了五七里！

遠遠一道小河邊，有一排垂地老柳樹，那灰影一躍便到了樹下面！

于阿坤訕訕一聲笑，道：「小師太，妳怎麼生我的氣呀？我什麼地方得罪妳了？」

猛回頭，敢情正是海音小師太，只見她雙目露出忿怒的目芒，冷冷的道：「于阿坤，你好逍遙自在呀！」

于阿坤雙手一攤，道：「什麼意思嘛！」

海音小師太指頭點中于阿坤鼻子，道：「什麼意思？難道還要問？」

于阿坤道：「妳今天非說清楚不可！」

海音小師太道：「你知道我同梵各二人繞著惡水灘四處奔波，爲的是什麼？」

于阿坤道：「我叔叔和尚……」

海音小師太忿怒的道：「我問你，那三個姑娘是那裡弄來的？」

于阿坤一笑，道：「她們都是我于家的人了，怎麼樣，還不賴吧？」

海音小師太臉皮一緊，俏嘴一撇，道：「就是有些妖里妖氣！」

于阿坤笑道：「妳錯了，是妳穿得太單調，不打扮，怎說她們太妖嬈？」

海音小師太怒道：「你小小年紀也知道找女人，于阿坤，你的大仇還報不報了？」

于阿坤雙眉一挑，道：「誰說不報？」

海音小師太道：「既要報仇爲何沉溺女色？」

于阿坤頓足，道：「小師太，妳冤枉了！」

海音小師太道：「我親眼看你左擁右抱，嘻嘻笑笑的走入小店，還說冤枉呀！什麼才叫不冤枉？等你同那三個姑娘拜花堂？」

于阿坤道：「小師太，妳要不要聽聽我心裡話？」

海音小師太嘴角一牽，道：「說吧！」

于阿坤伸手拉著海音，道：「坐下來，妳細細的聽！」

海音手一掙，道：「我是出家人，你別碰我！」

笑笑，于阿坤道：「其實小師太要是打扮起來，一定比小雲三人都漂亮！」

海音小師太臉色一紅，沉聲道：「于阿坤，你說的什麼話？」

于阿坤道：「我說的大實話！」

「我不要聽你胡說八道！」

「小師太，你若不信試試看！」

海音小師太道：「試什麼？」

于阿坤笑道：「妳脫掉尼姑衣，穿上美人裝，只要薄施些脂粉，就知道我說的是實話了！」

海音臉色一寒，道：「我看你是找挨打，難道忘了臂上的傷？」

一提起右臂上方的傷，于阿坤便想起第一次同小師太在洛城相遇，那一場比武自己吃了大虧，可是現在……

現在的于阿坤可不能同日而語！

雙手連搖，于阿坤道：「小師太，我這就說出心裡話，小雲三位姑娘都是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我準備暫時把她們三人送到上元鎮，等到有一日我報了大仇之後，把關奶奶接回大皇莊我的家，就由她三人侍候關奶奶！」

海音小師太淡淡的道：「有良心！」

于阿坤道：「關奶奶應該是我們于家的人！」

海音小師太道：「你是怎麼找來那三個姑娘的？總不會是從煙花中買的吧？」

于阿坤搖頭，他緩緩的坐下來，道：「小師太，我便把這些天我的行蹤告訴妳……」

於是，他把如何與白大娘在飛雲山莫家寨大戰，且又救了莫家寨之事，仔細對海音小師太說了一遍！

海音小師太吃了一驚的道：「于阿坤，你也太大膽了，萬一著了白大娘的道，你就慘了！」

于阿坤一笑，道：「我是打不過便跑，跑夠了再打，叫我于阿坤同他們拚殺到底，不死不休，門都沒有！」

海音小師太道：「那白大娘……」

一笑，于阿坤道：「白大娘成了白癡，被另一個白癡拉馬上了惡水灘！」

海音小師太笑道：「不用說，你也把白大娘的腰包搜個精光了？」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于阿坤道：「也不過千把兩銀票，太少了！」

海音小師太道：「這以後你就拿著陶津的書信走了？」

「不錯，這是好機會，怎麼能夠錯過？」

海音笑笑，道：「你去了平陽集？」

于阿坤立刻又眉飛色舞的把他在平陽集的一番傑作，仔仔細細的說出來，且指著遠方的小店。

他又道：「若非有個綠衣姑娘半夜叫醒我，事情就不會這麼順，小師太，她們三個姑娘是好人，我應該把她們救出來！」

海音面色好看多了！

她淺淺的一笑，道：「原來是我冤枉你了！」

于阿坤道：「妳才明白？」

海音把面色一緊，道：「可是，于阿坤，你說好在破廟練飛刀，爲何又跑了！」

于阿坤道：「妳怎麼知道我是逃跑的？」

海音小師太嘴一嘟，道：「我趕到外地辦件事，第五天便又回到破廟裡，你已不知去了那裡了！」

于阿坤在破廟練飛刀，練到第三天便走了！

笑笑，于阿坤道：「妳同和尚叔叔一齊走，我一個人沒味道，而且……」他拍拍腰帶，又道：「飛刀

也練得馬馬虎虎了！」

海音小師太重重地道：「我沒有找到你，立刻趕回去，關奶奶不放心你一個人去報仇，立刻命我與梵各二人找來了，可是……」

于阿坤道：「和尚叔叔在那裡？」

海音小師太道：「我與梵各分兩個方向找，他在三百里外的另一個方向，那是有條上惡水灘的山道，我便到這兒來了！」

于阿坤道：「我早說過，報仇是我自己的事，我不希望你們幫我！」

「爲什麼？」

于阿坤的報仇方法與衆不同，他相信和尚叔叔與海音小師太都不忍心，因爲他們都是出家人！

出家人以慈悲爲懷，一旦看了他的手段，一定又是不斷的唸著「阿彌陀佛」！

想了想，于阿坤道：「因爲我有信心，相信以我的方法，必能收拾姓陶的！」

海音小師太道：「聽你這麼說，我們好像在多事了！」

于阿坤道：「你們幫了我很多忙！」

海音小師太道：「我問你，你的飛刀練得如何了！」

「還能湊合！」

「我要考考你！」

于阿坤笑道：「怎麼考我？」

海音小師太指著柳樹上面一對白頭鳥兒，道：「我要你打下那一對白頭鳥，你能嗎？」

于阿坤撩起衣襬，道：「只用兩粒石頭就足夠了！」

海音小師太搖搖頭，道：「用飛刀，不能用石頭！」

于阿坤點點頭，道：「好，用刀就用刀，妳看我把那一對白頭鳥兒打下來！」

不料于阿坤剛站起來，便見海音小師太拾起一塊石頭擲上樹，口中還發出：「去！」的一聲！

于阿坤來不及細想，因爲樹上的一對白頭鳥已被海音小師太驚飛起來了！

于阿坤騰空而起三丈高，就在他去勢將盡，餘力仍在的刹那之間，兩點寒光如流星般閃過兩隻白頭鳥！

於是，那美麗的羽毛飄散開來，兩隻活潑的小鳥便也帶著鮮血落在地上！

「阿彌陀佛，貧尼罪過！」

于阿坤道：「刀是我放的，妳沒有罪！」

海音小師太道：「主意是我出的，我心難安！」

于阿坤收拾起兩把柳葉飛刀，笑道：「看吧，只不過殺了兩隻小鳥，妳就佛心難安，還說什麼助我報仇……」

他冷冷的聳聳小臉，又道：「報仇不是說說就算了，那是要動刀玩命，眞刀眞槍的幹，小師太，妳還沒見過血腥場面吧，莫家寨、平陽集，一死便是幾十個，妳呀，還是回尼姑庵阿彌陀佛吧！」

海音小師太咬咬唇，道：「于阿坤，你敢小覷我？」

于阿坤道：「難道不是？」

海音小師太道：「嗔念一動，我照樣會殺人！」

于阿坤道：「尼姑和尚會殺人，必入阿鼻地獄，我們這些俗人殺人，頂多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妳呀……」

海音小師太大怒，叱道：「胡說八道。」

于阿坤忽然笑道：「小師太，妳眞的要幫我？」

海音小師太道：「我不幫你我找來幹什麼？」

于阿坤拍拍手，道：「小師太，妳若眞想幫我，就駕車把小雲三人送到上元鎭的王家飯店去！」

海音一怔，道：「叫我替她們駕車？」

于阿坤道：「有什麼不對勁？」

「不好看，也不像話！」

于阿坤笑道：「小師太，有一天她們三人在關奶奶身邊侍候，妳只要去看關奶奶，她們三個都會喜歡你，什麼好吃的也拿出來了！」

海音小師太道：「我就那麼嘴饞好吃？」

于阿坤道：「交個朋友也不錯呀！」

海音小師太道：「我送三人去上元鎭，你又要去幹些什麼事！」

于阿坤笑道：「我去等姓吳的變賣房產騾馬！」

「幹什麼？」

于阿坤道：「很明顯，也很簡單，我把他賣的銀子全弄過來，再把他弄成個傻瓜蛋，送他上惡水灘！」

嘻嘻一笑，海音小師太道：「哦，我知道了，你這手段眞缺德，想把惡水灘都變成傻瓜蛋！」

一笑，于阿坤道：「我不殺他們，目的就是這麼辦，小師太，妳等等看，有一天惡水灘的人都成了糊里糊塗的傻瓜蛋……」

海音小師太道：「你怎麼知道把人整成傻瓜蛋？」

一聲得意的笑，于阿坤伸手抽出關天鳳送他的那條鹿皮帶，上面插著五把柳葉飛刀。

他把皮帶一端送到海音小師太面前，笑道：「小師太，妳仔細看這皮帶上面還刻著四個不同姿勢的人像！」

海音小師太仔細看，驚奇的道：「不錯，是有四個人像，刻得眞

像！」

于阿坤道：「四個小小人像共分正面、反面、左面、右面四個，正面的咽喉有一點，下面小字寫著：『中刀無救』四個小字！」

海音點點頭，道：「咽喉中刀自然無救！」

于阿坤又道：「右側也有一點在曲池，下面的字是：『中刀必傷』四個字！」

于阿坤又指著第三個圖形，道：「看，上面的一點在腳跟，那是崑崙穴，下面也有四個字：『活捉敵人』，哈哈，傷刃在腳跟，他還能跑得了？」

於是，海音小師太把目光集中在第四個圖形上面，便清楚的看到四個字：「中刀必傻」

那是在腦後的風池穴上，于阿坤笑道：「我就在敵人的這個地方切一刀，哈哈哈，血流的倒不多，人可就變了樣的傻了！」

海音小師太道：「我從來就沒聽關奶奶提過！」

于阿坤笑道：「小師太，妳猜我這帶子上一共幾把柳葉飛刀？」

哼了一聲，海音道：「我可沒有瞎，連五把柳葉飛刀也看不清了？」

于阿坤忽然哈哈笑起來。

「你笑什麼？」

于阿坤道：「妳還是沒猜中！」

海音小師太一把拉住于阿坤，拉高于阿坤的一臂，道：「叫我看看！」

于阿坤一笑，指著皮帶一端道：「這兒還藏著一把，比起來雖然小了些，但卻更加鋒利無匹！」

海音小師太一看，不由稱奇的道：「眞令人想不到，如果對敵之時，也可以做到欺敵效果！」

于阿坤又把鹿皮帶繫在腰上，笑笑道：「小師太，妳還願意幫我把她們三人送到上元鎭的王家小舖？」

海音想了一下，道：「好吧，不過我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海音道：「你在決心攻上惡水灘之前，一定先要告訴我與梵各二人，否則……」

連連點著頭，于阿坤道：「你放心，我要是找姓陶的報仇，八成不會直接找上惡水灘！」

海音道：「這樣最好，也免得我們替你操心事！」

十分親切的拉著海音的手，于阿坤笑道：「小師太，你若不是尼姑該多好！」

一楞，海音道：「你怎麼說這話？」

于阿坤赤子心流露無遺的道：「我是說的心裡話，小師太，你若不是尼姑將來我們就可以住在一起，那該多好！」

海音本想說什麼，但她卻又低下頭！

于阿坤道：「小師太，妳生氣了？」

海音道：「誰生你的氣了？走吧，我先幫你把那三個姑娘送到上元鎭！」

半個時辰不到，遠遠的，只見小飯店的小老頭在眺望著這邊，見是于阿坤，立刻笑道：「回來了，回來了，還以爲……還以爲……」

于阿坤已聽見，便問道：「以爲什麼！」

小老頭捋著鬍子笑，道：「還以爲小客官放鴿子。」

于阿坤怔了一下，道：「爲甚麼叫放鴿子？」

小老頭道：「放鴿子你都不懂？」

于阿坤道：「老掌櫃，你一說我就懂了！」

小老頭道：「你駕車帶著三位姑娘來，吃飽喝足了卻把人留下來，你自己開溜了，她們三人不就是你放的鴿子？」

于阿坤指指門外面，道：「別忘了，我外面還有車和馬，怎會溜？」

一笑，小老頭道：「所以我不覺得不對勁，你一定還會再回來！」

便在這時候，小雲姑娘匆匆走出來，後面，小霞、小虹也走出來！

三人見一個美尼姑跟于阿坤一起回來，俱吃一驚。

于阿坤已指著馬車道：「小雲姑娘，你們上車！」

三個姑娘坐上車，于阿坤笑對海音小師太道：「小師太，謝謝妳了！」

小師太海音抿嘴笑，道：「于阿坤，我發覺你比我想像的還調皮搗蛋！」

哈哈一笑，于阿坤道：「這年頭老實人吃虧！」

海音坐在車轅上，車上的小雲姑娘急急伸出頭來，對于阿坤道：「于少爺，你怎麼不上車？」

于阿坤道：「妳們跟她去！」

小雲一怔，道：「于少爺，我們可不想當尼姑，那多沒意思！」

哈哈笑起來。

小雲姑娘道：「于少爺，你笑什麼？」

于阿坤道：「三位放寬心，不會把三位送進尼姑庵的，妳們先去上元鎭，五七天我會趕去的！」

于阿坤一掌拍在馬屁股上，一輛大車便咕嚕隆咚的上了道！

小尼姑海音駕大車，車上坐著三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這件事倒

也很新鮮！

望著遠去的大車，于阿坤笑一笑，回身又走進小飯店，那小老頭走近前，道：「小客官，你大概還沒吃飽吧？」

于阿坤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我才吃了三成飽，這桌上的東西還不少，夠了，夠了！」

于阿坤坐下來只吃了一半，忽然有個老太婆走出來，她匆匆的來到老頭面前：「老頭，你快進去看看，那位客人的傷只怕……」

小老頭道：「老婆，不是已經退燒了嗎？」

老太婆道：「老頭，可是他斷的一條胳臂若是不馬上醫，他還是會再燒起來的！」

小老頭道：「我眞是老糊塗了，剛才三位姑娘坐的大馬車，那方向正是去上元鎭，應該叫他搭個便車去治傷，可是偏偏……」

老太婆道：「車都走了還提他幹什麼，你倒是去後面看看哪！」

小老頭點點頭，正要往後面走，于阿坤已笑道：「三位老人家，你們後面還有受傷的人？」

老頭回頭一臉無奈，道：「昨兒來了個受傷的，他騎著一匹黃驃馬，可是右臂卻幾乎斷掉。

「小客官，他流了不少血，來到店裡就發燒，他叫了一夜沒睡覺，如今我也不知他是怎麼了！」

于阿坤立刻就猜到傷者何人了！

大山邊一場血戰，平陽集的「聚寶盆賭坊」與「東昇騾馬棧」兩家的大當家與二當家，一場火併自相殘殺。

二當家辛不苦重傷之後，一看情勢不妙，爬起來騎上一匹馬就撒鴨子開溜！

這件事于阿坤最是淸楚不過！

此刻，于阿坤聽那老倆口一說，便猜了個八九不離十，那人準是辛不苦！

笑了，于阿坤站起身來，道：「老掌櫃，我去看一看，也許我能幫他的忙！」

老頭不信的眨眨眼，道：「小客官，你還會歧黃之術？太好了！」

于阿坤道：「我那會什麼歧黃之術，我是說，我可以過去看看，看他要不要我助他一把！」

老頭點點頭，道：「小客官，你請跟我來！」

于阿坤抹抹嘴上的油，一搖三擺的走向小店後面！

後面只有兩間面對面的廂房，左面的是灶房與柴房，右面的是兩間客房！

有一匹黃驃馬正拴在後院的小樹下，難怪于阿坤沒有看見什麼人！

于阿坤還沒走到廂房門，便已聽到哎喲聲！

小老頭推開廂房門，屋子裡，只聽一個濃濁聲音，道：「掌櫃……快……替我找……個大夫來……多少銀子……都沒關係……」

小老頭道：「我夫妻不會騎馬，上元鎭又在六十里外，客官……」

小老頭看了看身後的于阿坤，又道：「不過，我帶來一位好心的小客官，他願意幫你的忙！」

床上大漢伸頭看，不由得一聲厲吼道：「好小子，你竟然趕盡殺絕的追到這兒來了！」

呵呵一聲笑，于阿坤道：「二當家，你可千萬別誤會，我可不是來殺你的！」

床上的人，不錯，正是落荒帶傷而逃的辛不苦！

忿怒之色溢於言表。

辛不苦道：「你小子俏皮話一肚子，缺德事一籮筐，誰能相信你？」

于阿坤道：「你不信也得信，因爲我根本不會殺你！」

辛不苦道：「可是你前天殺了我多少弟兄哪，今天你會饒了我？」

于阿坤道：「前日敵人今天就不會是朋友？姓辛的，我便老實告訴你，我們本應該是朋友的，可是，你卻自作主張，當天夜晚還想做了我，我是被你逼走的！」

辛不苦冷笑道：「明明你留書而去，反說我逼的，眞是豈有此理！」

一對老夫妻大眼瞪小眼，原來這兩人是認識的！

小老頭笑道：「原來你們是一夥的！」

辛不苦沉聲道：「胡說，誰同他是一夥的，我老實的告訴你，這小子是十萬大山裡惡水灘的强盜哇！」

于阿坤怒叱道：「放屁！」

他的一聲吼甫落，那老頭兒與老太婆竟然不約而同的眞放了兩聲響屁，敢情聞得惡水灘三字嚇出來的！

小老頭立刻衝著于阿坤作揖，道：「山大王，你可別在我這地方殺人哪，求求你！」

于阿坤搖著手，道：「老掌櫃，你怎麼會聽他的話，你看看，有我這麼一丁點大的山大王？」

老太婆緊起眉頭，道：「小客官是不像山大王！」

辛不苦道：「你們別上他的當，十個大漢也打不過這個小兒郎！」

于阿坤咯地一咬牙，道：「我看你是混帳王九蛋！」

辛不苦叱道：「好小子，你爲什麼罵我王九蛋？」

于阿坤道：「因爲你是糊塗蛋，不夠資格做王八蛋，你只能當王九蛋！」

辛不苦道：「你什麼意思？」

于阿坤道：「我便老實告訴你，我家住在洛城縣的大皇莊，只因爲惡水灘的强盜殺我全家又燒了我的莊，我是報仇來的！」

辛不苦怪叫道：「胡說八道，亂七八糟，信口開河，胡扯一通，你本是來自惡水灘，而且還有山大王姓陶的書信爲憑，你想騙誰？」

一邊，兩個老夫妻也疑信參半。

要說于阿坤是强盜，看樣子他才不過十四歲，便身上胎毛也未脫盡，那裡會是殺人不眨眼的强盜？

可是受重傷的大漢，卻又一口咬定這小客人是惡水灘的大盜！

其實，辛不苦又怎麼知道于阿坤在深山裡整了白大娘與那送信的人以後，帶著陶津寫給吳不忌的書信，來到了平陽集的「聚寶盆賭坊」？

此刻，于阿坤又淡然一聲笑，道：「個王九蛋，我也懶得同你爭辯，不如這麼辦，我幫你重把賭坊辦起來，騾馬棧也替你開張，你做你的董事長，去賺你的黑心錢，王九蛋，你看可好？」

一瞪眼，辛不苦吼道：「老子辛不苦，不叫王九蛋，兒！」

一笑，于阿坤道：「好，好好，你不叫王九蛋，不過你對於我剛才的話，以爲如何？」

辛不苦不敢相信的道：「你會好心的助我？」

于阿坤道：「打心眼裡下決心，誠心誠意的助你重振霸業！」

辛不苦楞楞的問：「我都被你弄糊塗了，難道你會『吃曹操飯替劉備辦事』？」

于阿坤道：「別問那麼多，只說你願不願意接受我的一番贊助？」

辛不苦道：「我當然願意，但你爲何在山邊狠辣的幫助吳不忌那老兒，我……」他一頓又道：「我的兄弟們有一半死在你手裡！」

于阿坤笑笑，道：「那時候時辰不對，情勢不同，吳不忌待我如上賓，就像他的小祖宗，而你卻陰謀想宰了我，我一氣之下，便幫著吳不忌整你個老小子！」

他這些才是胡扯八道，其實他心中定下了另一個計謀，那才是他的企圖與狠勁！

辛不苦當然不知道，他冷冷的道：「就因爲你送來的那封信，大夥便得拆夥，你想想，我們怎能放過你？」

于阿坤道：「過去的就算了，重振雄風，來者可追，姓辛的，你怎麼說？」

辛不苦道：「我問你，你怎麼幫我？」

于阿坤道：「我也問你，你在平陽集可有知心人？」

辛不苦道：「你問這些幹什麼？」

于阿坤道：「你別多問。告訴我你最信得過的人是那一位？」

辛不苦道：「東街刁寡婦！」

于阿坤道：「她一定是你的老相好了。」

「不錯，刁寡婦二十歲就跟了我！」

于阿坤道：「好，我要你的老相好刁寡婦出面，把賭坊與騾馬棧買下來！」

辛不苦搖搖頭，道：「很難，她那裡會有多少銀子？平日我多給了她幾個，便全部存下來，也不過三五千兩，差得太多了！」

于阿坤道：「不用她一紋銀子！」

辛不苦道：「有那麼好的事？」

于阿坤道：「銀子由我出！」

辛不苦一怔，道：「你有那麼多銀子？」

一笑，于阿坤道：「兩個地方也只是傢俱房屋、騾馬是不會賣的，合計不過二萬兩吧！」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法場上雙方你爭我奪，看欽犯落在誰手，張三爹將兩蕭殺掉，「八大刀王」死了三個，米蒼穹不能不親自出手了。這邊王小石和蔡京談判放欽犯，蔡京知道再無討價還價的餘地，因爲自己生命有危險，只好下手諭，由追命、冷血傳到法場。此時的局面，仍由龍八、多指頭陀控制法場大局……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各爲其主效棉力　欽犯在手控大局

張鐵樹眼裡已有佩服之意，「是用刀，還有一手狠辣暗器。」

多指負手仰天嘆道：「是她們了，沒想到經過那麼多波折，仍然那麼死心眼。」

龍八好奇，「誰？是什麼人？大師的老相好？」

多指臉容肅然，只一字一句的說了三個字：「碎雲淵。」

「碎……雲……淵……」龍八想到老半天，仍沒能想起那是什麼東西，只順口說了另外三個字：「毀……諾……城……」

一說完之後，自己也嚇了一大跳，見多指頭陀和張鐵樹俱神色肅穆的點了點頭，這才知道眞是事實。

「眞的是專門暗殺當朝大官的毀諾城？以前文張、黃金麟等就喪她們手裡！她們也來了麼？」

多指頭陀又在撫弄他的傷指，彷彿傷口正告訴他一個又一個沉痛的故事一般：

「是息大娘、唐晚詞那麼領導的『毀諾城』，這一干女夜叉，可不好惹的……」

* * *

是眞的不好惹。

西南一隅，已給「碎雲淵、毀諾城」的人强攻而破，非但「風派」弟子全毀，連「捧派」的人也全給擊潰了。「服派」馬高言即調去全力應敵。

更風聲鶴唳的是，東北方面的戰情忽然加劇，而且兵敗如山倒，原守在那兒「抬派」子弟，全軍覆沒；「哀派」余再來馬上領手下堵塞破口，眼看也是不支。

張烈心氣急敗壞，速來走報：「東北方來一羣青布蒙面漢子，人不多，用的全是奇門兵器，已衝殺進來了。」

龍八聽得很有些徬徨。

「智利、張顯然已死，『捧派』、『抬派』自然守不住。」多指頭陀徐徐道：「來人可是都不用刀或劍，而且人人都擅用火器？」

張烈心道：「是。」臉上已有恭敬之色。

多指頭陀又長吁一口氣：「是他們了。」

龍八忍不住又問：「誰？」

多指頭陀道：「封刀掛劍。」

龍八大吃一驚：「『霹靂堂』雷家堡？」

多指頭陀搖首：「不是整個雷門，但却是『小雷門』主持人雷捲的部下。」

龍八這才放下了十七、八顆心，「還好，不是整個霹靂堂的人。」

多指頭陀卻不舒顏：「那也夠瞧的了。幸好『連雲寨』的首領已心喪若死，久不出江湖，不然……可

更棘手了。」

龍八用下巴向那抱劍穩守、結成劍陣的「七絕神劍」嘀咕道：「他們是幹什麼的？來這兒裝腔作勢，只袖手看熱鬧的嗎？」

多指頭陀瞧了他一眼，語音裡洋溢了相當的不屑：「你最好別惹了他們。」

* * *

龍八沒惹事。

因爲他就算不服，也不敢再生事。

來劫囚的羣雄加上「小雷門」和「毀諾城」的力助，已收容包圍，若再不見救兵，龍八等人已岌岌可危了。

龍八一見情形不妙，語音也軟了起來，向多指頭陀懇求道：「大師，大師，這樣下去，可不是辦法，你得想想辦法吧……」

多指頭陀道：「借劍一用！」

他「刷」地抽出了龍八腰畔的劍，一劍擱在唐寶牛的脖子上，道：「你們來救這兩人是不？再不住手，退後，洒家馬上先殺了他！」

他只那麼氣定神閒的一說，可是語音卻滾滾轟轟的傳了開去，在場斷殺的人無不爲之一震，各自紛紛住了手，望向多指頭陀這邊來。

一時鴉雀無聲。

只有一個「啊」的一聲，似驚醒了過來，那人正是「七絕神劍」裡的「劍」……——羅睡覺。

敢情他並不是在裝睡，而是眞的一直在恬睡，直至如今，給多指頭陀一番喊話，才像是如夢初醒過來的。

可是他睜開眼，左望望、右望望，像發覺不過是打打殺殺、血肉橫飛、血流成河，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之後，又闔起眼皮，呼呼大睡過去了。

龍八看得只吹鬍子、瞪眼睛。

這算是什麼幫手！

這叫做什麼神劍？

* * *

多指頭陀這麼一喊，大家都住了手，多指頭陀又把劍往唐寶牛的脖子捺了一捺，揚聲道：「我的劍正架在這姓唐的頸上，你們再逼進，我就先下手，要他身首異處！」

本來因爲濃霧未散，大家在對峙厮鬥中也不是人人都能把場中心（雖然那兒地勢略高）看得一清二楚，但多指頭陀倒先把話說得清清楚楚，羣俠就再沒有不分明的了。

所以他們都停了手。

多指頭陀叱道：「先給我退到一邊去！」

各路羣豪不敢妄動，經溫夢成、唐肯等人示意下，都退到一邊，大家肩並着肩，與官兵對峙。

這一退，卻不是敗退，而是勇退。

不是逞一己之勇，而是爲大局、爲大義、爲珍惜朋友而暫退的，是爲「勇退」。

是以他們退得井然有序，毫不慌亂。

多指頭陀瞧在眼裏，也心裏暗嘆。

龍八見多指頭陀要脅之計可行，便自其副將「餓虎」馬上鋒手中抄來一把斬馬刀，也往方恨少脖子一擱，喊道：「放下你們的兵器，速速就逮，否則洒家就先殺一個示衆！」

話才說完，只聽一陣舖天捲地的笑聲，驚天動地的響了起來。

大笑不止的人，正是命懸於人劍下的唐寶牛。

唐寶牛大笑不已。

他自己笑得全身震動，全場的人也覺震耳欲聾，目瞪口呆，破板門一帶現場的人，除了正在「回春堂」內凶險交戰的六大高手外，其他的人全都停了手，望向這邊來。

他笑得直似人在刀口下的不是他，而是他一人已足能主宰全場人的生死成敗般的。

多指頭陀也覺得給他這樣笑下去，氣勢必爲其所奪，所以用劍鋒往下一壓，嘴裏叱道：「住口！不許笑！再笑洒家就要你人頭落地，看你還笑不笑得出來！」

唐寶牛一聽，笑聲一斂，多指頭陀心才稍安，却聽唐寶牛突如其來的向他吼道：「多指，你這留髮禿驢！不只多指，還多口哪！我唐巨俠寶牛前輩要是怕你殺，我還笑得出來？好，你殺，你只管殺吧！你有種就一劍斬下來，我等着！誰不敢殺的就是他祖宗沒種借種弄了箇野種的X他妹子的直娘賊！」

這一番話鏗鏗鏘鏘，敲鑼打鼓的罵下來，比狂笑聲還要響多了，不但一時鴉雀無聲，還人人都屏息細聆，且都爲唐寶牛生死安危揑了一把汗。

「死便死，怕什麼！」唐寶牛直似天生就在心口上刻了個勇字，拚死無大碍的道：「你要殺便殺，我唐大宗師寶牛少俠皺一皺眉頭就不是好漢。」

這一來，多指頭陀還眞不敢一劍殺下去：因爲這來自四面八方的劫囚高手，全盯着他，只要他一劍殺下去，他知道，這些人這輩子都不會放過他，他只怕這輩子都得要去應付這些人和他們的復仇行動。

就算是跟唐寶牛、方恨少向無深交的，今兒來只是虛應事故的人物，但自己若是手起劍落，斬了這斷，只怕這些人單是爲了面子，都會跟他耗上一輩子。

那麼他一輩子都得要提防。

不得不防。

而且不是防一個人。

這麼一大羣、各門各派、三山五嶽、黑白二道、官民雙方、文的武的都有。

那麼，這一輩子恐怕都不易在江湖上混了。

多指頭陀至了不起的本領，不是指法(包括他在音樂上的和武功上的造詣)，而是他的「詭秘身份」——正因爲他非正非邪，亦正亦邪，在江湖上，大家多不知他是忠的奸的，但都給這個面子他，而他利用了這一點，大可當「臥底」，把人出賣得箇不亦樂乎，把朋友殺得箇措手不及，把自己人背棄得不留痕迹，是以，就算武功、地位再高的，也得折在他手裡。

這次主事爲蔡京押犯行刑，他若不是爲了在蔡京面前跟龍八爭寵，爲部署日後在京裏有足夠的實力與米蒼穹爭權，他還眞不想這般「拋頭露面」的出來「亮相」呢！

所以，這一劍着實不好砍。

但不斬又不行。

箭在弩上，火已燒上船了。

唐寶牛這麼一鬧，他要是不馬上殺了，救他的人，膽自然就壯了，一定冒死攻進，士氣大增。

相反，自己這方面的人就會軍心大沮，對劫囚強徒排山倒海的攻勢，恐怕就很不易應付了。

這時候，多指頭陀可謂「殺不是，不殺又不是」。

怎麼辦是好？

這時候，他忽然想起還有個龍八！

正好！

龍八正以刀抵住方恨少的脖子。

多指頭陀靈機一觸，即道：「八爺，先殺一個。」

龍八威武鐵臉一肅，蒼眉一豎，瞪目厲聲叱道：「說的對！」

多指「打蛇隨棍上」，立加一句：「你先殺姓方的立立威再說。」

龍八悶哼一聲，臉肌抽搐了一下，連捋起袖子露出的臂筋也抽動了一下，終於刀沒砍下去，聲音卻沉了下來，「先請。」

多指道：「你請。」

龍八道：「你先。」

多指道：「你官位比我大，你先請。」

龍八道：「你江湖地位比我高，你請。」

「請。」

「請請。」

「請……」

兩人互相謙讓。

唐寶牛驀地又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大笑，催促道：「怎麼了？不敢殺是不是？不敢動手的放開大爺我和方公子逍遙快樂後放把火燒你全家去！」

看來，唐寶牛非但心口上刻了個勇字，敢情他全身都是由一個「勇」字寫成的。

他像是活得不耐煩了，老向二人催迫動手。

多指頭陀心知龍八外表粗豪心則細，膽子却不大，敢情他和自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不敢一刀或一劍下去便跟天下豪雄成了死對頭；只不過，他不斬，龍八也不砍，這樣耗下去，唐寶牛又咄咄逼人，眼看軍心戰志就得要動搖了，却是如何是好？

忽然他靈機一觸，右手仍緊執長劍，斜指唐寶牛後頸，右手却自襟內掏出一管簫，貼着唇邊，接唇急吹了幾下。

簫音破空。

急，尖，而銳。

却似鳥驚喧，淒急中仍然帶點幽怨，刺耳中却還是有點好聽。

* * *

其實唐寶牛愛臉要命，遠近馳名。

他現在不要命得像額上刻了個「勇」字，主要是因爲：他豁出去了。

他可不想讓大家爲了他，而犧牲性命，都喪在這兒。

他眼見各路好漢前仆後赴的湧來救他，又給一批一批的殺退，長街喋血，屍橫遍地，他雖然愛惜自己性命，也不想死，可是，他更不忍心見大家爲了他們如此的不要命，這樣的白白犧牲掉！

所以他看開了，想通了。

於是他意圖激怒多指頭陀。

只要多指頭陀一氣，把他殺了，那麼，誰也不必爲了救他而喪命，誰也不必因爲他而受脅了！

* * *

唐寶牛不能算是個偉大的人，他只是個必要時可以爲朋友兄弟愛情正義犧牲一切，但他卻不可以容忍朋友兄弟愛情正義爲他而犧牲的人。

他平常把自己「吹」得丈八高，古今偉人中，一千年上下，五百年前，五百年後，只怕都不再有他這種不世人傑，不過，其實他自己是個什麼人，有多少的份量，也許是他自己心裏最是分明。

因爲平凡，所以才要不尋常。

就是因爲位於黝黯的角落，所以他才要「出位」。

「出位」其實是要把自己放在有光亮的地方：至少，是有人看得見的所在。

如果你身處於黑暗之中，所作所爲，不管有多大能耐，多好表現，都不會有人看見，勢爲人所忽略。

他現在不是要「出位」，而是不

想太多人爲他而犧牲。

所以他先得要犧牲。

這看來容易，做到則難。

君不見天底下有的是不怕天下人爲他而犧牲、他踏在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血路上一脚登了天的偉人嗎？

比起這些「偉人」，莫怪乎唐寶牛一點也不「偉人」了！

方恨少呢？

他也是這樣想。

只不過，他的表態方法，跟唐寶牛完全不同。

他知道，越是誘逼對方殺他們，對方可能越不動手，但同黨兄弟，却可能因而更是情急疏失，所以他寧可死忍不出聲、不發作。

他可不想大家爲他傷、爲他死，他雖然只是一介寒生，可是他有傲氣、有傲骨，他決不願大家都看見他就那麼樣的跪在地上，不能掙扎，無法反抗的窩囊相！

他也許忘了一點，當日在「發黨花府」，任勞任怨白愁飛等人下了「五馬恙」，制住了羣豪，任憑宰割之時，却是他一人和溫柔獨撐大局，拖住了危局，羣豪才不致全軍盡墨，是以，今次來劫囚的江湖好漢，越是見這文弱書生低首不語、逆來順受，就越是激情矢志：非救他報恩不可！

江湖上的漢子，講的是兩個字：義氣！

* * *

微妙的是：此際，唐寶牛和方恨少，一個張揚一個沉靜，無非是希望敵人快點動手把他們殺了，使兄弟友好不必再爲他們受脅、犧牲，這同一時間，多指頭陀和龍八太爺，都各自祈冀對方先行下手，一可立威，二不必由自己跟這干江湖人物結下深仇。

兩派人馬，想法不同。

大道如天，各行一邊。

乃分黑白，各有正邪。

* * *

破板門的劇戰雖然因爲唐寶牛和方恨少二人性命受脅而凝住了，但只有一處不然：

那是「回春堂」裡的戰役。

花枯發本來守在「回春堂」裡，他就在這兒發號施令，溫夢成則在外圍調度人力，兩人裏應外合，相互呼應。

這樣一來，「回春堂」就成了「發夢二黨」的「指揮中心」。

而今，吳驚濤那兒都不走，專挑這地方走了過來，還走了進來。

也不是沒有人攔他。

而是攔他的人(甚至只是試圖想攔他的人)全都給擊倒、擊潰、擊毀了。

他邊行邊抹臉，邊走邊喝，邊喝邊摸。

他的左手摸自己的臉，摸鬍子，摸稜形的唇，摸鬢邊耳垂，摸衣衽喉核，主要的還是摸出那裏有汗，他就去用布小心翼翼的將之吸掉抹去。

但他照樣傷人、殺人、擊倒敵人。

只用一隻手。

右手。

* * *

他一面走，一面手揮目送，把攔截他的人一一幹掉，然後走入「回春堂」。

走入「回春堂」等於掌握了作戰的中樞。

這還得了？

這是一種「勇進」：在强敵環視裡如入無人之境！

所以花枯發馬上迎上了他。

他知道來者何人。

驚濤公子吳其榮看去的年輕和他實際功力的高强，恰好成對比。

另一個對比是：他臉目之良善和手段之狠辣，又恰好形成强烈的對比。

正好，花枯發迎着他的面前一站，也形成了另一大對照：

一肥。

一瘦。

* * *

形容枯槁的當然是花枯發。

他的人本來就脾氣暴躁，稍遇不中意的事就大發雷霆，暴跳如雷。

尤其在當日任勞任怨宰殺了他的獨子花晴洲，他的人就更形銷骨立了。

無論再多歡宴，「發黨」更勢力强盛，花枯發再大吃大喝，但他好像從此就再也長不胖，也拒絕再增添任何一塊肉、一點脂肪了。

大家都知道他很懷念他的兒子。

大伙兒都覺得花黨魁始終念念不忘要報仇。

仇是要報的。

那確是血海深仇。

他只有一個兒子。

他恨死了任勞任怨。

所以羣俠也特意安排他來這一陣「破板門」劫法場。

而不是「菜市口」。

因爲負責押犯監斬於菜市口的是任勞和任怨。

如果花枯發見着了「兩任雙刑」，很可能會沉不住氣，爲子報仇的。

可是這不是報私仇的時候。

在這種大關節上，私怨積怨極可能會誤大事。

這是救人的行動。

是以，花枯發負責「破板門」這一邊——他也明白王小石等人調度的深意，並且服從。

仇是要報的。

只不過不是現在。

他仍然焦躁、憤怒，和瘦。

吳其榮則正好相反。

他一向和氣、微笑，還有胖。

他的樣子，看去最多只不過二十來歲（但沒有人知曉他眞實的年紀）。

可是，他却十分「豐潤」。

如果說他只有二十四歲，那麼，他的腰圍至少有四十二寸。

他曾笑說：他吃下去的每一片肉，每一粒飯，都「物盡其用」，連喝到肚裏去的每一杯水，都拿來長肉、長胖。

他像個小胖子。

小胖子通常都很和氣。

和氣生財。

不過，驚濤書生有一大遺憾的就是：

他會長肉，卻賺不了幾個錢。

沒有錢也就沒有地位，他練就了一身好本領，只好節衣縮食、鬱鬱不得志的過活，要他打家劫舍、殺人掠財，他還不屑爲之；再說，不是有武功就可以恃强亂來的，畢竟，世上有捕王李玄衣、捕神劉獨峯、四大名捕、單耳神僧、鴛鴦神捕霍不楞登、諸葛先生、大胆捕快李代、細心公差陶姜、鬼捕爺這些人，主持法紀，制裁强梁。

他因慕雷純，而給招攬入「六分半堂」內。

雷純爲圖在蔡京面前博取信任，才能在京師裡爭雄鬥勝，所以也故意在蔡京面前顯示了自己手上有驚濤公子這樣的人材。

蔡京是什麼人，他一面對吳其榮嘉許，並力邀吳驚濤在處斬方恨少、唐寶牛二欽犯一事中出力，但暗裡即行積極招攬吳其榮的對頭敵手：葉神油爲其效力。

蔡京曾試探並招引過吳其榮爲他效命，但他却無法打動這個年輕人。

其實吳其榮不是不動心，而是他有幾點顧慮和隱憂：

一，他知道蔡京是極爲老奸巨猾的人，而且位高權重，跟這種人做人難、做事也不易，只有他把自己吞掉，沒有自己能吃掉他的事。

二，蔡京手下高手如雲，人材極多，自己雖然也是不世人物，但縱能受其重用，也鬥爭必多，他喜歡享樂，只對有興趣的事有興趣，但可不願意把時間心力耗盡在明爭暗鬥上！

三，蔡京打動他的方法，他不喜歡，好像一副只要跟了他就會榮華富貴、青雲直上的樣子，他覺得沒意思。

何況，他想跟從雷純。

他喜歡雷純。

因爲他跟雷純做事，可以使他滿足，驕傲，甚至更像個男子漢、大丈夫。

這只是第一個理由。

原因可不止這一個。

雷純還能「對症下藥」。

由於多指頭陀的引介，雷純一見這個年輕人，就摸清楚了他的性情，她馬上把「六分半堂」裏三件「最重要的事」都交給吳其榮去辦，而且還跟他這樣說：

「你是人材，我們六分半堂雖然在京城裡也是數一數二有實力的幫派，但還是請不起你。你若能爲我們做事，我們唯一能報答的，就是給你做大事，只做重要的事！」

就這一句，驚濤書生就服到了底。

他本來就對雷純好感，而再更不惜爲她賣命。

因爲他只要個「識貨的人」。

雷純賞識他。

更且，其實雷純也並非「請不起他」，他新近加入「六分半堂」，但只要他要，銀子花不完，也只要他把「大事」做好，他的地位就屹立不倒，而不需要去應付些什麼官場上的事。

專才，固然重要，但人材都得要銀子培養出來的。

雷純派他「陪侍」蘇夢枕，實則是「監視」蘇樓主，對這任務，吳其榮初不願意，但雷純只向大家問：

「我有一項極爲艱巨的任務，執行的人不僅要身懷絕技，還得要聰明絕頂，能隨機應變，且又能忍辱負重的不世人物才能執行。」

她一早已暗叫狄飛驚暗示大家，誰也不要挺身出來認這號人物。

然後她又幽幽的說：「既能屈又能伸，武功智慧皆高的人，太少了……我心目中是有一個，但請他做這事，確又太耗費了他這等人材，太過委屈了他。」

說着時，眼尾瞟向吳其榮。

吳驚濤便立刻出來表明願爲效力，雷純也在表欣慰之餘，馬上補充了這任務的重大意義：

「你表面上是陪伴一個病人，但這病廢者却是當今開封府裏第一有勢力的可怕人物，他隨時可能復起、造反、對抗我們，他一個人勝過一支軍隊，但也只有你，能一個人制住一支軍隊。」

是以，吳驚濤更盯死了蘇夢枕。

蘇夢枕在形格勢禁、病入膏肓而又遭樹大風餵毒縱控的情形下，加上驚濤書生這等人物晝夜不懈的監視，他才無力可回天、無法可翻身，最後只好一死以謝天下。

但他在撒手塵寰之前，仍然把自己一手培植上來但也一手毀掉他的結義兄弟白愁飛打垮。

如此，雷純更摸清楚了吳驚濤的脾氣。她知道驚濤書生喜歌舞古樂，她給予之獎賞，便賜予他些精於此道的舞孃樂妓。

她爲要向蔡京表示，並無貳心，而又眞的掌有實力，只好在「監斬」事件中出力「示威」，但她又不欲「六分半堂」的子弟全面陷入跟開封武林豪傑對立的絕路上，是以她就派出「驚濤書生」出陣。她知道吳驚濤不會背棄她的。

吳其榮向來只記恩怨，不理是非。

他覺得這是大事。

雷純派他去辦「大事」，他覺得十分榮幸。

他當然全力以赴。

蔡京見雷純薦了個驚濤書生來，就心知這人他是拔不動的，他一面接受，一面暗自請動葉神油相助，另方面他又表示這次「伏襲」的事，是由多指頭陀、龍八等負責，與他無關，所以，吳其榮應向他所指派的人效力。

他不想受雷純這個情。

最難消受美人恩，像蔡元長這種狡似狐狸精過鬼的人，當然知道什麼要「受」，什麼得「卸」，什麼應「援」，什麼非得要「推」不可，什麼一定得要「消」才可以。

吳驚濤當然不服龍八、任勞任怨這些人，他勉强對多指頭陀有好感。

是以他願意接受多指頭陀的調度。

多指頭陀與他聯繫之法，便是用樂器：

簫。

他本與多指頭陀就是先以音樂相交。他喜愛音樂，見多指頭陀以九指彈琴，卻能奏出千古奇韻，心裡總想：

能彈出這等清絕的音樂來的人，心術再壞，也壞不到那兒去吧？

這朋友能深交吧？

殊不知他這種想法，就似當日王小石覺得：「蔡京能寫出這種清逸淡泊的字，人品必有可取之處」一樣：其實字是字，音樂是音樂、藝術是藝術，跟人品沒什麼太大的關係，你至多只能從那個畫家的作品裡看出他感情强烈，但決看不出他是否會經强姦，其實王小石也不見得就相信蔡京，他主要爲的是要使白愁飛相信他會格殺諸葛。

他服膺於雷純，也是一種思慕之心，可是這道理也跟前例一樣：一個女子長得漂不漂亮，跟她是否純潔、善良，其實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可是吳其榮完全是以一種赤子之心來思慕雷純，甚至還想盡辦法來使自己「瘦」一點，「好看」一些。

驚濤書生這個人很奇怪，他一旦心情不好，或生起了懷才不遇的感覺，他就不斷的吃東西和上茅厠，並且任由自己胖下去。

這是一種自我放棄。

他只要心情一壞，便也不愛惜自己了。

他一旦遭受挫折，就會這樣子。

直至他遇上了雷純。

雷純關心他。

對他而言，那比世上任何報酬都要高，都更好。

那是令他看重自己的感覺。

所以他要爲她做事。

爲她而使自己別那麼「胖」。

爲她賣命。

有時只要雷純一句溫言柔語，便勝過一切獎賞。

雷純就是知道吳驚濤這點特性，所以她放心讓驚濤書生參與蔡京的陰謀計劃，因爲她知道她不會失去他的。

他只會爲她去做「大事」。

*　*　*

大事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有些事對某些人來說，是了不起的「大事」，但對其他的人而言，根本不是什麼重要的事。

例如你爲應考而緊張，覺得這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對主考官來說，這只不過是「平常事」一件。

就算國家「大事」，也是一樣。

的確，有的「大事」，也是「重要事」。歷史上很多重大的戰役、重大的改革，都如是觀。

但大部份的「大事」，却不如何重要，在歷史的記載裡，一些當時叱吒風雲的人物，一些震驚天下的變局，乃至一些血肉橫飛的鬥爭，只不過是一口井裡的風波，算不了什麼大不了的事。

雷純是給吳其榮辦「大事」。

「大事」使驚濤書生覺得自己很重要。

可是這些大事其實不重要：一如皇帝任命童貫、朱勔等去江南運辦「花石綱」，他們覺得都是何等風光的「大事」，但在歷史的評價裡，那只不過是「醜事」而已。

其實，縱辦不成這些「大事」，對六分半堂和雷純也依然無損。

辦成了，自然最好不過。

如果是舉足輕重，定判成敗的重大事，雷純當然在委派上自有分寸。而且她會先徵詢狄飛驚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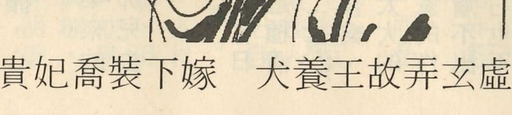
狄飛驚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已弄清楚了雷純的策略，和執行計策的方式，他又用了很少的時間，已適應了雷純的方式與風格，他也只用了極有限的時間，已弄明白了吳其榮的個性和雷純任用他的辦法。

（未完・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燕子飛

上文提要：燕子飛等人在地洞內一籌莫展，無法脫困，在地洞中還有幕府大臣近衛十郎，狗王的一名侍妾，兩人已奄奄一息，便將狗王的野心一一告知，希望代爲報仇，原來犬養王攫取寒蟬，佯稱爲大將軍治病，要利用獻寶的機會，領兵來江戶刺殺大將軍，謀奪權柄。燕子飛等知道這消息很焦急，幸此時如意將他們救出，燕子飛等商議如何劫法場……



石貴妃喬裝下嫁　犬養王故弄玄虛

「嗨！」劊子手的刀就要往下砍，不料，這一次却沒有砍下去，因爲就在將砍未砍的那一瞬間，大砍刀已換了主人，被燕子飛、嚴元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過去。

黑妞、陶濤等六人一齊行動，快如電光石火，犬養還沒有弄明白情況，兩家的四位親人，已被抛出牆外。

牆外，羽柴秀吉正率衆等在那兒，立即馱上馬背，絕塵而去。

「有人劫刑場！」

「是燕子飛那一夥人！」

場中大亂，吼聲如雷，五虎也弄清楚了狀況，結伴蜂擁而上。

五龍會的四名九段高手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益增三分氣勢。

救人如救火，分秒必爭，燕子飛、嚴元伯行動迅捷，出手辛辣，手握大砍刀，如虎添翼，五虎尚未趕到，木柱附近的兵士非死即傷，已清除乾淨，同時又救下二人。

驀覺金風銳利，鞭聲貫耳，前田惠良的天龍斬，石太郎的人筋長鞭，已破空攻至，其鋒銳不可當。

好厲害的天龍斬，掠空飛過，在牆頭上削下張一夫老母的一片頭皮，嚇得她全身顫抖，手脚癱軟，帶着一臉鮮血滾到牆外去。

同一時間，石太郎的人筋鞭也將福田的兒媳捲住了，幸好羽柴秀吉等在外面，搶救及時，未生意外。

噹！燕子飛擰身揚刀，欲擊落天龍斬，不意天龍斬鋒利無匹，削鐵如泥，大砍刀一斷爲二，天龍斬又回到前田惠良的手中。

五虎、四高手已騰身而至，佐佐木怒喝道：「燕子飛，你們居然沒有死，是怎麼逃出來的？」

燕子飛道：「小小的一個坑洞，還困不住中原好漢。」

「老子是問你被何人所救？」

「得道多助，自有神靈庇佑。」

「你他媽的放屁，不說實話死得更慘更快！」

燕子飛陡地將斷刀擲出，道：「去問閻王吧！」

噹！又是一聲金鐵交鳴，佐佐木毫不含糊，揮劍掃落斷刀。

前田惠良下令道：「別跟他們磨蹭，今天務必要趕盡殺絕，一個也不能留。」

九個人一字排開，好似銅牆鐵壁，大踏步的衝殺過來。

黑妞鞭法精絕，不在柳青青之下，如神龍舞空，似靈蛇繞地，招式連綿不斷，花樣千變萬化，地上塵土飛揚，空中鞭影飛竄，佈下一道密不透風的鞭牆，逼得五虎等人寸步難進。

「殺！」

「殺！」

倭賊性殘嗜殺，最愛鬼喊鬼叫，前田惠良與柳上欽三，再加上兩名五龍會高手，聯袂彈身而起，越過鞭牆，展開一輪猛攻。

燕、嚴、陶、黑妞全力迎戰，老福田、張一夫則一心救人，羽柴秀吉則負責在外接應。

五虎攻勢凌厲，情勢驚險萬狀，救人之外，還得提防五虎偷襲，這時候才將另二人的脚鐐解下來。

要救的都是至親之人，老福田、張一夫緊張得雙手發抖，偏偏越緊張動作越慢，兩隻手好像變成別人的，不聽使喚。

石太郎大吼大叫，發瘋也似的連抽三鞭，竟奇準無比地與黑妞的鞭子糾纏在一起，二人互較內力，各不相讓，黑妞苦心築起的鞭牆亦隨之瓦解。

阻礙一去，犬養王的兵士便如潮水般湧入，將燕子飛等人包圍起來。

燕、嚴、陶雙目盡赤，一身是胆，來一個殺一個，來一對一雙，腥風血雨，屍積遍地，三個人各据一方，固若金湯，無人能越雷池一步。

又救下一個人來，是福田家的二公子。

詎料，剛剛送上牆頭，卡察！天龍斬電閃而過，被前田惠良腰斬而亡，血如泉湧，噴得老福田滿身是血。

「老夫跟你拚了！」

「老小子，你連拚命的機會都沒了，納命來吧。」

山本刀之助乍然從天而降，一掌就將福田清善劈倒在牆脚下，其勢未竭，順勢又揚起一脚，猛踩老福田的「天靈」死穴。

燕子飛睹狀大驚，距離又遠，援救不及，祇好全力拍出一掌，這一掌奇快奇準，正中山本下盤，身子失去平衡，在空中接連來了好幾個元寶翻身。

不過，這幾個元寶翻身與衆不同，衣不沾塵，脚不着地，彷若猴子翻觔斗一般，輕飄飄地落在燕子飛面前丈許處，道：「燕子飛，上次因爲老怪物瞎攪和，得以全身而退，今天老夫非要好好的教訓教訓你不可。」

燕子飛臉一沉，道：「哼，老匹夫休說大話，誰教訓誰還不曉得呢。」

二人短兵相接，出手極快，眨眼間便連對十二掌，難分軒輊，山本發覺牆外有異，猛地一縱身，欲飛往牆外一探究竟，被燕子飛在半空中截住，旋又凌空幹起來。

山本刀之助咬住了燕子飛，五虎馬上趁虛而入，老福田、張一夫自顧不暇，那還有工夫去救人。

情勢急轉直下，五虎緊縮壓迫，嚴元伯等人步步後退，危如燃眉。

猛可間，半空中熱風如湧，熱浪滾滾，爆出一串焦雷似的巨震，「血濺海棠」、「血染紅河」、「血洗大地」，燕子飛與山本刀之助硬碰硬的拚了三掌。

「血手印！」

「血手印！」

血手印稱尊武林，獨步江湖，交手雙方又都是高手中的高手，頂尖中的頂尖，百年難得一見，驚呼聲中，大家齊皆停手歇爭，仰首凝視，進入渾然忘我之境。

凌空硬拚三掌後，山本首先落地，臉色顯得甚是凝重、惶惑。

接着，燕子飛亦飄落地面，依舊氣定神閒，面不改色，不像是一個曾經生死之搏的人。

顯而易見，燕子飛略勝半籌。

山本刀之助自視極高，素以扶桑第一高手自居，怎甘落居下風，刀片似的眸光罩定燕子飛，冷笑道：「好功夫，中原第一高手亦非浪得虛名，想必燕朋友的血手印至少已苦修十年以上了吧？」

燕子飛淡淡一笑，道：「山本會長估計錯了，燕某祇是初學乍練，還請閣下多多指教。」

「初學乍練？這話可當眞？」

「沒有騙你的必要。」

「可敢再接本會長的三掌試試？」

「十掌亦無妨，燕子飛奉陪到底！」

「看掌！」

「接招！」

話已說絕，一場生死之搏行將登場，忽見那個老怪物彷若幽靈般越過牆頭，正衝着山本行來，山本一見大駭，拔腿就走。

老人邊追邊吼道：「魔徒休逃，即使躲進十八層地獄，我老人家也要把你揪出來，碎屍萬段！」

山本對老者似是極爲忌憚，連照面都不敢打，一途向前疾竄，有如喪家之犬，老人則啣尾猛追，去勢如風，轉眼工夫便消失不見。

福田與張一夫沒理會場中變化，以最快的速度，又救下二人，送上牆頭。

「慢着，把命留下來！」

前田惠良話落招出，天龍斬勢若瀉電奔雷，燕子飛想擋擋不住，大喊：「一夫快躲！」張一夫全力將老父舉起，抛擲出去，自己却吃了大苦頭，雙掌被天龍斬齊腕削斷，痛得他咬牙跳脚，吼聲如雷。

那邊的老福田也不輕鬆，剛才吃了山本一掌，功力大打折扣，尚未將人送上牆頭，石太郎的鞭子已呼嘯而至，幸虧黑妞反應快，在半途中將他的鞭子絞住，羽柴秀吉又探手過來，總算有驚無險的將人救

走。

長島一夫却禍不單行，就在燕子飛、嚴元伯與五虎纏鬥不休的當兒，犬養王鬼魂似的飄落場中，一掌就將張一夫活活劈死，連一聲慘叫都來不及，便一命嗚呼。

燕子飛一見大慟，淚如泉湧，殺氣騰騰地道：「犬養，你好毒辣的手段，燕子飛要你血債血還！」

盛怒之下，出招極快極狠，連攻七拳八掌，招招不離致命要害之處，犬養見來勢太猛，未敢硬拚，騰身閃讓開去。

此人確非易與之輩，燕子飛一輪猛攻過後，旋又虎撲而上，全力反擊，並道：「長島一夫背叛本王，罪有應得，現在就輪到你燕子飛了。」

二人各展所學，大打出手，牆外跳進來兩個蒙面人，將所有的人全部救走後，其中一人小聲道：「救人的工作已大功告成，請快撤離此地，不要影響了全盤計劃。」

發者身穿便服，面蒙黑巾，不知其爲何許人也，但從口音語氣上推斷，燕子飛知係羽柴秀吉，他所謂的不要影響全盤計劃，自然是不希望在此大動干戈，以免妨碍到誘犬養入江戶，一舉擊潰他的大事。

「走！」

燕子飛心念電轉，立即下令撤走，與嚴元伯、陶濤、黑妞、福田清善，越牆而過，落在候在牆外的馬背上，提鞭絕塵而去。

「追！追！給本王追！全部撲殺，不准留一個活人！」

犬養王一向頤指氣使慣了，慢說劫法場，一般人在他面前連大氣都不敢哼一聲，睹狀肺都氣炸了，怒吼聲中，立即親自率衆追下去。

燕子飛與另一位蒙面人共乘一騎，走在最後，離開鎌倉後，一逕北去，不由一怔，道：「照原定計劃，應返回龍泉寺，理當往東才是，現在怎麼向北？」

蒙面人道：「爲了擺脫追兵，羽柴將軍臨時決定先兜一個大圈子。」

燕子飛聽出他的口音好生耳熟，不似扶桑之人，道：「閣下何人？」

蒙面人掀起一角黑巾，道：「老衲龍泉。」

「呃，原來是龍泉大師，老禪師普渡衆生，端的是菩薩心腸。」

「那裡，犬養暴虐無道，佛所不容。」

一行六騎，去勢如飛，霎時已在四五里外，燕子飛回頭一看，糟！不遠處塵土飛揚，無疑犬養已換乘快馬追來，忙命大家火速前行，並對龍泉大師道：「老禪師亦請先走一步，容燕某一人來擋他們一陣。」

也不管龍泉意下如何，當即縱離馬背，躍落在一個兩面小山對峙，地形十分險峻的隘路口上。

龍泉不肯單獨離去，亦翻身下馬，和燕子飛並肩而立。

「大師回去照顧那些受難的人吧，留區區一人在此即可。」

「多一個人，多一分力，燕施主何必客氣。」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犬養王已自率衆電馳而至，此人身手不凡，尚在三丈以外，便自馬背上騰空而起，飛落在燕子飛面前，殺機滿面的道：「燕子飛，在你未死之前，本王想問你一句話，是誰救你們離開地牢的？」

「無人援手，是本俠自己脫困。」

「胡說，天陰絕地，無人有此能耐。」

「井底之蛙，你太小覷中原武林了。」

「燕子飛，本王要你實話實說。」

「老匹夫，跟你這種喪心病狂的人，沒有甚麼好說的。」

燕子飛態度强硬，激怒了一旁的犬養四郎，上前嘀咕了幾句扶桑語，意思是說：「父王，別跟他囉七八嗦，讓孩兒來宰了他！」

有其父，必有其子，話落招出，既快且狠，一招三式，變幻莫測，用的又是威震扶桑的「聽風流」劍法，燕子飛一舉手一投足，儘在對方掌握之中，手中三尺青鋒似是被磁鐵吸住一般，劍劍皆不離燕子飛致命要害之處。

犬養四郎雙手握劍，喊殺震天，正是扶桑武士道精神的具體表現，企圖以氣勢而屈人之兵，偏偏遇上一個不怕死的燕子飛，索性卓立不動，等他攻上身來。

說時遲，那時快，犬養一劍刺出，燕子飛貼着劍刃平飛起來，雙掌猛吐，砰！一聲巨震，犬養四郎立告五臟碎裂而亡，足見王暨五虎連救命的機會都沒有。

人死了，雙手仍自抱着寶劍，直指中天。燕子飛忍不住罵了一句：「笨猪！」

父子連心，犬養王痛徹心脾，氣衝斗牛，暴跳如雷的吼一聲：「還我兒命來！」擺出一副拚命的姿態，發瘋也似的攻上來。

燕子飛不懼不讓，全力迎戰，十招之後，故意賣了一個破綻，犬養盛怒之下失察冒進，被燕子飛一記「血洗大地」震飛出去，當場七葷八素的一屁股栽坐在地。

龍泉豎起大拇指，讚不絕口，犬養王起身對五虎吼道：「你們都是猪，發甚麼呆？快上，快上呀！」

這一切，都發生在一瞬之間，

五虎如夢初醒，攻向龍泉大師，五龍會的四名九段高手則向燕子飛瘋狂進擊。

隘路十分狹窄，對方人手雖多，却頂多只能容得兩個人同時出手，燕子飛本來爲龍泉捏了一把冷汗，冷眼旁觀，發現老和尚竟施出了少林絕技「降龍掌」，五虎儘管威猛如虎，依然難越雷池一步。

燕子飛剛才叫龍泉別留下，多少有點怕他吃虧甚至成爲累贅的意味在，見他技深若海，方知自己看走了眼，暗中自責一聲：「慚愧！」

五虎輪番上陣，全被龍泉擋了回去，天龍斬、人筋鞭固然厲害，奈何地形特殊，根本沒有用武之地。

五龍會的四高手更慘，面對燕子飛，吃足了苦頭，有的鼻青臉腫，有的灰頭土臉，沒有一個人討了好，也沒有一個人能突破防線。

羽柴秀吉等一行五騎早已遠颺，連塵頭都不見了，燕子飛知抽身的時機已到，與老和尚換了一道眼神，呼！呼！呼！連攻三掌，趁五虎等慌亂中，猛地躍上馬背，怒矢般疾射而去。

龍泉地勢極熟，馬術又精，單挑崎嶇隱蔽之處行走，很快就將追兵遠遠拋下，超出犬養視線之外去了。

「子飛有眼不識泰山，請大師見諒。」

「那裡，出家人心如止水，若非犬養太暴虐，老衲是不會隨便出手的。」

「敢問少林寺當今的掌門人，大師怎麼稱呼？」

「施主好眼力，不愧爲是少年英雄中之佼佼者。」

「前輩過獎了，降龍掌乃少林絕技，威震江湖。」

「少林現在的掌門人，是貧僧的師弟。」

「哦，原來老禪師就是那位不愛權位愛山水，將掌門一職拱手讓人的少林高僧？」

「貧僧不敢，只不過是一個性愛恬靜，寄情山川，不喜周旋於名利場中的野和尚罷了。」

「大師還沒有說，我們打算到那裡去？」

「今天是大年初一，老衲準備了一些年齋，咱們該回寺去了。」

「有勞前輩費心，子飛在此謝過。」

* * *

正月初二。

天霸府外。

犬養王嫁公主，是一件天大地大的大事，天霸府內外張燈結彩，熱鬧非凡，賠嫁的箱、籠、椅、櫃更是不計其數，直從府門口排出一里多長。

長長的送嫁隊伍已開始出發，在前面開道的是一隊荷着紅櫻長槍的兵士。

後面排成四列，外側兩列亦爲兵士，內側二列則是抬嫁奩的脚伕。

殿後的也是一隊荷槍兵勇，個個强壯結實，孔武有力，總數不下三百人，如連冒充脚伕者也計算在內，少說也有六百人，軍容壯盛，聲勢可謂不小。

羽柴秀吉領着十一名武士，走在最前面，權充犬養王的開路先鋒。

犬養幸助與石太師並轡而行，石大勇在一旁相隨，石玉娘緊隨在後，如意就在她旁邊，另外還有四名婢女隨侍在側。

石貴妃今天打扮的特別漂亮，棗紅色的宮裝，配上一件銀色坎肩兒，座下是一匹雪白龍駒，益發顯得嬌艷動人，任誰也看不出會是一位再嫁夫人，正與如意談笑風生，吱吱喳喳的說個沒完沒了。

中州四煞與另外四匹馬並行，馬上之人雖然全副戎裝，冒充王府家將，但明眼人一看即知，乃五龍會的四名九段高手。

關東五虎則往來穿梭不停，居中指揮聯絡。

獨不見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

中午時分，大隊人馬在前田惠艮的命令下停住，在原地打尖休息，不少人藉此機會進入林內小解，三三二二，結隊成羣。

驀然，燕子飛從樹梢上一瀉而下，制住一個落單的脚伕，扛着他疾行數十丈，進入一處山坳子。

黑妞早已候在那兒，燕子飛將脚伕扔在地上，黑妞扣住那人的腕脈，厲聲道：「你會不會說漢語？」

脚伕搖頭不語。

「怕不怕死？」

脚伕點頭不語。

劈！劈！黑妞手起掌落，打了他兩巴掌，道：「你簡直是一頭狡猾的狼，分明聽得懂漢語，少在姑奶奶面前耍花槍。」

脚伕開腔了，果然會說漢語：「姑奶奶請饒命，姑奶奶請饒命！」

「饒命可以，你要說實話，是幹甚麼的？」

「小的是個平民百姓，靠苦力維生。」

「你沒有騙我？」

「騙你不得好死！」

忽聞嚴元伯的聲音說道：「黑妞，別聽他胡說，這些傢伙都是練家子。」

也扛回來一個與自己身材相若的脚伕來，放在地上。

緊接着，陶濤、福田清善亦每人扛回一名脚伕來，丟在地上。

燕子飛拉開其中一人的衣服一看，一條赤色緞帶上綉着六隻金錢豹，果不其然，是一個六段高手。

黑妞手中之人臉色大變，方待出聲告饒，噗！噗！二聲，已被她點中啞穴，黑妞銀牙一咬，腕上加力，那人血脈逆轉，痛得他咬碎了滿口鋼牙，很快就氣絕身亡。

轉過頭來，又扣住另一名六段高手的手腕，道：「看到了吧，信口胡言，只有死路一條，說不說實話你自己估量着辦吧。」

六段高手霎時變成了窩囊廢，望着死去的同伴，嚇得全身發抖，以漢語回道：「我說，我說，請姑奶奶高抬貴手。」

「我問你，你們是那條路上的？」

「我們是……是赤龍會的人。」

「所有的脚伕，全部來自赤龍會？」

「是，是！」

「你們偽裝成脚伕，目的何在？」

「是爲了對付幕府將軍。」

「赤龍會的會長是誰？」

「井上十朋。」

「在那兒？」

「混雜在衆多脚伕中。」

「好了，把你們的外衣脫下來，要快。」

三個人再也不敢說半個不字，乖乖地脫下衣褲，交給嚴元伯、老福田與陶濤。

那一邊，燕子飛早將死人的衣服剝下來，穿在自己身上。

嚴元伯乃易容高手，何消片刻工夫，燕、陶、福田以及他自己，已變成了四名赤龍會高手模樣。燕子飛將三人的穴道點住，道：「朋友們，請在此歇十二個時辰，明日此時，穴道會自行解開，是否會被凍死，就看你們自己的造化了。」

話畢，朝黑妞揮揮手，道一聲：「再見！」隨即步入密林。

問題馬上來了，這四名脚伕，不死正巧是搭擋，共抬兩件箱籠，那個配那個，以及抬甚麼東西，他們一無所知，一個不小心就會露出馬脚，前功儘棄。

陶濤堆下一張苦瓜臉來，道：「這可如何是好？」

燕子飛靈機一動，計上心來，道：「好辦，咱們暫且待在林內別動，等他們走光以後再現身。」

嚴元伯道：「這個主意不賴，一個蘿蔔一個坑，每人都有東西要抬，抬不走剩下來的咱們來抬，準沒錯。」

來至林邊一看，隊伍已開始移動，經過一陣混亂、調整後，留下兩隻箱子在路邊，由石太郎看守着。

老福田首先走出密林，石太郎以扶桑土語破口大罵，漢語的意思是：「他媽的，你們在搞甚麼鬼，是拉肚子？還是屁股爛啦？就抬着這兩個箱子快點跟上去吧，誰要是再偷懶，就叫井上會長剝你們的皮！」

福田清善「哈依！哈依！」連聲應是，與嚴元伯、燕子飛、陶濤合抬着兩隻木箱，向前疾奔。

石太郎動作更快，乘馬揚鞭而去。

燕子飛一路緊趕，沒多久便追趕上來，來至足見王的一側。犬養幸助正與石太師聊得起勁。

只聽石如山話鋒一轉，憂心忡忡地道：「王爺，老夫總覺得這兩件事有些不妥，萬一傳到中土，萬歲怪罪下來，可是抄家滅門的大罪。」

「老太師過慮了，此事絕不會走漏風聲。」

「寒蟬乃大明國寶，京裡正追得緊……」

「又不是你帶來的，老太師何罪之有？」

「可是，玉娘總是老夫的女兒呀。」

「貴妃再嫁，只是一個幌子，何況名義上是足見國的公主犬養由美，神宗皇帝即使聽到一點風聲，也查不出眞相來。」

燕子飛那一夥人無孔不入，一定會在聖上面前亂進讒言。」

一提到燕子飛，犬養王便咬牙切齒，怒不可當，惡狠狠地道：「本王願在老太師面前誇海口，到了江戶，解決了織田信長後，便集中所有力量，全力對付燕子飛，爲我兒報仇，也爲太師解憂，絕不允許他們活着離開扶桑。」

燕子飛聞言在心底深處報以一聲冷哼，偶一抬頭，恰巧與如意四目相接，如意是個鬼精靈，被她識破行藏，拋來一道奇異的眼神，彷佛是說：「好小子，你的胆子眞不小！」

燕子飛扮了一個鬼臉，作儍笑狀，趕緊別過頭去。

石貴妃道：「如意，妳在看甚麼？」

「沒有，我在看路邊的風景。」

「燕子飛逃離地牢，父王懷疑是天霸府出了內奸，妳看會是誰？」

「府裡的人對王爺一向忠心耿耿，應該不會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許是他們自己逃出來的。」

話被一件怪事打斷，隊伍之中插進一個老僧來，犬養王面露怒容，喝道：「老禿驢，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插隊亂鑽，還不快滾！」

老和尚雙掌合十當胸，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貧僧急着去前村超度亡魂，請王爺行個方

便。」

犬養王見他言談文雅，寶相莊嚴，怒氣稍歛，道：「和尚怎麼稱呼？是那座廟裡的？」

「貧僧龍泉寺龍泉。」

「哦，是那個鼈脚小寺，聽說香火還挺盛的。」

「是十方信士不棄，佛蔭光照十方。」

「相傳佛門中人講究因果循環，能知過去未來，可有此事？」

「信則有之，不信則無。」

「你看本王的前途吉凶如何？」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念興國，一念喪邦，存亡吉凶，俱在人一念之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雙掌合十而別，脚步陡地加快，沒入人羣之中。

傍晚至一鎮集，由於驛館太小，赤龍會的人，以及一部份兵士，不得不安置在民家過夜。燕、嚴等人爲求行事方便，也基於安全考慮，特意擠在一間屋子裡。

嚴元伯老謀深算，關起房門後便一聲不響的將箱子打開，裡面那有甚麼嫁妝，一箱全部都是各式兵器，另一箱則是製作精巧的繩梯。

燕子飛愕然道：「狗王的準備倒挺周全，連爬城的繩梯都帶來了，看來確是有備而來，志在必得。」

陶濤一臉困惑道：「抬着『嫁妝』堂而皇之進入將軍府不就結了，那裡用得着繩梯。」

嚴元伯道：「犬養深謀遠慮，已作好最壞的打算，一旦事情有變，不能全部進入將軍府，便可利用繩梯强行闖入。」

「篤！篤！篤！」話至此處，門外有人叩門，四人相顧一楞，福田清善上前開門，外面探進半張紫臉來，以土語發話，漢語的意思是說：「會長有令，每一間房內均必須派人輪流守夜，以防幕府方面夤夜偷襲。」

老福田以扶桑語作答：「是，我們知道了。」

紫臉漢子忽然驚「咦」一聲，道：「咦，你們是甚麼人？我在赤龍會混了二十年了，上上下下沒一個不認識的，四位似曾相識，又好像素昧平生。」

福田清善聽得一呆，知已被她看出破綻，當下心一橫，先下手爲强，揮掌印上他的胸膛。

招出一半，猛覺情況有異，忙又縮了回來，定目處，乖乖，只見那紫臉漢子的心口上冒出來一截劍尖，僅僅哼得半聲，便被黑妞一劍穿心而亡。

黑妞拖走屍體，閃身入屋。

燕子飛大加讚賞道：「黑妞姑娘，妳的身手、機智俱屬一流，待在船上簡直埋沒人才。」

黑妞望了嚴元伯一眼，嘻嘻一笑道：「所以就跟着各位歷練歷練，好爲將來闖蕩江湖作準備，反正閑着也是閑着。」

「船上的事，不管了？」

「船已包給你燕大俠了，還有甚麼事，你們不走，我們就候着。」

「說得也是。」

「啊，對了，剛才經過驛站時，與如意不期而遇，她說想見你。」

「在那兒？」

「村北有一條小河，順着河沿往東走，可以看到一株老梅樹，她在那裡等。」

「嗯。」

「燕大俠，別發楞，快去呀。」

「本俠正在考慮，該不該去？」

「當然要走，人家對你可是一往情深，愛意彌堅。」

「姑娘別開玩笑，我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撇開感情不談，她可能有重要的大事要告訴你。」

無可諱言，在所有的事件當中，如意居於關鍵地位，她所知曉的內幕秘辛，比任何人都多，而又完整，只要她肯和盤托出，一連串的疑案便可柳暗花明，迎刃而解。

嚴元伯深明此理，拍拍燕子飛的肩膀，道：「去吧，別辜負如意的一番美意，無論如何，她對老弟不會有壞心眼。」

燕子飛略一遲疑，心念三轉而決，當即隻身離去。

來到鎮北，找到小河，默不吭聲的沿河東往東走。

扶桑的正月，比中原還冷，寒風料峭，星月凄清，一株老梅樹孤零零的矗立冰凍的溪旁，花期正盛，散發着一股淡淡的幽香。

「如意！如意！」

燕子飛低呼輕喚聲中，人已來到樹下，却不見如意的踪影。

樹上有人說話了，是如意。

「子飛，我在這兒，上來吧。」

抬頭一看，果見如意正斜倚在一棵樹幹上，笑臉迎人，急忙提足一縱，落在她對面。

二人四目相對，欲語還休，享受了片刻的靜謐後，燕子飛拉起她的柔荑小手，輕輕地吻了一下，道：「如意，爲了前天的事，我再向妳致謝，並致歉。」

如意的笑容收起來了，手也縮回，神態端莊，嚴肅的道：「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是一位心口如一的君子，從不隨便答應別人甚麼，一旦應允下來，就會守信不渝，就目前而言，小妹能從柳青青的身上爭得三分友誼，已經心滿意足了。」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朱光遠率領五個大漢快船直駛洪澤分舵，在洪澤湖上，他們發現在一條小船上設有水牢，一個人頭露出水面，細看方知是洪澤分舵被擠兌的原舵主白永在，正欲施救的當兒，從蘆葦中駛出了四條船，便將朱光遠等人綁起，原來他們是丘泰來在洪澤分舵安插的人，利用白永在作誘餌，又將朱光遠放進水牢裡面……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狠狽為奸遭橫死　乘船追擊幹一場

「朱兄，我一聽少帮主出世，心中熱熱的，我也在等機會，不料，姓龐的狗東西他來個先發制人，我連逃走的機會也沒有就被他弄進水牢了。」

朱光遠道：「白兄，挺着，不會太久的……」

白永在道：「朱兄，如今這洪澤分舵中的人馬全出動了，祇有原來的十一個咱們老人馬老幹部，被姓龐的囚在一條破船上，所有他們的人馬六十多，全部埋伏妥當，而且……」

朱光遠急問：「而且還有甚麼？」

白永在道：「朱兄，你聽過『洪澤老怪』莫三郎這個人沒有？」

「莫三郎？」

「不錯，這姓莫的乃是個水賊出身，他的輕身功夫足以傲視湖海，他可以從一條大船上飛身到另一條船桅上，他除了水下功夫，刀法更是一絕，洪澤湖上他不出面，三路水寇的買賣他有份，坐地分贓呀！」

朱光遠道：「他也來了？」

白永在道：「不錯，姓莫的被供奉在堂口，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他娘的成神了！」

朱光遠冷冷道：「白兄，少帮主一路回來，先是在海島上救回八十多名兄弟，他們正是一年多前十一條大海船在海上失踪的人馬……」

白永在聽得吃驚！

朱光遠又道：「原來丘家父子當年就是大海盜一夥的，他們下功夫要把內陸最大的大龍帮也吞掉，所以才有丘泰來早年投效大龍帮之舉，他們得逞了。」

白永在聽得直咬牙道：「他娘的老皮，難怪他們把我這舵主之位奪去，太可怕了，也太可惡了。」

朱光遠道：「白兄，你……哎呀……」

他忍不住的叫起來。

白永在道：「怎麼啦？」

朱光遠道：「我挨了幾下子在屁股上，如今小魚、大魚都引過來了。」

白永在道：「動呀，扭動腰肢呀！」

朱光遠早就扭動了，但水中魚兒不離去，愈聚愈多，好像要分朱光遠的屍。

於是，白永在也抖動身子，這兩人把背對背，魚兒便祇有閃躲了。

朱光遠又向白永在道：「白兄，他們五六十人都是怎麼佈置的？」

白永在道：「大部份都埋伏在水面上。」

朱光遠道：「我祇遇上四條划船。」

白永在道：「那是因為你祇有一條船前來。」

朱光遠聽得暗自吃驚，忽聽桅杆上有人大罵。

「操你娘的老皮，你們看那邊，十幾條划船上的人在吃飯，咱們沒得吃呀！」

原來他們被拴在桅杆高處看得遠，發現附近有小船聚集，正在開飯了。

另一人叫道：「喂，便是俘虜也要吃飯吧。」

不料他這一聲喊叫，引來遠處哈哈笑。

這時候，白永在又向朱光遠道：「朱兄呀，少帮主眞的會來嗎？」

朱光遠道：「其實我在來時與少帮主講明了，明日午時不見我回程，他就會準備船隊殺來了。」

白永在道：「為甚麼不在明日一大早呀！」

朱光遠道：「誰會知道此地已有防備了，早知如此，我們直接殺來。」

白永在道：「直接殺來損失就大了。」

一驚，朱光遠道：「這話怎麼說？」

白永在道：「祇因為姓龐的不但請來了莫三郎，他還把幾條快船上裝了燃油，另有兩條船上也有弓箭手，雙方一旦照上面的刹那間，他們先放箭再放火燒船呀！」

朱光遠道：「娘的，完全海盜作風呀！」

他想了一下又道：「咱們如何通知少帮主？」

白永在道：「如今唯一的方法，就是叫桅杆上的人注意湖面，一旦發現有大船過來，立刻大叫示警，小心火攻與利箭。」

朱光遠聽了直點頭，他抬起頭來大聲喊。

「你們四個聽清楚呀！見少帮主的船出現，叫他們小心火攻吶……」

桅杆上的人也聽見了，立刻回應。

「朱爺，你忍着，咱們自會注意呀！」

朱光遠又扭動身子了，他扭，白永在也扭，因為有魚在兩人之間咬上了。

＊　＊　＊

玄小龍率領兩條快船獨往高郵方向，海面上一片帆影，四條白帆大海船在湖面飛馳着，另有幾條雙桅快船移動在四條大船四週，看上去他們是拱衞着大海船。

就在玄小龍的快船剛出現，遠處已傳來牛角號，七條快船很快的就把玄小龍這三條船圍上了。

當人們發現了玄小龍的時候，船上一片歡呼聲，然後又是牛角號交替着吹起來。

再看四條大船，果然落了半帆往這邊過來了。

為首的大船上，一人的手端着丈八長矛，敢情正是那「賽張飛」石敢當。

遠遠的，石敢當仰天哈哈笑，聲音震得湖面生波紋。

玄小龍對身邊的王彩雲道：「那人就是石大叔，也是當年我爹的副手，他叫石敢當。」

王彩雲道：「怎麼起名石敢當呀？」

玄小龍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於是，雙方的船在這高郵湖上會合了。

玄小龍這一回又帶來不少糧秣，立刻分在各船上，這時候，尹大明、林能、李俊，也把時運生圍起來。

大伙見面，不勝唏噓。

尹大明問起朱光遠，玄小龍便對大伙說，是朱叔自己先去找那白永在的。

大伙一聽，齊吃一驚。

「賽張飛」石敢當道：「你們挑了各處分舵，洪澤湖的人早已知道，朱老弟此去，何異羊入虎口！」

衆人聽了齊點頭。

玄小龍聽得直跺脚道：「咱們不等他回來了，立刻發船去洪澤分舵，我不放心朱叔。」

石敢當道：「咱們本來就要過洪澤湖去淮上，此刻發船正是吉時。」

「正是吉時……」大伙齊聲叫。

為甚麼都叫？那是因為船行水上要平安，那年頭每條船上還供了神，每日一炷香是少不了的。

朱光遠在玄小龍的心目中十分重要，這些天朱光遠算是力氣出盡了。

那邊，黃忠與馬超人兩人的快船也過來了，還有兩位老人家不是別人，乃趙起山與龍虎兩人是也。

這四人的心中唯玄小龍是從了，尤其是趙龍兩人在海上與大海盜們拚命的事蹟，玄小龍最為感動不已。

玄小龍在船上擧手叫：

「四位大叔，你們好，我與師妹回來了。」

「哈……」大伙齊聲歡笑了。

玄小龍與王彩雲立刻躍上石敢當的大船上，他對石敢當道：「石大叔，由你指揮，咱們去洪澤湖了。」

石敢當雙目一亮道：「我指揮呀！」

玄小龍道：「是的，石大叔，以後船由你指揮，我是不會指揮

的。」

他忽然大聲道：「所有的兄弟大叔們，咱們都聽石副帮主的指揮了。」

「是……好……」

大伙齊聲叫起來，石敢當也怔住了。

石敢當聽得熱血沸騰，他雙手舉着長矛槍高舉過頂仰天哇哇幾聲怪叫。

他這麼本性的狂叫，聽的人們發了楞，玄小龍與王彩雲卻淡淡的笑了。

石敢當道：「少帮主，領軍打仗我担綱，你放心，咱們把心繫一起，你有肉我有血，死活也要奪回大龍帮。」

玄小龍道：「死活也要奪回大龍帮！」

他與石敢當把臂擁在一起了。

* * *

大艙早由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佈置好了，船上有黃忠為大海船的大把頭。

那石敢當坐在大艙的矮桌邊，他攤開一張繪的圖，指着圖上記號，對玄小龍解釋着。

「少帮主，你瞧瞧，這是咱們的船團隊形圖，共分五種形勢，那就是攻擊、防守、掩護、圍攻與分散，各有不同操作，單看敵人的情形而定，這幾天大伙已熟悉了，少帮主可要驗收？」

石敢當的話，玄小龍很感激，他本人不懂這一套，但他已知道這些天石敢當等人都已盡了力。

玄小龍抱拳笑笑道：「石大叔，我說過，一切聽你的指揮，我此刻心中祇想早早見到朱叔，我眞的很擔心朱叔的安危。」

石敢當對大艙外的大把頭黃忠道：「快傳話，叫大伙全速前進。」

黃忠一聽，便對身邊的漢子道：「吹訊號，所有船隻，全速前進……」

於是，牛角號吹起來了。

每條船上有反應，一聲聲的傳下去，前面四條大船已快駛過高郵湖了。

* * *

玄小龍的胯上刀傷，如今經過王彩雲的細心照料，又在船上睡了兩天半，如今已是好多了。

祇不過王彩雲仍然不放心，她要玄小龍少移動，如果有事她代勞。

這些天他與王彩雲相處，又覺與那丁梅不同，她們一個是溫柔多情，一個是關懷備至。

玄小龍也想到了金申如玉，他以為金申如玉太過放蕩了，那是不敢領教的。

他怎知那金申如玉已離了上島，也離了上海，她往內地找來了。金申如玉非要下嫁玄小龍不可，她就是那種叫人難以吃得消的女子。

* * *

大船駛往洪澤湖中駛着，仔細看過去，前面四條藍色大海船俱是滿帆疾駛，順着運河看過去，另有雙桅快船共八條，快船上的漢子們均已站在船頭看湖面，有不少人曾去過洪澤湖的大龍帮分舵。

那馬超人站在快船上，他指着洪澤湖對身邊的人道：「幾年前咱們曾在湖上同水賊們幹過，老帮主人很仁義，是他單船獨上賊窩，大義表現得令賊人們點頭答應不再找大龍帮的麻煩。」

他哈哈一笑又道：「其實那回賊子們非答應不可，咱們已集結了二百多兄弟，快船三十艘，準備大幹一場，祇是老帮主以為，雙方幹上，難免死傷呀！」

有人笑道：「老帮主太過仁義了，反而……」

他沒說下去，馬超人接道：「仁義重要，可也得看對甚麼人了，像他娘的丘泰來父子就陰毒，他們連水賊也不如，坑得咱們……」

有人大聲道：「大把頭，姓丘的也想不到咱們會再重生，而且就要找上他們了，哈哈……」

「哈哈……」

大伙笑得開心，這是半夜三更天呀！

* * *

馬超人對大伙道：「歇着，歇着養精神，明日一早就到了，沒值班的睡大覺。」

大伙一聽不叫了，興奮之情也收起來了。

船隊在五更天便入了洪澤湖，東北方又駛了二十浬，忽聽有牛角號響起來。

那牛角號一聲接一聲的往遠處響，近岸附近的蘆葦中有響聲。

就在太陽快冒出來的時候，船桅上的「木斗」中有個瞭望的大聲呼叫。

「前面近岸有船停在水中央呀！」

就是第一條大船上，這時候玄小龍與王彩雲在艙中吃東西，石敢當與黃忠兩人在商量……

兩人一齊跕起脚來看，那黃忠憂心的道：「也許眞的朱舵主出事了……」

石敢當道：「聽聽岸上有牛角號，就知道那個龐龍，他娘的有備了。」

他又是一聲冷哼，接道：「咱們少主一路接收五個分舵了，留下水上這一個，我姓石的不能丟人現眼沒面子。」

黃忠道：「石副座，咱們榮辱與共了，你在比甚麼功勞的，但求順利把大龍帮收復，往後大伙的日子都好過。」

石敢當重重點頭道：「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你老黃的話很對。」

就在大船往前急駛中，忽又聽得桅上有人指着岸邊蘆葦中大叫！

「石爺呀！岸邊水中有埋伏呀！全是小划子擠了不少人，好像……」

石敢當一聽，立刻又傳下號令道：「吹起應戰訊號，叫大伙操刀準備斷殺……」

十二條大小快船又往前五浬遠，忽見湖面上的快船有了疑點，仔細看，齊吃一驚！

瞭望的人又大叫了。

「不好了，那邊的船上掛了四個人呀！」

一聽這消息，便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也匆匆的自大艙中走出來了。

玄小龍猛抬頭，他立刻看出來，果然桅上吊了人。

王彩雲道：「小心上當了！」

石敢當走過來，他向玄小龍道：「少主呀，你瞧瞧，那船是不是朱舵主的船？」

玄小龍看了又看，他急叫道：「不錯，正是朱叔南京奪來的快船，快去救他們……」

石敢當道：「少帮主，你不說我也要救人……」

他對身邊的黃忠道：「把兩條快船調過去，先救人要緊，另外加派兩條船隨後支援，四條大海船不能去。」

玄小龍正準備親自下手救人吶，聞言急得道：「為甚麼咱們不能接近呀……」

石敢當道：「少帮主，咱們的船吃水深，如果不小心太近岸，擱了淺就不能動了，那時候小船幾條圍過來，咱們的船完了，也會損失許多人。」

玄小龍一聽，大為折服得點點頭道：「對，還是石大叔有主見……」

黃忠已對後面的快船吩咐。

「馬大把頭，你與龍把頭去救人……」

龍把頭乃是龍虎，這老兒與趙起山最忠心不過，他兩人又嫉惡如仇，要不然兩人也不會找了大龍帮忠義之士，在大海上同海盜們幹上了。

兩條快船分由兩個方向夾過去了。

黃忠再傳石敢當的命令，他叫那尹大明的快船與趙起山的船隨後去支援。

四條快船分兩路，立刻往岸旁的水面駛過去。

玄小龍的四條大船緩緩的在附近水面移動着，另外的四條快船等四邊，這種架式就是受過訓練的。

再看船上人員，一個個早已提刀戒備着了。

有人還大叫：「何不直撲洪澤分舵，何須同他們在水面上窮耗……」

也有人大叫：「別窮嚷了，咱們聽命行事錯不了……」

大伙正在船上觀看四條快船圍近岸，其中已有兩條船夾住那條不動的快船了。

祇見桅上拴的人，有個還能開口的漢子叫道：「小心吶，附近水中有賊呀！」

馬超人的船先貼上，他船上有人共十名，一聽有賊人在附近，他急問：「在哪兒？」

桅上人指着幾處蘆葦大叫了……

「就在那些地方躲着呀，他們有弓箭、有火種，小心被他們圍上來……」

馬超人一聽，立刻命人吹起牛角號，先示警給附近的大船上人知道。

這時候，龍虎的船也貼過來了。

龍虎也聽到桅上那人的吼叫聲，他命大伙準備斷殺！

他一縱躍到了快船邊的小船上，他還以為小板船為甚麼會有個木箱子吶，祇不過走近低頭看，他罵大街了。

「操他娘的老皮，這是甚麼刑呀，拿人不當人呀！」

他立刻出刀去割繩子了。

龍虎使刀割繩子，他怎知受罪的兩人脚上墜着大石頭，他剛割斷一人的雙手繩子，那人便咕嘟一聲往水中沉下去，龍虎的反應快，忙着伸出一手猛一抓，正抓到那人的頭髮上。

龍虎用力往上提，痛得那人醒過來了。

「誰……誰呀……」

龍虎已認出那人正是朱光遠，他大叫：「是我呀，你睜開眼睛看看我。」

朱光遠把雙目用力睜開了，也眞難為他了，爛皮肉已泛了白，血也因皮泡水與肉腫脹，而不流了，他的屁股好像沒有知覺了。

便是龍虎把他扶坐在船上，他也不覺疼了。

朱光遠想哭，他指指另一面目全非的人。

「快，快把白兄救上來。」

龍虎這一回先抓緊水牢中人的衣領再出刀，急急忙忙的把白永在也提上來了。

龍虎剛把水牢中的兩人救上來，附近傳來喊殺聲，只見幾處蘆

葦中飛一般的划出八條小快船。

龍虎只一看就罵起來了。

「操那娘的老皮，果然有埋伏呀！」

他這裡剛罵一句，小划船上已響起弓箭聲，一排排的利箭往這邊射過來了。

龍虎已發現拱衛的兩條快船迎上去了。

迎上的兩條快船中，一條上面是尹大明。

這尹大明人稱「神箭」，他的射箭功夫是一流的，今見對方先射箭，他叫大伙伏下來，等到接近再搏殺，他自己張弓搭箭，颯颯颯連三響，對面船上就有人應聲倒下去，尹大明冷笑中，又是三箭連發，一條最近的小划船上的弓箭手全倒下去了。

尹大明一見哈哈笑，他命快船往另一小划船接近。

忽的，有兩條划船向湖岸木船射出火箭來，光景打算放火燒船了。

趙起山立刻自一邊繞過去，邊走邊大聲吼，他要快船直往小划船撞過去。

於是，一排利箭射過來，那趙起山大吼一聲，舉鐵杵打橫猛一掃，隨之又聽到「砰」的一聲起處，小划船被撞得幾乎翻身。

趙起山就在這時候將大鐵杵砸過去，有個漢子正在雙手推快船，不防趙起山鐵杵打來，就聽一聲「叭」，那漢子叫也未叫的頭上大開花跌入水中了。

再看另外四個划船的，他們拚命的往遠處大船划去，有人還大叫：「用火燒，準備好了發火箭燒他們大船呀！」

就在雙方相差不過半里遠處，從兩邊飛駛過來四條雙桅快船，這些快船上均是握刀怒漢，他們正是能征慣戰的水上殺手。

這些船分別由林能、李俊等催動，他們也似分派妥了，每一條快船去撞一條小划船。

小划船上七個人，他們早已備了火種，這時候見雙桅快船撞過來，只好先以火箭急射雙桅快船。

快船上的漢子們閃躲在船舷邊，掌舵的身前堵了一塊大木板，只見火箭射上船，有人立刻潑出一桶水。

忽見一條划船打個旋，尚未及往另一方向划，早被快船貼上去，立刻間，響起喊殺聲。

喊聲最大的是林能。

「過山虎」林能的聲音大，震得人們耳朵嗡嗡響，只見他舉着刀當先跳上敵人的划船上，兩個漢子迎上來，早被他砍死在水中，這划船也被快船上的人用鐵鉤鉤牢，想逃也逃不掉了。

快船上的漢子們不等划船上的人有搭箭的機會，嘩的一聲响便衝過去了。

就聽「轟」的一聲，小船翻身了，船上的人下了水，嚄，就在水中幹起來。

林能搖着雙肩猛踩水，他的刀盡往敵人的頭上砍，沒多久，這條划船上的人一個也不見了。

林能招呼他的兄弟們往快船上爬回去，他們全身盡濕的上了船，只見附近又有一條划船空了，那李俊正自仰天哈哈狂笑吶。

原來這李俊人稱「翻江龍」，他在水中有力舉千鈞的膂力，當他發覺來了划船，而且打算用火攻，他暗中下了水，很快的，小船到了他身側，李俊一看機會來了，他在水中舉雙臂，雙手突然攀到小划船的船舷，全身猛的用力往下壓，早把划船壓翻了身，別看船上七個人，他們不防有人會自水下動手脚，等到發覺，船已翻身了。

那李俊在水中幹，落水的人被他刺死在水中，沒有一個活的上水面。

李俊站在小划船的肚子中央大聲笑，他的快船也急忙靠過去，李俊上了快船，指着遠處一條正自駛往岸邊的那條划船，道：「追，一條也不放過。」

快船調頭正要追，遠處大海船上傳來牛角號，只一聽，快船便開始往一起集中了。

馬超人把人員分了七個在朱光遠那條船上。

朱光遠的那條船上昨日死了一個人，另有四人被高高掛在桅杆上，掛了一夜放下來，早已動不了啦。

朱光遠更慘，他也算命大，水中泡了一夜沒死掉，救了上來還直哎唷。

還有個昏死過去的白永在，他被那龐龍先打後泡，水牢中他已躭了快兩天，他便是餓也餓慘了。

這些人在船上不能動，馬超人早命人快煮粥，因爲他明白，這些人都要快施救。

馬超人親自陪着這條原是朱光遠的快船，匆忙的往玄小龍大船駛靠過去。

馬超人知道那位王彩雲姑娘有一手絕妙的歧黃之術，必能救回這些人。

馬超人發覺朱光遠的屁股爛肉，又見是被利器扎的，不由咬牙切齒，大罵起來。

* * *

蘆葦中一共出現八條划船，逃回去的有三條，湖面上已有浮屍出現了。

玄小龍見馬超人的快船靠過來，他十分關心朱光遠，已問道

：「朱叔怎麼樣了？」

王彩雲已見馬超人的船上躺了六個不能稍動的人，立刻當先過去了。

玄小龍也過去了。

玄小龍發覺朱光遠的傷，他恨得直跺脚。

馬超人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如想明白朱舵主是怎麼上的當，那得先救治他們的傷。」

他指着半昏迷的白永在，又道：「少幫主，他就是洪澤分舵的白永在白舵主呀！」

白永在有「浪裡蛟」之名，他的水中功夫也了得，只不過被拴在水牢，再大的本事也使不出來了。

白永在只是半睜眼的看了玄小龍一下，就有氣無力的哎呀起來了。

王彩雲已取出藥來，爲朱光遠塗抹，便是屁股她也不在乎的親自爲朱光遠醫治。

另外還有白永在，白永在吃了王彩雲的藥，沒多久就坐起身子來了。

再看另外四個人，他們仍然手脚僵硬，一時之間，只有躺着養傷了。

* * *

玄小龍正自咬牙忿怒，忽有人高聲呼喊道：「有船過來了。」

大伙抬頭看過去，果見一條小快船往這面駛過來，船上只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都是划船的，二人打槳划得快，中途已被一艘快船攔住了。

快船上的是尹大明，他手持弓箭射過去，「蹭」的一聲那支箭射在二人的前面一尺遠。

「把船划過來。」

打槳的二人已有一個大聲叫了。

「兩國交戰，不斬來使，咱們是來送信的。」

尹大明嘿嘿冷笑，見船划過來，立刻叱叱，道：「你們幹什麼的？」

小船靠在快船邊，有個人打一躬，道：「咱們舵主命咱們來傳話，午時三刻，大家水上約鬥。」

尹大明冷笑道：「就憑那個狗東西龐龍呀，他個王八蛋只有乖乖投降，他有什麼能耐決鬥？」

那人也大膽，他回以冷笑道：「那是一場公平決鬥，不久就有一條平底大方船駛來附近水上，方船之上人不多，只有兩個人，你們也只能派出兩個人。」

另一人忙接口道：「咱們舵主約鬥的是那個叫玄小龍的人，別人還不夠資格。」

尹大明忿怒的怪叱道：「放你娘的屁，你們回去叫姓龐的出來，尹大爺接下了。」

那人冷冷一笑，道：「自非咱們舵主一人，另一人你也許聽過。」

尹大明道：「另一人又是什麼樣的牛鬼蛇神？」

那人指着洪澤湖，半帶得意的道：「洪澤湖方圓兩百里，何人不知莫三爺。」

尹大明一怔，道：「洪澤老怪莫三郎？」

兩個人哈哈一笑，正要把船划開，尹大明已叱叱道：「等一等！」

兩人眼一瞪，道：「等什麼？」

尹大明道：「去告訴龐龍與莫老怪，來時先把他們的後事交代好，別死不甘心吶，哈……」

尹大明的笑聲震天，兩個漢子已拚命把小船往岸邊划去，兩個人額上冒冷汗，因爲尹大明手上有弓箭，眞怕突然一箭射來，不定死的是那一個。

尹大明見小船回去岸邊，立刻命快船往玄小龍的大船靠過去。

附近快船就在四條大海船外圍戒備，水面水下看得清，果然是受過水面訓練的。

尹大明的船靠到大船邊，玄小龍與石敢當一齊走過來，石敢當急問：「剛才來的小船是幹什麼的？」

尹大明道：「來下戰表了，娘的！」

石敢當叱道：「下的什麼戰表？」

尹大明道：「那姓龐的把這洪澤湖上的梟霸『洪澤老怪』莫三郎請來了，約在今日午時三刻在湖面上與少幫主一決勝負了。」

石敢當罵道：「放他媽的屁，毒計已窮，他還想作最後掙扎呀，誰同他比武，咱們這就靠上岸，殺入洪澤分舵，收拾他們了。」

趙起山道：「他們放出一條平底方船來，船上只兩個人，叫咱們也是兩個人上方船。」

石敢當叱道：「誰有閒功夫去決鬥！」

一邊的玄小龍道：「那龐龍與莫三郎二人嗎？」

尹大明道：「少幫主，就是他們兩個。」

王彩雲道：「小龍哥，能先把姓龐的收拾掉，再去拿下分舵，死傷也就不大了，是不是？」

玄小龍道：「所以我接受決鬥。」

王彩雲道：「我與小龍哥一齊去，我們也是兩個人。」

玄小龍笑笑，道：「師妹同往，我更放心了。」

石敢當道：「少幫主，切莫上當呀！」

玄小龍道：「石大叔，我師妹說得對，雙方混戰，必有死傷，他

姓龐的約鬥，正中咱們下懷。」

他抬頭看天色，又道：「午時三刻就快到了，我們上了尹叔的船上，等一會由尹叔送我二人前往。」

他與王彩雲二人，雙雙跳到尹大明的船上。

尹大明的快船乃雙桅，比之大海船小一大半，玄小龍與王彩雲跳到他的快船上，石敢當已向尹大明作交代。

「尹舵主，話我不多說，少幫主與王姑娘的安危，我交給你了。」

尹大明道：「副座安心啦，姓龐的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就在這時候，有條方船自蘆葦叢中被一條快船拖到湖上，在距離湖岸一里遠處下了錨。

遠遠的看過去，那方船上果然只有兩個人在站着。

拖的快船離開了，往岸邊駛出半里遠就停下了。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站在快船頭上看，尹大明對玄小龍道：「少幫主，那個姓龐的使的是一支分水戟，十分霸道，這小子也多心眼，上去以後別上當。」

玄小龍一笑，道：「放心，咱們船隊守在附近，姓龐的不敢弄詭。」

尹大明又道：「那個洪澤老怪莫三郎是個難纏人物，聽說他水下功夫與岸上功力都一樣的了得。」

快船已快到方船邊了，尹大明又道：「我的船就在這附近十丈地守着，只要少主一聲叫，我的船就來到。」

玄小龍點點頭，船還沒接觸，他與王彩雲二人已雙雙飛落在方船之上了。

尹大明把船停在附近，不料對方有人喝叱：「我的船在半里外，你們的船也一樣在半里外，難道想支援嗎？」

這人的口氣，一聽便知是龐龍。

姓龐的這一聲吼叱，玄小龍便高聲對尹大明道：「退往半里外！」

尹大明一聽，只好把快船又撤退半里遠，但他的手上舉着弓箭，他隨時出手。

* * *

玄小龍與王彩雲站在方船上，只見對面兩人已走過來。

那手持分水戟的大漢正是大龍幫洪澤湖分舵的舵主，「黑煞神」龐龍。

姓龐的身邊一個長面老者，老者的口中啣着一根煙袋，叭嘰叭嘰的猛吸着，滿面笑得叫人不自在。

雙方先是你看我我看你，忽的，那龐龍冷叱道：「好小子，不過是個少年小子，這幾個月你的名聲响徹雲霄了，娘的，咱們平靜的大龍幫，就是被你這小子攪得上下不安寧。」

玄小龍道：「大龍幫原是平靜的，但大龍幫有了丘泰來，姓丘的是海盜頭子金申之洞的拜把子，他二人算計我大龍幫，大龍幫的人馬被囚在島上，淮上成了姓丘的基業，這口氣恁誰也難嚥下去。」

龐龍大怒，吼道：「所以你造反？」

玄小龍道：「收復基業，豈是你口中的造反！」

龐龍叱道：「强詞奪理，你有什麼証據說咱們是海盜？你憑的是什麼？」

玄小龍冷笑道：「便是金申之洞大海盜也已承認姓丘的是他拜弟，你算老幾？」

龐龍對身邊的老者道：「聽聽他這混帳說的。」

那老者呵呵笑，怡然自得的道：「不急不急，你們雙方多多的說，我老人家便多多的聽，哈……」

玄小龍道：「老人家，這是大龍幫的幫內之事，你老何必淌渾水？」

老者莫三郎自口中取出旱烟嘴，道：「青年人，什麼叫淌渾水？有銀子不要是傻蛋，娘的，你叫老夫當豬呀！」

玄小龍道：「我……嗯，在下一番善意呀！」

「善意？」

「是呀，像你老能活這麼大把年紀，也甚是不容易，何必老來找不幸。」

「哈……」莫三郎笑聲似寒鴉。

龐龍一邊在煽風，道：「聽聽，這小子多狂妄。」

他對王彩雲上下看了又看，道：「漂亮，這個姑娘眞漂亮，這個姑娘我娶了，哈！」

王彩雲一點反應也沒有，就如同她是個聾子一般。

玄小龍怒叱道：「幾句話剛說完，你就露出海盜的作風來了。」

龐龍道：「老子便是海盜吧，今天你二人也死定了，哈哈！」

他得意的大笑幾聲，又道：「你知道你的身價嗎？那可是一筆大數目呀！」

玄小龍道：「十萬兩銀子。」

龐龍聽得一楞，他轉而看看莫三郎。

莫三郎果然也瞪了眼。

「龐舵主，眞有這回事？」

龐龍一聽，急忙道：「莫老，你別聽他的。」

莫三郎哈哈一笑。

玄小龍已聽出他們雙方有交易，他來個打蛇順杆上的又道：「

不但丘家父子在我身上出價十萬兩，索我一條命，最近又在我這位師妹身上同樣出價十萬兩白銀索我師妹的命，江南道上誰人不知呀！」

龐龍的眼中有冷芒，他逼視向玄小龍，叱道：「你們的身價沒有那麼多。」

玄小龍立刻又問：「那是多少？」

龐龍道：「你們命賤，一文不值。」

莫三郎笑向玄小龍道：「小友，你有証明，你們的身價眞的那麼多嗎？」

「証明？何不去問丘泰來？」

「已經來不及去向了，請問，江南道上何人知道？」

玄小龍一想，淡淡一笑，道：「江南道上有個鷹目老者伍百萬，他知道，當然，鎭江有個震三江白不染，他也知道，只不過白不染已死了。」

莫三郎聽得動容，道：「白不染死了？」

玄小龍道：「他强出頭，當然也是爲了銀子。」

莫三郎大怒，吼道：「是你殺的？」

玄小龍道：「我說過，他太愛銀子了，所以我也奉勸你老，退出吧！」

莫三郎嘿嘿笑，他還咬牙道：「老夫的老友白不染死了，只此一椿，老夫就不會退出。」

他轉而對龐龍又道：「他二人身價是二十萬兩銀子，老夫不貪心，你一半我一半。」

龐龍聽得心中大罵此老渾蛋，但情勢如此，他也只好點點頭，道：「好，事成之後，我陪莫老上淮上取銀子。」

莫三郎已往玄小龍逼去。

玄小龍緩緩拔劍，王彩雲閃身堵在玄小龍面前了。

王彩雲心中明白，玄小龍的胯上有傷快好了，當然，最好不要受震動。

王彩雲對玄小龍道：「小龍哥，我來。」

玄小龍仗劍退一步，道：「師妹，多多小心了。」

不料龐龍却對玄小龍道：「你我也別閒着，咱們這不是一對一嗎？」

他不及說完，倏然出招，那麼凌厲的揮動手中分水戟掃刺過去。

玄小龍的長劍突出，兩個人力戰在一起。

那面，王彩雲見莫三郎右手長旱煙袋點來，她仍不動，直待雙方快接近，莫三郎忽的左手猛一甩。

那一甩才是他取人命的動作，三支飛針已快到王彩雲的身上了。

王彩雲便在這時候才見她雙肩晃動，三支飛針自她的耳鬢射過，眞的是差之毫釐未中上。

莫三郎的一招點穴是假，却一樣的點個空。

他大步往前奔出兩丈，半回身，吃一驚，道：「丫頭，你是能躲過我這絕命針的第一人。」

王彩雲仍然不出聲，她能在那麼近的距離，閃過三支飛針，的確出人意外。

長袖在抖飄，王彩雲似乎在旋舞，突然間，她的動作越旋越快，長袖飄飄帶風聲，令莫三郎也不知如何出招。

王彩雲原是在原地旋舞，忽然間，她化作一團彩雲直往吃驚的莫三郎罩過去。

莫三郎早已全身戒備，同時左掌中已扣了三支飛針，他正在覷勢待發，王彩雲撲來了。

莫三郎以爲這一回看妳怎麼躲，他抖左手，三支飛針迎上去，同時旋左腿，右手旱煙點向敵人氣海。

一招兩式，均是致命絕活，莫三郎的看家本領全部使出來了。

看似在舞，對着飄飄的青衣，莫三郎有着使不上力之感，他的三支飛針扎中了，只扎中在衣襬上，他的旱煙鍋也點中了，只是點在一段袖子上。

就在他心中一驚，叫了一聲「不好」的時候，突覺兩邊肩井穴疼痲，雙臂立刻往下垂。

莫三郎乃老江湖，他此刻什麼銀子也不要了，拔身而起未稍停，「噗通」一聲投入水中了。

從遠處看上去，就好像他是被王彩雲自他的身後推他下水似的。

王彩雲的輕功高絕，她的七彩障眼舞更令人吃驚，天下還有她這樣的功夫的？

那面，玄小龍已把龐龍逼到一角，再殺，姓龐非落水不可。

玄小龍不是不殺龐龍，他要活捉，因爲他要朱光遠與白永在二人在姓龐的身上討回什麼。

玄小龍對於朱光遠身上被扎，他心疼極了。

他已在龐龍的身上劃了七道血口，但就是不要龐龍的性命。

只不過當莫三郎投水之後，龐龍一聲狂叫。

「放火呀！」

他一共叫了兩聲，人便往湖中躍去。

玄小龍一把沒抓住，王彩雲已見有濃煙冒出來。

玄小龍立刻往遠處直招手，那火苗子眞快，已燒到船板上來了。

原來這方船的裡面有埋伏，五個漢子五桶老桐油，只要桐油燃上火，桐油湧在船裡面，五個漢子便

與船底下藏的五名殺手會合了。

這時候，船附近突然冒出一具屍體來。

玄小龍看得淸，那正是莫三郎。

「師妹，妳殺了莫三郎？」

王彩雲低頭看水面，道：「我只點了他的穴呀！」

玄小龍道：「師妹妳看，一身的刀傷還在流血吶。」

王彩雲冷笑了。

「這莫三郎也中了龐龍的毒計了。」

＊　＊　＊

原來那莫三郎自知不敵王彩雲，他立刻往水中跳去。

別以爲莫三郎兩臂不方便，到了水中他就能自水下游上岸。

豈料龐龍早在水中佈了殺手，只要有人投入水中，不論是玄小龍或莫三郎，立即殺無赦。

莫三郎本來不懼這些殺手，只可惜他的雙臂無法動，這就如同一頭大鯊魚受了傷而被小魚咬噬是一個樣。

龐龍也投入湖底，幾個殺手把他引到方船一角，那兒也正是在船腹放了大火爬出來的幾個人出口處。

龐龍的身上有傷，但他嘿嘿冷笑，對十個殺手道：「且等他兩個投入水中，咱們水中捉活的。」

有個漢子道：「何不殺了完事？」

龐龍道：「萬不得已，咱們捉活的，只要捉到活的，咱們就不用怕他們的人攻上岸了。」

原來他發覺，捉到玄小龍以後就能逼使附近所有的船束手無策。

這些人在水面抬頭看，四方船上火光已衝天，燒得辟辟叭叭響。

五桶桐油傾倒在船裡面，然後放火燒，那當然燒得快又烈，這時候便是躲在方船一邊的龐龍這些人，也覺烈火熾熱，不得不往水下把頭浸一浸。

方船上，只見玄小龍拉住王彩雲東奔西突。

他對王彩雲道：「萬不得已，千萬不能投入水中，那可是上大當。」

王彩雲道：「看了莫三郎也死在水底，我們當然不往水中投。」

玄小龍見火勢加大，船板有幾處已被大火燒透而往下陷去，他的心中也驚慌了。

王彩雲却對玄小龍道：「小龍哥，咱們曾在河上飛渡，你忘了嗎？」

玄小龍道：「那時候是遊戲呀！」

王彩雲道：「遊戲也是經驗。」

她接過玄小龍手中長劍，把船上的船板狂劈下三塊，每一塊約在二尺見方。

只見大火又延燒過來了。

玄小龍指着十幾丈外的快船，道：「師妹，火快上身了，咱們……」

只見王彩雲抖手拋出一塊木板，大叫：「小龍哥，快跟我來。」

她已飛身往五丈遠處的水上木板單足點去。

就在她尚未點中木板的刹那間，第二塊木板已脫手拋出三丈遠。

王彩雲果然輕功高絕，只見她單足疾點又起，直往第二塊木板躍去。

玄小龍自不怠慢，他也一樣的認得準，直往水面的木板上躍去。

王彩雲已第二次騰身而起，再看快船，已快到了，就聽尹大明大叫：「快呀！」

王彩雲的第三塊木板已出手了。

木板落在快船頭，掌舵的似乎有一套，他忽然打了個急轉彎，快船的船身往那騰身半空的王彩雲迎去。

「轟」的一聲，王彩雲已不需落在水中木板上了，她落在快船上，回頭看，玄小龍也已冷冷笑着落在快船上了。

那尹大明扶住玄小龍，急問：「怎麼燒起來了？」

玄小龍道：「姓龐的果然陰毒無匹，便是他花銀子邀請來的莫三郎，也被他的殺手刺死在水中了。」

尹大明罵道：「畜牲啊！」

忽見遠處火海一邊，有一片水花飛濺，原來那龐龍發覺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以借力之功，飛回快船上，驚怒之下，立刻率領他的殺手往岸邊游去。

尹大明火來了。

「追過去。」

快船直往岸邊駛去，那尹大明站在船頭張弓搭箭，他「颯」的一聲響處，遠處已傳來尖聲嗥叫，果然有人中了箭。

快船迫得急，龐龍等已匆匆自水下潛入一片蘆葦中，一時間失去了他們的踪影。

就在這時候，只見附近來了幾條快船，船上已有人大叫：「少幫主怎麼了？」

大伙看過去，原來是石敢當改乘一條快船急匆匆的趕過近岸來了。

石敢當叫道：「姓龐的放火燒船呀！」

玄小龍招手，道：「所幸咱們未被他坑到，倒是他請來的莫三郎，被他暗藏在水底的殺手刺死了。」

石敢當道：「怪了，有誰能在

水中刺死那洪澤老怪呀，除非……」

玄小龍道：「當然，洪澤老怪在落下之前，先是受了我師妹的點穴手法，可是他們是同路人呀！」

石敢當道：「姓龐的不會把白花花的銀子送人的，莫老怪便是得手，他也是必死無疑。」

這時候又見幾條快船靠過來，只見是林能、李俊，時運生帶的三條快船。

玄小龍就對這三條快船，道：「船小可以靠岸，然後殺向洪澤分舵，絕不放過那批海盜們。」

他如今已把這些人當成海盜了。

石敢當對玄小龍說道：「少幫主，這水路分舵只此一個了，你與王姑娘回去大船休息，洪澤分舵我帶他們幾人去收拾。」

玄小龍道：「石大叔，我說過，由你指揮。」

石敢當哈哈一聲笑，他高聲的吆喝了。

「兄弟們，跟我殺去洪澤分舵呀！」

「走，殺那姓龐的王八去。」

石敢當當先與尹大明的船先行，玄小龍與王彩雲往艙中去暫等，他們暫不叫船送他二人回大船。

四條快船靠上岸，石敢當當先躍上岸。

林能與李俊、時運生三條船也靠上去了。

石敢當在岸上數一數人馬，一共是三十二名拿刀的，他對這些人大聲道：「兄弟們，不是弩了一年多的窩囊氣嗎，走，咱們去找回來。」

石敢當來過洪澤分舵何止三幾回，從前他常來。

大伙跟他往前走，那時運生在後面出點子了。

「石副座，我有個歪點子你聽聽。」

石敢當道：「你是賽諸葛，你的點子多，你說說，你有什麼歪點子。」

時運生道：「洪澤分舵有高台是不是？」

石敢當道：「分舵建在高台上，那是防洪的呀！」

時運生道：「咱們去到洪澤分舵以後，同樣的約鬥那龐龍。」

石敢當道：「約鬥？咱們殺了完事，誰去同他約鬥。」

笑笑，時運生道：「副座，約鬥有兩個好處呀！」

石敢當道：「好處？什麼好處？」

時運生道：「其一，龐龍聽了要約鬥，他除非逃走，當然，他逃走最好不過，也叫咱們省事，如果他接受咱們約鬥，他必會盡出分舵的人前來迎戰，咱們就痛快的宰活人，不怕他們有漏網的。」

他頓了一下，呵呵一笑，又道：「當然，這樣一來，洪澤分舵內的一切房舍傢俱就不會遭受損失，副座，這兒終究是咱們大龍幫的產業，對不對？」

石敢當一聽，點頭道：「好，咱們就同姓龐的來個青石板上甩烏龜，硬碰硬了。」

前面果然有個大高台，高台連着一片柳樹林，另一面有幾處漁家住戶，漁網掛在竹竿上，再往半里遠處看，一片湖水連到天際那麼遠。

石敢當對時運生道：「咱們派誰去傳信呀？」

時運生道：「不用派人去傳信，尹兄乃神箭手呀，由他往大門內射上一傢伙，咱們在大門外等着他們走出來。」

石敢當道：「好，就依你的話，咱們這就登高台。」

這一行打起精神往高處上，青石階一共上了三七二十一階，等他們到了大門外的土場上，只見大門果然上了鎖，好像人已走光了。

石敢當道：「他不會逃了吧？」

時運生心中一緊，道：「尹兄先射一箭試試。」

尹大明已忍無可忍的道：「別射了，快衝進去瞧瞧，萬一逃掉，咱們就白忙了。」

他也不管別的人，當先衝到大門口，伸手就把門上的大鎖扭開來。

尹大明出腿把門踢開，院子裡面空蕩蕩，石敢當等一共來了三十多，一擁進了大門內。

石敢當指着一進五個大小院子，道：「快搜！」

大伙仗刀往內搜，裡面各屋也關上了門，後廳房中乃是龐龍的住處，這一刻却發現裡面亂糟糟。

時運生一看，叫了一聲：「逃了！」

石敢當道：「就不信這才不過大半個時辰，他們能往那裡逃。」

林能奔過來了。

「副座，糧倉中存糧也似乎被運走了不少。」

李俊走過來，道：「快到湖邊看一看，也許姓龐的逃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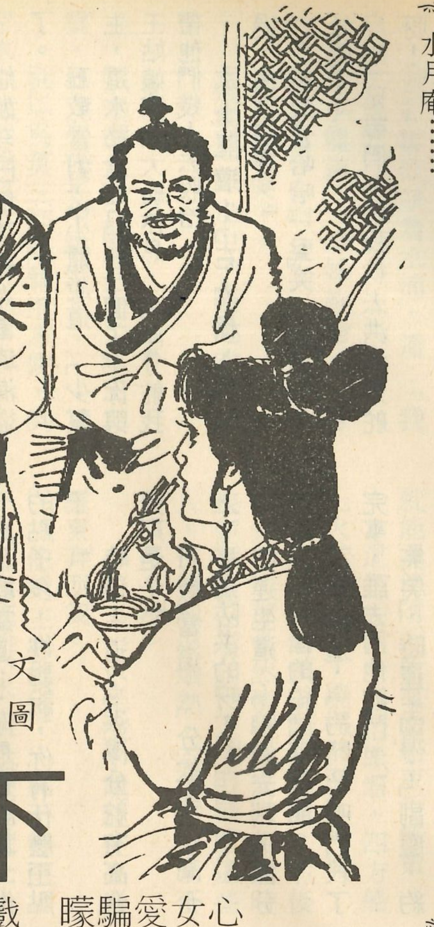
石敢當急了，頭一回辦事就砸鍋，如果逃了龐龍，他這個面子就丟大了。

聽了李俊的話，石敢當端着矛槍往外跑，這一行來到湖邊上，果見東北方有條滿帆快船朝西疾駛。

石敢當一聲罵：「娘的老皮，咱們湖上再幹。」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 洪幫「龍頭」錢起為練「房中術」，在外邊找了多個女人當其採補鼎爐，其中之一是王色，經小龍和柳談分別向其揭穿錢起的目的，王色深為痛恨，遂找了另外兩個同為錢起採補對象的姊妹黃蘭黃蕙，三人對錢起的用心同感憤恨，並斷定錢起出入水月庵定是同樣目的，某一晚，她們果然又看到錢起的身影閃出水月庵……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串通假作戲　矇騙愛女心

「我們來遲了一步。」

「也不算遲，可能又多了一個同仇敵愾的人。」

「萬一這妙尼不和咱們一條心呢？」

王色立掌如刀作了個斬殺手勢。

於是三人就自剛才那幪面人掠出的左側掠了進去，她們很小心，只有暗中偵察，才有收穫。

她們發現住持妙圓已經睡了，至少她的禪房中已熄了燈，但是，在後面一個院中却有人聲。

這個時候，甚麼人還在竊竊私語，而且有四五個之多？

三女往後窗上一貼，屋內立即傳來了水聲。

原來這是個浴室，五個小尼在洗澡。

這五個小尼看來最大的也不過十七、八歲。最小的可能只有十四五歲，但發育已臻成熟。

其中之一的小尼道：「這個人眞可怕。」

另一個道：「是啊！我差點昏過去。」

最大的一個道：「一般男人能支持半個時辰就已經很少很少了，這個人一上就沒有完，我們五人輪流侍候，估計是繼續了三個時辰多，而且……」

另一個道：「而且他一直沒有『走馬』。」

窗外三女咬牙切齒。

錢起連這麼小的尼姑也不放過。

這工夫最小的那個道：「各位師姐，我眞想不通，咱們的師父一個人怎麼應付得了。」

最大的一個道：「師父是老經驗，一定有一套辦法應付他。」五個妙尼哈哈笑成一團。

王色一扯黃氏姊妹，離開後窗低聲道：「咱們去找妙圓住持，她合作是最好，如不合作咱們立下煞手。」

三人弄開了妙圓的房門時，黑暗的屋中湧出一股雄渾的暗勁，這當然是妙圓已經聽到聲音而有備了。

三女左右一閃，院中一棵白楊樹狂搖不止。

三女不由凜然一驚，如果中掌，不死則傷。

「什麼人？」禪房內傳來冷峻的語音。

王色道：「同病相憐的人。」

「什麼意思？」

王色怕五個小尼也聞聲趕來，反而麻煩，立刻以「蟻語蝶音」道：「錢起剛剛走是不是？」

「胡說！」

「快別撇清了，妳五個小徒還

在洗澡，她們邊洗邊談，什麼不堪入耳的床笫間的事都說出來了。」

妙圓也以「傳音入密」道：「妳們是何人？」

「不是說過同病相憐的人嗎？」

「三位意欲何為？」

「前來拯救妙圓師父。」

「妳們來救我，誰來救妳們？」

王色道：「如不合作，大師會死無葬身之地。」

「這話怎麼說？」

「第一，他是在利用我們作其『採補』的鼎爐，一旦失去利用價值，必殺我們滅口，因為洪幫『龍頭』來這一套，一旦傳出，必然轟動武林，甚至引起洪門內部嘩變。」

黃蘭道：「就算不殺我們，也會被他吸乾精血。」

「三位請進來吧！」

禪房內還沒有亮燈，三人已經進入。

沒想到寒芒疾閃，有人以短刃奇襲。

黃蕙走在最前面，而她的身手却是三女中最差的一個。

「刷刷」聲中，黃蕙的背衣及肩衣立被劃裂。

黃蕙發出驚呼。

王色和黃蘭也出了手，發現屋中有兩個人。

似乎剛才以短刃傷了黃蕙的不是住持妙圓。

王色冷峻地道：「妙圓，妳參的是什麼禪？」

黃蘭道：「她修的是『七殺禪』和『桃花禪』！」

「別打了，都是自己人，師妹，妳太魯莽。」

原來另一個是妙圓的師妹妙靜。

這工夫妙圓已亮起燈來。

黃蕙看清了人，見妙靜手中有短刃，立刻持劍撲上。

妙靜是個火爆尼姑，不用心計，直來直往。

但她和師姐及師姪們的最大不同是能潔身自愛。

她不如師姐及師姪們貌好，却也有幾分姿色。

當初錢起也想染指，却被她嚴拒，有一次私下裡她罵師姐：妳們的行為和妓女又有什麼分別？

好在黃蕙只是衣衫劃破，僅傷及皮膚。

經王色及妙圓把二人拉開，且由妙圓親自為黃蕙上了藥包紮起來，這才上了茶點談起正事。

當然，王色等三人又說了錢起可能以金蝨害人的事。

「金蝨？那不是一種很可怕的小蟲？」妙圓見聞頗廣。

「是的，豈止可怕，簡直恐怖透了。」

妙圓吶吶道：「錢起沒有理由如此害人。」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身上已有金蝨，他就不敢再和我們作那事了。」

王色搖頭道：「金蝨又名陰蟲，對男性無害。」

妙圓道：「他有理由如此殘酷嗎？」

「有！」王色道：「因為他可以控制妳們。」

「如何控制？」

「金蝨會引起一種騷癢，到時候只想做那事而獲得解決。」

「這麼說三位已有金蝨在身了？」

「沒有，只想問問師父有無騷癢的感覺？」

妙圓的臉色陰晴不定，吶吶道：「偶爾有之。」

黃蘭道：「危險！那要看看是否是被放了『陰蟲』？」

妙圓道：「在外面就能看到有無金蝨？」

「很難看到金蝨的。」王色道：「但至少可以因已有金蝨看出下體長了些小泡，抓破會流黃水。」

妙圓道：「沒有小泡呀！」

王色道：「有無小泡自己摸不出來，因為比米粒還小。」

「如果有了會怎麼樣？」

「一年內大量繁殖攻入內臟即無救。」

「如果眞的有了又如何治療？」

「那要趁早，可以用一種藥物在陰外薰烤，由於陰蟲最喜歡那種味道，會紛紛爬出，然後予以捕殺。」

妙圓道：「王施主可否為貧尼檢查一下？」

「當然，小女子此來正是抱着人溺已溺的精神來救人的。」

看過之後，黃蕙掩口而笑。

妙圓道：「這位女施主為何發笑？」

黃蕙也是個較為戇直的姑娘，道：「妳的不大一樣。」

窗外的小龍和柳談幾乎忍不住大笑。

他們二人當然也看到，只是不甚清楚。

妙圓道：「王施主，我有沒有？」

「似乎沒有，但妳們却已變成了他的『採補』工具了。」

妙圓道：「正是。」

王色道：「所以我們要起而對付他，如果到了他要拋棄我們時，他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了我們，因為以洪幫『龍頭』的身份作這種事，必然貽笑武林，洪幫部下對其信心和敬意全失而分崩離析了。」

妙圓道：「的確如此，咱們確有隨時喪命之險。」

妙靜這時插嘴道：「怎麼樣？師姐？我當初勸妳要守清規，別和他鬼混，妳却不聽，現在知道痲煩來了吧！」

妙圓嘆口氣道：「妙靜，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我雖三十左右，但破了色戒，汚點終身洗刷不掉。」

黃蘭道：「話也不能這麼說，佛家不是有『回頭是岸』的說法嗎？」

「話是不錯，甕破了補起來，已非原甕了！」

妙靜道：「我不胡來就不必躭這份心。」

「錯了！」王色道：「依我看妳更危險。」

「我？」妙靜大聲道：「妳少在這兒胡扯成不成？」

王色道：「妙靜小師父太純潔，不知人心險惡，正因爲妳不同流合汚，錢起才會在妳下體內放金蝨。」

「不！你胡說！」

王色道：「因爲放了金蝨，產生騷癢，妳就必須向他投降了。」

「妳少來，我並沒有什麼騷癢。」

妙圓道：「師妹，我也以爲施主說得有點道理。」

「什麼道理？」

「錢起那淫賊不會容許本庵內有一個不做他的俘虜的人。」

王色道：「因爲未作俘虜的人最易洩密。」

妙圓道：「師妹，妳要說實話。」

妙靜道：「偶爾有一點癢，並非忍耐不住。」

黃蘭道：「也許是剛開始，金蝨尙未大量繁殖。」

妙靜自然也害怕，但表面上却仍然不屑置信。

妙圓道：「師妹，請王施主給妳看看吧！」

「才不要。」

「不要緊的，都是女人，她的眼睛又沒有毒。」

窗外的小龍以傳音入密對柳談道：「聽到沒有，王色跟你學了這一套，她們立刻都學會了。」

柳談道：「於是看上了癮，到處看人家的下體。」

三勸兩勸，妙靜還是點了頭，但有個條件，只許王色及師姐看，別人絕對不許看，王色當然答應。

黃蕙冷笑道：「有什麼了不起的，妳那地方又長不出一朵花來。」

妙靜又要出手，被妙圓阻止。

窗外的小龍本不想看，剛才妙圓的他也不想看，都是柳談硬拉他看，他說世上什麼事多見識都有益處。

況且正如黃蕙剛才說的，每個女人不一定一樣。

這一次情況不同了。

王色鄭重其事地檢查，突然自妙靜的體毛中捏出一隻小蟲來，指上一加勁而捏碎，却沉聲道：「有了！」

這兩個字在妙靜聽來，不啻被宣判了死刑。

她吶吶道：「有了金蝨？」

「不錯。」

妙圓也不由一震，望着王色手中的一隻已被捏碎的小蟲道：「就是這個？」似乎有點不敢相信。

「不錯！」

「金蝨就是這樣子？」

「當然。」

「應該是金色的。」

「這只是一種名稱，不一定是金色的，就像『黑馬』這名稱類似，只是指這匹馬脫穎而出，不一定是黑色的。」

王色又幫妙靜找金蝨，似乎找了半天只有那一隻。

妙圓道：「王施主……」

「請不要叫我王施主，我姓王，叫我王小妹即可，我也可以叫你一聲姐姐，不知有沒有高攀？」

妙圓道：「王小妹盛意，要不是妳們前來警告，我們師姐妹二人還不知會有什麼奇慘的結局呢！」

王色道：「以後是自己人了，千萬別客氣。」

妙靜哭道：「師姐，我怎麼辦啊！」

妙圓道：「師妹，別躭心，有王妹子在此，妳就有得救了，妳將來可要好好酬謝王小妹。」

「我會的，師姐。」

妙圓道：「王小妹，現在是否可以治療？」

「當然可以，正好我身上有藥，但因此藥的味道吸入人體時對身體不利，所以只有我在屋中就成了。」

妙圓出了屋而去，王色關上門。

妙靜道：「王姐姐，會不會很多？」

王色道：「如果很多，妳一天到晚感到奇癢難熬。」

妙靜道：「燻一次能斷根嗎？」

王色道：「我想不能。」於是她把藥放入小碟中，在小碟下用燭火烤着，小碟熱後會冒烟。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後窗外兩個人影離去。

當然是小龍和柳談了。

在一里之外的柳談道：「這麼說眞有什麼金蝨這回事？」

「不知道，但傳說中有這種陰蟲。」

「王色不是自妙靜體毛中捏出一隻？」

小龍笑笑道：「你猜猜看那是什麼？」

柳談一想，忽然大聲道：「會不會是頭蝨？」

「你怎麼會想到頭蝨？」

「妙圓說它不是金色的。」

「對了，那是頭蝨。」

柳談道：「誰的頭蝨？」

「當然是王色自己頭上的。」小龍道：「當王色把黃蘭與黃蕙姐妹攆出禪房時，我就發現王色在自己頭髮中摸。」

柳談大笑道：「我玩了個花梢，王色居然青出於藍了。」

「不錯，她把你教她的絕學發揚光大，很了不起。」

「末了會怎麼樣？」

「王色會在頭髮內多摸幾隻捏碎給她們師姐妹驗明正身而取得信任。」

二人的笑聲在山野上迴盪着。

稍後小龍道：「以前王色是你的未婚妻對不？」

「對，但現在已不是了。」

「其實，主張退婚也許是她的父母。」

「你是不是要我再娶她？」

「柳談，你會不會嫌她的身子不潔了？」

「那倒不見得，我總以爲他們太現實了。」

* * *

時已三更，酒樓或稍具規摸的飯館都已打烊。

只有一家極小的麵館還在營業。

此刻，這小館角落中有個中年以上的婦人正在吃麵。

看來是很餓了，只五、七口一大碗麵就下肚了。

第二碗吃了一大半時，兩個人一邊一個把她夾在中央。

這婦人停了一下，但頭也沒有抬，却道：「吃麵我請客！」

這二人都在五旬左右，一高一矮，都背着搗。

武林中用這冷門兵刃的，似乎只有「天外雙星」。

「天外雙星」呼延第一和呼延第二，是漠北頂尖高手。

呼延第一道：「大嫂別來無恙！」

「二位大俠別來無恙！」

呼延第二道：「今夜眞是幸會。」

這婦人正是林琴之母秦杏，以前林琴詭稱母名羅蘭，這二人能稱秦杏爲大嫂，可知她的身份之高了。

當然，也可以說是秦杏之夫身份超然而奇高。

「不知林大哥現在何處？」

「我也在找他，聽說他已不在人世了。」

呼延第一道：「以林大哥的身手和智機，他不會死的！」

「只要是人，那個能不死？」

「是的，只不過林大哥不會死得那麼早而已。」

秦杏反問道：「二位可有他的消息？」

呼延第一道：「傳說都認爲林大哥還健在。」

「那太好了！」秦杏喜形於色，道：「他在何處？」

呼延第一道：「我們一直在找他。」

秦杏道：「不知二位找他有甚麼要事？」

二人同聲道：「昔年的老友，也可以說是他的老部下，這多年不見，自然十分關心他的安危了，希望能看到他！」

秦杏心道：「只怕是黃鼠狼看雞——越看越稀。」

「當然，二位和那老鬼可算是莫逆之交了，我以爲他要是還活在世上，一定會主動和二位聯絡。」

呼延第一道：「林兄會不會有甚麼不方便或苦衷？」

「甚麼苦衷，又有甚麼不方便？」

呼延兄弟互視一眼，同時茫然搖頭。

秦杏道：「二位這些年來都在何處？」

呼延第一道：「還不是到處找林兄？」

秦杏道：「就一點消息也沒有嗎？」

呼延第二道：「連大嫂都一點頭緒也沒有，我們……」

秦杏道：「如他還活着，我以爲這些年來不會一點消息也沒有，我也託過很多人代爲留意。」

呼延兄弟攤攤手，道：「甚麼人能不聲不響地殺了林大哥，而這些年來竟一點頭緒也摸不到？」

秦杏道：「他昔年有不少的仇人。」

「這個我們也知道。」

「其中不乏特級高手！」

「大嫂試舉出幾個人好不好？」

秦杏想了一下，道：「『太陽喇嘛』能不能算一個？」

「這……當然算，他們有過節？」

「大概是吧！」，

「還有嗎？」

「『毒燕子』廖小雨算不算一個？」

呼延第二道：「他們之間也有過節？」

呼延第一笑笑道：「大嫂既提出，當然就事出有因了。昔年在林大哥未認識大嫂之前就和她……」

「嗅……」呼延第二道：「原來是爲了情感上的事。」

呼延第一道：「男女情感上的事最麻煩也最危險。」

秦杏道：「第一說得不錯，男女間的事眞難說。」

呼延第一道：「大嫂不知在何處落腳？」

秦杏道：「偶爾在開封故居落腳，也很少回去。」

呼延第一道：「敝兄弟二人也行無定址，就此別過。」

呼延兄弟吃完麵就辭別而去。

秦杏停了一會才走，找了一家客棧住了一夜，然後往東北方向走去，兩個人暗暗盯上她，似乎她根本不知道。

這兩個人居然又是呼延兄弟兩人。

二人昨夜先出小飯舖而去，就是不使秦杏疑心。

他們要暗暗盯上秦杏，似想知道林莽到底有沒有死。

他們不信秦杏的話，以爲林莽仍然活在世上。

兩人跟踪了三四天，竟然來到了洪門總堂附近。

秦杏突然發現被人跟踪了。

只不過秦杏不是簡單人物，她能不露聲色。

她猜出呼延兄弟和林莽也有過節，想藉她找到林莽，秦杏雖也恨林莽，却不願別人算計他。

秦杏在附近徘徊了一會，遇上一個洪門中人。

「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甚麼人？」

「貴門中有位白總管白殿卿是不是？」

「請問妳是……」

「我叫秦杏。」

「不知這位大嫂和白總管是甚麼關係？」

「他是我昔年的舊識……」

「不知大嫂找他有甚麼事？」

秦杏道：「我只想問問他，有無先夫的消息？」

「大嫂的先夫是……」

「林莽……」

「噢！原來是昔年鼎鼎大名的人物……」

「白總管在家嗎？」

「抱歉，白總管因公外出，只怕半年內不會回來。」

秦杏道：「多謝！」揚揚手就離去了。

呼延第一仍然跟着，他們似乎不知秦杏已發現他們或者已知道而仍要盯住她？他們之間到底有甚麼過節？

二人跟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山窪中，秦杏突然打住。

呼延第一知道身形已露，乾脆緩緩走近。

秦杏頭也沒回，道：「二位想打倒我？」

「妳心裡清楚。」

「可是我心裡並不清楚！」

呼延第一冷峻地道：「廖小雨是我們的師妹，因他始亂終棄，想殺她滅口，被我們二人看出，未能得手而逃脫。」

「原來還有這麼一段，這和我有何關連？」

「因爲我們知道，妳明知林莽在何處。」

秦杏道：「我要是知道，也早就把他宰了。」

「爲甚麼？」

「他也置我們母女二人於不顧！」

呼延第二道：「我們有個想法，不得不得罪妳了。」

「制住我把林莽引出來對不？」

呼延第一道：「得罪之處，將來會向大嫂領罪！」

「放屁！我看你們是另有居心！」

「甚麼居心？」

「你們自己心知肚明！」

呼延兄弟撤下了背上的檛。

這種兵刃極少，但用此兵刃的人多爲罕見高手。

秦杏固然了得，以一對二有把握嗎？

如無把握，爲何如此沉着？

呼延第二道：「大嫂身手了得，但絕對接不下我們兩人聯手一擊。」

秦杏道：「試試看好不好？」

呼延第一道：「大嫂，其實妳和我們在一起，把林莽引出來，對妳對我以及對我們的師妹都是一件好事。」

秦杏道：「老娘一生獨來獨往，不願被人挾持。」

呼延第二道：「大嫂怎麼不聰明起來了？」

秦杏道：「老娘是個笨女人，我要是聰明能嫁給林莽這老賊？」

呼延第二掄檛攻上，秦杏也拔劍應上。

也許呼延第二輕估了秦杏，或者還以爲她是十年前的秦杏。輕敵之下，竟被逼退一大步。

秦杏知他會輕敵，這在她的意料之中。

她搶到先機，又攻出凌厲的一招。

這次呼延第二不敢大意，全力卯上。秦杏這一招的確厲害，仍被呼延第二震退了半步。她本想先打倒一個再說。

這工夫呼延第一也上了，道：「大嫂又出息了！」

「好說，兩位也不差！」

呼延兄弟兩檛呼應，你一檛我一檛，威力倍增。

聯手是有很大學問和技巧的搏擊法。

不長於聯手的人聯手，往往不增加威力反而相互妨礙。

呼延兄弟當然長於合擊，精研合擊之術。

所以十五招之後，秦杏就守多攻小，甚至不支了。

呼延第一道：「大嫂……」

秦杏道：「你們別作夢，除非把我宰掉。」

呼延兄弟全力狂攻，不到四十招，秦杏已退了七、八步。

秦杏的藍布褂子被刺破數處，狠狠而危急。

這工夫忽然有人在林中揚聲道：「以二對一公平嗎？」

呼延兄弟一窒，的確不公平，因爲他們是成名人物。

二人未出聲，攻擊已緩了下來。

林中走出二人，都幪了面，竟是以樹葉串起紮在額上，垂下來正好把他們的面孔大部份遮住。

只不過一看二人走路的姿態和身段，就知道他們很年輕。

其中之一道：「呼延兄弟，你們還不住手！」

呼延第二道：「你們兩個小崽子最好少管閒事。」

另一個年輕人道：「這位大娘請退下，我來收拾他們。」

秦杏喘着氣退下，要是一對一，她至少可以和呼延第一打個平手，至於呼延第二，那就比她差一截了。她之所以很篤定，是因爲她早已發現了兩小。

呼延兄弟眞是摸不透兩個少年人。

當今武林中，有這麼兩個年輕高手，連他們兄弟二人都不在乎嗎？

想不出來，實在想不出來。

這二人正是小龍和柳談。

他們二人跟上秦杏，也等於是盯上呼延兄弟。

儘管秦杏曾眼睜睜地置小龍生死於不顧，任洪門的人帶走，看在林琴份上，還是不能坐視。

至於柳談，對林琴更有成見，但這都已經過去了。

他們不能眼看着秦杏被這兩大高手擊敗帶走。

呼延第一道：「兩位小友請賜告大名。」

「不必！」

「咱們過去有樑子？」

「沒有。」

「那麼二位爲何插手這檔子事？」

「因爲你們二人欺負一個女人，雖然這女人也是一個高手，你們二人還是不須如此的。」

呼延第二大聲道：「小崽子，你們八成是欠揍。」往上一撲，柳談的手揚了起來，呼延第二立刻打住。

「小崽子，你別唬人。」

「你往前進一步試試看是不是唬人？」

呼延第二不能不進一步，要不可能被這小子唬住。

那知他戒備着往前一邁步，柳談就擲出一物，而且不是往他身上擲，而是擲向他的腳下。

這就立刻使人猜到是火器而非暗器了。

呼延第一大聲道：「仆倒！」

「轟」地一聲，呼延第二仆倒是仆倒了，總是稍遲一點點，眞正是灰頭土臉，衣上被炸破多處。

只不過這是個小玩藝，威力不大，僅僅傷及皮膚而已。但這小崽子，身上還有多少火器？他們很在乎！

呼延兄弟被這小崽子唬住，心實不甘，但却又忌憚火器。

最後呼延兄弟還是走了。

小龍道：「這位大娘，妳和他們到底是……」

回身望去，那裡還有秦杏的人影。

柳談道：「這算什麼，簡直是忘恩負義。」

小龍道：「她做過對不起我的事。」

「什麼事？」

「我和林琴被擒，她救走了林琴，却把我留下給洪門中人。」

「林琴的母親似乎很仇視你。」

「是的，我以爲一定有原因。」

「什麼原因？」

「我以爲林琴的母親昔年和我的上代有仇，或者也可以說，林琴的父親也可能與家父有仇。」

柳談道：「由此看來，林琴的父母昔年和洪門也有點關連。」

「八成如此。」小龍道：「我以爲找到林琴問問她可能知道。」

＊　＊　＊

「小松，不要任性，那小子極像他的父親龍玉，記住，你父可能已死在龍玉的手中，娘是爲你好。」

小松道：「娘，就算龍玉不好，但小龍他……」

「他怎麼樣？他要是專一，會有個姓林的姑娘在他身邊？」

「娘，他們的關係最初是不同的。」

「最初有什麼不同？現在又有什麼不同？」

「最初……」她不便說出「鷄鳴七八九號」之事。

「說話爲什麼吞吞吐吐？」

「娘，沒有什麼。」

「丫頭，對娘講話也要保留，我白疼妳了。」

小松道：「眞的沒有什麼。」

「丫頭，娘死裡逃生，苟活人世，也是爲了妳和妳爹的仇恨，雖然目前尚不能確定妳爹是龍玉殺死的，成份却很大，有秘密不告訴娘，妳太使我傷心了。」

小松心軟了，道：「娘，我說就是了。」

「憑妳的良心吧！」

「娘，小龍、柳談和林琴，他們都有個秘密身份。」

「什麼秘密身份？」康夫人目光一亮，但盡量表現沉着。

「他們……他們……」

「不信任娘妳就不必勉强說出來，可見娘在妳的心目中沒有外人近。」

「娘，此事可千萬要保密。」

「娘會敲鑼打鼓到處宣傳？」

「娘，小龍是雞鳴九號、柳談是八號、林琴是七號。」

「這是什麼意思？」

「娘，我也不知道。」

「他們沒有說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們也不知道，據說一至九號聚齊後，就會有一位高人出現。」

「高人出現又如何？」

「大概那位高人就會說出一切秘密了。」

康夫人的神色突然沉下來，踱了很久。

她們是在一家客棧中，但這家客棧掌櫃的似乎認識康夫人。

這個東跨院的庭院佈置得脫俗，雖無亭台水榭，却也是經過一番設計的，有一小池，花木點綴其間，別有情趣。

小松以爲母親是位很兜得轉的婦人。

同時她也隱隱看出，她的母親很有心機。

稍後康夫人叫了些酒菜，就在這兒食用，二人都喝了不少的酒，然後，康夫人說有事外出，很晚才回來。

小松一個人很無聊，也沒有興趣上街，忽然發現桌上放了一本書。

她記得這是母親近來正在看的「仙家行氣妙要」。

也正是內家功夫的守心法，集各家大成。

小松離開小龍，不免六神無主。

但近來母親幾乎每天都談及昔年康杰在洪幫中被「龍頭」龍玉排擠、欺壓，甚至當衆斥責的事。

康夫人說，有一次在一次集會上，龍玉罵康杰是飯桶。

小松聽到此話時不由熱血沸騰。

她以爲龍玉太過份了，由於聽到很多人談及她的父親「白衣刺客」康杰的俠行及爲人，她相信父親不是飯桶。

這類話，聽多了，即使不太信，積非成是，日久了就全部記下了。

小松拿起這本「仙家行氣妙要」，翻開封面，第二頁是空白的，却寫着：「岳母大人惠存，婿鍾華敬獻」字樣。

小松不由一愣，婿是誰？誰的婿？

小松無心看這種典籍，却翻了兩遍，在最後一頁空白的紙上寫着：愛婿鍾華太老實了，明知未婚妻在別人身邊，總是不忍表示態度……

這筆跡顯然是她母親康夫人的。

小松大爲驚愕，她另有未婚夫，居然不知道。

母親爲甚麼沒提過？

鍾華這名字，似乎聽說過，却忘了是誰說過。

就在這時，院門外有人輕輕敲了獸環三下，道：「有人嗎？」

小松在內屋門口道：「甚麼人？」

「我是鍾華，來看岳母的……」

「咦？還眞有個鍾華。說曹操，曹操就到。」

小松對道：「我娘不在家。」尤其還有六七分酒意。

鍾華道：「原來是小松妹子，這麼晚了，既然岳母不在家，小兄就不便進屋了！妹子，明天見！」

小松對這人一點印象也沒有，在目前，她才不會承認這門親事哩，八成又是甚麼指腹爲婚甚麼的，但總不會兩次指腹爲婚，一女兩嫁吧？

隱隱聽到此人的脚步聲似乎離開了門外。

小松以爲，從沒見過這個未婚夫，見見也是應該的。

「喂！喂！你別走！進來吧……」她開了院門。

一個二十五六歲，衣衫攷究的青年人在轉角處停下來。

四目一接觸，小松有點意外。

在她的想像中，此人一定很俗，甚至面目可憎，語言乏味。

至少也是個粗俗的練武之人。

似乎這想法太離譜，及至於此時使她大爲驚奇。

這個叫鍾華的年輕人，面貌不能算太英俊，甚至不如小龍。

但是，笑容噙在此人的嘴，簡直迷人極了。

相信任何人見到此人的笑容都會受到感染。

看到此人的笑容，才知道的力量大得驚人。

笑在女人，能傾城傾國，在男人居然也有這麼大的魅力。

「你……你就是鍾華？」

「是的，妳就是小松妹子吧？」

「正是。」

「我雖未見過妹子，但剛才第一眼就相信是妳。」

「爲甚麼，是不是我太像家母？」

「不是，是妹子太美，聽人說妹子的美……」

「好好！別肉麻了，進來談吧！」

「妹子，岳母不在家，方便嗎？」

「看不出你這人倒是挺拘謹，武林兒女何必講究那麼多？」

關上院門，進入屋中，小松倒了一杯茶送上。

她發現此人的確很斯文，眞不像武林中人，而且臉上總有笑容，那笑容太討人喜歡，使人也想跟他一起笑。

小松道：「你叫家母是甚麼來？」

「岳母。」

「這是何時訂的親？」

「兩個月以前。」

「甚麼？不是多年前指腹爲婚的？」

「當然不是，那種婚姻是不合理的。」

「你以爲這婚姻就合理？」

鍾華道：「妹子以爲不合理？」

「我……我……」小松也說不出合不合理，道：「我娘爲我訂了親，爲甚麼事先和事後都沒對我說過？」

「對不起！」鍾華站起一揖，道：「是在下請岳母暫時不要說的。」

「是你不要我娘說的？爲甚麼？」

鍾華道：「小兄心儀妹子已久，鼓起膽子向岳母提親，只怕碰了釘子，因爲妹子和小龍走得很近。」

「不錯！」

「想不到岳母一口答應下來，她說令尊昔年受小龍之父排擠而火併，可能是令尊失踪的原因，但在下不信。」

「你……你不信？你會爲小龍說好話？」

「不是爲他說好話，而是聽說龍玉的爲人不錯。」

「你以爲龍玉排擠家父且當衆斥家父也是假的？」

「這當然是眞的。」

「甚麼才是傳言失實的事？」

「龍玉殺令尊則不大可能！」

「你居然肯爲小龍開脫。」

「不是爲他開脫，而是爲其父開脫。」

「你是說家父失踪與小龍的父母無關？」

「這當然還言之過早。」

「這不是矛盾了？」

「不矛盾，而是令尊如果眞被人殺死，可能是小龍之母。因爲小龍之母昔年未與龍玉結婚前和令尊交往頗密。」

小松一楞，道：「居然有這麼一段！」

「是的，此事知道的人不太多。」

「如果有此事，我娘爲甚麼不對我說？」

鍾華笑笑道：「妹子，這種事對令堂來說，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她當然不願舊事重提。」

小松十分吃驚，道：「你是說可能是小龍的母親殺了家父？理由是甚麼？總要有重大原因吧？」

鍾華笑笑不答。

「怎麼不說了呢？」

「在下不便批評長輩的往事。」

「這不是批評，這是研究。」

鍾華道：「好像是小龍之母錢珮瑤本和令尊已有情感，後來突然又和龍玉來往，令尊以爲，她是看上龍玉的地位崇高，當了洪幫的龍頭而變心的。」

「因此，我爹向她問罪而被她……」

「這只是猜測之詞，但也有人言之鑿鑿！」

小松默然很久，道：「我爲甚麼一直未見過你？」

鍾華道：「因爲我是來自東海島上的。到中原已有兩年，却多在東南一帶走動，來中原不到半年。」

「你怎能認識我娘？」

「令尊與家師昔年是好友，令堂和家師也熟。」

「令師是哪位高人？」

「東海嵊泗列島的『嵊泗居士』翁仲。」

「果然是武林名宿門下……」

「松妹過譽……」鍾華的笑容越來越迷人，也許是小松的酒力發作出來，在七八分酒意下，更能誇大那迷人的笑容。

小松情竇初開，不免懷春。

不知怎的，酒意越來越濃，恍惚中，眼前不是鍾華而是小龍，無論如何，小龍在她的心目中是有份量的。

這種懵懵懂懂的狀況越來越重，直到進入夢境似的境界中，這工夫，康夫人已經出現了。

「岳母……」鍾華起而見禮。

「鍾華，我來佈置現場。」

「岳母，會不會弄巧反拙？」

「不會，小松這孩子孝順，她不會拆穿的。」

「岳母，我該如何？」

「你到外間去，我叫你才可以進來，衣衫要有點不整的樣子，既

要表演，必須演甚麼像甚麼才行。」

「是！岳母。」

唐夫人作了一番手脚，小松醒來時，發現她自己躺在床上，只穿了內衣內褲，不由大爲震駭。

她發現母親坐在床邊嘆氣，她吶吶道：「娘！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問妳自己！」

「我……我怎麼哩？」

「誰知道妳怎麼哩？」

「娘……告訴我嘛，是不是鍾華他對我施暴？」

「說出去可不大好聽，也許正好相反……」

「甚麼？我會主動和他？」

康夫人道：「妳仔細想想，不久前發生了甚麼事？」

小松敲着前額思索，氣極敗壞地道：「娘，我想不起來。」

康夫人道：「我回來的時候並沒叫門，因爲院門在內插上，我越牆而入，當時我發現了一件……」

「娘……到底怎麼哩？」

「當時你們在床上，似乎是妳採主動，而且口中却唸着『小龍』的名字，鍾華似乎完全被動。」

小松大爲羞怒，道：「娘，我眞會這樣下流？」

「怎麼？娘會騙妳？」

小松臉色一沉道：「就算是眞的，既然我口中不停地叫着『小龍』，鍾華爲什麼還要和我……」

康夫人道：「在妳唸着『小龍』時，一切都遲了。」

小松淚下，捂着臉悲聲道：「娘，這件事雖然因爲飲酒亂性，却是母親私自爲女兒訂親鑄下了大錯的。」

康夫人道：「娘沒有錯。」

小松悲聲道：「娘把一切責任都推在女兒頭上。」

康夫人道：「但娘能原諒妳！」

小松道：「娘能原諒我，我却不能原諒鍾華。」

「小松，娘親耳聽到也親眼看到，都是妳採主動的。」

「娘，我不信，不信自己有這麼下流，再說，我不是穿了內衣？」

「那是娘事後把鍾華逐出，爲妳穿上的。」

「娘，我不想活了。」

「別傻，丫頭，鍾華要自絕，被我阻止，妳更不能死。」

「鍾華那畜牲呢？」

「小松，妳要理智娘才叫他進來，娘是公平的人，這件事錯在妳而不在他，人總要講理是不是？」

小松默然。

以前，她一直以小龍的未婚妻自居，自現在起，她已經失去了這資格，林琴不戰而得到勝利。

康夫人道：「鍾華，你進來吧！」

鍾華掀簾進入，康夫人母女却不由吃了一驚。

夫人道：「小松，你看，剛才要不是爲娘的動作快阻止了他，只怕這工夫他已經引咎自裁了。」

鍾華的右頸上有一道血口子，血流如注。

鍾華道：「岳母，我對不起松妹，就讓我死了吧！」

「不，那不是你的錯，當然，雖說是小松把你當作了小龍而採取主動，鍾華你沒有峻拒自也有錯，快把創口包紮一下。」

夫人要爲他包紮，鍾華拒絕了，道：「如果松妹不接納我，我會遺恨終生，還不如立刻死了好。」

夫人道：「小松不是已經接納你了。」

小松冷冷地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鍾華道：「岳母，我一點也不怪小松妹子，在當時，我是清醒的，只因愛小松妹子如痴似狂而沒拒絕她。」

康夫人道：「不是我爲你說好話，氣血方剛的年輕人，在那特殊的情況之下，又有幾人能懸崖勒馬？」

（未完・八）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